

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一、研究動機

1960年代是美國跨國公司(Multinational Corporation, MNC)¹對外投資急劇擴張的年代，而此時也產生了第一波學術上對跨國公司與國家主權關係的廣泛討論，像美國實證經濟學家 Raymond Vernon 率先以美國跨國公司為研究重點，觀其在發展中國家所造成的主權困境(sovereignty at bay)問題。²Vernon 認為，跨國公司使主權國家陷入困境，主要的表現在於：在地國(Host Country)³為了吸引跨國公司資本到當地投資，而通過一系列的利多經濟政策，以塑造良好的投資環境，然而卻不免引起經濟民族主義者的不安感，認為跨國公司在本國進行生產投資的同時，是否造成在地國經濟主權削弱、稅收權力被侵蝕、再分配能力大大降低等問題。而極端全球主義者大前研一(Kenichi Ohmae)甚至提出「民族國家終結論」，大前認為：「民族國家已經失去了它們作為今日無國界的全球經濟中有意義的參與單位作用了。」⁴由以上論述可見，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跨國公司已經對民族國家提出了挑戰。

在地國政府根據國家主權原則要求，對跨國公司進行監督、管理、制止乃至懲罰非法活動，以維護合乎在地國政策目標的經濟秩序。但跨國公司從全球商業策略出發，力圖擺脫或是削弱民族國家的監督管理，利用各種各樣的手段，例如以投資案或是賄賂官員等方式，試圖改變在地國的產業經濟政策，創造利於跨國公司活動的投資環境，而對在地國的主權形成挑戰和衝擊。

而實際上，跨國公司與在地國政府只是所立場角度的不同，而採用不一樣的手段以實現各自的目標。跨國公司站在「市場」的角度上考量，所關注的只是不同國家和地區在資源和要素收益上的差異，以及不同經濟和政治制度對資本波動的影

¹ 根據 Gilpin 的簡明定義：「跨國公司就是在兩個或兩個以上國家裡擁有並管理一些經濟單位的公司。」請參閱：Robert Gilpin 著，楊宇光等譯，*國際關係的政治經濟分析*（臺北縣新店市：桂冠，2005），頁 231。但實際上，各家學者對跨國公司的定義不同，請見本文第四節「跨國公司的定義。」

² Vernon, Raymond, *Sovereignty at Bay: The Multinational Spread of U.S. Enterprises* (New York: Basic Books, 1971), p.5.

³ 據戴鴻超的定義：「跨國公司在其他國家設立營業單位，這些國家稱為“Host Country”。」請參閱：戴鴻超著，*現代國際政治經濟學—富強新論*（臺北市：三民，1995），頁 93-94。

⁴ 大前研一著，李宛蓉譯，*民族國家的終結：區域經濟的興起*（臺北縣新店市：立緒文化，1996），頁 5。

響，以保證公司利益的最大化；而在地國站在「政策」的角度上，根據本國資源、資本結構、技術水平、地區發展、就業情形、國際收支等面向來制訂法條、引進外資，以促進本國生產力的發展。如今，到了 21 世紀，受到了全球化(globalization)⁵的影響，跨國公司引發國家主權弱化的問題更加複雜。持全球主義觀點(globalist position)的學者們認為，⁷跨國公司在通訊科技大幅提升的現代，更能輕易地跳脫國界上的限制，對他國的資源與生產進行配置，使得母國與在地國政府無法對跨國公司進行有效的管控，而更有抱持極端全球化論點的學者認為，跨國公司未來將會取代民族國家。然而，對全球化抱持懷疑論點(the skeptical position)的說法則是，目前在全球化的發展潮流中，跨國公司在經濟或政治上還是跳脫不出國家領土上的司法管轄框架。而對全球化看法較中立的轉型觀點(the transformationalist position)則認為，無論是民族國家或是跨國公司，都是在面對全球化下制度、經濟、科技等面向上的轉型過程中對彼此的相互關係作調整。

而令人好奇的是，俄羅斯天然氣工業集團(Gazprom, Газпром)在 2000 年 Vladimir Putin(Владимир Путин)，擔任俄羅斯總統以至於今日 2012 年就職第三次總統任期之時，我們可以很明顯觀察到，Gazprom 作為一大型跨國公司，其對在地國的影響力已並非單純來自於其公司本身的經濟實力，而是與母國外交方針、經濟政策有很大的關係。而綜觀目前理論上針對跨國公司的研究，很大一部份仍以美國跨國企業為廣泛的研究標的，而缺少針對類似 Gazprom 此等特殊案例作實証研究—即以發展中國家國營能源跨國企業在其他發展中國家進行經濟行為時所產生的影響。

二、研究目的

自 1991 年蘇聯解體以來至今，這些前蘇聯國家一直在重塑彼此間的政治、經濟關係，從過去的計劃經濟轉型為真正的自由市場經濟型態，然而大部份的前蘇聯國家依然仍擺脫不了對俄羅斯的天然氣出口依賴，特別是烏克蘭與白俄羅斯。

在 2010 年烏克蘭、白俄羅斯兩國分別佔 Gazprom 對獨協國家(Commonwealth of Independent States, CIS)輸氣量的第 1 及第 2 位，佔了總量 82.7% 左右(請見表 1-1)。此外，這兩國除了依賴 Gazprom 運送俄羅斯及中亞天然氣供應國內消費者外，也是 Gazprom 主要輸往歐洲市場的天然氣管線過境國(請見圖 1-1)，其中 Gazprom 有 80% 天然氣是必須過境烏克蘭才能輸送到歐洲消費市場。⁸

⁵ 全球化(globalization)的定義，根據江啟臣的定義：全球化一詞對不同的人在不同的環境下有不同的意義，例如，它可能是意味著時間與空間的明顯大幅壓縮；它可能是指社會關係與互動轉型的一套過程；它可能是指一個複雜而且多層面的觀念或社會現象；它也時常被定義為減低國家間障礙與鼓勵更緊密的政治、社會、經濟與文化交流的過程。請參閱：江啟臣，「全球化」，張亞中主編，**國際關係總論** (台北市：揚智，2003)，頁 272。

⁷ 江啟臣，「全球化」，頁 273-275。

⁸ “Gazprom annual report 2009”, *Gazprom*,

表 1-1 2003-2010 年 Gazprom 對 CIS 及波羅的海國家之天然氣出口量
(單位：10 億立方米)

年份 國家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亞美尼亞	0.3	1.3	1.7	1.7	1.9	2.1	1.7	1.4
亞塞拜然	-	0.8	3.8	4.0	-	-	-	-
白俄羅斯	10.2	13.4	19.8	20.5	20.6	21.1	17.6	21.6
愛沙尼亞	0.9	0.9	1.3	0.7	0.9	0.6	0.8	0.4
喬治亞	0.3	1.2	1.4	1.9	1.2	0.7	0.1	0.2
哈薩克	-	5.1	4.0	6.5	10.0	9.6	3.1	3.4
拉脫維亞	1.2	1.5	1.4	1.4	1.0	0.7	1.1	0.7
立陶宛	2.9	2.9	2.8	2.8	3.4	2.8	2.5	2.8
摩爾多瓦	2.3	2.7	2.8	2.5	2.7	2.7	3.0	3.2
烏克蘭	26.0	34.3	37.6	59.0	54.8	56.2	37.8	36.5
總計	44.1	65.7	76.6	101.0	96.5	96.5	67.7	70.2

資料來源：Gazprom, <http://www.gazprom.com> (12 July 2012), “-”代表資料缺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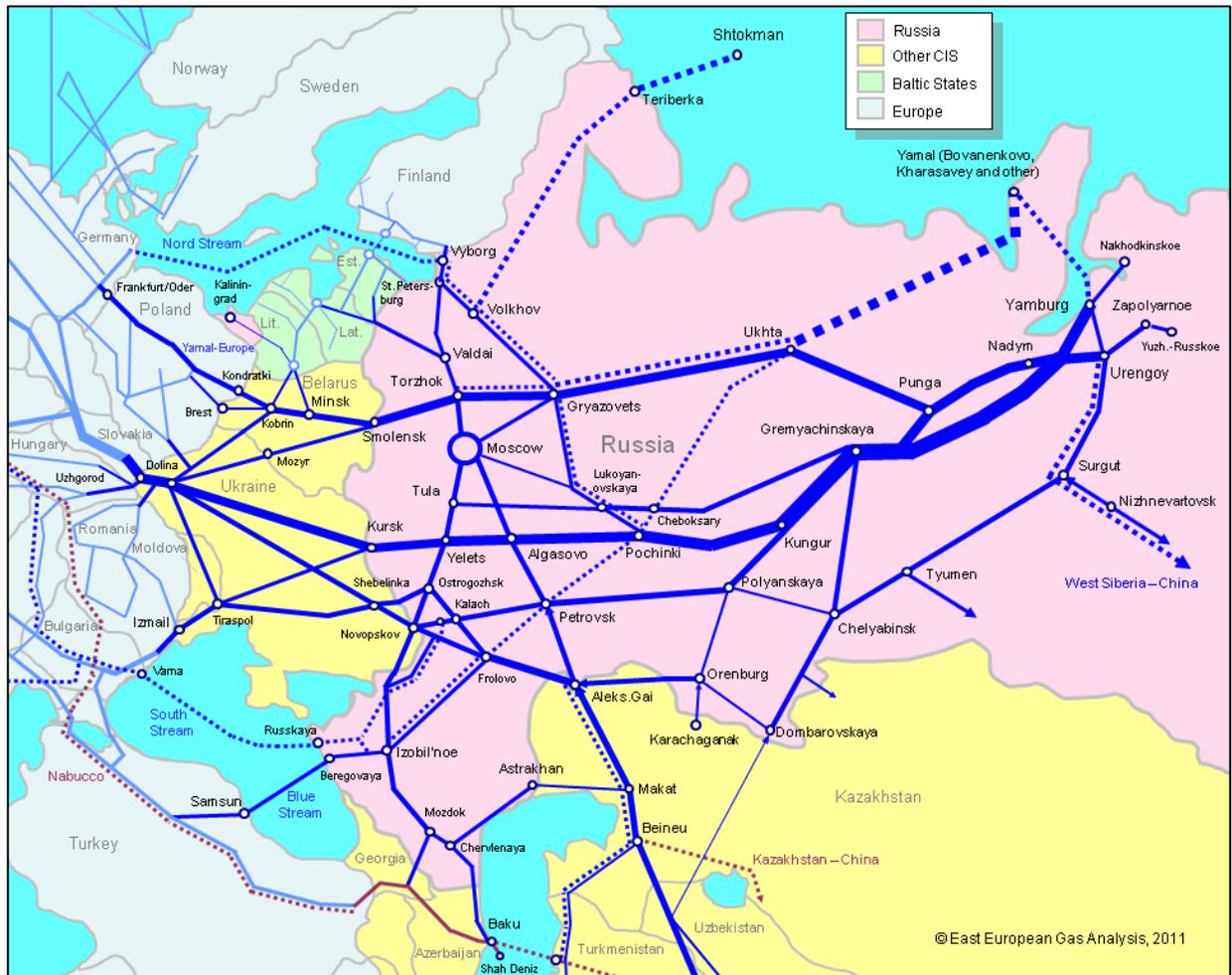
而在後蘇聯時代，涉及天然氣交易與運輸量問題，一直牽動這烏、白兩國政府與俄羅斯政府、Gazprom 進行多方談判的交涉過程。實際上，自 1990 年代以來，Gazprom 一直配合母國的政策，以遠低於市場標準的優惠價格將天然氣販售給兩國，對兩國積欠的天然氣債務也是用睜一隻眼、閉一隻眼的態度面對，或是不時和克里姆林宮(Kremlin, Кремль)站在同一陣線上，拿兩國天然氣債務問題作文章，要求兩國在政治或其他經濟立場上作出讓步。其中一件最顯著的案例是發生在 1993 年，俄國政府提議烏克蘭政府將前蘇聯黑海艦隊駐紮期延長作交換，以取消 Gazprom 對烏克蘭的天然氣債務。⁹甚至到了 2004 年烏克蘭橘色革命(Orange Revolution)之後，俄羅斯紛對吹起顏色革命熱潮的國家，透過 Gazprom 以要求提高天然氣價格及清償天然氣債務為手段，影響這些國家在國際事務上之政經取向，使它們不得不繼續以衛星國的角色，以克里姆林宮之意向馬首是瞻。但與此同時，Gazprom 經營方針加上了「出口管線多元化」(diversifying export route)策略，¹⁰投下巨資與其他國家共同興建繞過烏、白兩國的 Nord Stream 與 South Stream 管線，同時也積極開發薩哈林(Sakhalin)「液化天然氣」(Liquefied Natural Gas)項目以開拓亞洲市場。

<http://www.gazprom.com/f/posts/21/014436/annual-report-2009.pdf> (13 January 2011).

⁹ Bukkvoll, Tom, “Off the Cuff Politics—Explaining Russia’s lack of a Ukraine Strategy,” *Europe-Asia Studies*, Vol. 53, No. 8 (2001), pp. 1141-57, as cited in Stern, Jonathan P., *The Future of Russian Gas and Gazprom*,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p. 87.

¹⁰ Ibid.

圖 1-1 Gazprom 天然氣管線分佈圖



資料來源: *East European Gas Analysis*, <http://www.eegas.com/index.htm> (16 July 2012).

從 Gazprom 近年來一連串配合俄羅斯政府對外政策的商業活動，不禁令人開始對全球化中對跨國公司的樂觀論述產生疑慮；全球主義者認為，跨國公司在全球化的推動下，將不受主權國家管制，能依公司發展目標及獲利為先，在全球各地依區位理論、比較利益原則之下，進行跨國生產與資源配置，而 Gazprom 在此兩國的商業活動是否真如全球化樂觀論者所言，如此不受政治力干擾介入並能促進在地國經濟發展呢？又或者如對全球化持懷疑論者所言，Gazprom 與母國形成互利關係或者直接成為母國之政策工具，以投資作為政治籌碼，對當地進行經濟剝削？又或者，從全球化轉型論點來看，Gazprom 以經濟角色參與了全球化過程中權力、功能與政治權威再分配過程，以塑造未來的不一樣的全球化趨勢？美國學者 Vernon 雖針對跨國公司與在地國關係進行觀察研究，提出「議價能力衰減模型」(Obsolescing Bargaining Model, OBM)，¹¹認為跨國公司對在地國的議價籌碼及影響力會隨時間逐漸衰減，但 Gazprom 作為全球化的參與者，在近年來對天然氣過境國—烏克蘭與白俄羅斯的議價能力及影響力卻沒有呈現下降的趨勢，而針對此一現象，陸續有許

¹¹ Vernon, Raymond, Op. cit., pp. 26-53.

的跨國公司理論研究者提出 OBM 修正模型，認為跨國公司與在地國議價過程是十分複雜的，跨國公司會因許多條件變化而有可能產不同的議價消長結果。

針對上述問題，可明顯看出 Gazprom 之作為與全球化的落差，以及超出學界預期跨國公司對在地國影響力的變化，本文欲探討問題如下：

- (一) 以 Gazprom 特殊的跨國國營能源公司類型，在參與全球化的過程中與其他西方企業相較之下非常不同，對在地國除了經濟面向外還有著政治面向上的影響力，主流看法認為這是母國政府與 Gazprom 的特殊關係所造成，然而這樣的結果產出是如何發生的？
- (二) 依目前的主流看法認為 Gazprom 與母國的關係為 Gazprom 影響兩在地國—烏、白兩國之重要變數，若是，則此變數發生作用後對在地國實際影響情況為何？
- (三) 承上，本文將以 OBM 修正模型來檢証 Gazprom 與烏、白兩在地國天然氣談判之過程與結果，並試圖對既有理論提出補充。

第二節 研究方法

本論文採用之研究方法有「文獻分析法」、「案例研究法」和「基本統計法」。首先，筆者採用「文獻分析法」，主要作用在於回顧與歸納「全球化下跨國企業對在地國影響」之現有理論，同時針對個案目標所需資料，例如：Gazprom 網站、俄烏白三國等官方可信度較高之資、以及新聞媒體公開資訊作蒐集、整理，並試圖在原始資料分析中發掘問題。

而本篇所採用的第二個研究方法是「案例研究法」。它的優點是在研究者手邊所能運用的資料非常有限時所能夠運用的研究法，它把重點聚焦在單一案例上作單一查驗，從觀察到的現象當中作歸納整理，同時，也能為理論建構提供基礎，根據 Arend Lijphart 的分類，將案例分析法歸為 6 類：¹²描述性個案(Atheoretical case studies)；解釋性個案研究(Interpretative case studies)；建立假設之個案研究(Hypothesis-generating case studies)；驗證理論之個案研究(Theory-confirming case studies)；反證理論之個案研究(Theory-infirming case studies)；異軌個案研究(Deviant case studies)。

「描述性個案研究」是傳統對單一國家或是單一事件作分析的研究法，但在此一研究法下並不需要應用到特定假說或既有理論來作引導，但在實際原始資料的歸納蒐集上，對未來新的理論建構還是非常有幫助。而「解釋性個案研究」和描敘性個案很相近，但不同的是，解釋性個案是用特定的實證理論來突顯個案的重要性。而「建立假設性個案之研究」則是利用個案中觀察到的現象去驗證假設前提，試圖去建立理論。「驗證理論與反證理論之個案研究」則是套用現有的理論架構，去驗證理論中的某一變項是否符合理論。「異軌個案研究」是觀察已知與一般理論偏離的個

¹² Arend Lijphart , “Comparative Politics and the Comparative Method,”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65, No. 3 (1971), pp. 682-693.

案作研究，通常被選來研究、找出為何個案不符一般理論的因素，此類研究的貢獻在於對一些既存理論提出一些修正。

因本篇依研究目的需求，採用「描述性個案研究」與「解釋性個案研究」。「描述性個案研究」則對過去的相關理論作一歸納後，再對 Gazprom 在烏克蘭、白俄羅斯兩個國家個案作完整性個案描述，之後再將兩個案套用入理論中，利用「解釋性個案研究」突顯個案對未來補充 OBM 理論實証研究上的重要性。

最後，本篇研究內容是觀察帶有經濟影響力的跨國公司如何對政治實體—國家產生影響，不免要利用「基本統計法」將一些經濟數據，例如：在地國能源使用比例、公司營運收入、Gazprom 天然氣對在地國售價等資料，蒐集後加以整理與分析，經量化後製成統計圖表，望能藉此瞭解行為主體的影響力和發現理論不足之處。

第三節 研究範圍與限制

本文主要是以 Gazprom 對烏克蘭、白俄羅斯兩國的實際影響作案例研究，以檢驗全球化下跨國公司相關理論與案例之異同處，以期對理論作出修正或補充。然針對過去學術界中對全球化下跨國公司影響力的探討，除了政治與經濟面外，還有社會及文化面上影響力之分析，而本篇主要著重在跨國公司對在地國的政治、經濟影響力，社會及文化分析則不作討論。

此外，跨國公司的影響力可能同時及於母國與在地國雙方，而本篇對於俄羅斯政府與 Gazprom 之關係只會列入對在地國產生影響之歷史背景因果描述上，不會在 Gazprom 對俄羅斯母國的影響情況著墨太過。

而針對「跨國公司」的定義與說法在學術研究中未有統一的論述，依據各方學者的偏好用法，在英文的講法上主要有幾種：「Multinational Enterprise」、

「Multinational Corporation」、「Multinational Company」、「International Enterprise」、「Transnational Company」等等，而為往後研究推展上的順利，先就各文獻中對跨國公司定義作一清楚界定：

(一) Raymond Vernon 的定義

Vernon 於其著作《主權困境》(Sovereignty at Bay)中，用「Multinational Enterprise」指稱「跨國企業」，並定義為在 1967 年《財富》(Fortune)雜誌所列全球企業 500 強中的 187 家美國跨國企業，而這 187 家企業至少在 6 個海外國家設有子公司。當時，此 187 家企業的海外子公司約 2,000 家，佔了同年《財富》雜誌所列世界所有海外子公司的 80%。¹³

(二) Joan Edelman Spero 的定義

Spero 於其著作《國際政治經濟學》(The Politics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 Relations)將「跨國公司」用「Multinational Corporation」稱之，並定義為：在外國有部份子公司的公司，如此可以跨越國家的界限而擴大公司的產品和市場... 不只是

¹³ Vernon, Raymond, Op cit., pp. 3-11.

向海外開發市場的大企業，它們還向海外投下資金、技術、經營技能和市場技巧，如此在外國實行生產。¹⁴

(三) Robert Gilpin 的定義

根據 Gilpin 在《國際關係的政治經濟分析》(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中下的簡明定義為：跨國公司就是在兩個或兩個以上國家裡擁有並管理一些經濟單位的公司...在大多數情況下，它由一個公司對外直接投資，在幾個國家裡取得(服務業、採礦業或製造業中)經濟單位的所有權。¹⁵

(四) Paul R. Krugman 和 Maurice Obstfeld 的定義

Krugman 和 Obstfeld 在《國際經濟學：國際貿易》(International Economics: Theory and Policy)採取美國政府的統計定義：如果海外公司取得美國當地公司 10% 股權，美國公司的控制權便落入該公司而成為其子公司。10% 股權已經足夠取得有效的控制。相反地，如果美國當地公司以同樣的方式掌控外國公司，該美國公司即成為多國籍企業。¹⁶因此，這樣的定義方式可能會造成一種現象是「一個公司有可能既是外國公司的子公司，但同時也是美國的多國籍企業。」

(五) 戴鴻超的定義

據戴鴻超的定義，跨國公司是指：在兩國家裡從事生產及銷售貨品的公司。此外還提到：一個跨國公司需要在一個國家內註冊，設立總公司，這個國家稱為母國(home country)；它在其他國家設立營業單位，這些國家稱為地主國(host country)。單就資本額而論，如果一個跨國公司在國外的其他公司擁有 10% 股權，這稱之為直接投資；如果一個跨國公司擁有的股權低於百分之十，稱之為間接投資。¹⁷

(六) Paul Hirst 和 Grahame Thompson 的定義

Hirst 和 Thompson 在《全球化迷思》(Globalization in Question: the International Economy and the Possibilities of Governance)對「Multinational Corporation」(以下簡稱為 MNC)和「Transnational Company」(以下簡稱為 TNC)這兩者通常被混用的名詞作出了區分，其認為：TNC 是真正四處流竄的資本，它們沒有特定國籍，卻有著國際化的管理，毋需服從任何一國的貨幣政策，任何一個民族國家都無法控制得了它，它只須遵守一套共同的國際管制標準就夠了；MNC 在很大程度上依然保留明顯的國家基地，而以國際為取向，繼續在國家經濟體中進行大量交易，但是外國營收佔的顯著比例影響了它們的行動。¹⁸

歸納以上學者在定義上設定的量化標準：

1. 跨國經營範圍：筆者認為。無論是採 Vernon 較嚴苛的定義：「在 6 個以上的

¹⁴ Joan Edelman Spero 著，楊鈞池等譯，**國際政治經濟學** (臺北市：五南，1994)，頁 112。

¹⁵ Robert Gilpin 著，楊宇光等譯，**國際關係的政治經濟分析** (臺北縣新店市：桂冠，2005)，頁 231。

¹⁶ Krugman, Paul R. 等著，林柏生等譯，**國際經濟學：國際貿易** (臺北市：臺灣培生教育，2005)，頁 7-13。

¹⁷ 戴鴻超著，**現代國際政治經濟學—富強新論** (臺北市：三民，1995)，頁 93-94。

¹⁸ Paul Hirst & Grahame Thompson 著，朱道凱譯，**全球化迷思** (臺北市：群學，2002)，頁 13-16，頁 413。

海外國家設立子公司」，或是 Gilpin 簡明的定義：「在 2 個以上的國家設立子公司」，Gazprom 都能符合這樣的條件限制。

2、跨國公司於在地國子公司的持股比例：Gazprom 在兩個在地國中的主要子公司，烏克蘭 RosUkrEnergo(以下稱 RUE)和白俄羅斯 Beltransgaz 都是持股 100%，皆符合以上所設至少 10%的標準。

而比較特殊的跨國公司定義標準，像 Vernon 認為，必須被列入《財富》雜誌 500 強企業才能被視為跨國公司，而 Gazprom 在 2010 年和 2011 年分別列入 50 名和 35 名，顯然符合這項標準。當時 Vernon 只針對美國企業作為研究對象的方式，顯然於此並不適用。而從 Hirst 和 Thompson 為 MNC 和 TNC 所作的區分來看，Gazprom 比較適用於 MNC 的定義，而非極端全球主義份子所認定「無國籍且不受民族國家管轄」的 TNC。

另外，針對「母國」與「在地國」的指稱，英文分別以「Home Country」及「Host Country」稱之。「Home Country」指跨國公司國籍註冊國，中文研究報告皆用「母國」稱之；「Host Country」指跨國公司海外投資國，中文指稱較不一致，有以「東道國」、「地主國」、「在地國」、「被投資國」…等稱之，但內涵皆相同，本篇以「在地國」作為統稱。

另外，本文所提及 Gazprom 是對「俄羅斯天然氣工業集團」的簡稱，並不是狹義的指「俄羅斯天然氣工業公司」在俄羅斯本土註冊的母公司，而是廣義地包含其海外的所有持股 10%以上之子公司或是關係企業，然本文主要只將重心放在 Gazprom 在烏、白兩國之關係企業作主要延伸研究標的。

在問題研究的時間範圍上，本篇主要是從 2000 年後 Putin 就任總統與 Gazprom 互動關係最為密切之始為問題研究的時間起點，套入 OBM 修正模型進行檢証。而 OBM 模型依研究案例的不同，在跨國公司與在地國議價籌碼上的變化及評估結果並無一致的定論，本文試圖從案例中找出最適用於「國營跨國天然氣公司」與「在地國」議價分析之籌碼與評估方式、以順利進行本研究。

另外本研究在資料蒐集與分析過程中所面臨的一些研究困難，像是 Gazprom 對海外投資活動內容的非公開性，以及無法到當地對公司經理人進行訪談等，再者，各家媒體針對 Gazprom 與在地國天然氣議價過程、合約內容之報導有不一致或是遺漏的狀況，筆者期望能運用其他學者訪談的二手資料及多方蒐集各家媒體公開資訊以彌補其中不足。

第四節 文獻回顧

跨國公司已經成為現代國際經濟活動的主體，在許多國際政治經濟學或是全球化議題上，一直是學術界所感興趣的研究標的，但過往對於跨國公司對在地國的影響多把焦點放在跨國公司群體，而非單獨、個別企業的特殊性與影響力，缺乏個別跨國公司的案例研究，多是國與國間長期 FDI 投資、產業結構、跨國勞工與技術轉

移等議題，而本篇主要在觀察 Gazprom 這一特殊前蘇聯國營能源公司對在地國之影響力：其一方面作為企業本身，要追求獲利極大化；另一方面，又同時兼具國家政策工具角色，肩負國家安全之責與執行外交任務，在這樣的情況下，Gazprom 已不如一般以獲利為單一目標的西方跨國企業，它有了政治目標，在他國進行投資行為時已帶有俄羅斯的國家利益考量，或者可以如此下判斷：Gazprom 是把國家利益擺在第一位、企業獲利次之的企業，是西方學者高調吹捧經濟全球化好處的反骨案例，也是主張經濟全球化學者認為跨國公司擁有超國家主權力量的悖論。

研究 Gazprom 與投資在地國的案例文獻不少，但大多以俄羅斯與 Gazprom 間的政治連結、外交工具及能源外交的角度下作分析，很少以 Gazprom 為研究主體分析其對在地國的影響，大多因 Gazprom 與俄羅斯母國的特殊關係，將重點放在 Gazprom 的「外交工具性」，很少從其作為企業本身的「經濟性」及與國內複雜的「政治性」作出發點作跨國公司對在地國的影響研究。然而，跨國公司對在地國的影響及背後的成因是十分複雜的，就以 Gazprom 而言，因其歷史背景因素而在對外投資決策上脫離不了母國的政策影響，在某種程度上而言，Gazprom 是俄羅斯政府的外交工具，但實際上，Gazprom 與在地國的投資關係也並非完全與經濟因素脫勾，而本篇根據 Vernon 所提能源跨國公司與在地國關係的 OBM 模型為基礎經適當修改後，分析 Gazprom 與母國、在地國三者相互影響過程，及探討最後三方議價結果中，Gazprom 對在地國所產生之影響。

一、跨國公司與母國關係

跨國公司與母國關係會影響跨國公司的海外表現特徵；同樣的，跨國公司有時也能左右主權國家的對外政策。Theodore Cohn 指出，¹⁹母國對外政策會影響跨國公司的表現，若母國經濟實力愈高，愈鼓勵跨國公司的海外投資行為；反之，則愈不鼓勵資本流出行為。另外，跨國公司的行為會影響母國對外政策，當母國政策損害到跨國公司海外利益時，跨國公司也會執行違反母國政策的商業決策，或是應用政治資金支持特定利益集團或政黨干涉國內立法過程。在某一意義上來講，跨國公司已經成為一主權國家對外政策形成過程中的幕後推手之一，同時，跨國公司在世界投資布局也影響母國的外交和國家安全政策。根據 Gilpin 針對美國跨國公司與美國政府的關係研究，大致可將跨國公司對母國之角色關係歸結如下：²⁰

(一) 經濟貢獻

美國政府與政治領袖一般認為，美國公司對外擴展是為美國重要的國家利益所服務的。美國政策鼓勵公司向國外擴展，並且往往對公司加以保護。如 1970 年代以前，美國跨國公司基本上一直控制著非共產主義世界對原料(特別是石油)的獲得，

¹⁹ Cohn, Theodore H., *Global Political Economy: Theory and Practice* (New York: Pearson Education, 2005), p.335.

²⁰ Robert Gilpin 著，楊宇光等譯，*國際關係的政治經濟分析*，頁 271-275。

以保證在石油發生匱乏時美國消費者能優先得到供應。

此外，美國政治領袖認為，美國在海外製造業和服務業的擴展也符合國家利益。他們認為，對外直接投資是美國得以在世界市場上維持相對地位的主要手段之一，並認為，跨國公司的海外擴張是美國得以維持世界經濟舉足輕重地位的途徑。再者，跨國公司有益於美國的國際收支平衡。在 1960 年代，美國跨國公司是外匯的重要賺取者。

(二) 國際宣傳

美國政府有一度將跨國公司視作全球經濟發展的工具和傳播美國自由企業制度思想的載具。例如 1981 年，雷根總統宣布援助低度發展國家計劃，把跨國公司的強大作用列為必要的內容。做為發展低度發展國家經濟並把它們結合進世界市場經濟的手段，人們寧可選擇私人對外投資，而不願依賴國際組織或外國政府。

(三) 外交工具

美國政府還把跨國公司視作外交工具，而在大部份的情況下引起美國企業的不滿。美國政府努力操縱美國跨國企業活動，以便吸引或迫使其他國家政府對美國唯命是從。例如，雷根總統企圖否決美國向蘇聯輸出技術，以此做為蘇聯和西歐擬訂天然氣管道協議時美國進行政治壓制和經濟較量的工具。

二、跨國公司與在地國關係

純粹從國際經濟學的觀點來看，²¹跨國公司為取得生產要素、運輸成本等區位因素，以及技術保護和生產上的垂直整合需要，而進行國外直接投資或是成立子公司等商業行為，對子公司在地國可能產生正面或是負面的影響。然而，許多全球主義者則認為，²²全球競爭和生產增進了世界經濟的效率，因為跨國企業鼓勵國際分工，使得國家在具有競爭優勢的商品生產上能變得更加專門化，且能對在地國增加產品創新的壓力。此外，跨國公司比當地國本土企業有較高的生產力和技術水準，在當地國投資設廠能增進當地國的勞動技術水準。以下就激進批評論者、正統自由主義、依賴主義、中立論點對跨國公司的影響力觀點作出以下整理：

(一) 激進批評論²³

1. 經濟面

這些對跨國公司持負面評價的學者認為，對外直接投資使低度發展國家(Less Development Country, LDC)經濟畸形發展，歪曲了這些國家經濟發展的性質。他們抨擊跨國公司建立分廠，使得小型、生產效能低的公司無法促進自己全面發展，當

²¹ Paul R. Krugman 等著，林柏生等譯，**國際經濟學：國際貿易**（臺北市：臺灣培生教育出版，華泰發行，2005），頁 7-15~7-17。

²² David Held 等著，沈宗瑞等譯，**全球化趨勢與衝擊：全球化對政治、經濟與文化的衝擊**（臺北縣永和市：韋伯國際文化，2001），頁 342-351。

²³ Robert Gilpin 著，楊宇光等譯，**國際關係的政治經濟分析**，頁 275-282。

地分公司只是母國公司的附屬品，在在地國中僅僅是一塊飛地，而不是它們自力更生的經濟發動機。他們還譴責跨國公司引進阻礙本地技術發展的資本密集型技術，造成在地國人民失業，妨礙它們本國技術的興起。另一種批評是，跨國公司握有最先進技術，不肯按合理的價格把它轉讓給低度發展國家。

2. 政治面

有一些批評認為，跨國公司的對外直接投資對低度發展國家政治產生了負面效果。例如，他們認為，由於跨國公司需要支持資本主義的穩定地方政府，利用種種手段，例如賄賂、政治獻金等方式，收買地主國政府以獨裁手段通過符合企業利益的法案。

此外，跨國公司母國政府干涉低度發展國家內政的情形也在 1960、70 年代屢見不鮮。而在跨國公司對外投資的影響下，也使得跨國公司母國得以作為要求地主國在政治上作依附的手段。

3. 文化社會面

有人指出，外國公司通過廣告和商業活動，引進了不適合地主國的新價值觀念和時尚，因為它們創造了並不滿足群眾真正需要的奢侈品和其他商品需求。而透過這樣的形式傳播與文化重塑下，改變了人民的消費習慣與文化認同感，使跨國公司成為了母國文化控制的媒介。

(二) 正統自由主義觀點²⁴

依正統自由主義觀點，低度發展國家需要外來資本、技術的流入，甚至是傳統社會價值與知識上的取代，以加快國家整體發展速度，因為跨國公司提供了所有低度發展國家所需之各種資源：外部資金、新技術、現代價值觀與知識，因為能吸引所擁有資源愈多的跨國公司投資，在地國的經濟發展速度也愈快。自由主義者肯定 FDI 的正面效應，出發點主要來自由貿易理論，根據 Heckscher-Ohlin 理論主張的要素秉賦原則，每個國家擁有各自的比較生產優勢，各國會充分利用本國充裕的要素生產商品，以換取己身缺乏要素的產品，因此，低度發展國家會以本身富有的要素，以交換外來的大量資本、加速其生產速度，形成雙贏與互利，流入的跨國公司資本有助於彌補 LDC 國內的薪資收入、出口外匯與國際金援的不平衡狀態，同時跨國公司的稅賦會增加在地國的稅收，此外，跨國公司的經營管理與技術也會漸漸移轉到低度發展國家。雖然自由主義者也同時主張，愈多跨國公司投入低度發展國家，會使低度發展國家市場的薪資差距愈加嚴重，但這只是短期現象，長期下來薪資差距會愈來愈小，低度發展國家會漸漸追上已開發國家水準。

然而 Stephen Hymer(馬克思主義者)和 Charles Kindleberger(自由主義者)對正統自由主義者提出質疑，抱持批評觀點的學者指出，許多跨國公司對在地國的資本投入來源是來自對在地國的借貸，而非來自境外。另外許多學者鼓吹自由市場(free market)的優點，Hymer 和 Kindleberger 則指出跨國公司壟斷市場所帶來的壞處；在自由市場機制下，跨國公司擁有在地國企業所沒有的資本與技術，因此他們能在在

²⁴ Cohn, Theodore H., *Global Political Economy: Theory and Practice* (New York: Pearson Education, 2005), pp. 326-327.

地國市場創造出壟斷地位，取得無比的競爭力，例如，跨國公司能利用專利技術、規模經濟對弱勢企業增加產業進入門檻，也因此 Hymer 指出：愈多外資投入的產業愈集中；反之，愈少外資投入的產業，產業集中度愈低。²⁵

(三) 依賴主義²⁶

依賴主義者對跨國公司有以下指責：排擠在地國企業參與具潛力產業、只會運用地資金融而不投入境外資本、拉大在地國薪資差距、引入資本集中生產技術進而加深在地國失業情況…等，此外，跨國公司還會和在地國特定商業團體、政治菁英結合(通常會再加上跨國公司母國政府)，對在地國政府施壓、提高企業利益、進而對在地國政治、經濟、社會、文化層面產生不良影響，例如：改變當地民眾意向、消費文化。雖然有許多新興工業經濟體，如拉丁美洲及東亞國家，但依賴理論者依然認為，跨國公司在這些地區仍在利用各種手段阻止這些國家進入真正的經濟自由發展，如 Peter Evans 在巴西的實證研究指出，跨國企業仍把創新研發重心放在母國，在境外的工業化層面是很片面的。

(四) 中立觀點²⁷

許多實證研究指出跨國公司對在地國的影響不似傳統自由主義那樣正面，但也不如依賴主義所主張的那樣負面，這是因各個案例中，在地國所擁有的籌碼與運用不同所致，例如，若互相競爭的外國投資者愈多，對在地國愈有利，即便在地國對跨國公司的依賴日益加深，但因投資者及來源的複雜與多樣化，反而對在地國沒有不良影響，又例如在 1960 年代，此一時期為美國跨國企業獨霸時期，但隨著其他發展中國家跨國企業的興起，在地國對美國企業的依賴也愈來愈不明顯。而另一點影響在地國籌碼運用的因素是議價能力衰減(Obsolescing Bargaining)，²⁸在跨國公司進入在地國市場之初，在地國政府談判地位會處於下風，因為此時跨國公司有許多選項，可選擇進入其他市場進行投資，而在地國必須提供許多優惠政策來吸引跨國公司投資。跨國公司的談判籌碼來自於其先進的技術、品牌、資金、產品多樣性和銷售能力，所以一般來說，在跨國公司進入某國市場之初，投資合約都會傾向對跨國公司較有利的地位，但當投資成立後，談判槓桿會愈來愈傾向對在地國政府有利的地位，因跨國公司資產已在當地生根、結合，在地國政府可以輕易地用政策或法令干涉作國有化徵收；另外，跨國公司會漸漸地將原有優勢籌碼轉移到在地國，如：生產技術、管理能力，這也是讓跨國公司談判能力不如進入市場之初的原因，所以，在跨國公司進入在地國市場一段時間後，在地國政府會傾向與跨國公司重新議價、

²⁵ Hymer, Stephen Herbert, *The International Operations of National Firms: A Study of Direct Foreign Investment* (Cambridge: MIT Press, 1976), p. 100.; Grazia, Ietto-Gillies, *International Production: Trends, Theories, Effects* (Cambridge: Polity Press, 1992), pp.86-90. as cited in Cohn, Theodore H., *Global Political Economy: Theory and Practice* (New York: Pearson Education, 2005).

²⁶ Evans, Peter, *Dependent Development: The Alliance of Multinational, State, and Local Capital in Brazil*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9), p. 37.

²⁷ Cohn, Theodore H., *Global Political Economy* (New York: Pearson Education, 2005), p.327.

²⁸ Vernon, Raymond, Op. cit., pp. 26-27.

以便取得更多優惠條件。

三、Gazprom 天然氣糾紛研究

自 2000 年俄羅斯總統 Putin 上任以來對天然氣產業進行改革，以及 2005 及 2006 年之交發生俄、烏天然氣事件，開始了各界對 Gazprom 作為俄羅斯外交工具以及與政府關係的研究興趣。大致上依各個學者的研究方向，大致可分為政治面向的「國際關係研究」和政治與經濟綜合面向的「跨國公司研究」分析，其中又以前者「國際關係分析」為多數，但兩種研究方向主要是因 Gazprom 與烏、白兩國天然氣關係解釋面向上的不同，筆者認為皆有其參考價值。而在天然氣談判結果分析上，大多以單純歸納分析方式為多，但也有以跨國公司與在地國關係議價模型來分析兩者間的關係，如：OBM 模型、²⁹ 博奕理論(Game theory)。³⁰

在對 Gazprom 與烏克蘭、白俄羅斯關係的研究中，西方學者多以以 Gazprom 為俄羅斯外交工具的角度作為出發點，以俄羅斯政府為主體，分析 Gazprom 作為能源武器(energy weapon)在外交政策施展上之有效性與實際影響程度。³¹另外，也有以各項經濟數據歸納分析 Gazprom 對鄰國或是其他西方國家能源關係。³² 而 Kloudis 則

²⁹ 請參考：Onyeukwu, Humphrey, “Obsolescence Bargaining in Transit Pipelines: What Options Exit for Securing Resource Supply,” *Selected Works*,

http://works.bepress.com/cgi/viewcontent.cgi?article=1001&context=humphrey_onyeukwu (4 July 2012).

³⁰ 請參考：Morbee, Joris and Proost, Stef, “Russian Gas Imports in Europe: How Does Gazprom Reliability Change the Game?” *Katholieke Universiteit Leuven*,

<https://lirias.kuleuven.be/bitstream/123456789/160888/6/DPS0802> (4 July 2012).

³¹ 相關研究請見：Ghaleb, Alexander, “Natural Gas as an Instrument of Russian State Power,” *Strategic Studies Institute, United State Army War College*,

<http://www.strategicstudiesinstitute.army.mil/pubs/display.cfm?PubID=1088> (29 June 2012); Rivedal, Rune,

Russian Energy Aggression 2000-2008: Multiple Case Study of Russian Energy Aggression during Vladimir Putin's Presidency (Saarbrücken, Germany : VDM Verlag Dr. Müller, 2010); Smith, Keith C., *Russian*

Energy Politics in the Baltics, Poland, and Ukraine: A New Stealth Imperialism? (Washington, D. C.: The 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2004); Hurst, Cindy, “The Militarization of Gazprom,” *U.S. Foreign Military Studies Office*,

<http://fmsso.leavenworth.army.mil/documents/Militarization-of-Gazprom.pdf> (5 July 2012); Зыгарь,

Михаил и Панюшкин, Валерий, «Газпром. Новое Русское Оружие», *READER*,

<http://readr.ru/mihail-zigar-i-dr-gazprom-novoe-russkoe-orughie.html?page=1&submit=%D0%BE%D0%BА> (5 Июль 2012).

³² 相關研究請見：Å slund, Anders, “Russia Energy and the European Union: Perspectives on Gazprom,” *Peterso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http://www.piie.com/publications/papers/aslund0508.pdf> (29 June 2012); Pirani, Simon, *Russian and CIS gas markets and their impact on Europe* (New York:

採納俄國學者 Lilia Shevtsova 的觀點，³³認為 Gazprom 與烏、白天然氣關係的改變是理性的經濟決策。但綜觀所有研究皆指出，Gazprom 與烏克蘭、白俄羅斯關係變化，是出於國內外經濟及政治因素錯綜而成。

從國際關係的角度來看，天然氣因本身依賴管線輸送的特性，是比石油更加複雜化的戰略物資，讓俄國政府得以運用作為單方經濟制裁的工具，³⁴為了維持此一工具應用的有效性，必須長期控制「天然氣管線」及「天然氣田」，甚至讓 Gazprom 擁有企業傭兵(corporate armies)，以保障管線建造安全。³⁵而因為天然氣的出口涉及國家安全，克里姆林宮必須維持對歐洲天然氣出口的壟斷供應地位，必須達到以下 4 個目標：

1. 克里姆林宮必須避免歐洲國家將能源供應來源多樣化。
2. 加強對國際天然氣市場市佔率。
3. 作好垂直整合、控制生產線下游資產—運輸、分配管線及儲存設備，
4. 運用這些天然氣資源及資產施加政治影響力。

這些將 Gazprom 作為外交工具的想法都體現在 2006 年聖彼得堡《八大工業國峰會》(G8 Summit)上俄羅斯將能源安全列入議程，以及《2030 年前俄羅斯能源策略》(Energy Strategy of Russia through 2030)和《2020 年前俄羅斯聯邦能源安全策略》(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 the Russian Federation until 2020)中之陳述。

³⁶

《2020 年前俄羅斯聯邦能源安全策略》於 2009 年 5 月由當時的俄羅斯總統 Dmitry Medvedev(Дмитрий Медведев)批准通過，主張俄羅斯能源安全仰賴歐洲對俄羅斯天然氣的依賴，以及與石油相關的延伸經濟利益，目標是在「2020 年前讓俄羅斯成為世界第五大經濟體」，要達到這樣的目標除了加強石油出口外，還必須維持天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Stern Jonathan P., *The Future of Russian Gas and Gazprom*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Yafimava, Katja, *Post-Soviet Russian-Belarusian Relationships: The Role of Gas Transit Pipelines* (Stuttgart: ibidem Verlag, 2007).

³³ Kaloudis, Stergos Carl Thornton, "Gazprom and Russia: The Economic Rationality of Russian Foreign Energy Policy," Ph. D. dissertation, Department of Politics, School of Arts and Sciences, The Catholic University of America (2009), p. 300.

³⁴ Зыгарь, Михаил и Панюшкин, Валерий, «Газпром. Новое Русское Оружие», *READER*, <http://readr.ru/mihail-zigar-i-dr-gazprom-novoe-russkoe-orughie.html?page=1&submit=%D0%BE%D0%BA> (5 Июля 2012).

³⁵ Hurst, Cindy, "The Militarization of Gazprom," *U.S. Foreign Military Studies Office*, <http://fms.leavenworth.army.mil/documents/Militarization-of-Gazprom.pdf> (5 July 2012).

³⁶ Ghaleb, Alexander, "Natural Gas as an Instrument of Russian State Power," *Strategic Studies Institute, United State Army War College*, <http://www.strategicstudiesinstitute.army.mil/pubs/display.cfm?PubID=1088> (29 June 2012).

然氣在歐洲市場的壟斷。而不管是在石油或是天然氣部門，其未來發展都受到能源市場供需發展上的變化，也因此能源安全與國力相生相合，而被放在為國家安全的角度上被檢視。此外，《2020年前俄羅斯聯邦能源安全策略》還提到未來的能源資源競爭會愈形緊張，可能在未來產生武力衝突並對俄羅斯的能源影響力產生變化。³⁷

此外，傳統上認為，俄羅斯的霸權地位來自於其軍事及經濟潛力，但事實上，這些潛力幾乎是不存在的，俄羅斯唯一的霸權力量源自於能源部門。在蘇聯解體後，不論是西方還是俄國內部都認知到，俄國的軍事力量下滑到已不足以作為強國的籌碼。

俄國意欲重回強國之列的想法也在2008年《俄羅斯聯邦對外政策構想》(The Foreign Policy Concept of the Russian Federation)上表達出來，Medvedev承接Putin的想法，唯有經濟力量才能使俄羅斯在世界競技場上取得一席之地，最後在2030年前俄羅斯能源策略中提及「天然氣是最重要的國家安全組成部份之一」，並指出主要對能源安全的外部威脅(地緣政治、整體經濟、市場)為國際能源價格的不可定性、愈形競爭的傳統市場、單一出口市場與過境依賴問題，而俄羅斯的世界能源市場地位取決於外部不可確定性，此外，《對外政策構想》還進一步指出，在未來的二十年內，俄國將依然是國際油氣市場的領導者，此論特別是針對歐洲天然氣能源需求增加，以在未來俄羅斯可能扮演穩定地緣經濟的角色上而論。³⁸

因為2000年Putin上任後在國家能源及外交策略上對天然氣部門的重視，讓俄羅斯與天然氣過境國關係出現了不一樣的變化。1996年總統命令同意讓Gazprom內部高層三年內分配政府持有的40%股份，在1990年代Gazprom曾公開給予時任總理的Victor Chernomyrdin(Виктор Черномырдин)創立的政黨「Our Home-Russia」(Наш дом – Россия)財務支持，在2001年由剛上任的總統Putin指其任聖彼得堡副市長時之幕僚成員Alexey Miller(Алексей Миллер)作為Gazprom執行長，之後至2005年Gazprom管理委員會(Правление)17位成員除Miller外10位為彼得堡幫成員(питерский клан)或Putin之親近人士，此外Gazprom董事會(Совет директоров)大多由政府官員所出任，包括經濟發展與貿易部部長、能源部部長、總統行政辦公室長官、前聯邦財產基金局長，自Miller接掌Gazprom經營管理權後，Gazprom被稱作「國中國」(a state within a state)，猶如直接聽命於總統的行政機官，作為國家的政策工具。

Pirani則認為，天然氣衝突主要因為2000年後俄國外交政策的「經濟化」(economization)走向，而這又與Putin掌權後對外交事務上的處理風格有關，主要表現有三：³⁹

1. 與歐、美大國關係的處理上表現得較為獨斷。

³⁷ Ibid.

³⁸ Ibid.

³⁹ Pirani, Simon, *Russian and CIS gas markets and their impact on Europe*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pp. 5-6.

2. 變得較支持俄國的海外商業利益。
3. 決心抑止 CIS 國家中親西方政府競選與社會不滿對俄國所帶來的影響。

其中，與大國關係表現得較為獨斷除了源自於 2000 年代俄國經濟復甦，帶給 Putin 恢復俄羅斯大國地位的信心，加上美國自 911 攻擊事件後退出《反彈道飛彈條約》(Anti-Ballistic Missile Treaty, ABMT)、公開支持波海國家及中歐國家加入北約(North Atlantic Treaty Organization, NATO)有關，這使 Putin 作出了如下反美的行動，例如 2007 年 Putin 在慕尼黑安全政策會議(Munich Conference on Security Policy)上公開指責美國試圖建立「單極世界」(unipolar world)、威脅俄羅斯安全，⁴⁰以及 2008 年 Putin 在南奧塞梯衝突(South Ossetia conflict)的出兵行動。⁴¹

在以上俄國對外政策的明顯「經濟化」的改變下，Paul Stevens 提出母國與在地國政治意識形態上的不合，也會導致天然氣過境管線衝突的發生，認為 2004 年底烏克蘭發生的橘色革命就是俄羅斯政府決定與 Gazprom 站在同一陣線、掀起天然氣衝突的主要原因，⁴²但 Kloudis 與 Yafimava 則提反論，Kloudis 認為是俄羅斯國內天然氣經濟劣化產生 Gazprom 與俄羅斯政府的互賴關係，商業利益大於政治目的；⁴³Yafimava 在 2007 年俄、白天然氣糾紛中指出 Gazprom 挑起衝突的因素為經濟動因。⁴⁴

在 Gazprom 與對外天然氣關係改變經濟面向上的分析，可分國際貿易與俄羅斯國內經濟兩個方向上的討論。從俄羅斯總體經濟的表現上來看，天然氣產業是俄羅斯重要的經濟命脈，俄羅斯國內能源消耗超過一半以上主要來自天然氣，並佔俄羅斯出口營收 13%，天然氣產業約佔俄羅斯 GDP 8-9%，⁴⁵這是讓俄羅斯政府不得不介入 Gazprom 海外利益的原因。而俄羅斯前能源部副部長 Vladimir Milov(Владимир Милов)和前第一副總理 Boris Nemtsov(Борис Немцов)所發表的獨立研究報告提出其他觀點，Gazprom 的對外的天然氣價格提升策略是出於俄羅斯國內政治團體與

⁴⁰ "Putin Slams U.S. Missile Shield Ahead of Munich Security Talks," *RIA Novosti*, <http://en.rian.ru/world/20120203/171103829.html> (26 June 2012).

⁴¹ "Putin says Russia will support Abkhazia and S. Ossetia," *RIA Novosti*, <http://en.rian.ru/world/20080403/102935645.html> (26 June 2012).

⁴² Stevens, Paul, "Transit Troubles: Pipelines as a Source of Conflict," *Chatham House Report*, http://kms2.isn.ethz.ch/serviceengine/Files/EINIRAS/99212/ipublicationdocument_singledocument/1fc60364-5826-4f4a-8234-e83dccdb62c4/en/13571_r0309_pipelines.pdf (4 July 2012).

⁴³ Kaloudis, Op. cit., pp. 301-303.

⁴⁴ Yafimava, Katja, "The June 2010 Russian-Belarusian Gas Transit Dispute: a surprise that was to be expected," *The Oxford Institute for Energy Studies*, <http://www.oxfordenergy.org/wpcms/wp-content/uploads/2010/11/NG43-TheJune2010RussianBelarusianGasTransitDisputeASurpriseThatWasToBeExpected-KatjaYafimava-2010.pdf> (6 July 2012).

⁴⁵ Stern, Jonathan P., *Russian and CIS Gas markets and their impact on Europe*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p.54.

Gazprom 內部經理人的不透明與私相授受行為，更深層的原因是俄羅斯的經濟結構與經濟政策問題，對外及對內提高天然氣價格，對於提升企業獲利的效果有限，實際上得到最大利益的是 Gazprom 內部經理人及少數政府官員。⁴⁶從國際貿易面向上來看，根據 Vernon 的能源公司議價衰減理論(Obsolescing Bargaining Theory)，⁴⁷當跨國公司資金投入、管線建造完成開始營運之後，議價優勢開始從跨國公司轉向在地國，因此在掌握天然氣管線與回收債務的籌碼不足時，Gazprom 求助於俄羅斯政府，要求母國介入捍衛 Gazprom 的商業利益。另外，Stevens 指出天然氣糾紛常出於以下跨國商業貿易因素：⁴⁸

1. 不同利益團體涉入天然氣管線計劃。
2. 無統一且合理的司法解決程序去規範相關天然氣合約糾紛。
3. 天然氣計劃給予許多利益團體龐大利益及許多競租機會。

Stevens 補充說明，從 Gazprom 天然氣合約的定立條文來看，並不完全公開或是條款內容粗略；再者，天然氣過境費率公式並無公定標準，常依談判時雙邊政府及跨國公司議價能力所決定，所以天然氣合約的訂立必有一方不甘，並同時引起國內民意反彈，在這樣的情況下，基於國內政治壓力，處於立約地位較弱勢的一方必又藉機重啟談判。⁴⁹

針對烏克蘭及白俄羅斯提出調整 Gazprom 過境費率的要求之原因解釋，英國牛津能源研究所學者 Pirani、Stern 和 Yafimava 認為，基於管線過境可能對過境國產生的不良影響，及過境國犧牲主權讓管線在其領土上建造及營運所給予的報酬，但事實上，對於過境管線對於天然氣買賣所帶來的經濟效益是難以測度的。⁵⁰Stevens 則指出，常見的過境費率計算方式是以另一條可能替代過境路線成本作為計算基準，這也在 Gazprom 烏克蘭繞境管線「北溪」(Nord Stream, Северный поток)、「南溪」(South Stream, Южный Поток)建造完成後，出現了取代過境烏克蘭管線的成本，改變了先前俄、烏幾乎無過境費議價基準的情況。⁵¹

綜合以上學者分析，可顯見 Gazprom 與烏、白兩國天然氣關係轉變之背景因素的複雜，但在與烏克蘭和白俄羅斯的歷次天然氣糾紛中，對於誰才是贏家，各家學

⁴⁶ Милов, Владимир и Немцов, Борис, «Путин и Газпром», Владимир Милов, <http://www.milov.info/cp/wp-content/uploads/2008/09/putin-i-gazprom.pdf> (29 Июня 2012).

⁴⁷ Vernon, Raymond, Op. cit., pp. 26-53.

⁴⁸ Stevens, Paul, Op. cit.

⁴⁹ Ibid.

⁵⁰ 請參考：Pirani, Simon, *Russian and CIS gas markets and their impact on Europe*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Stern Jonathan P., *The Future of Russian Gas and Gazprom*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Yafimava, Katja, *Post-Soviet Russian-Belarusian Relationships: The Role of Gas Transit Pipelines* (Stuttgart: ibidem Verlag, 2007).

⁵¹ Stevens, Paul, Op. cit.

者並無肯定說法，且參考指標及數據分歧，但在對烏克蘭天然氣糾紛分析損益分析上，大致上認為俄羅斯取得了經濟上風，但失去了西方國家的好感，烏克蘭出現國內政治不穩及經濟面上的損失較為嚴重。⁵²在 Gazprom 與白俄羅斯的天然氣糾紛中，與俄、烏衝突對照之下，俄羅斯取得了較多政治勝利，歐洲國家並無激烈反應，且成功地獲得了白俄羅斯境內的天然氣管線控制，白俄羅斯仍維持了相對優惠的天然氣補貼，但只算取得了短期的經濟利多。⁵³

對 Gazprom 未來天然氣關係研究上，依據經濟數據途徑分析發現，Gazprom 面臨許多內、外部問題，內部公司治理問題包括：天然氣田減產、人力資源分配不當、配合俄羅斯對外政策的巨額繞境管線建造、不符商業原則的國內定價…等；外部問題包括：歐洲市場對天然氣消費量減少、供過於求，評估 Gazprom 將面對此一外交及商業策略下不樂觀的結果。⁵⁴Kazantsev 進行政經綜合面向分析指出，在 Gazprom 與俄羅斯政府的政、經互賴基礎上，若要在未來有效維持 Gazprom 境外天然氣談判優勢，必須建立在以下條件上：⁵⁵

⁵² 請參見：Valeriu, Negru, “Russian Gas: the Most Efficient Instrument of Russian Foreign Policy towards Ukraine?” Master’s thesis, Department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European Studies, Central European University (2009), pp. 38-45; Pirani, Simon, Stern, Jonathan and Yafimava, Katja, “The Russo-Ukrainian gas dispute of January 2009: a comprehensive assessment,” *Oxford Institute for Energy Studies*, <http://www.oxfordenergy.org/wpcms/wp-content/uploads/2010/11/NG27-TheRussoUkrainianGasDisputeofJanuary2009AComprehensiveAssessment-JonathanSternSimonPiraniKatjaYafimava-2009.pdf> (6 July 2012).

⁵³ 請參考：Stern, Jonathan and Yafimava, Katja, “The 2007 Russia-Belarus Gas Agreement,” *Oxford Institute for Energy Studies*, <http://www.oxfordenergy.org/wpcms/wp-content/uploads/2011/01/Jan2007-The2007Russia-BelarusGasAgreement-KatjaYafimavaandJonathanStern-.pdf> (6 July 2012); Konończuk, Wojciech, “Belarusian-Russian Energy Conflict: The Game Is Not Over,” *Fundacji Batorego*, <http://www.batory.org.pl/doc/belarusian-russian-energy-conflict.pdf> (6 July 2012); Åslund 則認為 Gazprom 取得的是長期經濟利益，請參考：Åslund, Anders, “Russia Energy and the European Union: Perspectives on Gazprom,” *Peterso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http://www.piie.com/publications/papers/aslund0508.pdf> (29 June 2012).

⁵⁴ 請參見：Pirani, Simon, *Russian and CIS gas markets and their impact on Europe*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Stern Jonathan P., *The Future of Russian Gas and Gazprom*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Yafimava, Katja, *Post-Soviet Russian-Belarusian Relationships: The Role of Gas Transit Pipelines* (Stuttgart: ibidem Verlag, 2007); 另外 Kuzimn 則提供俄羅斯觀點，請參見：Kuzmin, B., Vorobeva, L., and Vorobeva, O., “Corporate Governance and Gazprom: Problems and Prospects,” *Problems of Economic Transition*, Vol. 50, No. 5 (2007), pp. 87-103.

⁵⁵ Kazantsev, Andrey, “The Crisis of Gazprom as the Crisis of Russia’s “Energy Super-State” Policy towards Europe and the Former Soviet Union,” *Caucasian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 4, No.3 (2010), p. 284.

1. 掌控中亞天然氣田生產對俄供應，以補足 Gazprom 生產衰減之窘境。
2. 確保南高加索、烏克蘭及白俄羅斯等區域之天然氣過境安全與供應穩定。
3. 歐洲天然氣市場高需求及高價。
4. 中亞天然氣維持低價。

但由於市場及其他變數影響，讓 Gazprom 與俄羅斯既有的能源大國政策面對了困難：⁵⁶

1. 主要消費市場—歐洲面臨經濟危機，未來對 Gazprom 天然氣需求量減低，同時影響到天然氣價格下降，讓俄羅斯及 Gazprom 的經濟收益減少。
2. 中亞國家不再提供廉價天然氣，使 Gazprom 無法低買高賣維持高商業獲利。
3. 美國大型天然氣田發現、新的頁岩天然氣開採技術及 LNG 技術日益成熟，將威脅 Gazprom 的市場壟斷地位，舊有消費市場將出現多元的天然氣進口選擇。

Milov 和 Nemtsov 指出，目前從 Gazprom 各個企業經營表現上看來，依循俄羅斯政府對內治標不治本的天然氣補貼與產業保護作法，加上現行的對外天然氣政策，只會將 Gazprom 推向瀕臨破產的底線。⁵⁷

回顧相關 Gazprom 與境外天然氣糾紛研究發現，並無出現成熟之理論模型及肯定之未來分析方向，但可以確定的是，Gazprom 與過境國發生之天然氣糾紛具有一定之政治與經濟複雜度，單一理論或說法難以合理解釋俄、烏及俄、白天然氣議價關係中孰優孰劣，以及 Gazprom 與烏、白兩國天然氣制定條款對當地的政、經影響。

第五節 章節安排

根據先前之命題與研究架構，本篇章節內容安排如下：

第一章緒論主要內容為本文研究脈絡說明，第一節研究動機與研究問題、第二節研究方法、第三節研究範圍與限制、第四節文獻回顧、第五節章節安排。

第二章主要內容針對全球化下針對跨國公司與在地國議價關之消長，以傳統議價能力衰減模型為核心，並帶入本文 Gazprom 與在地國關係實例，歸結出 Gazprom 與傳統理論之相合與不相合之處，提出它在理論研究中之特殊性，並得出兩層式議價模型，作為第三、第四章個案研究之主要框架。

第三章主要在探討，1991 年以來烏克蘭的天然氣市場發展，以及 Gazprom 在烏

⁵⁶ Ibid.

⁵⁷ Милов, Владимир и Немцов, Борис, Op. cit.

克蘭投資、經營所產生的特殊政、經背景，並對 2000 年後 Gazprom 與烏克蘭發生之明顯天然氣衝突套入兩層式議價模型，分析其議價過程、籌碼應用與議價結果評估，最後再觀察 Gazprom 在烏克蘭之實際作為與議價能力衰減模型相異與相符之處。

第四章主要在探討，1991 年以來白俄羅斯的天然氣市場發展，以及 Gazprom 對白俄羅斯投資、經營所產生的特殊政、經背景，並對 2000 年後 Gazprom 與白俄羅斯發生之明顯天然氣衝突套入兩層式議價模型，分析其議價過程、籌碼應用與議價結果評估，最後再觀察 Gazprom 在白俄羅斯之實際作為與議價能力衰減模型相異與相符之處。

最後一章作為結論，歸納並比較第三、四章 Gazprom 對烏、白兩國之影響，整理本文研究發現，並試圖找出實際與理論之落差，以期對現有理論作出修正或補充。



第二章 跨國公司理論與 Gazprom

在全球化影響下跨國公司的角色逐漸被放大，而特別是在美國經濟學家 Vernon 針對能源跨國公司與在地國關係變化提出了議價能力衰減模型(Obsolescing bargaining model, OBM)，以解釋雙邊擁有各自之議價目標、籌碼資源和實現目標之限制會隨著時間而有所變，並使得雙方不滿於現有議價關係而不斷提出重新議價要求。而由於雙邊的議價目標是衝突的、議價籌碼也不相同，在議價結束後，擁有議價籌碼較多的一方將可以擁有較多資源，並對另一方造成未來取得其他議價籌碼、增加議價能力上之限制。

而針對後續實証案例之補充，OBM 模型為適用性也作了許多調整，原來 Vernon 所提出傳統 OBM 模型專注在跨國公司與在地國政府兩者間之互動，後經許多學者實証發現，母國政府也是決定雙邊議價結果的重要行為者，形成跨國公司、母國、在地國三方議價，演變為「兩層 OBM 議價模型」(two-tier OBM bargaining model)，⁵⁸而本篇依據 Gazprom 與母國關係之特殊性採用「兩層議價模型」。本章在第一節在整理傳統與兩層式 OBM 模型各分析要素，包括常用 OBM 議價籌碼、分析層次與結果評估方法，第二節依 Gazprom 之特殊性，包括 Gazprom 與母國關係和天然氣市場供需，將 Gazprom、俄羅斯政府、在地國政府三方之關係，訂出 Gazprom 之議價目標與籌碼帶入「兩層議價模型」分析框架中，第三節作最後統整，導出符合本文研究方向之 OBM 模型。

第一節 議價能力衰減模型

OBM 是 Vernon 於 1971 年的著作《困境中的主權》(Sovereignty at Bay)中所提跨國公司與在地國關係的議價模型，OBM 解釋跨國公司與在地國政府擁有各自之目標、資源和達到目標之限制。OBM 模型主張「時間」會影響跨國公司與在地國間的議價關係，兩者間的議價能力是變動的、會隨時間而互有消長的(如圖 2-1)，在進入市場初期，跨國公司擁有議價優勢，但隨著時間過去，議價優勢會掌握在在地國政府手上，並將跨國公司視作本國企業之競爭者而加以打壓，例如加重賦稅或是增加外資法條限制。Fred C. Bergsten 指出 OBM 尤其適用於解釋自然資源產業(Natural Resource Industry)類跨國公司對已開發或是發展中國家的議價分析，因為此類跨國公司的議價能力常具有時效性，主要的原因如以下：⁵⁹

⁵⁸ Ramamurti, Ravi, "The obsolescing 'bargaining model'? MNC-host developing country relations revisited,"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 Vol. 32, No. 1 (2001), pp. 25-27.

⁵⁹ Bergsten, Fred C., "Coming Investment Wars," in Bergsten, Fred, C., et al. eds., *American Multinationals and American Interests* (Washington: Brookings Institution, 1978), pp. 139-143.

1. 自然資源開採常需大量資金與技術投入，但在地國在初期因缺乏開發要素而提出各種優惠政策吸引跨國公司的資本投入，而在跨國公司進行大量的固定資產投資後，這些龐大資產常會輕易地被在地國政府所操控、作為談判籌碼與威脅工具，如：烏克蘭操縱前蘇聯時期所遺留之天然氣管線。
2. 此類跨國公司生產技術在初期為在地國市場所缺乏，但隨著客觀投資環境改變、競爭者增多、相關開採技術普及，會使得跨國公司難以拿原先生產技術向在地國要求優惠投資條款。
3. 此類跨國公司產品較單一、差異性低、取代性高，銷售有賴於品牌形象與消費者忠誠度，但隨著市場競爭者及同產業跨國投資者增多，同質性產品增加，原有之消費者忠誠度也會隨之下滑。

基於上述之因素，在過去實證研究中常可發現，在地國對自然資源產業之跨國公司在調高稅率、增加加工程序、共同行銷、調整在地國國籍人士佔管理層級比例...等面向上，在投資後期有逐漸佔優勢之變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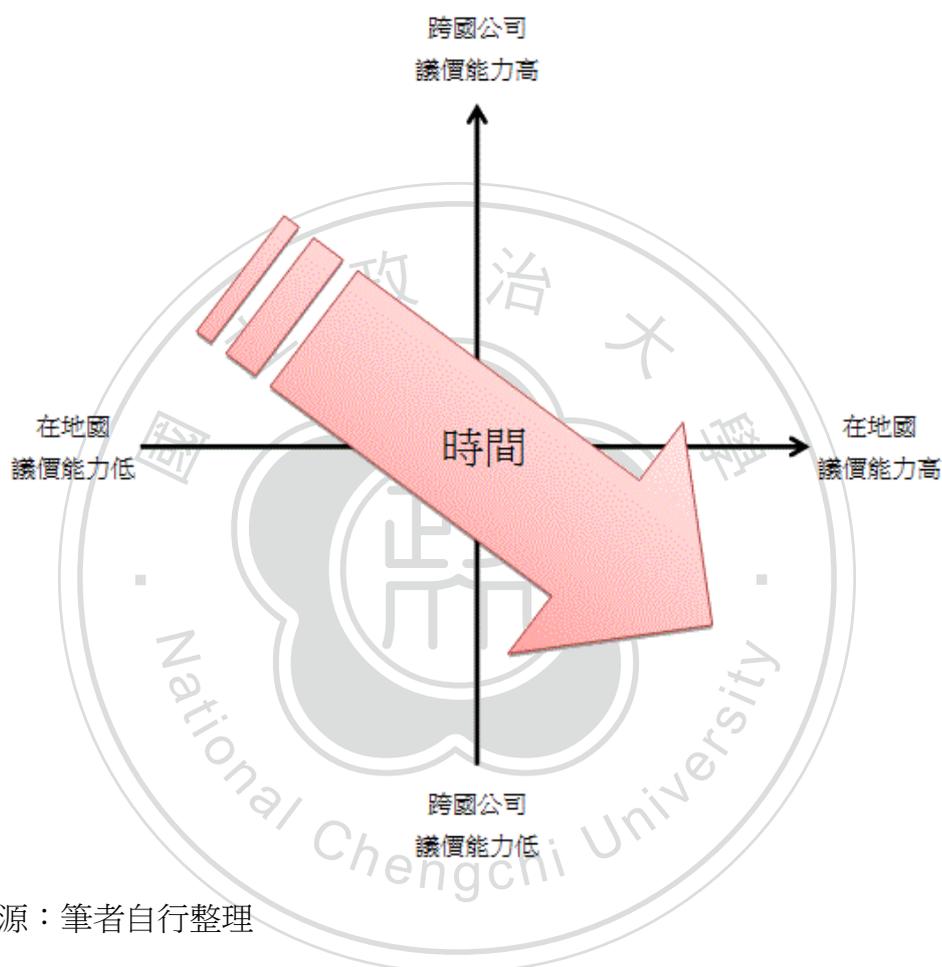
在原始的 OBM 模型中，跨國公司與在地國政府的目標常被假設為是互相衝突的，但同時也認為，跨國公司與在地國政府的議價結果是「正和遊戲」(positive sum game)，因為雙方會基於為了絕對收益(absolute gains)而主動議價、改變現有的利益分配模式，但最後的議價結果是相對收益(relative gains)，而相對收益視當時的相對議價能力(relative bargaining power)而定：得到較多議價能力的一方，將會得到較多收益。而絕對收益是指，只要達到己方預定的理想目標及利益，就會去進行，而不管議價對手獲得的是多還是少。OBM 解釋議價結果會偏向：1、擁有較多資源(resource)，2、能製造高議題性(higher issue salience)，3、擁有較少議價限制(weaker constraints)，4、較高強制力(greater coercive power)的一方。⁶⁰

但針對各個案例的不同，影響自然資源產業跨國公司與在地國議價過程的變因也很複雜，例如在地政府情況、跨國子公司的股東國籍比例，在地國政府對跨國公司的干涉程度...等，但在實際情況下，跨國公司有許多的策略應用以避免可能的投資風險，像垂直整合就是跨國公司分散風險的作法，將生產鏈打散在不同國家地區，並針對各個生產鏈作好監控，如此跨國公司就可避免任一在地國提出重新議價或是任意改變投資合約的威脅。另一個跨國公司常見的應用略策是與在地國私人企業作投資結盟，利用在地國企業合夥人之關係、減低來自在地國政府的政策妨礙或不利威脅。另外，當跨國公司在在地國深植後，會因為商業合作與當地政治或是商業社群產生利益鏈結，進而逐漸累積一定的政治與經濟基礎，而有助於跨國公司在面對在地國政府的法令或是政策限制時，能成功地處理與挽救其劣勢地位。

⁶⁰ Eden, Lorraine, Lenway, Stefanie and Schuler, Douglas A., "From the Obsolescing Bargain to the Political Bargaining Model," *Vox Professori*,
<http://www.voxprof.com/eden/Publications/Eden-Lenway-Schuler-FINAL-GBS.pdf> (12 July 2012).

而分析跨國公司與在地國議價談判結果，需視雙方設定之議價目標與所擁有的籌碼來決定，針對個案的特殊性需挑選所要列入分析的籌碼，得到愈多籌碼的跨國公司愈不容易被在地國干涉，也愈容易對政治、經濟或甚至是在長遠的文化面向上對在地國產生影響，而本篇試圖將 Gazprom 與烏克蘭、白俄羅斯天然氣糾紛事件為例，應用 OBM 模型進一步分析跨國公司對烏、白兩在地國之影響。

圖 2-1 OBM 模型—跨國公司和在地國議價能力消長趨勢



資料來源：筆者自行整理

一、議價能力衰減模型籌碼

在 OBM 的實證研究上，決定議價成功關鍵的籌碼各不相同，且會隨著時間、環境的轉換，而使得跨國公司對籌碼掌握程度有所變化。一般來說，跨國公司對議價籌碼的掌握度愈高，議價成功的機會愈大；反之，則易被在地國政府後居上風，成為議價中的勝者，以下列舉 OBM 模型中常用議價籌碼：

(一) 跨國公司籌碼

根據 Eden 的分析，在 OBM 分析中跨國公司有三種可供利用之資源作為談判籌碼，分為財產屬性資源(property rights)、隱性資源(tacit resources)、關係資源(relational

resources)。⁶¹

財產屬性資源包括長期壟斷性持有稀少生產資源、擁有特別生產技術或經銷通路等，讓競爭對手無法與此跨國公司進行平等市場競爭之資源；隱性資源則較難定義，必須由實際案例中去尋找及歸納出來，但這類資源通常為跨國公司獨有的特定資源，受到跨國公司保障不外流的方式是知識障礙(knowledge barriers)，讓跨國公司得以運用此類隱性資源以取得其他特定資源、增加議價籌碼，或是取得市場或壟斷市場角色；關係資源來自於企業聯盟或是特別的政商關係。

而 Fagre 和 Wells 則把常見的財產屬性資源作了整理，如以下：⁶²

1. 企業所有權比例

跨國公司所有權在談判過程中有因果關係界定上的爭論，它可被作為談判結果或是談判過程中的重要籌碼，會影響跨國公司資產被當地政府的徵收可能。一般認為，母公司會偏好提高對海外子公司的持股比，但學界主流觀點認為，跨國公司選擇與當地政府或其他企業成立的合資企業(joint venture)，會增加對在地國政府的議價能力，因在地投資人會基於利益共同體的角度，為跨國公司向政府要求談判讓步，然而 Bradley 則提出反論，⁶³認為合資企業較易被當地政府所徵收，但 Bradley 所提供的研究樣本不多，所提出的研究發現還需要進一步的驗證，但可以確定的是，跨國公司對於股份持有比例的態度是很不一致的，這也增加了評估此一議價籌碼的難度。

2. 企業規模

跨國分公司的規模常被作為影響力大小的指標之一，整理各個學者的看法，將企業規模的大小指標表列如下：

- (1) 資產規模：Fagre 和 Wells 指出，跨國企業在當地的資產愈大，在地國政府也會對提高其子公司持投比例、或是參與其特定大型開發案的興趣，而 Bradley 提出，跨國公司固定資產愈多，愈易受到在地國政府限制及面臨資產徵收的危機，議價能力愈弱。
- (2) 在地銷售：Fagre 和 Wells 認為，跨國公司在當地的銷售佔整體銷售額比例愈高，在地國政府對跨國公司的影響力也愈大，而同時也愈易引起母公司提高對子公司持有比。
- (3) 員工人數：Poynter 發現，⁶⁴在地國政府的干涉程度和跨國分公司的員工規模呈正相關，跨國公司在當地的員工人數愈多，愈易受到在地國政府的影響，跨國公司議價能力也愈低。

⁶¹ Ibid.

⁶² Fagre, N., and Wells, L. T. Jr., "Bargaining power of multinationals and host governments,"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 Vol. 13 (1982), pp. 10-21.

⁶³ Bradley, D. G., "Managing against expropriation," *Harvard Business Review*, Vol. 55, Issue 4 (1977), pp. 75-83.

⁶⁴ Poynter, T. A., "Government intervention in less developed countries: The experiences of multinational companies,"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 Vol. 13, No. 1 (1982), pp. 9-25.

但在理論及實證研究上，公司規模的與談判籌碼之間是否有直接關聯仍未十分明確，而 Fagre 和 Wells 另外提出一個很有趣的現象是，在愈貧窮的國家，跨國公司對當地子公司的持有比愈低，這可能是對在地市場較不重視或是較不怕在地國政府的干涉所致。

3. 技術密集度

跨國公司的技術密集度(technological intensity)也是被拿作為跨國公司談判籌碼評估的指標之一，一般來說會以母公司總銷售對研發投資金額比例作為指標。Poynter 認為跨國公司對科技與管理上的掌握度愈高，會使得在地國政府愈難以去對境內分公司作政策干預或是進行資產充公的動作，因為特別是對發展中國家來說，國內產業通常缺乏科技競爭力及對國際經營管理能力，因此不敢冒然作徵收、政府接管的動作，以免造成企業營運不良，形成其他不可預期之延伸問題。此外，在地國政府會為了能持續地獲取跨國公司先進的生產技術，特別是對促進經濟發展有益的關鍵技術，而不會強行進行徵收動作，但在相關技術於國內產業發展成熟後，則很難說。

然而，實證研究發現指出，技術強度與跨國公司議價能力之間並不一定存在相關性，Fagre 和 Wells 的研究認為，低或中技術密集度(medium or low technology level)對跨國公司所有權的影響力不大，但高技術密集度會對所有權比例產生影響，跨國公司所掌握的技術愈先進，會易使在地國作出讓步動作，同時在地國股東在此類企業的持有比較低。Poynter 則提出相反意見，他認為沒有統計上的數字能證明兩者的相關性，Bradley 則指出「中技術密集度」較「低或高技術密集度」之跨國公司擁有較高之資產徵收率，這也推導出跨國公司擁有低階技術強度較不易吸引在地國政府進行資產徵收或是提高持股興趣，整體看來，實證研究並不完全支持理論假設。

4. 出口密集度

在實證研究上，Poynter 分析發現分公司出口量變大，當地政府的干涉程度也會增加，但並不認為兩者間有一定的相關性：(1)因為當地政府在出口初期階段本會有比較多的法規限制，所以並無量大與量少的關係，(2)當分公司的出口量影響到當地國的經濟時，當地政府反會減少對跨國分公司的干涉程度，在 Poynter 大量的樣本分析中，特別是出口量佔總銷售量 40% 以上的企業會在減低當地政府干涉上有成效，比只著重在當地市場銷售的跨國公司有效得多；出口密度(export intensity)愈高，受當地政府干涉程度愈小。

5. 產品多樣性

Fagre 和 Wells 的研究發現，企業產品線種類與所有權比例相關：

- (1) 跨國企業可選擇在一海外分公司負責多個產品線製造，或是一個分公司一個產品線的策略，而這樣的策略會影響到母公司在不同子公司的股份所有權比重。
- (2) 所負責的產品線愈多，此一子公司被母公司所持有的比例與控制程度愈高，當地政府的談判與干涉力也愈低，原因像是母公司參與決策的程度較高、

進口代替品效應和在地國需發展特殊產業…等，而在地國政府也希望跨國公司發展單一產品線策略，如此在地國政府較能推出針對性的監控政策。

6. 跨國公司的政治行為

跨國公司的政治行為在近來的研究中愈來愈受重視，不論是直接(例如：政治遊說)或是間接的社會議題回應(例如：當地就業或在職教育問題)。在 Poynter 的研究中，跨國企業的政治行為對提升與當地政府的議價能力關聯性很低，Kim 的研究中兩者並無直接關聯，只有在提升同業競爭上有一般程度的影響，但 Kim 提供了一些量化標準，以檢視跨國公司的政治回應強度，並認為回應強度愈高，跨國公司對在地國的議價能力也會愈高：⁶⁵

- (1) 公共關係強度(跨國子公司的公關投資與總銷售比例)。
- (2) 在地國國籍員工佔子公司管理層比例。
- (3) 在地國國籍員工佔子公司員工比例。
- (4) 與在地國政府的互動事件中，由在地國政府主動發起的次數比例。
- (5) 對在地國員工在職訓練強度(在職訓練投資金額與銷售額比例)。

雖然 Poynter 和 Kim 的研究方法不同—Poynter 把重點放在直接的政治行動，而 Kim 著重在間接的社會議題回應—但都認為跨國企業的政治行為在減少政府干預的效果上不並明顯，但他們提供了未來在作研究評估上的簡易分類，直接或間接政治行為對減少當地政府干涉的有效度與關聯性，然針對在地國國內環境對企業間接政治行為(社會議題回應)影響力上的關聯則未有系統性的研究與發現。

(二) 在地國議價籌碼

在地國的議價籌碼同樣會依個案情況不同而有不同的變化，參照澳洲學者 Vivoda 對石油跨國企業進行 OBM 案例研究發現，將以下作為天然氣管線過境過(在地國)烏克蘭與白俄羅斯主要議價籌碼：⁶⁶

1. 在地國天然氣運輸量

在地國(過境國)之天然氣運輸量佔 Gazprom 總出口量之比例及排名，可看出烏克蘭與白俄羅斯對 Gazprom 的議價能力。

2. 管線目的國所帶來的獲利潛力

管線目的國佔 Gazprom 天然氣消費量佔總出口量、目的國銷售獲利佔 Gazprom

⁶⁵ Kim, W. C., "The effects of competition and corporate political responsiveness on multinational bargaining power,"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Vol. 9, No. 3 (1988), pp. 289-295.

⁶⁶ Vivoda, Vlado, *The Return of the Obsolescing Bargain and the Decline of Big Oil: A Study of Bargaining in the Contemporary Oil Industry* (Saarbrücken: VDM Verlag, 2008), pp. 215-218.

總獲利比。

3. 在地國的經濟發展程度

管線國的總體經濟發展是否影響對跨國公司與其母國的議價能力，包括管線國的 GDP 及世界排名，目前學界仍無一致的看法，但依舊是常用來作案例比較的指標之一。

4. 在地國對外企限制法規

在地國對跨國企業的境內投資法規愈嚴，代表在地國政府對外企表達不歡迎態度並愈不受外企資金規模的影響，而愈容易在議價結果中獲得預期中的結果。

5. 天然氣產業的戰略重要性

天然氣產業的重要性不管是對跨國公司母國或是在地國來說都十分具有戰略意義，而更可以從天然氣出口收益佔母國及在地國的出口總額及 GDP 比例看得出來，更可以從母國及在地國對天然氣產業的附加意義上看得出來，例如：天然氣問題被提出、出現在其他國際政治場域的次數上可查覺出來。

6. 在地國的政治文化背景

在地國的政治文化背景會影響政府制定出對跨國公司表示友好或是敵意的投資政策，例如在 1990 年代在伊朗民間出現強烈的反西方國家情緒，使得此的時期的美國與歐洲跨國公司無法進入當地市場，另外，當跨國公司與在地國的互動情況常在媒體上曝光時，在地國政府愈能利用民意，在議價過程中而作出對本國較有利的政策作為回應。

7. 在地國的天然氣產業集中度

若在地國同產業競爭者少、產業集中度高，會使得在地國政府的議價能力減弱，因為可替代跨國公司的生產角色少、選擇低，例如：國內同產業企業數量。

8. 國際天然氣價格

Vivoda 指出，已接受外資長期投資的能源產業，當能源價格變高時會誘使在在地國重新議價、調高相關稅金費率，且不如接受投資初期渴望外資的投入，在地國的議價能力會隨著能源價格提高而跟著上升。

9. 在地國政經風險

Vivoda 利用《穆迪信評》(Moody's Credit Rating)作為在地國投資環境評估指標，認為《穆迪信評》投資評比愈差，在地國的議價能力也愈低。

10. 能源替代種類

另外，在天然氣爭議分析中比較特殊的是，天然氣過境國同時也是天然氣消費國，在地國對跨國公司的天然氣能源依賴度愈高，對跨國公司的議價能力愈低。

二、議價能力衰減模型分析層次

(一) 傳統 OBM 模型

傳統的跨國公司與在地國政府議價模式即假設：跨國公司進入在地國市場之初，其議價能力取決於技術能力、產品差異化程度、出口能力(特別是企業內跨國交易)、產品多樣化程度、資金取得…等(圖 2-2)，Fagre 和 Wells 針對美國跨國企業作過實證分析認為，因美國企業擁有較多上述議價能力，所以在拉丁美洲當地分公司也擁有較高的所有權持有比例。Lecraw 則認為跨國公司資產規模愈大就擁有愈多的議價能力，同時也代表擁有較多的管理與財務資源去投資在地國分公司，也能承受長期的談判交涉過程，此外 Lecraw 也認為，如果在地國政府能讓跨國公司互相制衡，例如選擇與跨國公司的競爭對手合作，則跨國公司議價能力會降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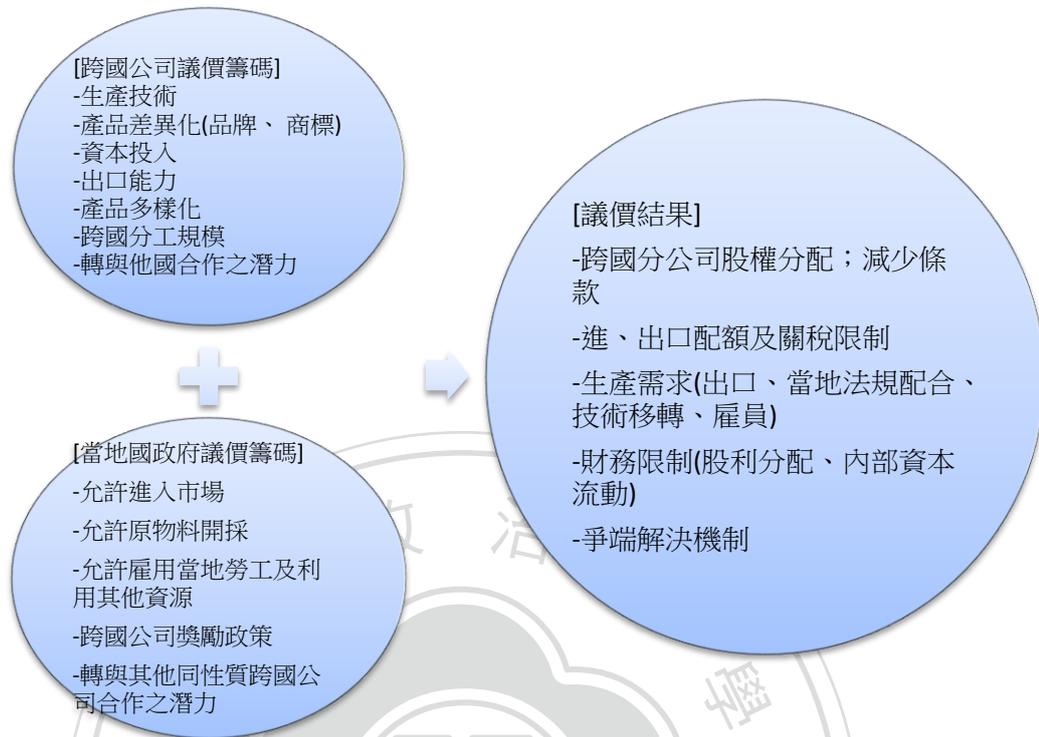
另外也有其他針對在地國議價能力分析的研究，像 Root 和 Ahmed 曾列出在地國包括經濟、社會、政治及政策等吸引 FDI 各項變數，⁶⁷Gomes-Casseres 則認為擁有愈大、發展愈快速的市場的在地國對跨國公司的議價能力愈高，⁶⁸Guisinger 和 Associates 認為在地國政府可用稅收及其他政策影響跨國公司決策。⁶⁹另外，當跨國公司有選擇與其他國家投資合作的機會，則在地國政府的議價能力會減弱。主要議價結果可能會產出：跨國公司在分公司之所有權比例、關稅及份額限制、外資退出條款、技術移轉條例、當地法規、出口限制、貿易平衡措施、當地雇員及公司財務限制、企業內資金移轉規定、撤資限制、爭端解決機制...等。

⁶⁷ Root, F. R. and Ahmed, A. Ahmed, "The Influence of Policy Instruments on Manufacturing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 Vol. 9, No. 3 (1978), pp. 81-93.

⁶⁸ Gomes-Casseres, B., "Ownership structure of foreign subsidiaries: Theory and evidence," *Journal of Economic Behavior & Organizations*, Vol. 11, Issue 1 (1989), pp. 1-25.

⁶⁹ 請參考：Guisinger, Stephen E. and Associates, *Investment incentives and performance requirements: patterns of international trade, production, and investment* (New York : Praeger, 1985).

圖 2-2 傳統 OBM 模型



資料來源：Ramamurti, Ravi, “The obsolescing 'bargaining model'? MNC-host developing country relations revisited,”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 Vol. 32, No. 1 (2001), p. 26.

但隨著國際經濟環境及發展中國家經濟發展策略的改變，傳統的議價模式也需要修改：⁷⁰

1. 發展中國家一改早期提倡之進口替代策略(import-substituting strategy)，在1980、1990年代開始採用較為開放的發展政策，例如：降低關稅、取消份額限制、取消匯率限制、放寬價格管制、放寬國內市場限制。
2. 根據 Vernon 的看法，在拉丁美洲國家出現新一代的政治決策者，大多數受過美國留學教育及公民服務經驗，愈來愈易接受市場開放與企業私有權觀念，這都有助於吸引 FDI。⁷¹
3. 跨國公司多樣化的現象有助於被投資國議價能力上的提升；也就是目前的跨國投資者已不是美國企業獨霸的天下，有愈來愈多來自於其他國家的企

⁷⁰ Ramamurti, Ravi, “The obsolescing 'bargaining model'? MNC-host developing country relations revisited,”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 Vol. 32, No. 1 (2001), pp. 27-28.

⁷¹ Vernon, Raymond, *In the Hurricane's Eye*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pp. 70-71.

業正在進行對發展中國家的投資動作，像歐洲、日本及過去被認為是第三世界的國家。

4. 發展中國家的私部門發展已不同以往，這使得被投資國愈來愈不必擔心外資的投入是否會影響到國家出口及生產，因為國內本身的許多企業已有向外擴展的能力成為了跨國公司。

(二) OBM 兩層議價模型

即便各國投資政策有愈趨開放的傾向，但仍有許多發展中國家對 FDI 政策有各種不同程度的限制，針對不同國家及不同案例引用議價模式分析仍有其可用性，像中國大陸或是針對各別特殊產業保護政策之案例，而 Ramamurti 則提出兩層議價模型以更貼近實際跨國公司與在地國關係 (如圖 2-3)。⁷²

圖 2-3 為本篇研究之兩層議價模式示意圖，除保留了第二層傳統的跨國公司與在地國議價模式，又加上第一層：在地國與母國議價層次，包括利用國際多邊建制如 IMF、World Bank 及 WTO 議定雙邊 FDI 法規及相關國貿合作案。

第一層議價結構在 1980 及 1990 年代發展中國家利用國際多邊協議框架與其他國家進行交涉成功次數增多而被突顯，例如在 1990 年代美國已與 41 個發展中國家簽署雙邊投資協定，只有 7 國是在 1980 年代簽定，剩餘 34 國是在 1990 年代簽成，又像是在 1992 年以前 World Bank 借貸協議中有 95% 是投資借貸、5% 是協助國家經濟結構調整借貸，到 1992 年兩者的比例分別為 75% 和 25%，這表示發展中國家在對其他國家的議價能力正在提升當中。

而第二層議價結構主要由微觀經濟因素來作議價分析，像是 Gazprom 天然氣供應的不可取代性、在地國市場規模，而第一層在地國(烏克蘭、白俄羅斯)與俄羅斯雙方議價主要受到宏觀經濟條件及政治因素影響，包括國與國雙邊貿易規模、雙邊各自之貿易優勢、兩國文化與歷史上之聯結，⁷³另外在地國與多邊國際組織進行議價時又牽涉到在地國所面臨的經濟危機狀況、與其他工業國家之關係、對雙邊或多邊經濟援助之依賴程度。⁷⁴

由上述可知決定跨國公司對在地國影響力的因素十分複雜，因過去的 OBM 多停留在第二層——跨國公司與在地國政府議價階段，而忽略跨國公司母國政府的重要性，而近期學者紛提倡兩層議價模式來提升 OBM 模型的適用性，也就是加入第一層——母國政府與國際多邊組織對在地國政府之影響因素，通常第一層母國、國際多邊組織和在地國議價會影響第二層跨國公司與在地國政府的談判結果，舉例來說，屬已開發國家之母國會透過雙邊投資協定作為交換在地國制定較適合外資投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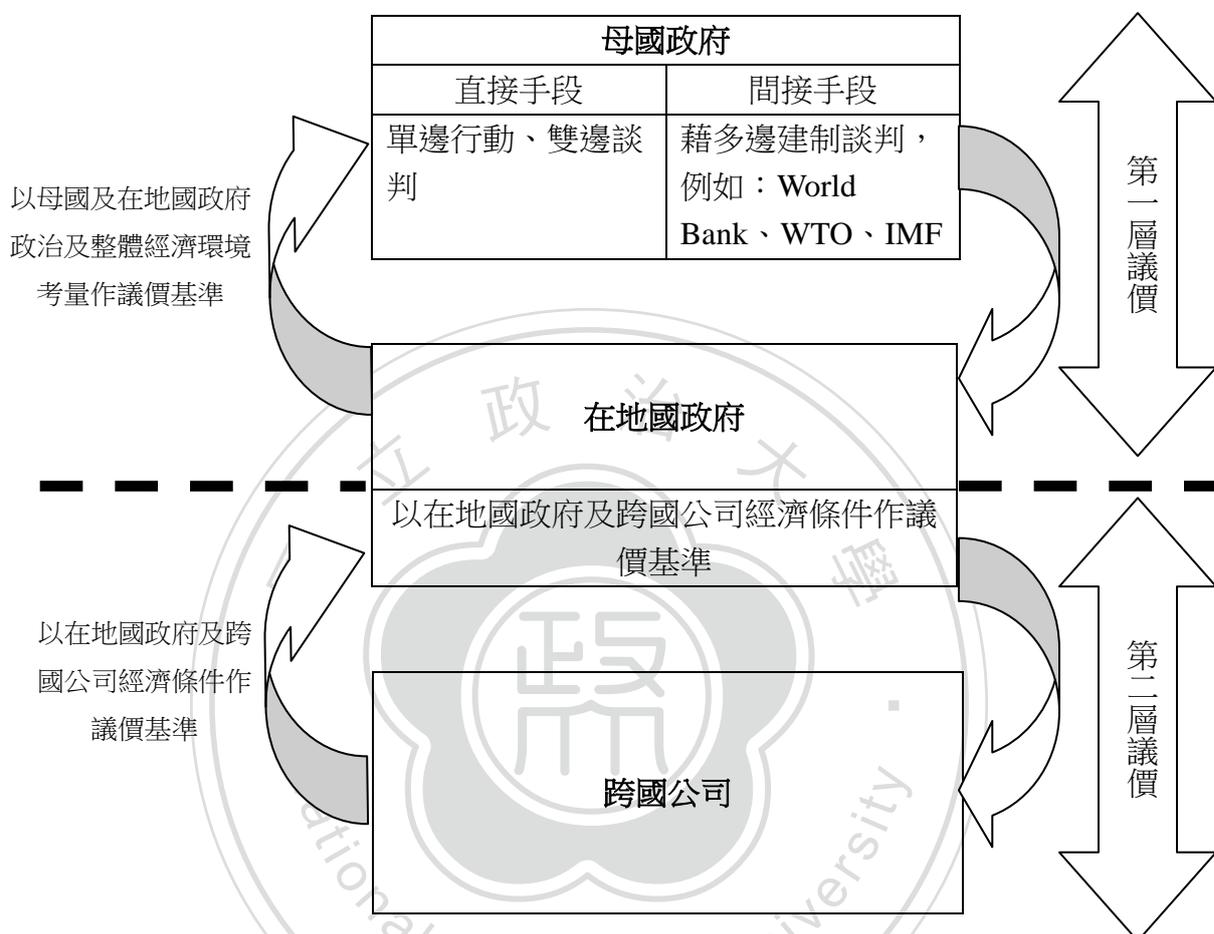
⁷² Ramamurti, Ravi, Op. cit., pp. 23-39.

⁷³ Bayard, Thomas O. and Kimberly Ann Elliott, *Reciprocity and Retaliation in U.S. Trade Policy* (Washington D.C.: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1994).

⁷⁴ Babai, Don., "The World Bank and the IMF: Rolling back the State or Backing its Role?" in Vernon, Raymond ed., *The Promise of Privatization* (New York: The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1988), pp. 254-285.

的政策與商業環境，或是以支持其申請 IMF 或 World Bank 結構調整貸款來作議價籌碼，經第一層議價談判後，在地國會適時調整與跨國公司的談判籌碼。

圖 2-3 OBM 兩層議價模型



資料來源：Ramamurti, Ravi, “The obsolescing 'bargaining model'? MNC-host developing country relations revisited,”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 Vol. 32, No. 1 (2001), p. 29.

三、議價結果評估

大致上來說，議價成功的標準需視雙方各自的議價目標來決定，這也是大部份學者最常用的質性分析方式，比較能視個案情況作切適的分析，但也有許多的學者試圖提出各種分類方式去論述議價成功與否，但目前仍沒有最合適的框架能去包涵所有的議價結果評估，以下為三種常見的議價結果評估分類：

(一) 分類評估

分類評估(categorical measures)的分析方式主要焦點放在議價結果中，Cracco 對此作了一個簡單的分類，包括：「政策上的繁文縟節」(red tape)、「自製率規定」(domestic content requirement)、「公司財產徵用」(expropriation)，但分析重點只有放在跨國公司資產被在地國政府徵用的情況上。⁷⁵而 Hawkins、Mintz 和 Provisiero 則用二分法的方式，⁷⁶以跨國子公司財產是否被在地國徵用為判斷標準，但缺乏跨國公司對在地國政府的影響分類，這是目前所仍待發展中的研究。

(二) 干涉經驗評估

干涉經驗評估(intervention experience measures)是針對分類評估的批判所延伸出來的。Poynter 批判 Cracco 只是將在地國政府的議價行為作分類，而非評估跨國公司所受到的影響。Poynter 和 Kim 將企業經理人視為談判過程中之重要變項，以企業經理人對談判交涉過程及結果作主觀評論，分出六種層次分類，依跨國公司受談判結果影響程度區分為「沒影響」(no change)到最極端的「因在地政府干涉而退出當地營運」(no longer operating in the host country due to actual or anticipated intervention)。此外，在此類研究方法常用來和在同一在地國設立分公司、受到同樣干涉程度的跨國公司作比較研究。

Poynter 指出，著重跨國公司被干涉經驗的研究方法有幾項優勢：⁷⁷

1. 能瞭解跨國公司內部結構與特徵和被干涉程度的關聯性。
2. 特別針對涉入當地國政治活動的跨國公司作政治危機評估。
3. 能反映當地政府預期政策效果和跨國公司實際承受程度之差距。建立合法性與可靠性測試讓 Poynter 支持此種研究方法能實際探究政府干涉所造成的變化(intervention-induced changes)。

除了上述的優點外，針對企業經理人的主觀評論，此類研究方法也有一些缺點，他們認為企業內部的決策所涉及的面向很廣泛，很難去論斷企業的反應是否確實由政策干涉所造成，或是政策影響因子的程度，而通常在大多數的情況下，經理人都偏向用個人觀點來作企業決策；經理人個人和政府干涉所造成企業最後的營運成果，難分孰輕孰重。⁷⁸

(三) 所有權評估

所有權評估(ownership level measure)主要的研究目的在於釐清跨國公司股東所有權比例和跨國公司與當地政府交涉結果的關聯性。此研究方法主張股東所有權的

⁷⁵ Cracco, E. F., "The nature and perception of political risk for the international corporation: An exploratory analysis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Brazil," Unpublished Ph. D. dissertation, Michigan State University (1972).

⁷⁶ Hawkins, R. G., Mintz, N., and Provisiero, M., "Government takeovers of U.S. foreign affiliates,"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 Vol. 7, No. 1 (1976), pp. 3-16.

⁷⁷ Poynter, T. A., Op. cit., pp. 17-18.

⁷⁸ Ibid.

劃分比例和當地政府的交涉結果有很大的關聯；在地國國籍的股東比例愈高，與在地國政府的交涉愈有可能成功，同時，也是雙方在作談判時會考慮的重要因子之一，但此種研究方法也有一些限制：⁷⁹

1. 此種分析方式假設公司皆偏好全部所有權制(full ownership)，但此一假設與許多市場進入模式(entry-mode)的實證研究相反，企業決定進入模式的考量因素有：(1)參與的交易類型與模式，(2)母國與在地國的文化差異，(3)策略利益(strategic benefits)，例如獲得技術或市場。因此，單由公司所有權來評估談判結果是有缺陷的，因為企業內部的所有權理想標準(desired level of ownership)和假設是有差距的。
2. 此種分析方式只適用於進入市場之初作的靜態分析，不適用於長期預測，因為跨國公司的議價籌碼會隨著在地國生產技術改進、跨國公司的投資程度而改變。⁸⁰
3. 股東所有權比例並不一定和跨國的公司控制權成正相關。Poynter 則主張跨國公司在談判過程中決定成敗的因子不只限於增加對子公司的所有權比例，掌握愈多對分公司營運關鍵的因素更為重要。⁸¹所以，若談判過程中，股東所有權比例並非關鍵影響因素時，此項評估方式的效力就顯得不足。⁸²

但議價結果的分析是多面向的，則需依雙方特定目標及案例情況作最適結果評估，澳洲學者 Vivoda 針對石油跨國公司案例將議價結果分為兩類—「合作」與「不合作」：⁸³

1. 合作

- (1) 合作指雙方存在可議價空間，進而達成議價共識。
- (2) 擁有較多議價籌碼的那一方將得到較有利的結果
- (3) 不合作議價目標之變動情形列入議價結果評估，如若「跨國公司的股權分配」是雙邊重要的議價目標，也應股權分配情況納入議價結果分析。
- (4) 議價結果將有利於談判過程中籌碼較多的那一方，同時議價結果有利於加強其潛在議價籌碼，並對較弱的那一方產生潛在(籌碼)限制。
- (5) 議價結果除了依雙方相對議價籌碼決定外，各自的「相對議價技巧」(relative negotiating skills)也會影響議價結果。

2. 不合作

- (1) 不合作指議價雙方在目標上沒有達成共識。

⁷⁹ Gomes-Casseres, B., Op. cit., pp. 2-24.

⁸⁰ Fagre, N., and Wells, L. T. Jr., Op. cit., pp. 10-11.

⁸¹ Poynter, T. A., Op. cit., pp. 17.

⁸² Killing, J. P., "How to make a global joint venture work," *Harvard Business Review*, Vol. 60, Issue 3 (1982), pp. 120-127.

⁸³ Vivoda, Vlado, "Bargaining Model for the International Oil Industry," *Business and Politics*, Vol. 13, Issue 4, Article 3 (2011), p. 23.

- (2) 雙方拒絕在議價過程中使用任何特定的議價籌碼。
- (3) 缺乏最佳替代方案(Best alternatives to negotiated agreement)，雙方無議價彈性或空間。
- (4) 在雙方重新對初始議價目標作偏好評估後，才有可能重啟談判。

第二節 Gazprom 與議價能力衰減模型

一、Gazprom 與母國政府關係

天然氣產業不論是在哪一個國家，都帶有經濟規模龐大、政治干涉、管線經濟所帶來的長價值鏈(value chain)特徵(特別是運輸管線跨越數個地理區域建置的情況下)。管線的運輸能力需同時考量到管線長度及輸送量，而隨著運輸能力的上升，其中所伴隨而來的驚人建造費用和與技術投入，讓天然氣經濟不可避免地成為極端的資本與技術集中的跨國性交易產業。一方面，跨國公司為了確保商業操作正常運行，跨國公司必須克服地域距離上的障礙，確保輸送管線的安全及吞吐量正常，否則將嚴重影響到公司的成本與獲利；另一方面，天然氣管線過境所帶來的巨大經濟影響力，使得天然氣跨國公司與管線過境國(同時為在地國)之間一直存在著牽扯不清的政、經糾紛，而讓天然氣經濟對投資人來說一直是帶有高政治風險的投資項目。⁸⁴

Gazprom 前身是蘇聯天然氣產業部(Ministry of Gas Industry of the Soviet Union，Министерство газовой промышленности СССР)，創立於 1965 年負責蘇聯內部天然氣生產與運輸，在 1989 年天然氣工業部改名為 Gazprom，並在 1992 年 11 月 5 日根據總統命令作組織重組，於 1993 年 2 月 17 日部長會議決議通過正式生效，於是 Gazprom 成為了承接俄羅斯國家天然氣資產、所有運作人員及其不透明運作機制的唯一合法壟斷企業。⁸⁵

在 2000-2008 年 Vladimir Putin(Владимир Путин)第一、第二任總統就任期間，Gazprom 在商業和國家利益之間作極化的擺盪。⁸⁶1998-1999 年間，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經濟都有著典型的私有化特徵，國家的經濟權力由俄羅斯寡頭所操弄，然而在 2003-2004 年有了明顯的變化，中央政府開始將經濟權力從寡頭手中抽回置於國家的直接掌控之中。Gazprom 於 2007 年的收益佔了約俄羅斯 7% GDP(超過 930 億美元)、12% 俄國總工業產值、16% 俄國總出口額、43% 俄國國內能源消耗來源、貢獻國內統一電力發電來源 40%。以上所提供的數據或者可以讓我們這麼說：俄國的經

⁸⁴ Stevens, Paul, "Pipelines or Pipe Dreams? Lessons from the History of Arab Transit Pipelines," *Middle East Journal*, Vol. 32, No. 2 (2000), pp. 224-241.

⁸⁵ Rosner, Kevin, *Gazprom and the Russian State* (London: GMB Publishing, 2006), pp. 12-13.

⁸⁶ Mateo, Diana Manuel'evna, *Global Governance as Business Strategy: The Case of Gazprom* (Hamburg: Diplomica Verlag GmbH, 2010), pp. 55-60.

濟穩定與未來仰賴 Gazprom 良好的企業運作。⁸⁷

Gazprom 除了對俄國扮演如此舉足輕重的地位外，對世界能源市場也同樣扮演著很重要的角色，他提供了世界 8.3% 石油與天然氣、歐盟國家所需天然氣 50%。

沒有其他的俄國企業能像 Gazprom 一般有如此的政經影響力，前俄國經濟部長 Yevgeny Yasin (Евгений Ясин) 曾形容 Gazprom 是「俄國政府的錢袋」(кошельком правительства)，道出了沒有一家企業能比擬 Gazprom 的財力並在作克里姆林宮的支配之下負責執行國家重要任務。⁸⁸

在 1990 年代克里姆林宮利用 Gazprom 去解決了許多政府問題，例如在 1997 年政府需負擔承諾的退休津貼，時任總統的 Yeltsin (Борис Ельцин) 指示 Gazprom 總裁 Victor Chernomyrdin (Виктор Черномырдин) 及時償付此項 20 億美元的逾期公債，而在 Putin 治下，Gazprom 有了其他用途，或者說成了 Putin 執行個人政治意志的主要工具。在 2000 年 6 月 Putin 就任總統一個月後，Putin 馬上更換 Gazprom 總裁 Chernomyrdin，改由與自己較親近的 Dmitry Medvedev (Дмитрий Медведев) 接任 (2008-2012 年為俄羅斯總統)，2001 年 5 月 30 日由 Alexey Miller (Алексей Миллер) 替換 1992 年以來一直擔任 Gazprom 執行長的 Rem Viakhirev (Рем Вяхирев)，Putin 更在同天發表這樣的談話，並由此可見 Putin 對 Gazprom 的重視程度：Gazprom 不僅僅是一家公司行號，因俄國的整體經濟大部份仰賴於他的天然氣產業。⁸⁹

Gazprom 是第一家 Putin 用總統命令去更換企業內部經理人並進一步去掌握以執行個人政治意志的企業，使得短時間內 Gazprom 的管理階層都由 Putin 在 1990 年代擔任聖彼得堡副市長時期之幕僚或親近所掌控，直至今日 Gazprom 內 18 位董事成員有 11 位都是彼得堡幫 (питерский клан) 成員——這算是全球性能源公司中非典型的經營方式，因為通常在大型能源企業中管理層主要由具備專業背景的經理人擔任，即便是小型的地方官僚也不容易獲任能源公司管理職務，然而 Putin 則是安插自己的人馬進入 Gazprom 任管理職。⁹⁰

此外，在許多 Gazprom 的相關事務上，Putin 也著墨甚多，不管是國內或是國際有關 Gazprom 的議題上，在 2002 至 2003 年期間時任總理的 Mihail Kasyanov (Михаил Касьянов) 內閣提出許多天然氣產業相關改革法案，包括開放市場競爭，都被克里姆林宮斥回。儘管不論公私部門或民間皆有要求提高 Gazprom 稅金的聲浪，Putin 則以在 2010 年前不考慮調高 Gazprom 稅額作為回應。另一點是，過往一直有調高俄國國內天然氣價格的聲音，但直到 Putin 任期才開始有計劃地實施 2011 年起

⁸⁷ Немцов, Б. и Милов, В., Op. cit.

⁸⁸ Ibid.

⁸⁹ “Вступительное слово на встрече с председателем правления компании «Газпром» Алексеем Миллером, бывшим председателем правления компании «Газпром» Ремом Вяхиревым, Председателем Правительства Михаилом Касьяновым и заместителем Руководителя Администрации Президента Дмитрием Медведевым”, *Президента России*, http://archive.kremlin.ru/eng/speeches/2001/05/30/0000_type82913_141432.shtml (11 April 2012).

⁹⁰ Ibid.

調高國內價格與國外市價格相同。⁹¹

二、Gazprom 天然氣供需

自 2000 年 Putin 掌權至今就未間斷對 Gazprom 及天然氣產業的干涉，然作為一跨國性的能源公司，Gazprom 卻無法達到公司成立之初首要達到之營運目標，也就是穩固俄羅斯國內消費市場所需之天然氣供應，以換取相對的國內市場的壟斷與所有政府特許經營特權，Gazprom 的天然氣產量自 1999 年以來一直不見明顯的起色，2007 年甚至掉到 1999 年的水準(請見表 2-1 及圖 2-4)，另外 Gazprom 現有天然氣田已面臨枯竭的現象，開採量預測不久的將來將從目前停滯的現象變為下滑的情況，而從俄羅斯國內消費供應情況來看，在 2008 年俄羅斯國內天然氣供應為 2,920 億立方米，比 2001 年減少了 2%，反觀俄羅斯國內消耗量在同一時期成長了 24%，開採供應量遠遠趕不上俄羅斯內需成長率，從內需與供應的落差從 2001 年的 720 億立方米到 2008 年增為 1,680 億立方米(請見表 2-2)，而這樣的供需落差通常由俄羅斯國內其他天然氣生產者補足，而更大一部份是透過購買來自中亞國家的天然氣解決。另外值得一提的是，由於氣候暖化因素，冬季暖氣需求量降低，稍解 Gazprom 天然氣供應不足的難題，2007 年的產量也隨之調整稍減，而因為 2008 年金融海嘯帶動整體經濟衰退的情況下，致使 2009 年的開採量銳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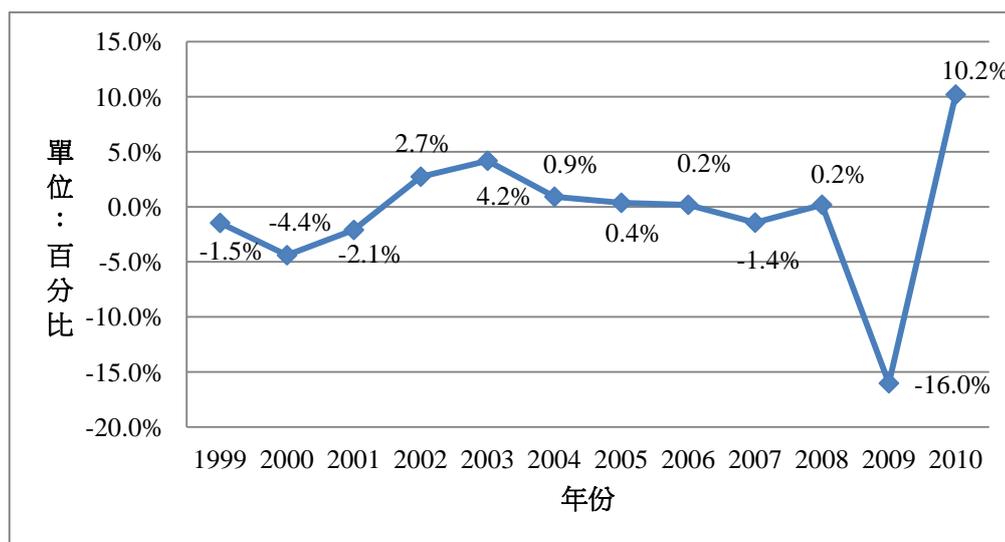
表 2-1 1999-2010 年 Gazprom 天然氣開採量
(單位：10 億立方米)

年份	1999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開採量	546	523	512	526	548	553	555	556	548	549	461	508

資料來源： “Gazprom Data Book,” *Gazprom*,
<http://www.gazprom.com/investors/reports/2011/> (16 July 2012).

⁹¹ Ibid.

圖 2-4 1999-2010 年 Gazprom 天然氣產量成長率



資料來源：Gazprom, <http://www.gazprom.com> (16 July 2012).

表 2-2 2001-2008 年 Gazprom 俄羅斯國內天然氣市場供應與需求量
(單位：10 億立方米)

年份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供應量	301	298	309	306	307	316	307	292
需求量	373	389	427	436	444	458	467	461
需求落差	72	91	118	130	137	142	160	16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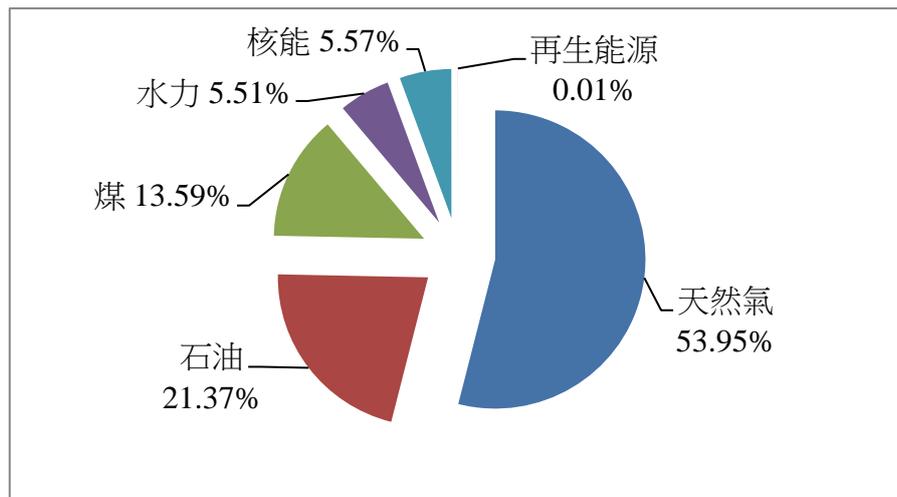
資料來源：“Gazprom Data Book,” Gazprom, <http://www.gazprom.com/investors/reports/2011/> (16 July 2012).

而俄羅斯除了是世界最大的天然氣出產國外，也是世界上第二大的天然氣消耗國(僅次於美國)，⁹²在 2010 的能源消耗種類中又以天然氣為最大宗，佔約 54%(請見圖 2-5)，而其中俄羅斯天然氣消耗遇到的最主要問題是能源利用上的浪費，俄國的能源使用密度是 OECD 國家及日本的 3 倍，⁹³對比到 GDP 指數俄羅斯的能源消耗量比例過大。

⁹² “BP Statistical Review of World Energy June 2011,” BP, <http://www.bp.com/statisticalreview> (13 April 2012).

⁹³ “Development of Energy Efficiency Indicators in Russia,” International Energy Agency, http://www.iea.org/papers/2011/Russia_En_Eff_Ind.pdf (13 April 2012).

圖 2-5 2010 年俄羅斯能源消耗種類比例



資料來源：BP, <http://www.bp.com/> (17 July 201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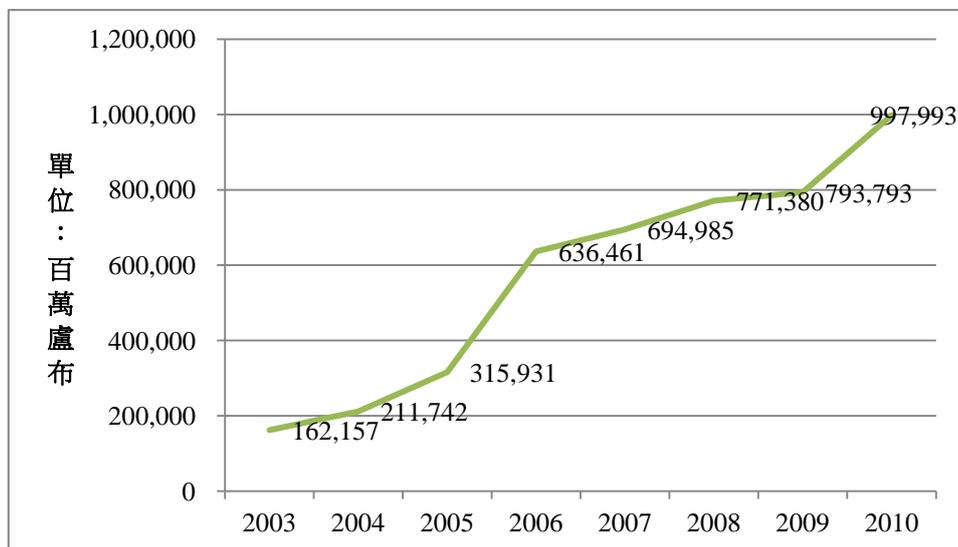
伴隨俄羅斯的天然氣供應停滯困境的還有對天然氣開採投資上的不足，雖然 Gazprom 承諾以現今開採量水平保證 80 年內天然氣供應充足，但有許多的天然氣田仍未作有效利用，大部份的俄羅斯天然氣田位在新開發區域，然缺乏所需開採設施而無法開採。舉例來說，在開採亞馬爾(Yamal, Ямал)天然氣田之前，必須先在和舊開採區之間建立鐵路及所需輸送管線，另外需考量海底管線的建造難度，使得 Yamal 天然氣田的開採難度上升。雖然 Gazprom 取得了許多天然氣田的開採權至 1990 年末，但沒有任何的經費及預算作相關的投資，在 2000 年時任 Gazprom 執行長的 Rem Viakhirev(Рем Вяхи́рев)要求延長開採權但遭到駁回，直接 Miller 接任執行長一職後，政府即無條件允許延展 Gazprom 開採權 8 至 10 年，時至今日各氣田開採權屆滿也是持續被政府延展中。⁹⁴

另一個天然氣產出問題原因之一為原有開採氣田產量降低，如 1980 年代開始開採的 Urengoi (Уренгой)和 Yamburg(Ямбург)，這使得 Gazprom 同時也是俄羅斯國內所憂慮的天然氣短缺困境。Yuzhno-Russkoe(Южно-Русское)是近來發現擁有高儲量的天然氣田，當地已有相關開採作業相關硬體設施，自 2007 年開始進行開採作業，然仍有其他高儲量的天然氣田一直持續地被發掘出來，但需要投入大量的資本進行硬體建設以進行開採作業，Gazprom 預估 Bobanenkovo-Ukhta(Бованенково-Ухта)管線將花費 800 至 900 億美金左右，而 Yamal 氣田開發計劃預計花費 2,000 億美金，此一經費比俄羅斯穩定基金(Стабилизационный фонд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還高。然最主要的問題來自於 Gazprom 未將資金投注於公司最主要的生產項目，也就是天然氣開採；近幾年來 Gazprom 靠著出口量提升與國內價格調漲獲利(請見圖 2-6 及圖 2-7)，但未對設備更新或相關投資上作積極調整，2001-2007 的開採投資僅 270 億美金，對同時期 446 億美金投注在企業併購，其中超過 300 億美金都未用在天然氣產業相關資產的收購上，例如收購石油公司 Sibneft(Сибнефть)、Tomskneft(Томскнефть)，

⁹⁴ Немцов, Б. и Милов, В., Op. cit.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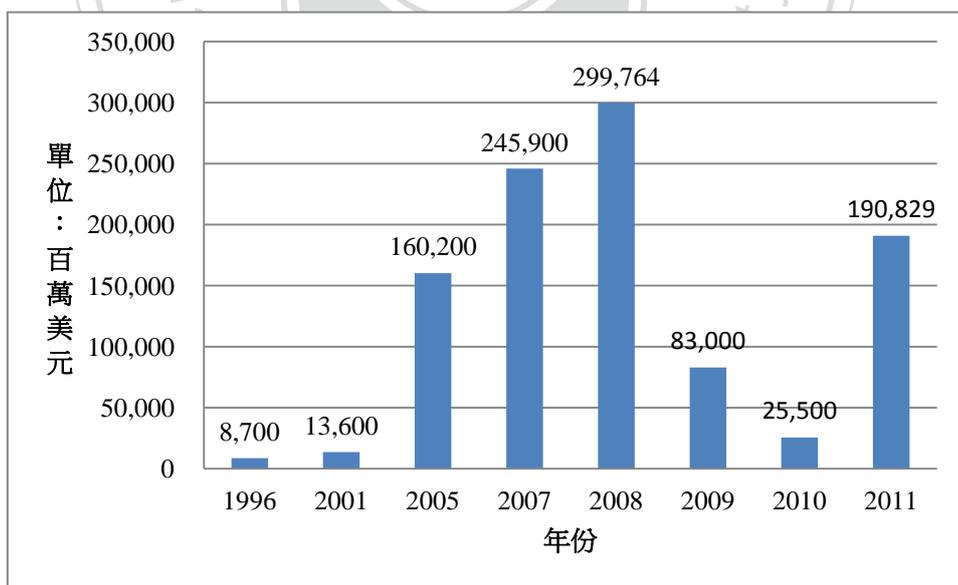
電力公司如：俄國統一能源系統公司(UES of Russia，ЕЭС России)，其他能源公司如：Mosenergo(Мосэнерго)、RosUkrEnergo(РосУкрЭнего)···等，若這些收購資金能儘早作天然氣開採投資，俄羅斯不會那麼快面臨天然氣危機。⁹⁵

圖 2-6 2003-2010 年 Gazprom 稅後淨利統計



資料來源：“Gazprom Data Book,” *Gazprom*,
<http://www.gazprom.com/investors/reports/2011/> (16 July 2012).

圖 2-7 1996-2011 年 Gazprom 市值統計



資料來源：“FT Global 500,” *Financial Times*,
<http://www.ft.com/intl/cms/s/2/1516dd24-9d3a-11e0-997d-00144feabdc0.html#axzz1rhZ8F4ct> (11 April 2012).

⁹⁵ Ibid.

此外，Yamal 氣田開採計劃還未啟動前，Gazprom 已積極開發中亞天然氣資源，在 2002 年中亞天然氣生產僅佔 Gazprom 總產量 4% 左右，到 2008 年增為 8%，對未來可能面臨的國內天然氣開採不足，Gazprom 向中亞國家收購天然氣價格正逐年升高。

96

三、Gazprom 議價目標與籌碼

在面臨未來天然氣產量不足及增加收入的情況下，Gazprom 獲得克里姆林宮支持，近來在境外與不同產業供應鍊對象，有不同的在地國政府議價目標，包括開拓市場、資源開採、收購策略性資產，歸納如下：

表 2-3 Gazprom 議價對象及目標

對象	目標
天然氣生產國—中亞國家	壟斷中亞天然氣出口
天然氣過境國兼消費國—烏克蘭、白俄羅斯、摩爾多瓦	獲取過境國天然氣管線、壟斷其國內市場
天然氣主要消費國—西歐國家	壟斷歐盟天然氣消費市場

資料來源：筆者自行整理

Gazprom 對中亞天然氣生產國，包括：土庫曼、烏茲別克、哈薩克，主要目標是壟斷中亞對其他國家的天然氣出口，讓天然氣消費國沒有其他可替代方案下，只能選擇繼續進口 Gazprom 天然氣；另外，這些國家由於政治、商業及財務限制問題，無法尋其他國外廠廠合作、建造新興繞境 CIS 境內管線以擺脫 Gazprom 的交易壟斷情形，所以就預見的未來來看，Gazprom 還是持續讓中亞天然氣生產大國的交易限制在 CIS 境內買賣，而 Gazprom 是這些國家最大的 CIS 跨國購買企業。⁹⁷

主要的天然氣過境國兼消費國有烏克蘭、白俄羅斯、摩爾多瓦，其中又以烏、白對 Gazprom 最為重要，兩國所佔 CIS 國家天然氣交易總量 2/3(請見表 1-1)，又幾乎囊括了所有 Gazprom 對歐盟國家過境輸氣量，不管是對 Gazprom 或是俄羅斯政府來說，對烏、白兩國有重度的天然氣過境依賴，但同時，烏、白兩國也重度依賴 Gazprom 天然氣供應及輸送中亞天然氣，如何管理與維持烏、白兩國天然氣交易關係，成為 Gazprom 最具挑戰性的跨國治理問題，每年對過境國的天然氣購買與過境

⁹⁶ Ibid.

⁹⁷ Stern Jonathan P., *The Future of Russian Gas and Gazprom*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pp. 72-82.

量升高為彼此間國家元首的政治議題。⁹⁸

Gazprom 是歐盟重要的天然氣供應商，約佔歐洲市場供應量 1/3(請見表 2-4)，在 2009 年更佔了 Gazprom 收入來源 56%，⁹⁹到了 2006 年以後，歐洲天然氣售價飆升，加深了出口量與價格收益比的差距(請見表 2-5)，讓 Gazprom 成為俄羅斯出口中最大的外匯收入企業。雖然近來 Gazprom 及俄羅斯政府皆有意朝多樣化市場出口的方向努力，如：增加亞洲天然氣市場及 LNG 對美洲出口，但在可預見的未來中，歐洲仍會是 Gazprom 主要的出口市場，決定俄羅斯政府及 Gazprom 的獲利幅度。¹⁰⁰

表 2-4 2003-2010 年歐洲天然氣市場需求量及 Gazprom 供應量對照表
(單位：10 億立方米)

年份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Gazprom 供應量	140.6	153.2	156.1	161.5	168.5	167.6	148.3	148.1
歐洲市場 需求量	471.4	485	495.5	488.9	480.9	490.1	-	-
Gazprom 供應比例	29.8%	31.6%	31.5%	33.0%	35.0%	34.2%	-	-

資料來源：“Gazprom Data Book,” *Gazprom*, <http://www.gazprom.com/investors/reports/2011/> (16 July 2012).，“-”表示資料缺乏。

表 2-5 2003-2010 年 Gazprom 對各消費市場平均售價
(單位：美元/千立方米)

年份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俄羅斯	22.7	28	34.4	38.3	44.1	55.6	62.3	77.8
波海及 CIS 國家	43.6	46.7	60.7	88.6	110.9	159.2	202.1	231.8
歐洲	131.6	137.7	192.4	261.9	269.4	407.4	296.7	301.8

資料來源：“Gazprom Data Book,” *Gazprom*, <http://www.gazprom.com/investors/reports/2011/> (16 July 2012).

跨國公司的籌碼必須依產業及在地國、母國內部特定因素作為選用標準，¹⁰¹在

⁹⁸ Ibid, p. 86.

⁹⁹ “Marketing-Europe,” *Gazprom*, <http://www.gazprom.com/about/marketing/europe/> (13 July 2012).

¹⁰⁰ Stern Jonathan P., Op. cit., pp. 166-167.

¹⁰¹ Moon, Chul W. and Lado, Augustine A., “MNC-Host Government Bargaining Power Relationship: A Critique and Extension Within the Resource-Based View,” *Journal of Management*, Vol.26, No.1 (2000),

OBM 模型中依不同案例之特殊性選擇最具關鍵因素之籌碼，以利評估議價結果，筆者認為依本篇案例分析，Gazprom 議價籌碼應為：1、Gazprom 與母國關係，2、Gazprom 於在地國市場之競爭程度，3、世界天然氣資源佔有度，4、除在地國外之天然氣管線選項。

而 Vernon 於 1970 年代針對美國跨國能源企業進行的初始 OBM 分析認為，母國對能源公司與在地國議價過程介入程度大小，都對議價結果沒有影響，但根據 Vivoda 的觀點，能源產業獲得母國的助力愈多，愈容易在與在地國議價結果中達到預期中的目標。¹⁰²Gazprom 不論是在世界產量或是在在地國天然氣出口上，於可預見的未來中，皆處於壟斷位置，競爭優勢無庸置疑；而其他第 2、4 項籌碼需留待以下第三、第四章分析。

第三節 小結

從 Putin 自 2000 年任俄羅斯總統以來，可以明顯地發現 Gazprom 與克里姆林宮之間不論是政治或是經濟領域上高度緊密結合的行動，即便 Gazprom 為國營企業本質而論，如國家行政機關運作，但 Miller 及其他彼得堡幫成員入主 Gazprom 決策層以來，更是達到政府意志與商業利益相融的政、商運作模式，讓政府與企業形成既互生又互利的局面。除了在俄羅斯國內的政、商合作外，還將觸角延伸至國外商業及外交政策結合上，「Gazprom 利益等同俄羅斯國家安全與國家利益」幾乎是 2000 年以來 Gazprom 與俄羅斯政府在境外事務合作上得以如此無間的原因與展現。

依據過去學者對能源企業與在地國政府關係的研究中，可以發現依據個案的不同，而需修改議價模型以符合研究目的所需探討之命題。從 Gazprom 作為跨國國營天然氣公司的角色，和以往 1960 年代 Vernon 起始的大量研究的美跨國公司類型有所不同，而 Vernon 所提出的 OBM 模型也經許多實證研究證明而有了許多修正，帶入了更多豐富的關鍵變數研究，像 Vivoda 針對國營能源企業對在地國同時也是過境國的影響所作出的 OBM 研究，Ramamurti 把跨國公司母國政府、國際組織的角色列入 OBM 研究中，讓跨國公司對在地國議價與關係研究上更符合個案實證上的需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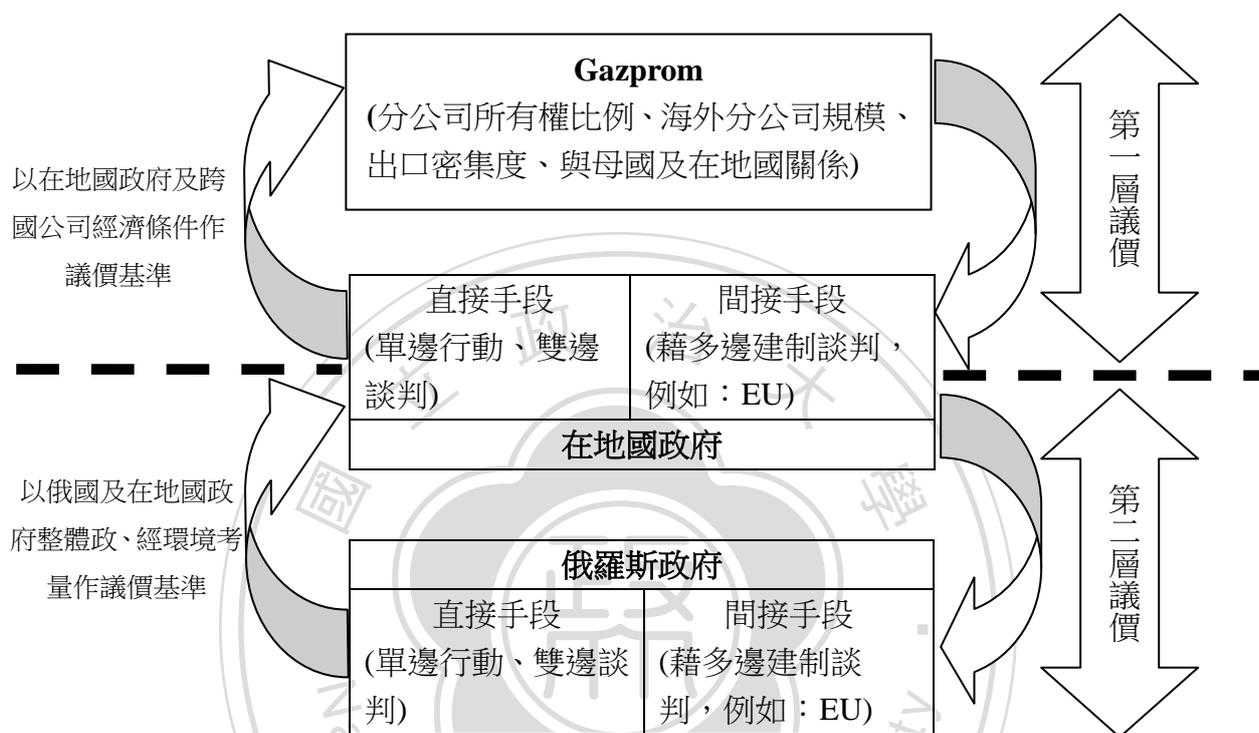
綜合以上學者分析經驗，本研究將在個案中採 OBM 兩層議價模型分析，本篇將 Gazprom 視為主要研究主體，Gazprom 與在地國政府之互動為分析重點，重要性大於母國與在地國政府間議價關係，故將 Ramamurti 兩層議價模型作修改，本文將第一層改為「在地國政府與 Gazprom 關係」—探討在地國天然氣產業經濟、Gazprom 對在地國籌碼為重點，再推導到第二層—俄羅斯政府、在地國政府、及其他相關國際行為者(如：歐盟、IMF)籌碼應用及相交涉互情形。另外，除保留 Ramamurti 主張母國政府之干涉行為分為「直接」與「間接」外，為符合本文個案實際觀察情況，

pp. 85-117.

¹⁰² Vivoda, Vlado, Op. cit., pp. 50-54.

在地國政府交涉行為也可分為「直接」與「間接」手段，例如：烏克蘭於 2006 年拉入歐洲天然氣消費國加入談判、以試圖扭轉原與俄羅斯進行雙邊談判之劣勢。最後，觀察各層次行為者交互影響情形，再評估整體 Gazprom 對在地國的影響(請見圖 2-8)。

圖 2-8 Gazprom 與在地國議價分析架構



資料來源：筆者自行整理

(一) 第一層：在地國政府與 Gazprom 的關係

不論是烏克蘭或是白俄羅斯政府，導火線皆是由 Gazprom 單方面提高天然氣價格或是天然氣債務清償問題開始，俄羅斯政府之後視情況作介入行為，產生第二層議價結構。在第一層議價階段，Gazprom 與在地國籌碼是首要評估的重點：

1. Gazprom 籌碼

Gazprom 與母國關係、Gazprom 於在地國市場之競爭程度、Gazprom 對在地國帶來之獲利前景、世界天然氣資源佔有度、除在地國外之天然氣管線選項及其他可能之變動因素。

2. 在地國籌碼

在地國天然氣運輸量、在地國的經濟發展程度、在地國的天然氣產業集中度、國際天然氣價格、能源替代種類及其他可能應用議價資源。

(二) 第二層：在地國政府與俄羅斯政府關係

在第二層分析架構中主要以探討在地國與俄羅斯政府之間的宏觀的政治、經濟面關係，對 Gazprom 增加或減弱對在地國的議價能力的影響。當在地國與俄羅斯政府關係愈好或愈差，會促使 Gazprom 對在地國政府的談判能力愈高或愈低，進而為在地國帶來正面或負面影響力。



第三章 個案研究：烏克蘭

沒有其他國家對俄羅斯的能源經濟依賴能表現得比烏克蘭還顯著，特別是天然氣、石油或是其他種類的能源上，擁有自然資源、能源運輸地位的烏克蘭，在很大的程度上來說足以使烏克蘭成為完全獨立的國家，但一旦能源供應受制於俄羅斯，烏克蘭就必須處於能源依賴的不利位置。烏克蘭的能源政策並非憑空出現，而是受蘇聯解體以來之國家整體經濟情勢所影響，在解體多年後，烏克蘭的源依然高度依賴俄羅斯，而兩者間的能源關係如同彼此間政經關係上的反映。

烏克蘭在黑海及亞速海區域擁有豐富的石油及天然氣儲量，在蘇聯時期因西伯利亞及中亞天然氣開採較易，使得大部份的油氣田處於未開發狀態。而目前烏克蘭約有 69% 的石油依賴俄羅斯進口，而天然氣有 1/3 來自俄羅斯，僅有 17% 是自給，而更令人擔憂的是，烏克蘭本身的石油及天然氣產量在過去幾年來不斷下滑，只達 1975 年產量的 1/3。此外，烏克蘭在經濟結構上，多為能源集中型產業，使得烏克蘭對俄羅斯的能源依賴影響到國家安全與經濟穩定情況，專家預測指出，烏克蘭需每年需花費 150 億美元進口能源，這使得烏克蘭成為世界上最大的天然氣進口國。¹⁰³

而除了能源不平衡的依賴關係外，烏、俄之間還有經貿互賴因自蘇聯時期所建立起的軍工複合體架構依然存續至今日，然這樣的問題一直被處於天然氣供應鏈終端的歐洲國家抱持旁觀的態度、忽視其潛在的影響力，而到了 2004 年烏克蘭橘色革命(Orange revolution)成功、2005 年親西方的 Viktor Yushchenko(Виктор Ющенко)總統上台後，俄、烏政府關係愈形緊張，連帶影響克里姆林宮與 Gazprom 對烏克蘭的天然氣商業決策，導致兩次大規模的俄、烏天然氣糾紛的發生。

第一次糾紛始於 2005 年中 Gazprom 與烏克蘭一連串天然氣問題談判之未果，加上烏克蘭政府與西方互動頻繁，觸動到俄羅斯政府對「西方勢力東擴」的敏感神經，由跨國的商業糾紛到 2005 年末演變為西方媒體所形容的「天然氣大戰」。在 2005 年底，Gazprom 先對烏克蘭提出掌控其境內管線及調高天然氣價格的要求，理由為「整合天然氣供應鏈完整」及「合理的天然氣市場價格」，但屢次遭烏克蘭政府及國營企業 Naftogaz(Нафтогаз)的拒絕，最後克里姆林宮主人 Vladimir Putin(Владимир Путин)及府方強力介入談判過程，Gazprom 在政府的支持下也對烏克蘭進行強硬的斷氣制裁，最後談判結果是雙方各退一步，但條約無涉及任何政治交換條件，俄羅斯政府在談判過程中也無提出任何政治或外交要求，但因為過程中俄羅斯政府與 Gazprom 一致立場與強硬的表現，讓媒體評論及西方各國認為這是俄羅斯「能源武器—Gazprom」的應用，「懲罰」烏克蘭近來的「外交轉向」行為。到了 2009 年，再次發生 Gazprom 與烏克蘭的天然氣糾紛時，西方媒體開始了有與前次不一樣的評論聲音，認為雙方各有其責究，不再一面倒地批評俄羅斯政府與 Gazprom 的制裁方式。而很有趣的是，到了 2010 年親俄的 Viktor Yanukovich(Виктор Янукович)當選

¹⁰³ "Ukraine Country Profile," *EBRD*, <http://www.ebrd.com/downloads/legal/irc/countries/ukraine.pdf> (25 June 2012).

烏克蘭總統後，開始出現了俄、烏能源關係轉好的跡象，例如俄、烏簽訂一系列能源合作協議，以及俄羅斯政府代表 Gazprom 提供烏克蘭天然氣折扣，雖如預期不再出現「斷氣事件」，但烏克蘭在對 Gazprom 或是對俄羅斯政府的天然氣議題談判卻越趨弱勢，Yanukovych 政府多次提出修改天然氣合約條款要求，但都得不到俄方積極回應，即便在 2011 年發生烏克蘭前總理 Yulia Tymoshenko(Юлия Тимошенко)被補，爆出一連串俄、烏天然氣合約內容違法指控，烏克蘭政府趁國內民意高漲的態勢下主張 Tymoshenko 於 2007 年與俄方訂立天然氣合約無效、要求重新訂約，仍不得俄羅斯回應以及國際社會的支持。雖 2010 年後俄、烏雙方天然氣問題與 2006 及 2009 年的情況相比雖看似和平，但實際上 Gazprom、烏克蘭政府間的「議價目標歧異」及「天然氣衝突再起」的可能性依然存在，只是未來「挑起衝突」的導火線頭可能握在烏克蘭政府的手上。

而令人好奇的是，自 2005 至 2010 年間雙方關係由「衝突」轉為「和平」的過程，是否如美國學者 Vernon 主張 OBM 理論中跨國公司對在地國議價籌碼的減弱，對在地國影響力的減少？其中轉變的程過中涉及許多複雜的政、經因素讓以及產出結果，都值得讓人反覆檢証。本章分析將從烏克蘭產業發展背景、俄烏天然氣關係與問題作回顧，再回到近年來 Gazprom 與烏克蘭天然氣議價談判中對烏克蘭的影響，並篩選最顯著之 2006 及 2009 年俄、烏天然氣糾紛作為 OBM 分析案例。

第一節 俄烏天然氣關係背景

一、烏克蘭天然氣市場發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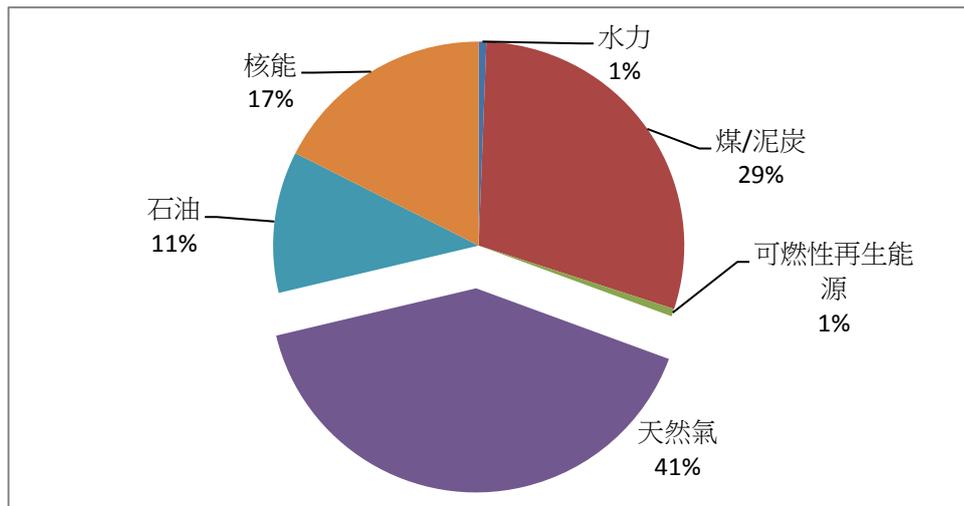
烏克蘭約有 4,638 萬人，2007 年能源消耗量約 137.34 百萬噸油當量(million tonnes of oil equivalent, Mtoe)，能源總進口量約 59.61 Mtoe，能源消耗種類由天然氣佔最大宗為 40.6%(請見圖 3-1)。此外，能源部門十分依賴天然氣進口，每年國內天然氣需求量約為 680-780 億立方米，烏克蘭每年可生產 180-200 億立方米天然氣，主要天然氣進口國為中亞及俄羅斯。¹⁰⁴

烏克蘭燃料及能源部(Ministry of Fuel and Energy, MFE)掌管國內主要能源產業事務，而相關法規由烏克蘭國家電力監管委員會(Ukrainian National Electricity Regulator Commission, NERC)所制定。NERC 於 1994 年 12 月 8 日依總統命令 738/94 號成立，在 2004 年憲法改革後，NERC 成為獨立中央行政機關，從行政部會架構分離出來，但聽命於政府，雖名稱為電力掌管機構，但實際上 NERC 還負責除電力之外的石油、區域熱力供應部門法規。¹⁰⁵

¹⁰⁴ Ibid.

¹⁰⁵ Ibid.

圖 3-1 2007 年烏克蘭能源消耗種類



資料來源：“Ukraine Country Profile,” *EBRD*,
<http://www.ebrd.com/downloads/legal/irc/countries/ukraine.pdf> (25 June 2012).

NERC 由 1 名主席(chairman)、4 名執委(members of the Board)還有 412 名行政人員組成，屬公家單位。主委及執委由總理提名、政府任命及解散，依法任期為 6 年，最多可連任一次。NERC 制定稅率方法、審查稅率層級，而使用的稅率計算標準則必須由 MFE 同意。¹⁰⁶

烏克蘭的天然氣部門由國營企業 Naftogaz 垂直整合下所掌握(1998 年由烏克蘭總統 Leonid Kuchma(Леонид Кучма)成立)，屬 MFE 所管轄。Naftogaz 透過旗下子公司控制國內所有天然氣產業鏈：生產、儲存、傳輸、過境、分配及供應。此外，根據 Gazprom 與 Naftogaz 所簽訂《2009-2019 年俄烏天然氣供應與過境合約》，¹⁰⁷Naftogaz 也是烏克蘭國內獨家供應所有自俄羅斯及中亞進口天然氣的企業(佔所有天然氣供應 75%)。烏克蘭擁有全歐第二大的地下天然氣儲存設備(第一為俄羅斯)，大部份位在境內西部，而 Gazprom 子公司 Gazprom-Sbyt(Газпром Сбыт)是烏克蘭境內大型工業用戶的主要天然氣供應商。¹⁰⁸

烏克蘭天然氣管線系統屬世界最大的天然氣管線系統之一：它擁有每年 2,800 億立方米輸入容量、1,750 億立方米輸出容量，全境管線長約 37,000 公里，為主要的俄羅斯往歐洲天然氣輸送管線。管線屬烏克蘭國家所有，由 Naftogaz 子公司 Ukrtransgaz(Укртрансгаз)負責維運。根據國內立法執照，Ukrtransgaz 不得進行天然氣分配或供應。另一個小型的 Naftogaz 子公司 Chernomorneftegaz(Черноморнефтегаз)，則管理克里米亞(Crimea, Крым)區域天然

¹⁰⁶ Ibid.

¹⁰⁷ Еременко, Алла, “Новый год под «Газпромом» отменяется?” *Зеркало недели. Украина*,
http://zn.ua/POLITICS/novyy_god_pod_gazpromom_otmenyaetsya-55158.html (10 June 2012).

¹⁰⁸ “Ukraine Country Profile,” *EBRD*, <http://www.ebrd.com/downloads/legal/irc/countries/ukraine.pdf> (25 June 2012).

氣管線。烏克蘭所擁有的 12 個天然氣地方儲存設備由 Ukrtransgaz 和 Chernomorneftegaz 負責營運。¹⁰⁹

烏克蘭天然氣管線需要大規模投資以維持管線運作符合現代化的需要，也這成為 Gazprom 發展管線多樣化、建立過境其他管線的原因之一。根據 2009 年歐盟-烏克蘭聯合宣言(EU-Ukraine Joint Declaration)，烏克蘭必須保證 Ukrtransgaz 作為一合法獨立主體之自主性，遵守歐盟委員會第 2003/55/EC 號規定，¹¹⁰使得 Gazprom 未來難以取得烏克蘭管線之主導權。

天然氣分配系統是國家資產，但由地方性天然氣配氣公司 GasCos 所營運，其也依法定稅率提供天然氣給零售消費者。GasCos 是合資公司，不管是配氣或是零售供應都取得執照活動許可，屬獨立運作企業，但 Naftogaz 仍屬 GasCos 最大股東。

在烏克蘭，只有大型及中型工業用戶可選擇 Naftogaz 或 Gazprom-Sbyt 作為他們的供應商。而天然氣零售部門，像家庭用戶、地方供熱、公共機構及小型工業用戶，則只能選擇地方性天然氣公司，而直至今日，仍無任何合法框架讓第三方進入地方天然氣供應市場。然而，天然氣部門改革，包括市場開放及其他符合歐盟委員會第 2003/55/EC 號規定之要件，仍在政府草案階段，但有關銷售、運輸、供應三方面的改革要點大致如下：¹¹¹

- (1) 一些大型工業用戶可擁有自己的天然氣管線，直接連通到 Ukrtransgaz 高壓傳輸系統，且只需付管線運輸費。天然氣則另外向交易商 Naftogaz 和 Gazprom-Sbyt 進行購買。
- (2) 其他中型及大型工業用戶經由低壓管線接收天然氣，管線可自行擁有或向地方天然氣公司租賃，再支付天然氣稅作為高壓管線及分配管線使用費。天然氣同樣向交易商 Naftogaz、Gazprom-Sbyt 進行購買。
- (3) 小型工業用戶、家庭用戶、公家單位經低壓管線接收天然氣，並支付天然氣稅作為高壓及低壓天然氣管線使用費。主要天然氣交易商為 Naftogaz 子公司 Gaz Ukrainy(Газ України)，而其他地區性天然氣公司同時為運輸商及供應商。

在天然氣供應安全上，由 Naftogaz、MFE 和政府內閣共同直接負責。在 MFE 監督、國會同意的基礎下，Naftogaz 每年作天然氣消費平衡及監控作業。根據《2030

¹⁰⁹ Ibid.

¹¹⁰ 全文請見：“DIRECTIVE 2003/55/EC OF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AND OF THE COUNCIL of 26 June 2003: concerning common rules for the internal market in natural gas and repealing Directive 98/30/EC,” *Official Journal of the European Union*, <http://eur-lex.europa.eu/LexUriServ/LexUriServ.do?uri=OJ:L:2003:176:0057:0057:EN:PDF> (7 August 2012).

¹¹¹ “Ukraine Country Profile,” *EBRD*, <http://www.ebrd.com/downloads/legal/irc/countries/ukraine.pdf> (25 June 2012).

年前烏克蘭能源策略》(Energy Strategy of Ukraine Till 2030)，¹¹²MFE 和 Naftogaz 及其子公司必須發展國家天然氣生產、運輸及分配管線、地下儲存設備、供應來源多樣化策略，Naftogaz 也須負責天然氣網絡及其他必要硬體設備之維運，然而對於外國企業對烏克蘭天然氣產業投資並未限制，另外針對天然氣運輸及配氣網絡私有化並無法令依據，這使得外資對烏克蘭的天然氣部門投資卻步，造成烏克蘭天然氣產業一直置於俄、烏政府高層不透明的雙邊運作下。

在 1991 年烏克蘭獨立之初，約有 89% 石油和 56% 天然氣是自俄羅斯進口，且當時並不存有烏克蘭能源依賴俄羅斯有危及國家安全之虞的聲音出現。在獨立之初，政治上的獨立並沒有帶來國內政治菁英上的輪替，依舊是蘇聯時期的政治人物在把控烏克蘭政治勢力和維持能源依賴現狀。在獨立初期，俄羅斯廉價的能源供應和蘇聯時留下的產業規範讓舊國營能源公司的經理人取得政治力量，此外，烏克蘭的天然氣產業甚至還持續擴大當中，不受政治解體的影響，同時也加深了對自俄羅斯天然氣進口的依賴。¹¹³

另外，烏克蘭的「選舉式威權主義」(electoral authoritarianism) 政治體制，讓烏克蘭天然氣部門陷入處於政、商污腐迴圈當中。此一政治體制並不符合民主運作精神，雖然烏克蘭存在選舉制度，但主政者往往可運用非正式及準立法手段來調控國內政治生態，這讓烏克蘭總統、國會及政府並非依完全的民主機制運作，政府機構只是總統及國會的操作工具、失去民主精神，同時，烏克蘭存有強大的利益團體(特別是經濟轉型中產生的能源寡頭)，運用著其非凡的經濟影響力間接或直接制定政府政策、限制國家力量，不過這樣利益團體仍在主政者的掌握之下，應用各種調節及利益交換來換取這些利益團體對當政者的支持與配合，目前烏克蘭主要的利益團體和地緣政治有密切相關，主要有三大勢力各以地理區域為名：第聶伯羅彼得羅夫斯克派(Dnipropetrovsk, Днепропетровск)、頓涅次克派(Donetsk, Донецк)和基輔派(Kyiv, Киев)，這些勢力各自擁有媒體、政治領袖和國會代表，三方互相競爭政策及經濟利益，Kuchma 則作為這些勢力的仲裁者，平衡三大勢力平行運作，¹¹⁴正式的手段如指定幕僚成員、國營企業人員或是解散國會等以限制國會運作力量，非正式手段如利用行政程序將一些政府官僚體制、親政府媒體行為合法化，或是將特定資產充公作總統行政用途，透過這些手段 Kuchma 政府避開立法程序決定對外政策，包括 2003 年時無視國內反對意見，簽訂《烏白哈俄共同經濟區協定》(Agreement on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Common Economic Zone)。¹¹⁵

¹¹² “Energy Strategy of Ukraine Till 2030,” *ESBS*,

<http://www.esbs.kiev.ua/en/energy-sector-cooperation-and-reforms/ukraine-s-energy-strategy-to-2030> (7 August 2012).

¹¹³ Mossessian, George, “Ukraine’s Energy Policy under Kuchma and Dependence on Russia,” *UCDAVIS*, http://www.math.ucdavis.edu/~gmooss/hosted/Ukraine_paper.pdf (16 July 2012).

¹¹⁴ Van Zon, “Political Culture and neo-Patrimonialism under Kuchma,” p.14.

¹¹⁵ 《協定》全文請見：“FREE TRADE AGREEMENT BETWEEN UKRAINE, BELARUS,

KAZAKHSTAN AND RUSSIAN FEDERATION: AGREEMENT on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Common

此外，烏克蘭國會也助長了總統在選舉式威權體制中的角色，三大勢力將他們的經濟力量轉化為政治影響力，依總統的意志左右國會立法，這使得黨派不以政治目標為導向運作，而淪為利益團體和總統的立法工具。另外，國會議員在國會的刑事免責保護傘下，大多由擁有各自經濟利益的腐敗寡頭與政治領導人組成，形成一個缺乏政治意識形態和經濟導向的選民代表，使國會成為 Kuchma 可輕易操縱的棋子，在國會從沒出現過親總統勢力的多數黨或是反對派多數黨，在第一次及第二次總統競選時期，Kuchma 則在國會中操作、成立親政府黨團以獲得勝選。總括來說，烏克蘭國會政治力的模糊和缺乏正式組織性讓 Kuchma 有機會依個人利益操縱國會運作，並成為各方政、經利益團體的仲裁者與最大贏家。

和烏克蘭政壇中出現的政治勢力不同，前蘇聯能源公司經理人並沒有很深的政治影響力，而是到了 1994 年 Kuchma 擔任總統以來，Kuchma 逐漸賦予這些能源公司經理人政治力量，成為 Kuchma 的基本政治勢力「Dnipropetrovsk」並開始在國家議會中取得重要席位、參與競租結構。

在 1994 年後，俄羅斯取消對烏克蘭的大量進口補貼，天然氣債務暴增，讓烏克蘭面臨高通膨和嚴重的貨幣貶值，這樣的情況下，能源公司經理人仍用許多彈性方式與 Gazprom 進行交易，例如簡單的以物易物、借據代替即期支票、稅賦憑証等確保天然氣供應穩定，但這產生了交易散亂的能源市場，各個能源供應商在國家不同區域用不同的價格出售能源，為了控制這樣的混亂局面，國家賦予各區域經銷商壟斷俄羅斯與土庫曼天然氣進口的權利，這使得屬 Dnipropetrovsk 派系的烏克蘭統一能源系統公司 (United Energy Systems of Ukraine, UESU) 利用機會爭取完全的天然氣壟斷地位(總裁為後來親西總理 Tymoshenko)，在當時總理 Pavlo Lazarenko(Павел Лазаренко)的政治力協助下，1996 年配發天然氣經銷許可的企業由 8 家減到 2 家，當時預估 Lazarenko 從這些相關企業上每年可獲 2 億美金的報酬，¹¹⁶很快地，UESU 經銷了烏克蘭國內所需 1/2 的天然氣，Dnipropetrovsk 和 Lazarenko 的影響力到 1996 年達到了高峰，引發了政敵對 Lazarenko 的不滿，在同年 7 月發生暗殺 Lazarenko 的行動，最後 Lazarenko 逃離現場，但在 11 月時發生 Lazarenko 反對派烏克蘭自由黨(Liberal Party of Ukraine)領袖兼 Donetsk 派系商人 Yevhen Shcherban 夫婦在機場被刺事件，Lazarenko 一直否認這與謀殺事件有關，但在 2012 年行刺案兇手供稱 UESU 以 100 萬美金作為報酬要求他行刺。¹¹⁷

之後 Lazarenko 開始追求權力的擴張引起了同派 Kuchma 的注意，這使得 Dnipropetrovsk 勢力分裂開來，在 1997 年 Lazarenko 被迫辭去總理職務，由親 Kuchma

Economic Zone,” *World Bank*,

http://wits.worldbank.org/GPTAD/PDF/archive/Common_Economic_Zone.pdf (7 August 2012).

¹¹⁶ Bonner, Raymond, “Ukraine Stagers on the Path to the Free Market,” *The New York Times*, <http://www.nytimes.com/1997/04/09/world/ukraine-stagers-on-path-to-the-free-market.html?pagewanted=all&src=pm> (7 August 2012).

¹¹⁷ “Tymoshenko accused of ordering the killing of political opponents,” *Macedonian Intl News Agency*, <http://macedoniaonline.eu/content/view/20985/53> (29 May 2012).

的 Valery Pustovoitenko(Валерий Пустовойтенко)接任，Lazarenko 成立政黨 Hromada(Громада)以反對 Pustovoitenko 計劃性地掃蕩 UESU 的政經力量，這讓 Gazprom 開始對烏克蘭天然氣債務的回收產生疑慮，要求烏克蘭政府必須全權接收 UESU 所有天然氣債務問題。¹¹⁸雖然天然氣市場依然在 Kuchma 的掌握之下，但 UESU 政經力量的擴張開始讓 Kuchma 對自己的仲裁者角色感到威脅，於是 Kuchma 在 1998 年 5 月成立 Naftogaz，以便直接由政府力量壟斷並主導國內天然氣與石油市場，同時讓 Kuchma 在政經勢力間的仲裁角色愈彰，讓日後得以形成俄烏天然氣雙邊壟斷形勢，即俄羅斯 Gazprom 及烏克蘭 Naftogaz。

在 1999 年底 Kuchma 面臨總統競選連任時期，因 1998 年俄國金融危機使 Gazprom 面臨財務困境，讓 Gazprom 向烏克蘭提出即刻償付天然氣債務的要求，並於 1999 年 12 月至 2000 年 1 月單方面自行停止對烏天然氣供應，此時 Kuchma 迫於西方壓力任命親西派的 Yushchenko 接任總理職務，並由 Tymoshenko 擔任第一副總理兼能源部部長進行一系列能源問題改革。當時 Tymoshenko 宣布三個月的「國家能源緊急狀態」，並進行能源交易透明性與究責，其中一項能源改革目標為消除非正式的石油與天然氣交易、重建國家對土庫曼天然氣採購機制，前者經由建立石油拍賣與制定石油供應國內能源比例來解決；後者，藉由消除石油及天然氣的易物交易，大大減低了非法定能源公司的非法競租和寡頭對市場的控制，然而此次能源改革中，較為激烈的是 Tymoshenko 對 Naftogaz 的重整，被外界視為 Tymoshenko 對政敵 Grigoriy Surkis(Григорий Суркис)和 Igor Vakai(Игорь Бакай)過往對 UESU 掃蕩的報復。在 2000 年 3 月，Tymoshenko 宣布有意重組 Naftogaz 的計劃，Gazprom 和 Naftogaz 當時為天然氣債務金額爭論不休，Gazprom 宣稱債務金額為 20 億美元，而 Naftogaz 稱債務為 10 億美元，隨後 Tymoshenko 拜訪莫斯科當局，並承認烏克蘭對 Gazprom 債務總額超過 20 億美元，指控 Naftogaz 偷盜俄羅斯天然氣，並指稱 Gazprom 經理人從中不法獲利，同時提議由 ITERA(Gazprom 關係企業，主要負責土庫曼天然氣進口烏克蘭業務)和 Naftogaz 間成立合資企業，處理所有俄方天然氣進口事務，再進行烏克蘭各地區天然氣進口經銷壟斷許可証，此外還提議分配市場，由 ITERA 負責對工業用戶銷售，Naftogaz 負責對償付能力低的民間用戶銷售天然氣，而這些提案都與 Lazarenko 時期的能源政策相符，即獨厚與己方勢力較親近的 ITERA，由敵對的 Naftogaz 接手較不受重視的民間家庭用戶。

就 Yushchenko 與 Tymoshenko 的改革方案而言，很難斷言她的政策運作是否以保護烏克蘭利益為優先，但可以肯定的是 Tymoshenko 和 ITERA 關係良好，並在改革推動時期恰好俄羅斯大量資本湧入投資烏克蘭煉油廠，¹¹⁹而 Tymoshenko 和 Naftogaz 總裁 Yuriy Boyko(Юрий Бойко)兩者之間的鬥爭在很快地因為國會不贊成 Tymoshenko 提案而平息，同時烏克蘭的司法單位因缺乏足夠的能源貪污事證，而無法讓 Tymoshenko 的掃蕩行動有效進行。在 2000 年 7 月，Kuchma 同意由國家承接所有民間天然氣債務，這是先前 Tymoshenko 所反對的，接著，國內的寡頭開始指

¹¹⁸ Mossessian, George, Op. cit.

¹¹⁹ Ibid.

向 Tymoshenko，指責能源改革政策是 Tymoshenko 個人的報復行為。在 2001 年 7 月 Yushchenko 和 Tymoshenko 解職後，由 Kyiv 派的 Viktor Medvedchuk(Виктор Медведчук)成立議會聯盟，Donetsk 派的 Yanukovych 在同年 11 月被任命為總理，Oleg Dubina(Олег Дубина)在新內閣中接續 Tymoshenko 的天然氣產業改革任務，但事實上，Dubina 只是默許烏克蘭不公平的寡頭經濟存在、廢除了所有 Tymoshenko 過去的改革措施，讓 Tymoshenko 的能源改革以失敗告終。

雖然 Yushchenko 和 Tymoshenko 的改革派內閣上任為烏克蘭帶來短暫的政治透明與對 Kuchma 總統的權力牽制，但基本上改革派內閣只為國會帶來更加混亂與分裂的情況，反對 Kuchma 的仲裁角色有所幫助，Naftogaz 和 Gazprom 之間的債務問題依舊複雜且模糊。Tymoshenko 的天然氣改革方案中幾項仍保留下來、確實執行，如：現金償付、取消易貨交易的政策，但主要原因是這些政策不管是對 Naftogaz 或是 Gazprom 都是長期利多發展，此外，Tymoshenko 解職，後續也為烏克蘭天然氣產業帶來了一些影響：親 Tymoshenko 的 ITERA 公司被排除在烏克蘭天然氣市場、俄羅斯資本的重要性提升、烏克蘭經濟菁英變得較少政治勢力介入影響而變得較為團結。2000 年俄羅斯掌握了烏克蘭超過一半以上的石化產業市場，大量來自俄羅斯的資金投入烏克蘭的提煉產業，在 2003 年，90%提煉部門由俄資公司所掌握，86.6%石油來自俄羅斯，¹²⁰ 矛盾的是，在烏克蘭經濟寡頭轉而為了利益支持 Kuchma，並加深和俄羅斯企業的合作關係時(包括 Gazprom)，烏克蘭的國家利益反而是被壓縮的。

除了以上烏克蘭政策面向的討論外，烏克蘭天然氣市場組織與立法問題更是烏克蘭無法擺脫對俄羅斯依賴的主要原因。

首先，烏克蘭對於能源市場的管理上，缺乏公民財產權與公司權力保護條例。因自然資源屬公民財產權的一部份，若針對自然資源財作好公平與分配管制，就能夠防止資源的過度租用，然長期缺乏管制的結果下，天然氣被 Kuchma 當作政治勢力與經濟利益分配上的仲裁工具。另外，公司法一直以來處於真空狀態，少數股東權益保障、公司財務與所有權力資訊公開、股份支出分配等都未立法規範，使得公司資產易被放大，企業貪污情況也無跡可尋、無法可管，加上媒體又被政治勢力所掌握，形成政、商、媒互相勾結的情況，這些不管是在國內或是在國際層次上，都深深地影響烏克蘭政府解決能源依賴問題的能力。在國際上，這樣的缺乏政令保障、不安全的投資環境除了令西方企業卻步外，也讓其他想進入烏克蘭能源市場的俄羅斯企業不敢跨入投資，這給予烏、俄雙邊政治領導人利用如此資訊不透明市場交易機制，形成產業過度集中在俄羅斯能源跨國公司，與強化烏克蘭對俄羅斯能源的依賴，如此以往，實難以想像烏克蘭民間能否有公正的能源交易與非俄方操縱的管線系統。

再者，能源產業的龐大利益吸引著許多有力團體的參與，而參與的途徑有賴公平的能源政策，但 Kuchma 而是利用機會在不透明的機制下分配了烏克蘭的能源市場資源，這產生了如下問題：(1)在不透明機制的運作下，烏克蘭的能源政策會以服

¹²⁰ Ibid.

務主政者利益為主要目的，而非以總體經濟的長期發展為考量，(2)這樣的機制容易產生無法控制、獨厚主政者，讓他們能用「正當立法」手段直接操縱國內市場，(3)因運作機制不透明，民間社會團體在參與和監督能源政策上也不得其法。如此一來，烏克蘭的能源政策反映的只是各個政治勢力的利益平衡分配結果。

在烏克蘭不透明的能源市場運作中，私人企業無法作為能源政策制定的重要參與者，而是在一連串政治黑箱作業中產生的國營企業才是政策的主要發言人。在 1995 年，烏克蘭國家議會透過了禁止天然氣管線私有化的法案，在 1998 年通過了 Naftogaz 不得涉足石化產業法案，在 2001 年通過了《石油天然氣法案》，限制民間企業不得取得管線所有權，實際上等於變相保障了原來俄、烏財團對烏克蘭天然氣管線系統的壟斷權力，驅離其他可能勢力的參與。整體看來，烏克蘭國會對能源政策上大多只通過消極的「禁止法案」，而非正面的「創建性法案」，大部份的遊說行動只發生在親政府媒體報章上和神秘的總統辦公室內，在 2003 年甚至立法通過讓總統辦公室取得制定外交政策的權力。¹²¹

在 Kuchma 運用制定能源政策以服務非能源利益的條件下，打住了烏克蘭朝能源獨立的方向上邁進的可能，在 2002 年，Kuchma 提案組成烏克蘭-俄羅斯-德國天然氣開發集團，將烏克蘭對 Gazprom 的能源債換算作 Gazprom 加入三方集團的資本，並對德國 Ruhrgas 的加入條款放鬆，這樣的行為反應了烏克蘭急欲俄羅斯放寬天然氣債務問題，讓烏克蘭政府提出對 Gazprom 的有利條款以作為交換，再度顯示出烏克蘭總統的濫權與在能源議題上烏克蘭對俄羅斯的依賴。

事實上，由各方政治勢力所掌握的烏克蘭政府並無法代表人民進行正常民主立法程序，使得烏克蘭的能源政策無法依長期考量或是以擺脫能源依賴的方向而制定，讓政府官員能以個人私利為最優先考量，將政策產生的損失全轉嫁到人民身上，而這樣的能源政策也對 Naftogaz 及 Gazprom 無企業獲利的好處，它只圖利少數的政府官員及企業高層人員。¹²²

烏克蘭的能源依賴開始於烏克蘭國家獨立之初，國家對能源集中產業所提供的優惠天然氣貸款，幫助國家工業不受蘇聯解體所帶來的經濟衝擊影響，即便在 1994 年天然氣價格提高後，政府仍維持對相關產業的能源補貼政策，同時在 1990 年代能源寡頭及政治黨派一直以易貨的方式維持天然氣交易，維持政經力量。

另外，由於天然氣只能經由管線運送的特點，促使過境國內產生了永不休止的運送權爭執，因為可以趁機偷盜運送氣體，再以更高的價格轉賣給西歐國家，先暫且不論 Gazprom 在這樣的商業運作下所蒙受的可能損失，由於轉賣行為並未在跨國契約上作明文規定，2000 年 Gazprom 的回應是將在短期內調高對烏克蘭天然氣出口稅，讓烏克蘭境內無法發生天然氣偷盜轉賣事件，中期會建立繞境(烏克蘭)管線作為解決方案，¹²³然這些作法顯示出 Gazprom 是以企業利益為考量而非特定公司高層的私利角度，而對烏克蘭來說，Gazprom 內部也必須對偷盜事件負責，對 Gazprom

¹²¹ Ibid.

¹²² Ibid.

¹²³ Ibid.

來說，放任偷盜事件對 Gazprom 的企業利益是有好處的：一方面，對企業來說，可以藉故將烏克蘭境內的偷盜天然氣價值金額併入烏克蘭對 Gazprom 天然氣債務中，變相地增加 Gazprom 的獲利；另一方面，以國家層面來看，如是行為等於破壞了烏克蘭的國際形象並使西方國家與之遠離，導致 2002 年俄羅斯對烏克蘭的石油禁運事件，另一方面，也增加俄羅斯政府協調新建繞境管線，減少烏克蘭的管線議價籌碼。烏克蘭境內的偷盜行為增加了特定人士的利益，但卻使國家付出了極大代價。

另一個天然氣依賴的原因是私有化，公營企業不需要支付天然氣費用而私人企業則反，這使得政經關係良好的能源大亨從中獲取暴利，而政府卻無法支付對外的天然氣債務，舉例來說，Lazarenko 任總理期間，EUSU 對國營天然氣公司債務一直沒有清償，此外，能源相關之立法程序部門成員大多是 EUSU 的企業高層，形成了貪腐迴圈。

另外，烏克蘭能源集中產業長久以來一直從國家以低於從俄羅斯購買價格的數倍取得天然氣，再生產出冶金材料賣給西方國家，中間的企業成本全由國家吸收，Naftogaz 前總裁 Bakai 在 2001 年時曾說：烏克蘭所有的富人都是從俄羅斯天然氣貿易中致富，體現了烏克蘭對俄羅斯能源的依賴性與體制不健全下的貧富不均情形。¹²⁴



¹²⁴ Åslund, Anders, "Problems with Economic Transformation in Ukraine," *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

<http://carnegieendowment.org/1999/06/23/problems-with-economic-transformation-in-ukraine/1vw0> (12 July 2012).

二、1994-2005 年俄烏天然氣關係

因烏克蘭對俄羅斯的天然氣依賴，得使烏克蘭的能源政策一直對俄政策有著密不可分的关系，而對俄羅斯同樣也是，因蘇聯時期的軍工複合體經濟型態，使得雙方一直有著經濟互賴關係，但俄羅斯對這樣的互賴關係的態度長期以來一直沒有一個非常一致且明確的態度，因雙邊經濟所牽涉到的相關國家、企業、個人、官僚等利益團體範圍很大，難以度量與計數，此外，這些利益與關係一直隨著時間不斷變化，在 2001 年 Gazprom 首次以代表國家身份對外發表俄羅斯能源政策，¹²⁵不管是個人、國內或是國際層級上，都由企業內部作決策，而這樣的變化是如演進的呢？

早在 1993 年以前，俄羅斯就有意地利用烏克蘭的能源依賴關係，以影響烏克蘭政府的外交決策，例如以切斷天然氣供應要脅烏克蘭交出黑海艦隊控制權、天然氣運輸權、核武控制等，但又同時提出低於市場行情許多的天然氣價格保證作為交換，而 D'Anieri 認為俄羅斯不願使用完全的天然氣禁運，因為此種策略只能使用一次，俄羅斯實際上以胡蘿蔔與棍棒齊施的策略，使烏克蘭制定有利於俄方的政策，而不驚動其他歐洲國家作政治干涉，於是在 1994 年俄羅斯成功地使烏克蘭放棄簽署《核不擴散條約》(Treaty on the Non-Proliferation of Nuclear Weapons)並銷毀境內所有核子武器，使俄羅斯成為前蘇聯國家中唯一的核武國家，更重要的是，俄羅斯讓烏克蘭內部利益團體尋求依賴俄羅斯能源的路徑以求獲利，讓烏克蘭政府在能源政策上不得不偏向俄羅斯政府的意向。¹²⁶

自此，俄羅斯政府改以各種間接手段去滲入烏克蘭境內的管線事務，俄羅斯試圖對烏克蘭徵收天然氣出口稅，迫使烏克蘭加入 CIS 關稅同盟，同時讓 Gazprom 取得烏克蘭境內所有管線控制權，以使得烏克蘭沒有任何抗衡俄羅斯的籌碼，但在 1994 年，烏克蘭及時取得國際金融組織貸款償付天然氣債務，使得俄羅斯必須放慢取得管線控制權的腳步，1997 年雙方簽署《俄烏友好合作夥伴條約》(Russian-Ukrainian Treaty on Friendship, Cooperation and Partnership)，根據此項合約，俄羅斯等於正式承認烏克蘭主權地位並延伸出了雙方另一個友好合約《1998-2007 年長期經濟合作條約》(Treaty of Economic Cooperation for the Period 1998-2007)，這為俄羅斯投資人對參與烏克蘭私有化打開了大門，¹²⁷然而時任烏克蘭總統的 Kuchma 並非完全地採取親俄政策，因為其大多數的支持者來自於意識型態反俄的國民運動參與者，到了 Kuchma 第二任期(1999-2004 年)，俄羅斯寡頭實際參與了烏克蘭的能源利益並得到烏克蘭國會(Verkhovna Rada, Верховная рада)的支持。

¹²⁵ 這與總統 Putin 任命彼得堡幫成員 Aleksei Miller 接任 Gazprom CEO 一職有關。

¹²⁶ D'Anieri, Paul, "Democracy Unfulfilled: the Establishment of Electoral Authoritarianism in Ukraine," *Journal of Ukrainian Studies* 26, No. 1 (2001), pp. 13-35.

¹²⁷ Mossessian, George, Op. cit.

在 Kuchma 再選期間，Kuchma 主張對俄羅斯及美國採多樣化外交路線，不過當時發生反對派記者 Gongadze 謀殺案及 Kuchma 有意將鎧甲雷達(Kolchuga radar) 賣給伊拉克，使得烏克蘭在日後不得不採親俄政策，在西方政府的疏遠下，Kuchma 沒有其他選擇只得遵從俄羅斯意向，在 2001 年 2 月份俄烏雙邊能源體系完成，一系列的能源協議讓俄羅斯政府及企業得以參與烏克蘭境內大部份的石油及天然氣運輸事務，加上 2000 年 Putin 上任後，烏克蘭的親俄政策更加明顯，雖然在同年，烏克蘭曾試圖掌握區域集團—GUAM(成員為喬治亞、烏克蘭、亞塞拜疆及摩爾多瓦四國) 以抗衡俄羅斯在後蘇時期的領頭地位，以及取建立非以俄為核心的能源運輸勢力，但最後也無疾而終，在 2002 年時，烏克蘭境內 6 座煉油廠中有 4 座在俄方的控制之下，而當時 Gazprom 因烏克蘭國會的強烈反對而沒有取得天然氣市場的控制權。

在 Kuchma 主政時期，俄烏關係由俄羅斯政府持續在前蘇聯國家建立單一經濟空間(Single Economic Space, SES)的意向下所主導，俄羅斯將烏克蘭的加入視為達成此一目的的重要指標，因烏克蘭的參與能說服更多的前蘇聯國家加入 SES，然而 Kuchma 將眼光放在加入 WTO 上，對單一經濟空間的建立無甚著力，使得俄羅斯的努力以失敗收場，但在 2003 年，烏克蘭、哈薩克、白俄羅斯及俄羅斯四方簽署共同建立單一經濟空間，此一條約決定了烏克蘭境內的天然氣運輸管線的未來建造將由四國共管，俄羅斯對另外三國的天然氣供應價格將調低(莫斯科當局並無表示實際價格低線)，而天然氣價格優惠的美夢在 2005 年破滅了，俄羅斯要求提高對烏克蘭天然氣供應價格，被視作懲罰烏克蘭新任總統 Yushchenko 所採取的親西方態度，最後成為 2006 年初不可收拾的俄烏天然氣糾紛。¹²⁸

烏克蘭對俄羅斯的天然氣依賴已成為了一種正向的反饋迴圈，若烏克蘭政府能好好在東、西方間作適當的操作與變動，就可左右俄、烏經濟寡頭的決策導向對烏克蘭經濟較有利的層面上。烏克蘭對俄羅斯的能源依賴是根深蒂固的，同時還伴隨著無力償付的能源債務，同時更進一步參與不明的邊界交易以維持正常的能源運輸。此外，俄羅斯補助的無效率使烏克蘭能源缺乏競爭力，然《歐盟能源憲章條約》(EU's Energy Charter Treaty)的出現，讓烏克蘭增加天然氣過境收入，讓烏克蘭得以免於俄羅斯干涉的情況下取得中亞天然氣，這讓俄羅斯遲遲不願簽署條約的原因，問題是烏克蘭的依賴問題過大，以致於外力介入也使烏克蘭對俄羅斯的議價上無其他轉寰之力，加上烏克蘭對俄羅斯的問題是多方面的，顯得天然氣問題變成烏克蘭的次要問題而拱手任俄羅斯擺佈，最後，烏克蘭在能源多樣性及對歐盟的關係的籌碼施展上不足，甚至 Kuchma 還作過這樣的發言：欲速則不達(hast is absolutely not required)，顯示出烏克蘭對俄的天然氣問題處理基調。以上種種顯示出烏克蘭一直以來給俄羅斯政府許多空間去施展天然氣工具的時機，而一直沒有善用歐盟作為對俄羅斯施壓的可能。¹²⁹

長久以來，烏克蘭與白俄羅斯的天然氣進口量佔 Gazprom 對 CIS 國家輸出量的 3/4 以上，而同時這兩國也是 Gazprom 對歐洲主要市場的天然氣運輸管線過境國，

¹²⁸ Ibid.

¹²⁹ Ibid.

雖並非經由這兩國的天然氣皆輸往歐洲，但無庸置疑的，以 Gazprom 或以俄羅斯政府來看，對烏、白兩國的天然氣運輸依賴是很明顯的。烏、白兩國依賴 Gazprom 供應自中亞而來的天然氣，而 Gazprom 也反過來依賴烏、白兩國將天然氣輸往主要歐洲市場，因此對烏、白兩方政府的經營對 Gazprom 來說是很重要的任務，也因此在此處理天然氣議題時，常由俄羅斯政府主導與烏、白政府作為主要的談判角色。

在天然氣過境國中，烏克蘭在貿易與運輸上擁有很重要的地理位置，在天然氣雙邊貿易上，俄羅斯對烏克蘭的天然氣出口量僅次於加拿大對美國，烏克蘭承載全世界最大(也是 Gazprom 最大)的天然氣出口管線，即便自蘇聯解體 Gazprom 的管線策略改變，逐漸減少經由烏克蘭的運輸量，但根據 2004 年的統計，歐洲消費市場所使用的天然氣約有 80% 須經烏克蘭運輸。

1990 年代發生過的烏、俄天然氣問題可以歸納如下：¹³⁰

1. 烏克蘭無法償付自俄運輸而來的大量天然氣，以致於愈來愈多的天然氣債務累積。
2. 俄國曾在短時間內停止對烏克蘭的輸氣，主要是為了能迫使烏克蘭簽訂新的天然氣合約。
3. 未規範經烏克蘭至歐洲市場的天然氣移轉量。

在這段期間，各種層級的債務、運輸過程中的天然氣短缺、烏克蘭利益團體非法移轉問題一直是兩國國內熱烈討論的議題，而天然氣供應問題與國家安全產生關聯是自 1993 年開始，當時俄羅斯政府報報指出有意考慮取消烏克蘭天然氣債務，若烏克蘭政府願意將黑海艦隊控制權及核子彈頭歸還俄羅斯政府。

由於烏克蘭政府長久以來對俄羅斯政治影響力的忌憚，而讓 Gazprom 無法擁有烏克蘭境內天然氣運輸管線與儲存設備主控權，烏克蘭境內儲存設備主要是為確保蘇聯能源安全目的而建造，目前則為供應歐洲市場用途，而烏克蘭政府與國會一直以來對 Gazprom 持有烏克蘭天然氣相關企業任何股份持不贊成態度，在天然氣危機發生時期，國內則有以 Gazprom 持有烏克蘭天然氣運輸與存儲系統資產作為抵債談判交換條件，然皆被烏克蘭國會否決，其理由為國家資源不應被任何國外勢力所擁有，另一個替代方案為讓殼牌公司(Royal Dutch Shell)加入組成歐-俄-烏共同控股公司、共管烏克蘭境內天然氣設備，但最後仍以失敗告終。

1994 年 2 月俄、烏兩方曾簽訂政府間協議(inter-governmental agreement)制定 10 年期的天然氣運輸與銷售框架以解決當時的天然氣危機，不過從未被具體實行，但整體而言，1990 年代俄、烏關係呈現緩和狀態，因雙方對天然氣問題有一定共識，尤其 1998 年的雙邊協議使得天然氣問題獲得實質進展，但無法解決所有 Gazprom 提出自 1991 年以來烏克蘭國營或私有天然氣企業的債務問題，在 1998 年的協議中，烏克蘭可以 \$50/mcm¹³¹ 價格購買 520 億立方米的天然氣，比 1997 年 \$80/mcm 的價格

¹³⁰ Ibid.

¹³¹ \$/mcm 指「每千立方米天然氣之美元售價」

低出許多，而相對的，烏克蘭對 Gazprom 收取的天然氣過境費由\$1.75/mcm/100km¹³²降至\$1.01-1.09/mcm/100km 區間，相當於總運輸量 520 億立方米中有 300 億立方米償付烏克蘭過境費，剩下的 220 億立方米讓烏克蘭以\$50/mcm 價格購買。

在接下來幾年，1998 年的雙邊協議並沒有考量到 Gazprom 在未來可能會限制以天然氣償付烏克蘭過境費之總量，1999 至 2003 年間，Gazprom 對烏克蘭的輸氣量約在 250 至 300 億立方米之間，而協議中制定供應烏克蘭天然氣價格與過境費用標準，也陸續適用在俄羅斯與其他 CIS 國家的天然氣供需交易上。

在 1998 年末與 2000 年算是俄烏關係最尖刻的時期之一，主要是因為 1998 年的俄羅斯金融危機蔓延到了 CIS 地區，此外從 1990 年代中期到 2000 年之初，不斷爆發俄、烏天然氣政治醜聞與高級官員賄賂指控，包括烏克蘭前總理 Lazarenko 及當時擔任第一副總理的 Tymoshenko，同時 Gazprom 面臨俄羅斯國內市場天然氣欠款及國際能源價格下跌問題，讓 Gazprom 對於增大國外市場收益面臨格外壓力。

在 1998 年末，Gazprom 曾指稱烏克蘭非法盜取其過境管線內的大量天然氣，單 1998 年 12 月的盜取量就高達 25 億立方米，與此同時，烏克蘭對俄國的天然氣債務已達 16 億美元，¹³³Gazprom 同時也針對政府施壓提高對 Gazprom 的稅額表示不滿，提出相關政府部門對烏克蘭的偷盜天然氣行為放手不管，使得公司每天得因此承受一天 300 至 500 萬美元不等的損失，¹³⁴對此，俄羅斯能源部曾同意 Gazprom 短暫的停止對烏克蘭輸送天然氣以抗議其在 11 月份偷盜的 40 億立方米天然氣。由此，Gazprom 認識到其本身無法對運輸量作控管，決定不允許讓烏克蘭藉由非法竊取過境天然氣獲利，Gazprom 宣布任何從管線中偷盜的天然氣將以\$83/mcm 的費率收費，再加上原有的天然氣債務，烏克蘭總債務達 280 億美元。¹³⁵

在 2000 年中，Gazprom 稱烏克蘭在同年已盜取 90 億立方米天然氣，公司決定興建繞過烏克蘭境內的天然氣管線，直接由白俄羅斯經波蘭送至斯洛伐克，此一計劃將減少原過境烏克蘭天然氣量約 25-50%，新的管線約長 600 公里，花費 10 億美金，然而這項計劃並不會增加俄羅斯對歐洲市場的出口能力，Gazprom 對此回應，過去 2 年烏克蘭每年約非法竊取價值 10 億美元的天然氣，所以新管線的建造可以免去此一損失且是合乎商業效益的，然有兩項因素阻礙新管線的建造計劃：¹³⁶

1. Gazprom 非常明顯地期望以歐洲消費者能投資新管線建造費用，但對歐洲的可能合資企業而言，若不能擁有新管線中的部份天然氣運量，則不可能有投資回收的可能；而 Gazprom 一直以來基於與政策配合與國家安全考量，

¹³² \$/mcm/100km 指「每一百公里每千立方米天然氣之美元過境費」

¹³³ “Alexey Miller convenes meeting on Gazprom’s restructuring,” *Gazprom Press Release*, <http://www.gazprom.com/press> (6 July 2012).

¹³⁴ “OAO Gazprom IFRS Consolidated Financial Statements 31 December 2003,” *Gazprom*, <http://www.gazprom.com/f/posts/48/297688/2-1final.pdf> (6 July 2012).

¹³⁵ Stern, Jonathan P., *Op. cit.*, p.89.

¹³⁶ *Ibid.*

是禁止他國勢力擁有俄羅斯天然氣控制權。

2. 波蘭政府一開始即反對參與這項管線繞境計劃，因考量到烏克蘭政府會將波蘭的支持行動視為惡意舉動，傷害波、烏兩國關係。¹³⁷

自 2000 年的未授權天然氣移轉指控成為俄、烏兩國關係的分水嶺，此後雙方一直出現爭議性高的天然氣糾紛。最後，雙方就此一糾紛議定新的天然氣協定：2001 年烏克蘭可從 Gazprom 獲取 260 到 280 億立方米天然氣作為天然氣過境費償付，而烏克蘭會額外從 ITERA 獲取來自土庫曼 300 億立方米天然氣、80 億立方米 Gazprom 生產的天然氣，另外，雙方總統與總理會晤，處理現有天然氣債務問題，其他重大決議如下：¹³⁸

1. 若發生土庫曼天然氣運輸問題，Gazprom 有義務供應儲備天然氣，但總量不超過 50 億立方米。
2. 天然氣運量超過原訂總量，將以 \$80/mcm 價格收費，一半用美元現金付款，另一半用信貸協議方式償付、以歐洲債券形式移轉給俄國債權人。
3. 烏克蘭保證 2001 年自俄羅斯運送 1,246 億立方米天然氣量。
4. Gazprom 能允許冬季每月 10 億立方米的天然氣技術性信貸(technical credit)，但若輸氣量超過技術性信貸量，將以雙方議定利率成為天然氣債務。
5. 烏克蘭可對出口天然氣以 \$140/mcm 徵收關稅，以防止俄羅斯天然氣再出口(re-export)。

在這項協議下，可見 Gazprom 試圖將對烏克蘭的天然氣供應與過境費率制定規範，打破以往難以禁止烏克蘭偷盜天然氣的過去，將超過的供應量加以測量紀錄，以雙方同意的標準收費與安排債務。在 2001 年 10 月雙方總理同意認定烏克蘭 Naftogaz 對 Gazprom 為 14 億美元(明顯低於先前 Gazprom 公開聲明的金額)，並以歐洲債券形式還款。

在 2002 年 6 月 21 日，雙方簽定《2003-2013 年俄烏天然氣合約》，¹³⁹同意彼此間的供應與過境費率，2003 年以前俄羅斯需提供烏克蘭 50 億立方米的天然氣儲備，這是有重大意義的發展，因 Gazprom 仰賴鄰近歐洲市場地區之天然氣儲備以能即時供應冬季突然升高的天然氣需求量，雙方天然氣交易合約內容如下：

1. 輸往烏克蘭天然氣為運輸總量為 1,245 億立方米，其中 1,068 億立方米輸往歐洲。
2. 上半年的過境費率為 \$1.094/mcm/100km，下半年提升為 \$1.46/mcm/100km，

¹³⁷ Ibid, p. 90.

¹³⁸ Ibid, pp. 90-91.

¹³⁹ 合約全文請見：“Україна перехоплює ініціативу в газовій війні. Читайте документи,” *Українська правда*, <http://www.pravda.com.ua/articles/2005/12/22/3041129/> (1 July 2012).

Gazprom 以 260 億立方米天然氣作為過境費償付，其餘以現金償付。

3. Gazprom 同意自中亞輸往烏克蘭天然氣為 340 億立方米，以輸送俄羅斯天然氣同樣的費率計價(\$1.094/mcm/100km)。

在 2005 年雙方又制定了類似的合約內容：¹⁴⁰

1. 過境烏克蘭輸往歐洲市場的天然氣為 1,120 億立方米。
2. 過境費率為\$1.09/mcm/100km(相當於收購費率\$50/mcm)。
3. Gazprom 提供烏克蘭 230 億立方米天然氣作為過境費實質支付，其餘以現金支付。
4. Gazprom 保證來自中亞的 370 億立方米天然氣輸往烏克蘭，之後可再隨需要量增高。
5. 天然氣出口費率為\$100/mcm，但隨 2004 年提供 60 億立方米的天然氣不需課稅，其中有 50 億立方米是由 Gazprom 關係企業 Gazexport 提供。

雙方關係自 2001 年新一代 Gazprom 管理層接手後，烏、俄雙邊天然氣合約開始正常化，波蘭-斯洛伐克的繞境管線建造工程擱置，雖然在 2002 年初 Gazprom 總裁 Alexey Miller(Алексей Миллер)表明會在年末有進一步決策，¹⁴¹但在同年 6 月波蘭-斯洛伐克管線計劃被雙邊總統談判內容所取代，雙方同意以維持舊有並翻新烏克蘭過境管線為主要計劃內容，之後德國總理施羅德(Gerhard Schröder)與俄、烏簽定三邊協定，先期投資管線翻新工程為 25 億美元，之後十年內可投入相關建造與維護資金為 150 億美元，¹⁴²接著成立 Ruhrgas 為德國在三方投資財團中的代表，隨後烏克蘭政府也透露義大利與法國也表示參與此一計劃之興趣。¹⁴³

自 2002 年 11 月烏克蘭 Naftogaz 和 Gazprom 簽訂集資合約後有許多新的發展，在 2004 年展開了新的管線興建計劃 Bogorodchany-Uzhgorod (Богородчаны-Ужгород)，¹⁴⁴屬於部份 Novopskov-Uzhgorod(Новопсков-Ужгород)管線，此一管線預計能運送更多的中亞天然氣至烏克蘭及歐洲市場，特別是當年 2 月俄羅斯與白俄羅斯之間發生外交不合時，更有進展加速的趨勢。雖然許多歐洲政府或是私人財團對於烏克蘭管線投資計劃表達興趣，但一直沒有明確的跡象表示除了 Gazprom 與 Naftogaz 能參與這項投資計劃，此外，烏克蘭實際上缺乏商業團體對翻新與投資現有管線的相關權力作明確規定。¹⁴⁵

¹⁴⁰ Stern, Jonathan P., Op. cit., p.91.

¹⁴¹ Ibid.

¹⁴² Ibid.

¹⁴³ Ibid.

¹⁴⁴ Ibid.

¹⁴⁵ 在與 Gazprom 董事 Yuri Komarov 的面訪中有這樣的解釋，請見“‘It’s a long time since we have been analyzing gas market liberalization in Europe,’” VIPERSON, <http://viperson.ru/wind.php?ID=491465> (5

在 2004 年夏天，有關中亞天然氣進口與烏克蘭債務問題獲得雙方同意，解決烏克蘭於 1997-2000 年為償付 Gazprom 天然氣款項向

Vnesheconombank(Внешэкономбанк，簡稱：ВЭБ)借貸 16.2 億美元，與之前計劃不同的是，拒絕接受 2001 年的協議，將價值 14.37 億美元的 Naftogaz 債券轉讓，堅持以協議方式一次解決所有一系列俄、烏間的天然氣問題。¹⁴⁶

除財務安排外，此項協議還包括未來五年增進雙邊關係可預測性之計劃，例如：Gazprom 預付 12.5 億美元給 Naftogaz 作為 2005-2009 年 192 億立方米天然氣過境費，以固定 \$1.09/mcm/100km 費率下計算，此一金額為 2005-2009 年期間合理之過境費用金額。¹⁴⁷

Gazprom 在協議中以預付方式讓烏克蘭逐年扣除 210 至 260 億立方米天然氣過境費用，若超過此一輸送量會確保補充更多土庫曼天然氣以作補償，但這很難解釋為 Gazprom 以一次預付方式讓 Naftogaz 有資金能償付過去積欠天然氣債務，並確保未來至少 5 年的中亞與俄羅斯天然氣運輸穩定。然而 Gazprom 被迫放棄烏克蘭部份債務，並針對其餘債務提供免利息貸款，在某種程度上來看，這項協議可視作俄、烏雙方維持現有銷售與運送中亞天然氣的現狀平衡。此外協議中決議成立中介公司 RosUkrEnergо，主要業務為負責運送土庫曼至烏克蘭天然氣，自 2005 年元月開始進行。這須先回顧一下 RosUkrEnergо 成立的背景因素，在 1990 年末，ITERA 取得供應與運輸中亞(特別是來自土庫曼)天然氣的重要角色，在 1998-2002 年間，ITERA 是除 Gazprom 外對烏克蘭的最大天然氣供應商，但 ITERA 內部商業操作合法性與 2001 年 Gazprom 管理層換血後，ITERA 擔任俄羅斯、土庫曼、烏克蘭三者天然氣的中介角色岌岌可危，之後在 2002 年 12 月傳出自 2003 年 1 月起由 Gazprom 全面接手所有中亞天然氣運輸至烏克蘭業務、取代 ITERA。¹⁴⁸

雖然隨後一直有傳聞會有另一家企業會被指定負責中亞天然氣對烏克蘭運輸業務，但直到 2003 年 3 月突然有一家新的、從未聽聞的企業 Eural Trans Gas(ETG)出現，被指定取代 ITERA 的角色，並與俄、烏簽訂 2003-2006 年三年合約天然氣運輸合約，ETG 的出現被 OECD 國家許多未具名文件指證，為政府與利益團體的合作組織犯罪與政治賄賂產物。

ETG 與 Gazprom、Naftogaz 訂約，須運送 360 億立方米 Naftogaz 所購買的土庫曼天然氣，此外，ETG 在 2003 年和 Naftogaz 訂 10 年合約，一年須運送 100 億立方米天然氣及負責每年 50 億立方米天然氣儲備，尤其 ETG 在 2003 年就能收到 135 億立方米天然氣作為償付運輸 354 億立方米天然氣的費用，其中有 313 億立方米為銷售到歐洲市場、41 億立方米為烏克蘭自用。在 2003 年，ETG 直接在烏克蘭及波

May 2012).

¹⁴⁶ "Settlement of Ukraine's debt for natural gas deliveries between 1997 and 2000," *Gazprom Press Release*, <http://www.gazprom.com/press> (5 May 2012).

¹⁴⁷ "Naftogaz Ukrainy pays entire debt to Gazprom," *New Europe*, <http://www.neweurope.eu/article/naftogaz-ukrainy-pays-entire-debt-gazprom> (6 May 2012).

¹⁴⁸ Stern, Jonathan P., *Op. cit.*, p.92.

蘭作天然氣銷售，約 20 億立方米天然氣透過 Gazprom 相關企業賣給德國及其他歐洲國家，成交金額約 20 億美元、淨利約 1.8 億美金，這對新成立的企業來說是很驚人的營收數字。在 2004 年，ETG 的天然氣運輸量增為 420 億立方米，同時也增加了 ETG 本身對歐洲市場的自家天然氣銷售量，提升為 80 億立方米。¹⁴⁹

在 ETG 被指派為專門負責運輸中亞天然氣至烏克蘭的中介企業時，Gazprom 與 Naftogaz 一直被外界認為會持有 ETG 部份股份，然而事實並非如此，2004 年 ETG 的組織重整報告披露，公司股份由 JJK Gas、Atlantic Caspian Resources、DEG Handels 所持有，股份比例分別為 30%、44.67%、25.33%，總裁由一家前英國天然氣公司 CEO 所掛名。¹⁵⁰

而 ETG 最後在合約到期前中止扮演運輸中亞天然氣的角色，由 RosUkrEnergo 所接手其所有任務，讓外界對此突然轉變升起很多問號：為何 ETG 能被指派作為運輸中亞天然氣任務，為何 ETG 並未在天然氣轉運上出任何錯誤會自 2005 年 1 月被突然換掉？從 ITERA、ETG 到 RosUkrEnergo 的不透明轉換過程中，其背後埋藏的真相可能都是瞭解中亞天然氣供應給烏克蘭和歐洲市場實際操作情況。

在 2004 年中 Gazexport 董事長在 Gazprom 網站上對媒體作出這樣的公開發言，對 ETG 接任 ITERA 作了這樣的解釋：

ETG 被指派為代理土庫然天然氣運送至烏克蘭的代理者，他不是由 Naftogaz 所指派，而是出自烏克蘭政府的授意；而烏克蘭政府指名 ETG 作為代理者的原因，是由於他具備超出我們(Gazexport)的能力、完成他們(烏克蘭)相關團體之間的相互運作體系。¹⁵¹

以上言論不難看出 ETG 被取消運輸代理角色是出自於烏克蘭政府的命令，而兩年後 Naftogaz 解釋 ETG 換掉 ITERA 的原因：

ETG 利用烏克蘭市場作為獲利的管道，但卻沒有對烏克蘭市場作任何投資。ETG 在俄、烏邊境販賣天然氣給不法經銷商... 利用法律漏洞搶走許多 Naftogaz 最具償付能力的(歐洲)客戶...，而 Naftogaz 卻同時必須解決市區熱力供應商和家庭用戶的未清償問題。¹⁵²

相反地，ETG 在邊境賣天然氣給 Naftogaz，由此也消除與 Naftogaz 的競爭問題，此外，ETG 的管理層級經理人都為 Naftogaz 及 Gazprom 因先前的商業往來而所熟知，也因此讓外界有許多的揣測認為 ETG 和 Naftogaz、Gazprom 內部有許多的賄賂、

¹⁴⁹ Ibid, p. 93.

¹⁵⁰ Ibid, p. 94.

¹⁵¹ Ibid.

¹⁵² Ibid.

腐敗治理等問題，雖然這些傳聞沒有一件被證實。¹⁵³此外，Gazprom 和 Naftogaz 無法取得 ETG 這樣具備高獲利前景與肩負重要天然氣代理角色的公司股份，理所當然引起俄、烏政府當局的注意。

從俄羅斯的角度來說，換掉 ETG 代理人位置主要是為了取回其原有之 CIS 國家天然氣交易主導權。很明顯地，Gazprom 在 2004 年 6 月確認 ETG 代理運合約延長至 2006 年，在 RosUkrEnergo 替換掉 ETG 不到 2 個月的時間裡，並沒有看到這個 Gazprom 主導天然氣交易的可能性，烏克蘭媒體則報導：在解決天然氣糾紛前，俄羅斯和烏克蘭同意解除在歐洲市場的天然氣交易中介者(指 ETG)。這代表著消除第三方勢力是協調俄、烏雙方債務問題的關鍵，包括 Gazprom 提供烏克蘭 12.5 億美元貸款方案為交換條件在內。¹⁵⁴

新的天然氣運輸代理公司 RosUkrEnergo 在瑞士由 Gazprombank 和奧地利 Raiffeisenbank 所註冊擁有，同時加入 Gazprom、Naftogaz 持有經營管理權，並持有合運土庫曼天然氣至 2028 年，預期 2005 年運送量為 440 億立方米，其後增為 600 億立方米，比原 ETG 所簽訂的運送量要增高許多，之後俄、烏雙方天然氣糾紛告一段落後，兩國馬上簽訂 Bogorodchany-Uzhgorod 管線擴張計劃，預計會自 2005 年 50 億立方米的運送量，至 2010 年會增至 190 億立方米，之後視未來市場需要再增加運送量，隨後值得一提的是，原 RosUkrEnergo 成立註冊公司 Raiffeisenbank 表示將賣掉在 RosUkrEnergo 所持有股份給其他投資人。¹⁵⁵而更令人不解的是，Gazprom 發布 Bogorodchany-Uzhgorod 管線擴增僅 50 公里，投資金額僅 3.4 億美元，¹⁵⁶投資金額、擴建規模與預計提升之運送量不成比例。

另一點 Gazprom 想取代掉 ETG 的原因為，ETG 已威脅到 Gazprom 在俄羅斯出口至歐洲天然氣的壟斷地位，2003、2004 年間 ETG 開始增加對波蘭的天然氣銷售量，令 Gazprom 開始擔心 ETG 接著在其他歐洲國家的銷售擴張情形，加上 2004 年烏克蘭親西方的 Yushchenko 總統大選勝利，讓俄羅斯當局開始忌憚烏方在天然氣交易中會引入歐洲其他勢力，干涉所有 Gazprom 在管線興建以及其他交易模式的主導權，自此俄、烏雙方所有天然氣事務上各採一系列不友善行動，例如要求烏克蘭支付以歐洲市場標準之天然氣費用，例如烏克蘭 Yushchenko 政府反對 Raiffeisenbank 持股 RosUkrEnergo，要求 Naftogaz 與 Gazprom 各持 50% 股份，2004 年 12 月後，土庫曼提高對烏克蘭天然氣售價，2005 年 4 月對俄羅斯同樣提高出口價格，之後 Turkmenneftgaz 宣布與 Naftogaz 簽訂 2006-2026 年每年購買 500 至 600 億立方米天

¹⁵³ Ibid, pp. 94-95.

¹⁵⁴ Ibid, pp. 95-96.

¹⁵⁵ 英國公司 Centrica 表示對 RosUkrEnergo 股份持有表示興趣，請見：Pfeifer, Sylvia and Peston, Robert, “Centrica plans stake in £3bn gas project,” *The Telegraph*,

<http://www.telegraph.co.uk/finance/2892678/Centrica-plans-stake-in-3bn-gas-project.html> (12 May 2012).

¹⁵⁶ “Gazprom’s management committee approves shifting over to implementation of investment phase by international consortium for Ukrainian gas transmission system 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Gazprom Press Release*, <http://www.gazprom.com/press/news/2004/august/article62847> (12 May 2012).

然氣合約，並由烏方決定代理運輸者，此項烏克蘭與土庫曼雙邊訂約行為違反了 2003 年俄羅斯與土庫曼的天然氣合約，內容包括俄方每年購買 900 億立方米天然氣，再轉供應給烏克蘭，同時也違反了 2004 年俄、烏天然氣協議，指定 RosUkrEnergo 為唯一不可取代的土庫曼運輸至烏克蘭中介商。¹⁵⁷

第二節 俄烏天然氣議價分析

一、2006 年俄烏天然氣談判

(一) 議價過程

烏克蘭橘色革命成功後，自由派的 Yushchenko 政府上台，俄烏之間的政經情況出現與 Kuchma 時期不一樣的變化，經濟上包括石油價格上升，同時帶動國際天然氣價格上揚，讓 Gazprom 對西歐出口天然氣價格上揚兩倍，使得 CIS 國家與西歐國家天然氣購買價格差距更大，讓 Gazprom 經理人認為，長久以來對烏克蘭提供的優惠價格造成 Gazprom 的收益損失，因此內部開始有調高對烏克蘭天然氣價格的要求，應調整至西歐國家收費水準。¹⁵⁸在政治上，與 Yushchenko 和西方政府的頻繁互動有關聯，在 Kuchma 主政時期，俄烏雙方雖有天然氣糾紛出現，但未致俄羅斯政府利用強硬手段引起其他國家注意(如前所述)。Yushchenko 甫一上任，即任命擔過能源部長的 Tymoshenko 為總理，並表示要改革過去 Kuchma 時期與 Gazprom 締結之天然氣協議，與 Gazprom 天然氣協調談判未有進展，加上 Yushchenko 政府與西方互動頻繁，¹⁵⁹引起俄羅斯政府對天然氣管線的安全擔憂。於是 Gazprom 與俄羅斯政府站在同一陣線，政治與商業利益結合下開始啟動與烏克蘭的天然氣糾紛。

先將俄烏天然氣關係惡化的開始回溯至 2004 年 12 月，土庫曼當局要求於 2005 年起提高對俄羅斯與烏克蘭天然氣價格，由原來的 \$42/mcm 調高到 \$60/mcm，12 月 31 日土庫曼停止對烏克蘭輸氣，促使烏、土雙方加快協商進度，土庫曼予烏克蘭緩衝時間，並要求烏克蘭承諾自 2005 年 1 月 3 日起同意以 \$58/mcm 的價格向土庫曼購買天然氣，一半以現金一半以天然氣為支付方式，當月 RosUkrEnergo 取代 ETG(Eural Trans Gas)，成為了土、烏之間主要的天然氣經銷供應商。而俄羅斯方面，土庫曼同樣停止輸送天然氣，直至 2005 年 5 月 Gazprom 執行長 Miller 與土庫曼總統尼亞佐夫(Saparmurat Niyazov, Сапармурат Ниязов)談判後，雙方決定 2005 至 2006

¹⁵⁷ Ibid, p. 96.

¹⁵⁸ Pirani, Simon, *Russian and CIS gas markets and their impact on Europe*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pp. 97-99.

¹⁵⁹ "Gazprom To Raise Ukraine Gas Price," *Radio Free Europe Radio Liberty*, <http://www.rferl.org/content/article/1063827.html> (1 June 2012).

年 Gazprom 以\$44/mcm 的價格向土庫曼購買天然氣，但必須全以現金支付後，俄、土雙方的天然氣輸送才恢復，同年 7 月，烏克蘭跟進 Gazprom 協議標準，同樣以 \$44/mcm 的價格向土庫曼購買天然氣。¹⁶⁰

在 2004 年 12 月，烏克蘭 Naftogaz 和土庫曼 Turkmenneftegaz 簽訂 2005-2006 年每年運送 500-600 億立方米天然氣的協定，並由烏方指定天然氣經銷商來負責轉賣，此外在同年，烏克蘭與伊朗宣布新的管線出口計劃，將伊朗天然氣輸往歐洲，途經亞美尼亞、喬治亞和俄羅斯。不論這些管線計劃能在何時具備財務或體制上的實踐性，更重要的是土庫曼總統 Niyazov 的發言，他說不論與烏克蘭締結何種長期天然氣合約，都必須加入俄羅斯進行三方會談共同協議。¹⁶¹

2005 年 5 月 Gazprom 發現 2004 年冬季在烏克蘭的貯氣設備無故短少 70~80 億立方米，Gazprom 認為短少的貯量應可扣除對烏克蘭的過境費償付費用上，烏克蘭方面則表示這是為補足歐洲市場天然氣供應短缺所致，隨後 Gazprom 主張，因天然氣是輸送西歐市場使用，短少的天然氣應由烏方以歐洲價格(約 6 億美金)支付給 Gazprom，最後針對短少的天然氣糾紛，雙方協議出一個兩階段償付方案：¹⁶²

1. 短少天然氣量估計為 78 億立方米。
2. 在烏克蘭遺失的 25.5 億立方米天然氣被視為 Gazprom 的過境費償付，不再向烏克蘭追究。
3. 另外空缺的 52.5 億立方米天然氣將在 2005-2006 年間由 Gazprom 賣給 RosUkrEnergo，RosUkrEnergo 再賣給烏克蘭。

此外，過境烏克蘭運至歐洲市場的天然氣在 2005 年再增加了 80 億立方米，2006 年增加 80-115 億立方米，然這樣的解決方案又出現了其他延伸問題—Gazprom 在烏克蘭境內的貯備天然氣似乎有供應安全問題，因 Gazprom 無法防範烏克蘭境內的偷盜行為，增加了對歐洲供應的安全疑慮。¹⁶³

2005 年 3 月，Yushchenko 政府提議，天然氣過境費率應提升至歐洲標準，並需由美元支付，這項舉動讓 Gazprom 興起也對烏克蘭調高天然氣費率至歐洲標準的念頭，等於是 Yushchenko 暗示 2004 年俄、烏天然氣協議無效，讓烏克蘭不敢再對提高過境費議題上炒作。¹⁶⁴2005 年 7 月俄羅斯國家杜馬投票決議總理提案，CIS 國家

¹⁶⁰ Stern, Jonathan P., "The Russian-Ukrainian gas crisis of January 2006," *AVIM*, <http://www.avim.org.tr/icerik/energy-gas.pdf> (5 June 2012).

¹⁶¹ "Ukraine squeezed by Russia and Turkmen gas pricing ambitions," *Gas Matters*, <http://www.gasstrategies.com/publications/gas-matters/55731> (1 June 2012)

¹⁶² Stern, Jonathan P., "The Russian-Ukrainian gas crisis of January 2006," *AVIM*, <http://www.avim.org.tr/icerik/energy-gas.pdf> (5 June 2012).

¹⁶³ *Ibid.*

¹⁶⁴ "Expert: Ukraine vs Gazprom: the price of the problem," *REGNUM*, <http://www.regnum.ru/english/569483.html> (1 July 2012).

—喬治亞、摩爾多瓦、烏克蘭、愛沙尼亞、拉脫維亞、立陶宛是否應以國際市場標準價格償付俄羅斯天然氣，烏克蘭能源部則提出修改原來的天然氣合約之可能性：2006-2007 年以現金作為天然氣交易基礎，以符合烏克蘭利益為主。

同時，Yushchenko 政府反對 2004 年 8 月通過的兩項烏、俄協議，主要訴求有兩點：¹⁶⁵

1. 不承認之前的天然氣債務解決方案。
2. 不贊成 RosUkrEnergo 作為俄、烏天然氣經銷企業。

在債務解決方案上，烏克蘭政府認為協定債務金額過高，2005 年 7 月烏克蘭當局開始對 RosUkrEnergo、ETG 進行犯罪調查，並發現對 RosUkrEnergo 持有 50% 股份的奧地利 Raffeisen Bank 隱匿與烏克蘭境內的犯罪活動有關聯之事實。

由此可見，在 2004 年底至在 2005 年 7 月之間，俄、烏雙方仍存有許多天然氣懸而未決的問題：¹⁶⁶

1. 俄、烏一直未確定烏克蘭是否能直接向土庫曼購買天然氣，或必須以間接方式透過 Gazprom
2. RosUkrEnergo 作為中亞天然氣經銷至烏克蘭的合法性一直令人存疑，因 RosUkrEnergo 內部的交易運作一直非常隱蔽未公開。
3. RosUkrEnergo 的成立目的之一為更新與管理烏克蘭境內天然氣運輸網絡，但此一任務在 RosUkrEnergo 成立後則立即被拋諸腦後。
4. 由 2004 年冬天發生 Gazprom 於烏克蘭境內貯備天然氣無故消失事件，讓 Gazprom 對消費市場的天然氣供應保證出現了問題，但俄、烏雙方仍無進一步深究或進行解決機制商討。
5. 俄羅斯政府與 Gazprom 欲增加對烏克蘭天然氣費率，可能會對歐洲消費市場帶來負面影響。

俄、烏天然氣關係惡化恰好與石油價格攀上歷史高點同時，在 2005 年末其他前蘇聯國家以 \$50-80/mcm 的費率向俄羅斯購買天然氣時，與西歐天然氣市場價格相差了 3~4 倍（請見表 3-1），在 2005 年最後一季，Gazprom 與 Naftogaz 的談判開始有了進一步動作，各自提出以下要求：¹⁶⁷

¹⁶⁵ Stern, Jonathan P., “The Russian-Ukrainian gas crisis of January 2006,” *AVIM*, <http://www.avim.org.tr/icerik/energy-gas.pdf> (5 June 2012).

¹⁶⁶ Stern, Jonathan P., “The Russian-Ukrainian gas crisis of January 2006,” *AVIM*, <http://www.avim.org.tr/icerik/energy-gas.pdf> (5 June 2012).

¹⁶⁷ Nichol, Jim, Woehrel, Steven, and Gelb, Bernard A., “Russia’s Cutoff of Natural Gas to Ukraine: Context and Implications,” *CRS Report for Congress*, <http://www.policyarchive.org/handle/10207/bitstreams/4324.pdf> (18 July 2012).

1. Gazprom 要求自 2006 年起，烏克蘭必須比照歐洲市場價格(\$160-230/mcm) 支付天然氣費用，若烏克蘭不準備允許，須同意 Gazprom 掌有部份烏克蘭境內天然氣管線控制權。
2. 烏克蘭政府及 Naftogaz 表示願意以歐洲市場標準支付天然氣費用，但必須分階段進行，最多只能在 2006 年提升至\$80/mcm。

表 3-1 Gazprom 天然氣消費市場售價比較表
(單位：\$/mcm)

年份	歐洲市場平均天然氣價格	CIS 及波羅的海國家平均天然氣價格	烏克蘭天然氣價格
2003	131.6	43.6	-
2004	137.7	46.7	50
2005	192.4	60.7	50
2006	261.9	88.6	95
2007	269.4	110.9	130
2008	407.4	159.2	179.5
2009	296.7	202.1	-
2010	301.8	231.8	-

資料來源：歐洲市場、CIS 及波羅的海國家平均天然氣價格整理自“Gazprom Data Book,” *Gazprom*, <http://www.gazprom.com/investors/reports/2011> (17 July 2012)；烏克蘭天然氣價格為筆者依新聞報導整理，“-”表示資料缺乏。

而當時 Gazprom 堅持對烏克蘭提高天然氣價格，烏克蘭也以提高 Gazprom 過境費作為回應，這使得 Gazprom 內部有了一些動作：¹⁶⁸

1. Gazprom 必須有其他管線繞境烏克蘭運送天然氣到主要的歐洲市場，使得烏克蘭無法以管線作要脅、解決歐洲天然氣供應穩定問題。
2. 烏克蘭對過境費增加多少，也會引起俄羅斯操作以調高土庫曼天然氣對烏克蘭出口關稅。

在 2005 年年底雙方的談判一直懸而未決時，當時發生了烏茲別克決定於 2006 年將天然氣售價由\$44/mcm 調高至\$55/mcm 的消息，¹⁶⁹Gazprom 也宣布與土庫曼簽

¹⁶⁸ Stern, Jonathan P, “The Russian-Ukrainian gas crisis of January 2006,” *AVIM*, <http://www.avim.org.tr/icerik/energy-gas.pdf> (5 June 2012).

¹⁶⁹ “Uzbekistan to raise natural gas prices for Tajikistan,” *RIA Novosti*, <http://en.rian.ru/world/20051024/41874873.html> (12 July 2012).

訂於 2006 年以 \$65/mcm 購買 300 億立方米土庫曼天然氣的計劃，其中的一半會在第一季度運送完畢。¹⁷⁰以當時中亞天然氣管線運送量來看，Gazprom 已買下了土庫曼 2006 年第一季度所有的可能生產的天然氣總量，讓烏克蘭無剩餘的天然氣可購買，烏克蘭政府先前於 2004 年和土庫曼簽訂的天然氣協議形成具文、無實際作用。

當時 Gazprom 得到克里姆林宮支持要求提升烏克蘭天然氣費率至 \$230/mcm，而烏方曾發聲要求俄羅斯總統 Putin 介入談判，¹⁷¹甚至提出許多政治交換條件要求 Gazprom 退讓，¹⁷²之後 Gazprom 作出部份「退讓」建議，若烏克蘭無法負擔歐洲市場標準費率，Gazprom 會考慮延長對烏克蘭天然氣貸款，當時的總統 Putin 進一步提出，若烏克蘭接受此一天然氣提升費率，Gazprom 必須讓烏克蘭有三個月緩衝期。此一提議在當時被媒體認為是 Putin 對烏克蘭的政治讓步，但烏克蘭政府拒絕了所有來自俄羅斯政府或 Gazprom 的任何讓步方案，在 2006 年 1 月 1 日莫斯科時間早上 10 點，Gazprom 切斷了對烏克蘭的天然氣供應。¹⁷³

Gazprom 切斷天然氣供應對歐洲國家的影響是非常立即的，而面對 Gazprom 和烏克蘭政府的各有堅持，一時難以判斷問題的來源，Gazprom 堅持依合約向歐洲市場輸送固定天然氣，但烏克蘭堅稱境內無任何偷盜天然氣行為發生。而在 2006 年 1 月 1 日斷氣當日，歐洲下游天然氣供應商則指出，斷氣原因可能是烏克蘭境內天然氣廠商作出天然氣挪轉，或 Gazprom 沒有將足夠的天然氣打入管線中。依 Gazprom 欲確保供應安全與穩固歐洲消費收益的目的考量下，唯一的解釋是天然氣在烏克蘭境內被移轉。另外，針對天然氣移轉行為，烏克蘭方面有兩種解釋：¹⁷⁴

1. Naftogaz 稱公司只移轉本屬烏克蘭所購得之土庫曼天然氣，而非俄羅斯欲運至其他歐洲市場之天然氣。
2. 斷氣事件爆發後，烏克蘭方面稱僅取走原來合約上明訂 15% 過境國土之天然氣作為己用，且溫度低於 -3°C 時，烏克蘭有自由移轉天然氣的權力。

但不論是以上哪種說辭都無法增加對烏克蘭的可信度，因為若無法確定土庫曼對烏克蘭的天然氣運送是否正常，可以向土庫曼求證與烏克蘭的合約是否兌現。在

¹⁷⁰ “Gazprom to buy 30 bln cu m of gas from Turkmenistan in 2006,” *RIA Novosti*, <http://en.rian.ru/russia/20051229/42778226.html> (12 July 2012).

¹⁷¹ 「烏克蘭將請普京調解烏與俄天然氣價格糾紛問題」，*新華網*，<http://big5.cri.cn/gate/big5/gb.cri.cn/8606/2005/12/27/1745@837434.htm> (7 June 2012).

¹⁷² 「烏克蘭俄羅斯能源合作新模式：烏用武器換天然氣」，*中國國際廣播電臺國際線上*，<http://big5.cri.cn/gate/big5/gb.cri.cn/8606/2005/11/28/1425@798998.htm> (7 June 2012).

¹⁷³ Russia offers delay on gas hike, *BBC News*, <http://news.bbc.co.uk/go/pr/fr/-/1/hi/world/europe/4571726.stm> (5 June 2012).

¹⁷⁴ Stern, Jonathan P., “The Russian-Ukrainian gas crisis of January 2006,” *AVIM*, <http://www.avim.org.tr/icerik/energy-gas.pdf> (5 June 2012).

2004年12月23日，俄羅斯 Interfax 新聞社報導，烏克蘭與土庫曼雖以達成 2006 年天然氣協議，但由於協議中無提及運送量及價格，且無俄羅斯代表參與協議過程，雙方並無簽署任何協議文件，讓 Gazprom 得以合法地於 12 月 29 日和土庫曼締結新的天然氣協議，而 Gazprom 方面則證實，在天然氣糾紛發生初期，無任何土庫曼天然氣供應給烏克蘭，即指烏克蘭說辭無可採信。

此外，依過去的天然氣協議中，並無任何具文說明烏克蘭有權力根據氣溫變化或一定比例過境氣體量作任何移轉，雖然以往 Gazprom 以天然氣實物支付烏克蘭過境費大約是 15% 的總過境量，而這些都是根據每年簽訂的合約為憑作實物支付，而 Gazprom 與烏克蘭並無簽訂任何 2006 年協議，所以烏克蘭對於移轉 15% 總量的說辭於理不合。

天然氣供應量的突然下降得歐盟全境抗議不斷，1 月 2 日匈牙利稱短少了 40% 的俄羅斯天然氣，奧地利、斯洛伐克和羅馬尼亞的供應則斷了三分之一，法國 25-20%，波蘭 14%，義大利稱在 1 月 1 日至 1 月 3 日期間短少了 3,200 萬立方米天然氣，約 25% 的平常運量，德國方面也稱受到了影響，但未提供詳細情況。在 1 月 2 日，Gazprom 回應，將每日額外提供 9,500 萬立方米天然氣以補償烏克蘭的移轉量，在 1 月 3 日奧地利和匈牙利的供氣恢復正常，而其他國家仍面臨天然氣短缺問題。¹⁷⁵

至 2006 年 1 月 4 日，俄羅斯對全歐天然氣供應已恢復正常運作，加上當時氣候轉暖且無商業或工業消費者於歐洲新年期間運作，歐盟已無需要對天然氣供應作任何干涉談判，此次天然氣糾紛維持了 4 天，其中 3 天造成歐盟能源恐慌。1 月 4 日同天，Gazprom 執行長 Miller、Naftogaz 執行長 Oleksiy Ivchenko(Алексей Ивченко)宣布達成和解，另加上 RosUkrEnergo 執行長 Oleg Palchikov(Олег Пальчиков)和 Konstantin Chuichenko(Константин Чуйченко)共四人，簽訂一份五年期天然氣合約，要點如下：¹⁷⁶

1. Gazprom 對 Naftogaz 支付過境費率由 \$1.09/mcm/100km 調高至 \$1.6/mcm/100km。
2. RosUkrEnergo 作為唯一經銷 Gazprom 天然氣的公司，Gazprom 不會負責運送俄羅斯天然氣的業務，且 Naftogaz 不可出口任何來自俄羅斯的天然氣。
3. RosUkrEnergo 和 Naftogaz 在 2006 年 2 月 1 日前組成合資公司，以負責過境烏克蘭境內的俄羅斯天然氣行銷。
4. RosUkrEnergo 每年的天然氣購買量由以下項目組成：
 - (1) 自 Gazprom export(Газпром экспорт，100% 由 Gazprom 持股)¹⁷⁷ 購買或 RosUkrEnergo 自行採購的 410 億立方米土庫曼天然氣。

¹⁷⁵ Ibid.

¹⁷⁶ “Текст соглашения между “Нафтогазом” і “Газпромом,” *Українська правда*, <http://www.pravda.com.ua/rus/articles/4b1aeb82d0ef/> (5 June 2012).

¹⁷⁷ “Companies with Gazprom's participation and other affiliated entities,” *Gazprom*, <http://www.gazprom.com/about/subsidiaries/list-items/> (6 August 2012).

- (2) RosUkrEnergO 負責混入自 Gazexport 購自其他中亞國家的天然氣，包括：70 億立方米烏茲別克天然氣、80 億立方米哈薩克天然氣。
- (3) 170 億立方米購自 Gazprom 的俄羅斯天然氣以\$230/mcm 的費率購買
- (4) 銷售條款：
 - A. 340 億立方米天然氣將由 RosUkrEnergO 和 Naftogaz 所組成的合資公司在 2006 年上半年以\$95/mcm 的費率在烏克蘭境內銷售，且不得從烏克蘭境內再出口。¹⁷⁸
 - B. 在 2007 年，RosUkrEnergO 和 Naftogaz 所組成的合資公司負責銷售 580 億立方米天然氣，且不得從烏克蘭境內再出口。
 - C. RosUkrEnergO 在與 Gazexport 合作的架構下，可在烏克蘭境內出口 150 億立方米天然氣(即烏茲別克加上哈薩克的天然氣)。
5. 未來過境費率與天然氣價格只能由 Gazprom、Naftogaz、RosUkrEnergO 三方所共同決定。

以上協議內容顯示出俄、烏雙方之間仍有許多問題仍未解決，為往後的天然氣衝突埋下伏筆：

1. 未訂立 2006 年下半年天然氣價格。
2. 協議中列明每年 410 億立方米土庫曼天然氣、150 億立方米來自烏茲別克和哈薩克天然氣可作預備用途，但未說明若 2006 年上半年需求超過 340 億立方米時將以何種價格購買以補充所需天然氣。
3. Gazprom 自土庫曼購買天然氣價格為\$65/mcm，加上對烏克蘭的過境費和新合資公司的邊際利潤，接近在烏克蘭販售的\$95/mcm 費率。¹⁷⁹

而當時 2006 年估計烏克蘭國內所需天然氣量約為 765 億立方米，200 億立方米烏克蘭可國內生產，剩餘 565 億立方米天然氣需進口，而俄、烏協議中表明 RosUkrEnergO 可在烏克蘭境內販售 560 億立方米中亞天然氣和 170 億立方米俄羅斯天然氣，在協議簽訂之初有媒體評論烏克蘭將會得到來自中亞與俄羅斯的混合天然氣，但雙方並無訂立 2006 年下半年天然氣價格，但十分巧合的是，2006 年 8 月親俄的 Yanukovich 被選為烏克蘭總理，俄烏之間和平協議了 2006 年下半年天然氣供應合約比照上半年標準。¹⁸⁰

¹⁷⁸ RosUkrEnergO 和 Naftogaz 各持 50% 股權成立之公司名為 UkrGazEnergO，可參考 Kupchinsky, Roman, "Ukraine: Gas-Price Increase Could Cause Severe Problems," *Radio Free Europe Radio Liberty*, <http://www.rferl.org/content/article/1068851.html> (6 June 2012).

¹⁷⁹ Gazprom 的俄羅斯天然氣價格加上較廉價的中亞天然氣，對烏克蘭的天然氣混合售價約 \$95/mcm。

¹⁸⁰ "Russia gas price to remain \$95 in 2006 – Ukraine's PM," *America-Russia.net*, <http://www.america-russia.net/eng/news/126305247> (12 July 2012).

(二)OBM 分析

從初始各方議價目標(表 3-2)及上述過程來看，主要行為者—俄羅斯政府、烏克蘭政府及 Gazprom 各有所得及所失。

在第一層 Gazprom 與烏克蘭政府議價中，雖然 Gazprom 作出強硬的天然氣價格調高態勢，但不得烏克蘭政府的積極正面回應；烏克蘭政府反而要求俄羅斯政府或是總統 Putin 出面作介入，提出各種「非經濟」、「具政治」性質的交換條件，要求俄方在天然氣價格及債務等議題上對烏克蘭採較寬容的處置，烏方似乎認為己方所提交換條件對俄羅斯府方有極大的吸引力，讓俄羅斯政府及 Gazprom 足以犧牲經濟利益以取得對烏克蘭政府的政治讓步。

表 3-2 2006 年俄、烏天然氣糾紛各主要行為者及其議價目標

主要行為者	議價目標
Putin 及俄羅斯政府	保障國家天然氣利益
Yushchenko 及烏克蘭政府	改革 Gazprom 天然氣協議，包括不承認 RosUkrEnergo 作為中介商，不承認先前所有烏克蘭天然氣債務
德國及其他歐洲消費國	確保過境烏克蘭之 Gazprom 天然氣運送正常、保障歐洲能源安全
Gazprom	調高烏克蘭天然氣價格至\$160-230/mcm、收回烏克蘭積欠債務

資料來源：筆者自行整理

最後總統 Putin 與 Gazprom 經理人作天然氣談判討論時，進入了第二層 OBM 議價層次，初始總統 Putin 授意 Gazprom 經理人丟出「讓步條款」—若烏克蘭無法負擔歐洲市場標準費率，Gazprom 會考慮延長對烏克蘭天然氣貸款，當時的總統 Putin 進一步提出，若烏克蘭接受此一天然氣提升費率，Gazprom 必須讓烏克蘭有三個月緩衝期—但得到烏方強硬拒絕。雖然烏方握有特殊的議價籌碼—「過境管線」，但強硬的回應方式讓俄羅斯政府不得不採取高壓策略，而俄羅斯府方人員也漸漸代替 Gazprom 經理人向烏克蘭進行喊話，最後俄羅斯先自行「斷氣」，烏克蘭也不願交出地下儲氣作為歐洲供氣補充，讓消費國—歐盟各國不得不同聲譴責，雖然在「斷氣」事件中，俄、烏雙方各負罵名，但歐盟各國及西方國家對俄羅斯的評論較為嚴苛，讓俄羅斯政府與 Gazprom 的國際形象大受影響，歐洲媒體評為俄羅斯政府利用經濟手段對烏克蘭進行的政治勒索：¹⁸¹

Vladimir Putin 企圖瓦解其西方鄰國將其元首拉下馬...趁烏克蘭新政未穩固時施

¹⁸¹ Stern, Jonathan P., "The Russian-Ukrainian gas crisis of January 2006," AVIM, <http://www.avim.org.tr/icerik/energy-gas.pdf> (5 June 2012).

加壓力

美國國務卿則表示：¹⁸²

...很明顯地這是政治動機所致的烏克蘭能源供應緊縮。這場博弈不能用這樣的方式進行...當有一方採取這樣帶有明顯政治動機的手段時，會導致問題。

以上言論表明俄羅斯的斷氣行為是泛政治化的，加上在 2006 年也發生一連串 Gazprom 對反俄國家(波羅的海三國)及倒向西方的前蘇聯國調高天然氣價格的舉措，更加深了 Gazprom 作為外交工具的說法，當時包括：¹⁸³

1. 提高亞美尼亞、喬治亞、亞塞拜疆天然氣價格為\$110/mcm。
2. 提高摩爾多瓦天然氣價格為\$160/mcm。

而當年僅有白俄羅斯能與 Gazprom 維持\$46.7/mcm 的優惠價格，理由為穩固俄、白雙元經濟體發展，與 Gazprom 掌握了輸往歐洲市場的 Yamal 管線在白俄境內的所有權。先前提及 Gazprom 對烏克蘭的天然氣售價\$230/mcm 為 CIS 國家中最高，且是在談判敲定前幾個星期由原來比照摩爾多瓦\$160/mcm 的標準，突然提高至 \$230/mcm，實際上這樣的價格調漲行為可視作將 Gazprom 與烏克蘭政府天然氣供應關係的決裂，但即便最後烏克蘭選擇以這樣的高價購入俄羅斯天然氣，烏方也同時選擇將不會直接向 Gazprom 作購買，而是透過合資公司，如此一來 Gazprom 將無法直接插手烏克蘭天然氣產業，所能做的是以現金支付過境費用。

許多歐洲及北美評論將此一事件加入了諸多評論視野：

1. 此一事件不利總統 Putin 角逐 2006 年 G8 主席。¹⁸⁴
2. 俄羅斯天然氣此後被視為歐洲天然氣供應的安全來源。
3. 歐洲能源政策應以減少對俄羅斯的能源依賴為改進方向，尤其是天然氣項目，是歐盟刻不容緩的任務。

另外，一些國際組織如國際能源總署 (International Energy Agency, IEA)則提出警告，認為天然氣糾紛會對俄羅斯成為歐洲可靠的能源供應者聲譽造成根本及延續性的破壞，而較少人注意到的是 WTO 秘書長的言論，他認為俄羅斯及烏克蘭都必須對他們的能源供應糾紛付出市場代價，此舉會影響到俄羅斯與歐盟進行的加入 WTO 談判。¹⁸⁵

另外，在各方對俄羅斯的指控與政治施壓的討論中，有幾點特別值得注意：

¹⁸² Ibid.

¹⁸³ Ibid.

¹⁸⁴ "RUSSIA/UKRAINE: Gas dispute upsets Moscow's G8 image," *Oxford Analytica*, <http://www.globalhorizons.oxan.com/display.aspx?ItemID=DB123208> (12 July 2012).

¹⁸⁵ "WTO urges Russia, Ukraine to pay market price for gas," *TechZone360.com* <http://www.techzone360.com/news/2006/jan/1251761.htm> (12 July 2012).

1. 不管是 Gazprom 或是俄羅斯政府，任何一方並沒有對烏克蘭提出政治要求。
2. 無從得知俄方有否提出任何政治要求。
3. 烏克蘭政府於 1 月 10 日因國會不信任案解散，主因為反對派認為政府所簽署的 2006 年俄烏天然氣協議有損國家利益，¹⁸⁶在幾天後，總統 Yushchenko 開始面臨政府壓力，但無從判斷早已身陷國內政治紛擾的親西方烏克蘭執政黨，是否因天然氣糾紛而處於困境，同時也未可知在同年 3 月的烏克蘭國會大選中親俄派會受到此一事件的影響為何。

這場天然氣糾紛被視作政治性議題來自於，在 CIS 國家的所有天然氣商業往來都必須由相關總統及部長級官員簽署；另一個原因是，假設烏克蘭總統 Yushchenko 在 2004 年沒有贏得總統大選，俄、烏雙邊關係就不會如此惡化，Gazprom 和 Naftogaz 之間會很順利地進行新的天然氣價格談判，然而俄羅斯總統 Putin 所提出三個月價格調整緩衝期，很有可能是讓 Yushchenko 在 3 月國會選舉前免於天然氣議題纏身的手段，在冬季過後再啟天然氣問題則較不易被媒體冠上政治色彩。

邏輯性的政治詮釋是，若烏克蘭希望在政治上擺脫俄羅斯、投向歐盟與 NATO 的懷抱，並反對 Gazprom 持有任何境內天然氣相關資產，那麼就會期望與西歐國家擁有與 Gazprom 相同的商業條件，就像 1990 年之後，前經濟互助委員會（Council for Mutual Economic Assistance, CMEA）國家與俄羅斯的政經關係變化，欲與俄羅斯切斷所有政、經連結，但從烏克蘭政府的舉動來看，他選擇了與俄羅斯維持較緊密的政治關係，並希望能持續得到俄方提供的低價天然氣優惠，最後引起 Gazprom 的一個國外天然氣市場方向是積極建立繞道烏克蘭的管線，如：Nord Stream。

任何類似的天然氣糾紛出現都會嚴重打擊到西歐國家對俄羅斯的能源供應信心，但在斷氣事件發生後的第三天，Gazprom 馬上恢復供氣，表示 Gazprom 能立時解決供應短缺問題。

在歐盟的立場來看，俄烏天然氣糾紛之初即把天然氣問題列入 2005 年 12 月烏克蘭-歐盟峰會議題中，而在 2006 年 1 月 4 日緊急召集的「歐盟天然氣協調小組」（Gas Coordination Group）的作用，僅止於歐盟能源部長（EU Energy Commissioner）Andris Piebalgs 祝賀俄、烏雙方解決天然氣糾紛上。¹⁸⁷

在事件過後，歐盟採取了一些促進參與俄羅斯和 CIS 國家天然氣糾紛處理與流向透明化的行動，並將此議題設在「歐盟與俄羅斯能源對話」（EU-Russia Energy

¹⁸⁶ “Ukrainian government 'dismissed' by parliament over Russian gas contract,” *Gas Matters*, <http://www.gasstrategies.com/publications/gas-matters-today/56651> (12 July 2012).

¹⁸⁷ Piebalgs, Andris, “Speaking Notes Welcoming the agreement between Gazprom and Naftogaz,” *EU Press Release, Speech 06/01*, <http://europa.eu/rapid/pressReleasesAction.do?reference=SPEECH/06/1&format=HTML&aged=0&language=EN&guiLanguage=en> (10 June 2012).

Dialogue)、「歐盟與烏克蘭對話」(EU-Ukraine Energy Dialogue)議程上。

另一個發展是，《歐洲能源憲章》(EU Energy Charter)的改變：¹⁸⁸

1. 要求俄羅斯、中亞國家與 CIS 過境國之間的供應與過境協議的透明化改進。2006 年的衝突讓歐盟國家更加瞭解供應與過境國之間的責任劃分：(1)土庫曼與俄羅斯，(2)土庫曼與烏克蘭，(3)俄羅斯與烏克蘭。
2. 新成立的 RosUkrEnergo 對處理運送俄羅斯與中亞天然氣至烏克蘭的處理行為：
 - (1) 俄羅斯與 CIS 國家、CIS 國家與歐盟國家邊境天然氣流量測量站的資訊透明，此類流量資料應對《歐盟執委會》(European Commission)公開。2006 年初發生的斷氣事件，烏、俄雙方各執一詞的狀況不得重演。
 - (2) 俄羅斯天然氣過境國—烏克蘭、白俄羅斯、摩爾多瓦，應對任何可能發生之天然氣供應問題對歐盟提出預警。

2006 年 1 月 3 日，《歐洲憲章》秘書長對俄、烏政府發出建議函，¹⁸⁹若雙方對危機處理無一致看法，可利用《歐洲能源憲章》爭端解決機制第七條第 6、7 款。¹⁹⁰

總體看來，此次天然氣議價對 Gazprom 帶來了一些好處，消除了自 1991 年以來俄、烏雙邊天然氣實物交易的習慣，用現金交易較符現代市場機制，而此一協議也烏克蘭無法直接與土庫曼進行天然氣交易，因所有的土庫曼天然氣都被 Gazprom 收購，更有利於 Gazprom 對中亞天然氣在烏克蘭市場的壟斷，對烏克蘭未來更加依賴 Gazprom 或是俄羅斯天然氣，面臨可能發生的天然氣斷氣糾紛時，將更無議價能力。此外，中介商 UkrGazEnergo 的成立並接手中亞及俄羅斯天然氣的銷售，等於 Gazprom 變相地參與原來無法介入的烏克蘭天然氣工業用戶的銷售利益，搶奪 Naftogaz 的市場大餅，也代表著烏克蘭重要的賺取外匯來源—能源集中產業，受到了 Gazprom 與俄羅斯政府的成本控制，烏克蘭中、短期轉型經濟發展中留下了不利因素。原來在 2005 年末，Gazprom 開出天然氣價格提高或以掌握烏克蘭管線處理權的要求，烏克蘭政府不予積極回應，但再加入俄羅斯府方勢力後，讓 Gazprom 解決了調高獲利的目的，同時提高了對烏克蘭消費市場市佔率，雖然是以成立中介公司的方式來進行間接干涉烏克蘭境內天然氣產業，但對 Gazprom 長遠商業利益考量來

¹⁸⁸ 請見：“EC No 954/2006,” *Office Journal of the European Union*,

<http://eur-lex.europa.eu/LexUriServ/LexUriServ.do?uri=OJ:L:2006:175:0004:0038:EN:PDF> (12 July 2012).

¹⁸⁹ 俄國並無簽署《歐洲能源憲章條約》，但在過去，俄羅斯與白俄羅斯曾利用《歐洲能源憲章》爭端解決機制部份條例。

¹⁹⁰ 《歐洲能源憲章》全文請見：

<http://www.encharter.org/upload/9/120520674515751158192049714743532131935190860213f2543v3.pdf>

看，促進了一大步；就短期利益上來看，伴隨著土庫曼天然氣的提高，Gazprom 並無在此次烏克蘭天然氣價格提高的談判中得利，只是勉強打平供氣成本，同時又影響了歐洲各國的俄羅斯及 Gazprom「穩定天然氣供應者」的信任，紛紛開始向其他可能的國際供氣商簽署商務協議。

二、2006-2008 年俄烏天然氣關係

自 2006 年 1 月俄、烏天然氣糾紛落幕後，協議中訂立 2006 年 1 至 6 月對烏克蘭出口天然氣價格，並成立了 RosUkrEnergo 和 Naftogaz 各持股 50% 的中介天然氣經銷商 UkrGazEnergo(УкрГазЭнерго)，負責將來自俄羅斯與中亞的天然氣混合、壟斷烏克蘭境內所有俄羅斯天然氣銷售業務，這使得俄、烏關係只是獲得了暫時的平息，在 2006 年 5 月 22 日 Gazprom 副執行長 Aleksandr Ryazanov(Александр Рязанов) 宣布，自 2006 年 7 月 1 日起，UkrGazEnergo 對烏克蘭的天然氣售價將由 \$95/mcm 調高至 \$120-130/mcm，而幾天後，5 月 31 日烏克蘭政府宣布自 7 月 1 日起，國內天然氣售價調高 50% 為 \$82.8/mcm。雖然俄、烏雙邊皆同意天然氣的年中調漲，但也引來了一些評論：¹⁹¹

1. Gazprom 要求調高天然氣價的舉動對烏克蘭經濟影響甚巨：
 - (1) 根據 EBRD 報告，烏克蘭在 2006 年的 GDP 成長率為 1.2%，減為上一年的一半，可能原因為天然氣進口價格的調升，加深烏克蘭能源債的問題。
 - (2) 2006 年上半年由於天然氣價格上升的影響，烏克蘭消費者物價在同年上升了 19%，若天然氣價格持續上升，會讓烏克蘭國內的通膨加劇。
 - (3) Gazprom 於 2006 年下半年因對烏天然氣調升，下半年企業銷售估計增加 6.25 至 8.75 億美金。
 - (4) 以成立中介商 RosUkrEnergo、UkrGazEnergo 處理俄羅斯、中亞天然氣在烏克蘭的交易事務，讓 Gazprom 得以間接掌控烏克蘭國內天然氣產業經濟。中介商的銷售排擠 Naftogaz 償債能力佳的工業用戶，同時也壓縮到 Naftogaz 維持烏克蘭境內管線的經費，甚至使 Naftogaz 面臨破產危機。¹⁹²
 - (5) 烏克蘭 Centragas 公司負責人 Dmitry Firtash(Дмитрий Фирташ) 因持有 50% RosUkrEnergo 股份，而可對 UkrGazEnergo 內部操作施加影響力。此外，烏克蘭安全局(Security Service of Ukraine) 表示，當局相信 UkrGazEnergo 在烏克蘭工業天然氣供應的壟斷有助於 Firtash 所擁有的 CrimeSoda 汽水公司、

¹⁹¹ Kupchinsky, Roman, "Ukraine: Gas-Price Increase Could Cause Severe Problems", *Radio Free Europe Radio Liberty*, <http://www.rferl.org/content/article/1068851.html> (6 June 2012).

¹⁹² Socor, Vladimir, "UkrGasEnergo: A New Russian-Ukrainian Venture to Dominate Ukraine's Gas Market," *Jamestown Foundation*, http://www.jamestown.org/single/?no_cache=1&tx_ttnews%5Btt_news%5D=31394 (6 June 2012).

Rivnoazot 化肥廠和 Crimean Titan 鈦工廠三家公司在化學產業的市佔率。

2. 以上帶來的經濟惡化影響 Yushchenko 政府指派親俄政黨組成內閣，同時阻止主張消除 RosUkrEnergo 和 UkrGazEnergo 作天然氣中介商的 Tymoshenko 提名內閣的可能。
3. 2006 年 7 月正逢 G8 高峰會，可能是俄羅斯向西方表達能自行在 CIS 國家間解決地緣政治利益問題，不須西方干涉。

整體而言，在 2006-2008 年間在國際油價的飆升下，驅使 Gazprom 不斷地想調升在 CIS 國家的天然氣售價，尤其在 2008 年歐洲天然氣價格曾一度升破 \$500/mcm。2007 年烏克蘭的天然氣價格協議並無糾紛產生，可能的推斷是當時白俄與 Gazprom 關係緊張，Gazprom 不想同時與兩個主要過境國產生衝突。

2007 年 9 月 Tymoshenko 再度出任總理，上任後她馬上發表會兌現競選承諾，將 RosUkrEnergo 逐出烏克蘭天然氣市場之外，要求 Gazprom export 直接把天然氣販售給 Naftogaz，同時發起解散 UkrGazEnergo 的要求。2007 年末，Gazprom 決定 2008 年對烏克蘭天然氣售價由 \$130/mcm 調至 \$179.5/mcm，同樣由 RosUkrEnergo 和 UkrGazEnergo 負責所有烏克蘭境內天然氣銷售，過境費用由 \$1.6/mcm/100km 調至 \$1.7/mcm/100km。但 Tymoshenko 的回任讓整體天然氣協議情況不明朗，而 Naftogaz 單方面將 UkrGazEnergo 的銷售協議作廢，在 2008 年 2 月 Gazprom 指控烏克蘭竊取多餘的天然氣，在 2008 年 2 月 12 日 Putin 和 Yushchenko 雙邊同意：¹⁹³

1. RosUkrEnergo 將被取代，自 2009 年始將由 Gazprom 與 Naftogaz 成立新的合資公司來進行新年度的俄、烏天然氣交易
2. 烏克蘭商 UkrGazEnergo 作為中亞天然氣進口商角色將由 Naftogaz 所取代
3. 取代 RosUkrEnergo 的天然氣批發商將必須由 Gazprom 完全持有，並核發執照，其操作細節將在企業層級內討論與決定。

2008 年 3 月雙邊的協商出現變動，Gazprom 減少管線輸送壓力，Naftogaz 則警告，若俄羅斯不保證對烏克蘭的天然氣供應，Naftogaz 也無法保證對歐洲天然氣的輸送穩定。協議在管線壓力恢復正常運作前部署，讓 Firtash 在烏克蘭國內市場的影響力下降，而加強了 Gazprom 對烏克蘭市場的直接掌握程度：100% 由 Gazprom 持有的烏克蘭中介商 Gazprom-Sbyt 保證擁有工業市場一年 75 億立方米天然氣的供應量，此外，烏克蘭當局也保證會以歐洲市場價格標準為雙邊協商方向。10 月烏克蘭

¹⁹³ Pirani, Simon, Stern, Jonathan and Yafimava, Katja, "The Russo-Ukrainian gas dispute of January 2009: a comprehensive assessment," *Oxford Institute for Energy Studies*, <http://www.oxfordenergy.org/wpcms/wp-content/uploads/2010/11/NG27-TheRussoUkrainianGasDisputeofJanuary2009AComprehensiveAssessment-JonathanSternSimonPiraniKatjaYafimava-2009.pdf> (6 July 2012).

總理 Tymoshenko 和俄羅斯總理 Putin 簽署備忘錄，要點如下：¹⁹⁴

1. 自 2009 年 1 月 1 日起，Naftogaz 將直接向 Gazprom 購買天然氣，並成為唯一的俄羅斯天然氣經銷商(意味著將 UkrGazEnergo 排除在烏克蘭市場之外)。
2. 新的協議以烏克蘭天然氣債務清償、俄方如期繳交過境費用及 Gazprom 子公司能直接對烏克蘭市場進行銷售的條件下成立(此外 2008 年協議的延伸，據此 Gazprom-Sbyt 在烏克蘭銷售了 75 億立方米天然氣給工業用戶)。
3. 天然氣進口價格和過境費皆須以雙邊同意的條件下，在三年內逐步調升至國際市場標準。
4. 雙方同意過境烏克蘭的天然氣輸送不受干擾是必要的。
5. Gazprom 和 Naftogaz 會共同出口天然氣到歐洲，包括提取烏克蘭境內貯備天然氣以應需求量增加之用(這使烏克蘭得接觸歐洲市場的機會，並將 2006 年協議排除)。

在備忘錄發表後的三個星期內，2008 年 10 月 24 日 Gazprom 執行長 Miller 和 Naftogaz 執行長 Dubyna 簽署《天然氣部門長期合作原則》(On the Principles of Long-term Cooperation in the Gas Sector)，¹⁹⁵此文件內容除重述 Putin 和 Tymoshenko 所簽署備忘錄外，還外加了一些要點項目：¹⁹⁶

1. Naftogaz 對 RosUkrEnergo 的債務將轉作對 Gazprom 的債務。
2. 三年期逐步調高天然氣價格與過境費率之計劃需在雙方同意的基礎下完成，而天然氣價格需在 2008 年 11 月 1 日前協商定案。
3. Naftogaz 須保證可靠且不受干擾的天然氣運輸的原則，適用在每年至少運輸 1,200 億立方米天然氣的基礎上。
4. 在 2008 年 10 月 30 日前雙方會議定為期兩個月的天然氣供應契約，由 Gazprom 以 \$179.5/mcm 的價格將中亞天然氣轉售給 Naftogaz(意味著中介商 RosUkrEnergo 和 UkrGazEnergo 將馬上從俄、烏天然氣交易中除名)。
5. 2006 年 1 月議定的天然氣協議將每年進行調整，但必須以達到此份原則中的條件為前提。

¹⁹⁴ Ibid.

¹⁹⁵ Eremenko, Alla, “Новый год под «Газпромом» отменяется?” *Зеркало недели. Украина*, http://zn.ua/POLITICS/novyy_god_pod_gazpromom_otmenyaetsya-55158.html (10 June 2012).

¹⁹⁶ Pirani, Simon, Stern, Jonathan and Yafimava, Katja, “The Russo-Ukrainian gas dispute of January 2009: a comprehensive assessment,” *Oxford Institute for Energy Studies*, <http://www.oxfordenergy.org/wpcms/wp-content/uploads/2010/11/NG27-TheRussoUkrainianGasDisputeofJanuary2009AComprehensiveAssessment-JonathanSternSimonPiraniKatjaYafimava-2009.pdf> (6 July 2012).

從這份《原則》的內容中可看出過境費用問題的重新談判結果，Putin 和 Tymoshenko 簽訂的《備忘錄》指出過境費及天然氣價格會以合乎國際市場、經濟考量基礎下作調整，但 Miller 和 Dubyna 的《原則》則把過境費維持在 2008 年同樣的費率下(\$1.7/mcm/100km)，另外不管是哪一份文件皆同意 Gazprom 與 Naftogaz 在烏克蘭境內共同負責對歐洲市場的天然氣銷售，但都沒有說明 RosUkrEnergo 在中歐市場的中亞天然氣銷售，這使得 RosUkrEnergo 一半持有人 Firtash 於 2009 年 1 月發表聲明，RosUkrEnergo 持有對波蘭、匈牙利和羅馬尼亞三國於 2009 年供應 70 億立方米天然氣的合約，而 RosUkrEnergo 的未來定位處於一個不明朗的狀態。¹⁹⁷

當時 Gazprom 與 Naftogaz 的天然氣協議時，Naftogaz 無力償還天然氣債務，而在 10 月 30 日債務清償日將至時，Miller 和 Dubyna 趕緊簽署新的天然氣協議，在 2008 年 11 月 Naftogaz 付了 2.68 億美元的債務，在 12 月 2 日 Naftogaz 承認有 10 億美金的債務未清償，且承認對於及時付出債務有困難，主因是 2008 年未預期之公司虧損，包括：烏克蘭各地方性供熱公司積欠 2,800 萬格里夫納(гривня)、未繳增值稅 160 萬格里夫納、美元升值造成 Naftogaz 內部資產蒸發 6 億格里夫納。在 12 月中，Gazprom 稱 Naftogaz 天然氣債務已累積至 219.5 億美元，Naftogaz 作為回應，先償付了 8 億美元債務並承諾近期會馬上支付 2 億美元。¹⁹⁸

在如此情勢下，Gazprom 曾提議將預付 2008 年天然氣過境費用(以 \$1.70/mcm/100km 的費率計算)，讓 Naftogaz 能及時償付對 Gazprom 的債務，但被 Naftogaz 拒絕，12 月 19 日 Gazprom 作出回應說明：¹⁹⁹

1. Naftogaz 在 2008 年底前無法清償任何債務。
2. 若除了其他現金償付外沒有其他解決機制，將不同意簽署 2009 年的天然氣供應協議。

Gazprom 的聲明被 Naftogaz 嚴詞否認，在同天烏克蘭總統辦公室發言人 Bogdan Sokolovsky(Богдан Соколовский)說明，烏克蘭已償付 9 月及 10 月天然氣費用，已無現金支付 Gazprom，雖然須在 2008 年截止前支付 11 月份供應費用，同樣地 12 月份的費用在 2009 年 1 月份截止前也無法支付。²⁰⁰

在 2008 年 11 月 Gazprom 執行長 Miller 和俄羅斯總統 Medvedev 會面，並宣布若在 2008 年截止前俄、烏雙方未達成任何天然氣解決方案協議，自 2009 年 1 月 1 日起 Gazprom 對烏克蘭天然氣價格將提高至 \$400/mcm，幾天後當時的總理 Putin 還發出警告：若烏克蘭偷盜天然氣或不清償天然氣債務，將中斷對烏克蘭輸送天然氣。²⁰¹俄方在 12 月份持續發出類似這樣的警告，而歐盟執委會當時並不作干涉，但歐洲

¹⁹⁷ Ibid.

¹⁹⁸ Ibid.

¹⁹⁹ Ibid.

²⁰⁰ Ibid.

²⁰¹ “Russian gas supplies to EU could be cut in Ukraine row,” *The Telegraph*,

能源部秘書長在 12 月 23 日在秘書處作出重申，提起天然氣運送不中斷原則，提醒烏克蘭其在《歐洲能源憲章條約》規範下應盡的義務。²⁰²

Naftogaz 雖然處在財務困難中，仍有償付債務的責任，烏克蘭政府當時正在編修 20 億美元預算讓 Naftogaz 能向國家銀行借貸償還債務，烏克蘭總統同時也指示國家銀行，確認外匯存底能讓 Naftogaz 及時付出天然氣款項，IMF 也對烏克蘭撥出 45 億美元的貸款，但是要求烏克蘭財政改革的二年期條件式貸款(總金額為 165 億美元)，在債務問題炒到最高點的時候，《Financial Times》報導：IMF 認為基輔當局有辦法償付(天然氣債務)。最後在 12 月 30 日，Naftogaz 向 RosUkrEnergo 付了 15.2 億美元，但 Gazprom 堅持還有 6.14 億美元的罰款，雖然在 2009 年 1 月 2 日時 Naftogaz 聲稱並沒其他未付罰款，並說明已準備走向國際仲裁以解決問題，但就解決時程上來說已經太遲，超過了上期合約截止日，在 2008 年 12 月 31 日，Naftogaz 執行長 Dubyna 發信給 Gazprom，警告說：若 Gazprom 向歐洲繼續傳輸天然氣，Naftogaz 將視為「無主財」，並依烏克蘭海關法充公。當時俄方媒體將此信傳真複製流傳，連同 Gazprom 也在媒體上公開此信，而 Dubyna 並無作任何否認與駁斥，很明顯地，Naftogaz 將重演 2006 年的事件。²⁰³

而在評論 2009 年斷氣事件發生之前，俄、烏雙方的天然氣交涉上有一些問題仍未解決：

為何 Gazprom 讓原先 Naftogaz 承認的 16 億美元債務，一直提升到 22 億美元時，Gazprom 才在年底發表聲明警告 Naftogaz 須立即清償？一般來說，依照商業規範，Gazprom 應提早切斷對烏克蘭供氣，即便現存合約仍有幾個星期才到期，可能的推測是：

1. 在 10 月份 Putin 和 Tymoshenko 簽定備忘錄後，俄、烏關係明朗化，Gazprom 並不願執行會破壞兩國關係的斷氣制裁行為，因為對 Gazprom 來說，能儘速且和平的訂立新年度天然氣協議是最好的結果，並可對主要的歐洲消費國展示 Gazprom 是負責且穩定的天然氣供應商，但在同個時間點，國際石油價格下跌，同時帶動國際天然氣價格下滑影響到 Gazprom 未來營收，讓 Gazprom 有回收過去可能收益的打算，當然也包括了烏克蘭長久以來的債務營收，因此 Gazprom 欲將烏克蘭清償債務的條件列入新的過境合約內容中。
2. 另一個可能讓 Gazprom 延遲進行斷氣行為的原因是 RosUkrEnergo 無法對情

<http://www.telegraph.co.uk/news/worldnews/europe/russia/3548189/Russian-gas-supplies-to-EU-could-be-cut-in-Ukraine-row.html> (12 July 2012).

²⁰² Pirani, Simon, Stern, Jonathan and Yafimava, Katja, "The Russo-Ukrainian gas dispute of January 2009: a comprehensive assessment," *Oxford Institute for Energy Studies*, <http://www.oxfordenergy.org/wpcms/wp-content/uploads/2010/11/NG27-TheRussoUkrainianGasDisputeofJanuary2009AComprehensiveAssessment-JonathanSternSimonPiraniKatjaYafimava-2009.pdf> (6 July 2012).

²⁰³ Ibid.

勢作出立即的正確判斷與 Gazprom 一致行動，但對於持有 RosUkrEnergO 一半股份的 Gazprom 來說，雙方會產生行動方針不一致的情況可能性不高。

RosUkrEnergO 是否可針對烏克蘭本身的債臺高築或對 Gazprom 的欠款為理由切斷對烏克蘭的天然氣供應？當 Gazprom 宣布他並未收到 15.2 億美元烏克蘭對 RosUkrEnergO 的欠款時，似乎很難去判斷是 RosUkrEnergO 未即時將款項內部轉移給 Gazprom，或是銀行系統出現作業問題。

俄烏雙方自 2006 年天然氣協議始，就以冬季作為協議生效期，與一般歐洲天然氣供應商的作法不同，選在 10 月 1 日至隔年 9 月 30 日作為合約起始與截止日，避開嚴寒季節及可能產生的短暫斷氣事件產生的問題，然而俄、烏雙方似乎都無意改善這樣的情況。²⁰⁴

三、2009 年俄烏天然氣談判

(一) 議價過程

和 2006 年的天然氣糾紛相較之下，2009 年的嚴重程度更甚並愈演愈烈。在 2009 年 1 月 4 日，Gazprom 宣稱在同日早上十點前烏克蘭已偷盜 5,000 立方米天然氣，2,500 立方米屬 Gazprom 預備運送給歐洲消費國使用，另外 2,500 立方米為 RosUkrEnergO 貯備天然氣。²⁰⁵ 1 月 5 日 Gazprom 稱在 1 月 1 日至至 1 月 4 日間，烏克蘭的偷盜量已達 65,300 立方米，並要求烏克蘭用自己的貯備天然氣來消抵偷盜所產生的天然氣短缺。1 月 6 日 Naftogaz 則發布了每日天然氣實際運輸量，並稱只有 52,200 立方米在 2009 年初始的 6 天作為技術用途，並更進一步強調一天使用 2,300 萬立方米作技術燃料是合理的，並在缺乏供應與過境合約的情況下，烏方有權自歐洲消費天然氣中抽取適當的天然氣作燃料之用。而當然，在 1 日至 5 日間對歐洲的天然氣供應並沒有中止。²⁰⁶

在 5 日晚上俄羅斯總理 Putin 與 Gazprom 執行長 Miller 會面，並同意 Miller 建議減少對烏天然氣流量，並通知歐洲消費國。此外，Gazprom 稱聯邦關務局(Federal Customs Service)通知，因為 6,530 萬立方米天然氣被偷盜，Gazprom 已違反俄羅斯

²⁰⁴ Ibid.

²⁰⁵ “Russia, Ukraine resume talks on gas,” *Business Standard*,
<http://www.business-standard.com/india/news/russia-ukraine-resume-talksgas/345692/> (4 June 2012).

²⁰⁶ Pirani, Simon, Stern, Jonathan and Yafimava, Katja, “The Russo-Ukrainian gas dispute of January 2009: a comprehensive assessment,” *Oxford Institute for Energy Studies*,
<http://www.oxfordenergy.org/wpcms/wp-content/uploads/2010/11/NG27-TheRussoUkrainianGasDisputeofJanuary2009AComprehensiveAssessment-JonathanSternSimonPiraniKatjaYafimava-2009.pdf> (6 July 2012).

海關與貨幣條例，這使得 Gazprom 多出了一項減少流量的理由。²⁰⁷

1月6日，Gazprom 副執行長 Aleksandr Medvedev(Александр Иванович Медведев)在凌晨 2:30 時對倫敦及柏林媒體聲明，稱烏克蘭已阻斷了四條中三條輸往歐洲的天然氣管線；Naftogaz 斷然否認，並回應當天僅用烏克蘭已身的貯備天然氣用作技術用途，烏克蘭總統 Yushchenko 則稱 Gazprom 遽然減少供應量使得運輸系統從一天 26.2 萬立方米的流量減少到 7.3 萬立方米，同天稍晚，Gazprom 發言人 Sergei Kupriyanov(Сергей Куприянов)稱當天公司只有供應 6,470 萬立方米入運送系統，並預計烏克蘭會補進之前偷盜的 6,530 萬立方米，當天應有 1.3 億立方米的供應量。然令人生疑的是，比照過去的需求量一天應為 2.8 至 3 億立方米，但 Gazprom 稱 1.3 億立方米已足夠用量，推斷應為拒絕烏克蘭持續性的偷盜行為。²⁰⁸在 1 月 7 日，Gazprom 執行長 Miller 稱 Gazprom 已停止一切天然氣供應，因為烏克蘭已將運輸系統關閉，而 Naftogaz 稱關閉系統是因為 Gazprom 於當日上午 7:44 停止供應天然氣。²⁰⁹

而 1 月 7 日的斷氣持續了 13 天，影響了東、南歐極度依賴俄羅斯天然氣供應的國家，俄羅斯和烏克蘭持續互相指責，且並無任何一方有朝解決方向前進。這對歐洲來說是前所未有的天然氣危機，自蘇聯時期開始俄羅斯從未斷過對歐洲的天然氣運輸，即便是 2006 年的衝突也未完全停止天然氣供應。

在雙方互執一詞無任何進展的情況下，歐盟開始對天然氣流量獨立監控調查，1 月 10 日歐盟組成了流量監控任務小組，由俄羅斯、烏克蘭及歐盟專家加上歐洲天然氣公司人員派至主要的天然氣運輸管線進行進、出口流量監控，至 12 日 Gazprom 宣布準備開始從 Sudzha(Суджа)測量站輸進天然氣經烏克蘭，再分別輸往其他東、南歐國家，但烏克蘭拒絕這些提議。Gazprom 副執行長 Medvedev 稱烏克蘭重新設定了管線分流系統，將西邊的貯儲天然氣(原作運往西歐市場用)改向運往東邊，這使西歐無法接受到俄羅斯天然氣的原因。²¹⁰

歐洲天然氣公司在事件初期未對斷氣事件發表評論，但到了 1 月 15 日總理 Putin 向義大利 ENI 能源公司執行長 Paolo Scaroni 提出了一個建議：在俄、烏天然氣協議未談定前，組成歐洲公共事業財團可針對此次危機提供暫時性財務解決方案，支付

²⁰⁷ Ibid.

²⁰⁸ Ibid.

²⁰⁹ “Ukraine closed last transit pipeline to Europe,” *Ukrainefacts*, <http://www.naftogaz.com/www/2/nakweben.nsf/> (10 June 2012). ; “NJSC Naftogaz of Ukraine is indignant at OJSC Gazprom’s statements,” *Naftogaz Ukrainy*, <http://www.naftogaz.com/www/2/nakweben.nsf/> (10 June 2012).

²¹⁰ Pirani, Simon, Stern, Jonathan and Yafimava, Katja, “The Russo-Ukrainian gas dispute of January 2009: a comprehensive assessment,” *Oxford Institute for Energy Studies*, <http://www.oxfordenergy.org/wpcms/wp-content/uploads/2010/11/NG27-TheRussoUkrainianGasDisputeofJanuary2009AComprehensiveAssessment-JonathanSternSimonPiraniKatjaYafimava-2009.pdf> (6 July 2012).

填充及技術性天然氣費用以恢復對歐供氣復流。但在俄、烏雙邊於 1 月 19 日簽訂供氣與過境合約前並沒有實行這樣的財務短期援助案，最後 1 月 20 日上午開始對歐天然氣供應，兩天後恢復正常流量。

1 月 19 日俄、烏雙邊總理簽訂天然氣紛爭停止協議，加入 Gazprom 與 Naftogaz 代表簽訂《2009-2019 年俄烏天然氣供應與過境合約》，於 22 日公布在《烏克蘭真理報》(Ukrainska Pravda)新聞網站，《供應合約》要點如下：²¹¹

1. 2009 年提供烏克蘭 400 億立方米天然氣，而自 2010 年至合約終止，每年提供 520 億立方米。2009-2010 年每三個月作一次流量報告統計。若無簽署各方同意，天然氣流量不得超出合約規定每年之 120%，且每年規定的 80% 需作無條件償付(take or pay)。
2. 2009 年對烏克蘭供應價格為同年對歐洲價格的 80%，而自 2010 年起須比照歐洲市場價格支付費用，在 2009 年第一季估計為\$360/mcm(為歐洲價格\$450/mcm 的 8 折)。
3. 增加了對 Naftogaz 支用多餘天然氣及嚴格執行清償條款。若烏克蘭使用了超出合約所規範的天然氣用量，將強制增加 4-9 月天然氣價格 150%、10-3 月 300%。價格條款可在任一方認為無法反應市場情況時提出重新協商。Naftogaz 須在下個月 7 日前付清每月天然氣費用，若在截止日前無法償付，將被要求在預先清償下個月費用。
4. 天然氣交易將直接由 Gazprom 與俄羅斯、白俄合作提供天然氣給 Naftogaz，RosUkrEnergo 將無法運送或供應天然氣給烏克蘭。
5. Gazprom 完全持有之子公司 Gazprom-Sbyt 將負責 25%天然氣進口，也就是 2009 年 100 億立方米，2010 年起每年 130 億立方米，主要銷售對象為烏克蘭工業用戶。

《過境合約》要點如下：²¹²

1. 每年天然氣過境量不得少於 1,100 億立方米，2009 年過境量應為 1,200.83 億立方米，2009 年每季運往摩爾多瓦和歐洲的各管線量有明確規範。
2. 2009 年過境費率為\$1.7/mcm/100km，和 2008 年相同；2010 年起費率為\$2.04/mcm/100km，2011 年起的 50%為\$2.04 費率的一半，再加上前一年歐盟通膨所作的費率調整。
3. Gazprom 會先支付 17 億美金的過境費(RosUkrEnergo 前一年度對 Naftogaz 的過境費欠款)。

(二) OBM 分析

²¹¹ Ibid.

²¹² Ibid.

雙邊天然氣協議由 2008 年雙邊官員和平協議氛圍至 2009 年急轉直下，變成比 2006 年更加嚴重的天然氣糾紛事件。此次天然氣議價與 2006 年不同，直接由俄、烏府方高層在 2008 年代替各自天然氣交易公司進行天然氣談判，但到同年年底卻由 Gazprom 經理人與府方各自作衝突升高喊話，要求烏方儘快償還天然氣債務。筆者認為，與 2006 年事件相同，「Gazprom」出面常會使議價過程不得不走入衝突的局面，但在「俄羅斯府方」介入談判時，不管衝突程度如何，都會讓俄、烏雙邊談判進度加快進入解決程序。

而此次比較特別的是，在第二層議價過程中除消費國外，還加入了 IMF。但 IMF 並不處於積極介入角色，但 IMF 貸款對烏克蘭經濟有一定的穩定作用，尤其在遭遇俄羅斯催逼大量的天然氣債務時，IMF 延遲援助貸款的發放讓烏克蘭陷入了窘境，助長了烏克蘭比前次更加缺乏議價資源的情況下，也對俄方採取高壓手段回應。

比較議價目標(表 3-3)與價結果看來，烏克蘭獲得了較前次更加嚴苛的天然氣交易條件，除了需接受每季的價格調整外，且必須接受 Gazprom 的無條件償付條款，等於是確保了 Gazprom 一定的 CIS 銷售量，讓烏克蘭不得依實際國內需求購入天然氣；另外，此次條約明定了 Gazprom 天然氣對烏克蘭的過境量，除了防止烏克蘭斷氣外，也同時也對未來烏克蘭的天然氣偷盜情況作了規範。

表 3-3 2009 年俄、烏天然氣糾紛各主要行為者及其議價目標

主要行為者	議價目標
Putin 及俄羅斯政府	保障國家天然氣利益，杜絕天然氣偷盜情事，與 Gazprom 利益一致
Yushchenko 及烏克蘭政府	取消天然氣中介商條款，不承認先前所有烏克蘭天然氣債務，分三年提高烏克蘭自 Gazprom 天然氣購買價格，調高過境費率
德國及其他歐洲消費國	確保過境烏克蘭之 Gazprom 天然氣運送正常、保障歐洲能源安全
IMF	協助烏克蘭能源產業改革，甚至提供相關改革基金
Gazprom	調高烏克蘭天然氣價格至\$400/mcm、解決烏克蘭拖、欠款問題

資料來源：筆者自行整理

而此一天然氣合約將使 Naftogaz 每個月將面臨付不出天然氣款項的窘境。依據合約，2009 年將對烏克蘭進口價值約 144 億美元的天然氣(以\$360/mcm 的費率計算)，這對烏克蘭的財政會造成一個很大的負擔，主要分析如下：

1. 烏克蘭面臨惡化的經濟困境，與國際鋼鐵價格下滑、天然氣價格提升和 2008 年金融海嘯有關。

2. 嚴重的財政惡化使IMF對烏克蘭通過了165億美元貸款，但烏克蘭貨幣貶值、內部政治危機和Naftogaz轉嫁的天然氣債務等多重問題，讓IMF貸款無法發揮作用。
3. 天然氣價格不可能如合約所訂立一成不變，實際價格取決於國際石油價格波動因素，並視每季天然氣進口量及國際價格而訂。

在以上的考量下，不難預測天然氣債務清償糾紛會再上演，並在Gazprom與Naftogaz衝突升高的情況下影響到整個歐洲天然氣供應穩定情況。另外，2009年度的兩份合約改變了過去烏克蘭天然氣的訂價方式，2006-2008年間，Gazprom和RosUkrEnergo對Naftogaz的訂價是：Gazprom向中亞天然氣購買價以淨利回推加上過境費率和RosUkrEnergo邊際利潤的方式計算；而2009年的新約是以歐洲市場價格淨利來推算烏克蘭價格，且受到國際石油價格波動影響會調整，也就是說自此中亞天然氣價格與運輸費率不會影響到烏克蘭訂價，這對烏克蘭來說是一項利多，因這項訂價機制使烏克蘭免於其無法掌握的Gazprom與中亞國家間的議價過程，由國際石油(天然氣)價格決定烏克蘭訂價反較為公平。而當年中亞天然氣的價格為\$300/mcm，也是依和烏克蘭同樣的方式，將歐洲天然氣價格作為調整依據成形。²¹³

在合約簽訂後的幾週，Yushchenko在表明會遵從合約條款，但同時也表示烏克蘭「簽下了不利的條約」，因這「這不是建立在夥伴關係上」。此外，Yushchenko政府在官網上發表了長篇評論，認為烏克蘭需要重新協議天然氣合約，因合約條文對烏克蘭充滿了不利。由此可看出，除無力償還天然氣費用外，烏克蘭政府對合約內容看法是充滿分歧的。

此後，Yushchenko政府一直朝減低天然氣價格和債務問題上要求重新議價，並出現總統與國會關係緊張的情況。在2009年11月19日在雅爾達俄羅斯總理Putin和烏克蘭總理Tymoshenko會晤，確認兩國天然氣關係是特別狀況，Putin重申Naftogaz違反2009年1月份供氣協議，無法購入足夠之天然氣，但俄方決定不對Naftogaz開罰，同時Putin與Tymoshenko拒絕Yushchenko重新訂立天然氣合約的呼籲。²¹⁴

因為全球金融危機的影響減低了烏克蘭的天然氣消耗量，Naftogaz在2009年1月至10月只向Gazprom進了188.5億立方米天然氣，遠遠少於1月份合約所立全年330億立方米的規定，根據規定Naftogaz負有80%天然氣無條件支付原則，這代表Naftogaz將面臨高達60億美元的罰款。在與Tymoshenko會晤後，Putin表示俄方不會對Naftogaz要求罰款，因考量到「俄、烏之間的特別關係」，但推測Putin的考量是，當時的Gazprom堅持開罰會使Naftogaz破產，並使未來雙邊天然氣問題複雜化，此外，不只是Naftogaz會因俄烏「特別關係」被免於罰金，Tymoshenko提及「相信莫斯科當局不會對2009年因全球經濟衰退而向Gazprom購買不足天然氣的國家開罰」，另外值得一提的是，Gazprom當時也無法提供足夠的中亞天然氣轉賣給其他

²¹³ Ibid.

²¹⁴ Ibid.

締約國。另外 Tymoshenko 在 11 月 22 日接受 ICTV 專訪時提出：²¹⁵

...我們在 18 年來一次簽訂了一份真正符合市場機制的合約並鞏固了烏克蘭的主權，它來自於平等兩造的合意結果，令人欣喜的是對烏克蘭提出的紓困條款，促進了(烏克蘭與俄羅斯的)夥伴關係、渡過了 2009 充滿危機的一年，(新的)合約包括俄羅斯對烏克蘭提供 20%天然氣折扣...我瞭解目前在烏克蘭產生的一連串天然氣合約討論，許多烏克蘭人，包括高級官員，不贊同(此份)合約，那是因為在過去的幾年來，很不幸地，在天然氣市場中的巨大貪污模型所致...

Tymoshenko 的言論反打了 Yushchenko 一直以來主張 2009 年 1 月份的合約對烏克蘭非常不利的主張，因為合約中明訂每年對烏克蘭天然氣價格的變動，但烏方無法提高對 Gazprom 的過境費率，使得 Naftogaz 在欠債陰影中又再雪上加霜，同時 Gazprom 不必對運輸量負任何責任，對 Naftogaz 而言限制購買量與無法決定未來價格是很不公平的商業交易，2010 年的合約中應加上對 Gazprom 的「過境費無條件付款」(transit or pay)的條件，如此 Naftogaz 才能對 Gazprom 刻意減少或停止天然氣供應的行為作出懲罰。²¹⁶

俄羅斯總統 Medvedev 的顧問 Sergey Prikhodko 反對 Yushchenko 的提案，並認為是對俄羅斯和歐洲的天然氣勒索。

在 Putin 和 Tymoshenko 會面的同時，喬治亞總統 Mikheil Saakashvili(Михаил Саакашвили)和 Yushchenko 在基輔會晤，在 2008 年「俄喬戰爭」發生前，Yushenko 還表達願意提供喬治亞武器，並重申支持喬治亞領土完整，這個舉動激怒了 Putin。在 Putin 與 Tymoshenko 同樣敵視 Yushchenko 的立場下，Putin 對 Tymoshenko 發出了雅爾達(Yalta, Ялта)會晤邀請，並認為與 Tymoshenko 的政府關係是特殊的。²¹⁷

2009 年 11 月 20 日 Putin 表示：²¹⁸

...烏克蘭總理提出了許多與經濟危機相關的議題，於是我們(雙邊)決定必須調整先前的合約，在未來兩造之一不會面臨任何合約上的問題...Gazprom 和 Naftogaz 將在新的合約上議定實際符合烏克蘭需要的天然氣供應量，且將不會有任何的制裁條款...我們誠摯的相信烏克蘭會遵守先前的條款...我希望在即將來到的新年期間不會發生任何(天然氣)問題...

²¹⁵ Korduban, Pavel, "Putin, Tymoshenko Agree on Gas and Deride Yushchenko, Saakashvili," *Jamestown Foundation*, http://www.jamestown.org/single/?no_cache=1&tx_ttnews%5Btt_news%5D=35785 (6 June 2012).

²¹⁶ Ibid.

²¹⁷ Ibid.

²¹⁸ Ibid.

而在雙邊總理會晤時並無提及任何烏克蘭向俄羅斯作國家借貸的問題，而俄羅斯副總理兼財政部長 Alexei Kudrin(Алексей Кудрин)則表示僅商討到 Naftogaz 可能向俄羅斯銀行作借貸的可能。

最後在 2009 年 11 月 24 日 Gazprom 和 Naftogaz 簽訂了《天然氣合約補充條款》，Gazprom 發表人 Kupriyanov 表示，在 2010 年的合約中減少了對烏克蘭的供應量，使 Gazprom 損失了 50 億美元的收益，而 2010 年對烏克蘭的天然氣價格可能減為 \$280/mcm。在過境費率上，Tymoshenko 表示 2010 年會依歐洲過境費率標準來作計算，Putin 表示會比 2009 年增加 60%。到了在 11 月 24 日 Gazprom 與 Naftogaz 雙方簽訂正式補充條款，將 2010 年烏克蘭的天然氣購買量下修調為 337.5 億立方米(1 月份所訂立購買量為 520 億立方米)，且烏克蘭購買天然氣在少於規定供應量 20%，得以免除罰款。另外，Gazprom 預計 2010 年過境烏克蘭輸往歐洲市場天然氣約為 1,160.069 億立方米，而 Gazprom 在 2009 年 1 月至 9 月對歐洲市場總供氣量為 649 億立方米，然而過境合約中則預計在同一期間供氣量應為 869.4 億立方米，稍早 Gazprom 已付出 21.5 億美金作為 2009 年天然氣過境費，而實際上 Gazprom 已先支付了部份 2010 年過境費。

和 Tymoshenko 出現政治意見不合的 Yushchenko 也表示，2010 年度的天然氣合約讓「烏克蘭天然氣運輸系統走向破產之路」，但同時也對 Tymoshenko 成功讓烏克蘭免於罰款危機的表現表示贊同。

很有意思的是，即便是親俄的 Yanukovich 對俄、烏天然氣合約的看法則是：²¹⁹

若我們去聽所有天然氣消費者的心聲，他們會發表沒有任何一個人滿意現行的合約條款，因為在未來，若天然氣漲價 20%，連同帶動過境費增長，然這都是由我們的消費者自行吸收，可以肯定的是工業用戶也會處在非常艱難的處境。

另一個總統候選人 Arseniy Yatseniuk(Арсений Яценюк)同時也表示反對，他認為 Tymoshenko 在 2009 年所簽訂的天然氣合約是保護俄羅斯利益的合約：²²⁰

根據 2009 年合約，2010 年俄羅斯天然氣會調升，所謂的 20%折扣會完全被取代掉，此外烏克蘭會因此付出和中歐國家同樣的天然氣價格，甚至比一些歐洲國家的費率還高...烏克蘭會在 2010 年增加 60%的過境費收入是很有趣的陳述，因為當天然氣價格成長 1 倍時，過境費的成本會增加 1 塊美金...這表示烏克蘭在明年會多付出 20 億美元給俄羅斯，比現行的合約條件還多...

不管是過去橘色革命的盟友或是親俄派領袖都對 Tymoshenko 所簽訂的 2009 年天然氣供應與過境合約不滿，這也為日後烏克蘭政局及烏、俄關係變數埋下了未知數。

²¹⁹ Ibid.

²²⁰ Ibid.

四、2010 年至今俄烏天然氣關係

Yushchenko 就任烏克蘭總統期間讓俄烏關係降到蘇聯解體以來的新低點，在 2009 年 8 月俄羅斯總統 Medvedev 發表聲明，指責 Yushchenko 制定反俄的外交政策，而俄羅斯之後六個月也無法派任新駐烏大使，在 2010 年被視為親俄派的 Yanukovich 上任前，俄、烏關係處於緊張，僅總理 Tymoshenko 和俄羅斯總理 Putin 互動熱絡外，Yushchenko 以要求提高過境費率、降低天然氣價格、重修 2009 年 1 月份合約上，對俄態度強硬，直到 Yanukovich 上任後，開始採取一連串的務實經濟外交行動以促進與俄羅斯、歐洲關係，也令人看好未來俄、烏天然氣議題上能有比較良好的互動關係。

在 2010 年 4 月 21 日，雙邊總統在卡爾可夫(Kharkov, Харьков)會面，並同意 Gazprom 對烏克蘭天然氣供應價格折扣，以交換俄羅斯在烏克蘭境內黑海艦隊駐紮期間至 2042 年，在 6 月雙邊開始了經濟合作計劃討論在能源領域中包括：²²¹

1. 雙方核子工業長期合作，包括俄方提供 50-60 億美元援助完成 Khmel'nitskaya 核子電廠。
2. 與烏方成立合資公司共同開發境內鈾礦。
3. 共同開發烏克蘭電力供應。

在天然氣價格上，雙方簽署了《補充協議》：²²²

1. 俄羅斯政府將減低對烏克蘭的天然氣出口稅，相當於 30% 的價格折扣，但折扣差價以不超過 \$100/mcm 為準，適用於 2010 年購買量至少為 300 億立方米，2011 年至少為 400 億立方米的基礎上。Gazprom 執行長 Miller 表示此一折扣提供以政府間協議為準，但同時不影響到 Gazprom 的商業利益，Gazprom 的收益損失將由俄羅斯政府預算彌補，並估計依此計價方式，烏克蘭的天然氣價格將不會超過 \$250/mcm。
2. 雙邊將 2010 年烏克蘭購買量上修到 365 億立方米，維持「無條件償付條款」。
3. 取消了 2009 年供應合約中部份對 Naftogaz 的清償條款(第 6 條)，將每月 Naftogaz 天然氣使用量超過上下 6% 才會執行罰款(原只規定超過即必須罰款，夏季罰 150%、冬季罰 300%)
4. Gazprom 須在下個月前償付當月 80% 過境費，剩餘的 20% 在下個月 20 日前清償。

²²¹ "Russia and Ukraine agree on gas, naval base," *EurActive*,

<http://www.euractiv.com/energy/russia-ukraine-agree-gas-naval-b-news-469921> (6 August 2012).

²²² *Ibid.*

對烏克蘭天然氣售價的減少，同時也會自動減少烏克蘭對俄羅斯天然氣過境費率，因俄羅斯對烏克蘭能源關稅是參考過境價格作調整的。依 Interfax 計算，天然氣價格每減少\$100/mcm，同時會減少過境費\$0.24/mcm/100km。而目前 Gazprom 的烏克蘭過境費率價格為\$2.84-\$2.88/mcm/100km，以 2009 年 1 月議定 \$2.04/mcm/100km 費率為基準，再加上歐盟通膨率及\$0.8 燃料費的計算結果。Naftogaz 估計會當年會損失 3.5 億美元的過境費收入，但同時因天然氣降價而減少 40 億美元的支出。

俄方對烏克蘭提供天然氣價格折扣，一般被認為反應在烏克蘭延長俄羅斯黑海艦隊駐紮期的交換條件上，而俄羅斯總統 Medvedev 則表示：²²³這和政治無關，只是技術面上的議題。

在 2010 年 4 月 30 日俄羅斯總理 Putin 發表有意將 Gazprom 與 Naftogaz 合併的想法，²²⁴在 5 月 28 日 Gazprom 執行長 Miller 與烏克蘭能源部長 Boyko 於莫斯科會晤，提到：各相關人士的同意是漸進的...第一步可能是兩方先建立各持股 50% 的合資公司。²²⁵在 5 月 24 日歐盟能源執委會(European Union Energy Commission)秘書長在同樣與烏克蘭能源部長 Boyko 於布魯塞爾會晤，表示不認同 Putin 的合併提議，此後 2010 年下半年俄、烏天然氣議題一直圍繞在 Gazprom 與 Naftogaz 合併的議題上打轉，雖烏方有提出重新訂立天然氣價格的要求，但一直無甚進展，直至 2011 年新年期間也無天然氣糾紛出現，雙方天然氣關係處在和平狀態，6 月 22 日烏克蘭總理 Mykola Azarov(Николай Азаров)則表示不同意合併計劃，但到了 8 月，Miller 仍與 Boyko 持續合併案計劃討論，烏方表示希望能從 Gazprom 得到充足的天然氣輸送量—此舉明顯地考量到未來建造完成的 Nord Stream 及 South Stream 管線對烏克蘭過境量的衝擊，且 2009 年及 2010 年的天然氣補充條款並無針對 Gazprom 的天然氣輸送量作規範及制定出相應的商業罰款條例。

整體而言，2010 年和過去相較，除 6 月份發生 RosUkrEnergo 股東 Firtash 向斯德哥爾商業仲裁院(Arbitration Institute of the Stockholm Chamber of Commerce)提起 Naftogaz 非法持有原屬於 RosUkrEnergo 的 121 億立方米天然氣及 1.92 億美元款項外，俄、烏雙方在天然氣議題上雖無進展但十分和平，同年 Nord Stream 第一條管線建造完成，將可運輸 55 億立方米俄羅斯天然氣至德國，同時 Gazprom 與塞爾維亞、保加利亞進行合資建造 South Stream，預計 2015 年完成，每年將可運輸 630 億立方米天然氣，未來兩條新管線建造完成後預計會減低烏克蘭對俄羅斯天然氣議價籌碼。

²²³ Ibid.

²²⁴ 請見“Putin floats Gazprom-Naftogaz merger idea,” *RIA Novosti*, <http://en.rian.ru/russia/20100430/158824122.html> (6 June 2012)和 “Russia/Ukraine: Putin’s gas-merger plan,” *Business Eastern Europe*, Vol. 39, Issue 16, pp. 1-2.

²²⁵ “Russian-Ukraine gas merger discussed at Moscow Talks – Gazprom,” *BBC Monitoring Former Soviet Union*, <http://search.proquest.com.ezproxy2.lib.nccu.edu.tw/docview/347145639?accountid=10067> (6 June 2012).

而至 2011 年 8 月烏克蘭前總理 Tymoshenko 被指控 2009 年簽署俄烏天然氣供應合約時越權被捕，同時在烏克蘭國內激起了許多反 2009 年合約的聲浪，認為 Tymoshenko 迫於俄方壓力下簽署高於歐洲標準許多的天然氣價格，²²⁶總理 Azarov 趁國內民意反 Tymoshenko 高漲的情況下，向俄羅斯再度提起要求重新議定天然氣價格的要求，讓俄羅斯與烏克蘭天然氣關係開始呈現緊張的狀態，8 月 11 日雙邊元首 Medvedev 與 Yanukovich 於索契(Sochi, Сочи)會晤談論天然氣價格但無進展，Medvedev 對媒體表示烏克蘭要求天然氣折扣，但無法對俄提出其他交換條件。Miller 當天也表示依現行合約，烏克蘭每年依無條件支付條款需購買 330 億立方米天然氣，但烏方目前要求減少至 270 億立方米。最後雙方並無談定天然氣價格，Medvedev 對媒體表示談判結果表示：很遺憾，²²⁷至 8 月 31 日 Miller 在莫斯科表示，若烏克蘭故意忽視現行天然氣協議將面對制裁，²²⁸而甚至有俄、烏關係蜜月期已過的評論。²²⁹

2011 年 9 月 2 日 Yanukovich 和 Azarov 宣布 Naftogaz 將面臨倒閉，這將使得 2009 年的雙邊天然氣合約無效，Miller 則表示除非同意讓 Gazprom 合併 Naftogaz，否則 Gazprom 不會提供更優惠的天然氣價格。²³⁰在當月 Nord Stream 第一條管線進行輸氣工程後，Putin 甚至在啟用儀式上表示：從現在起烏克蘭失去了俄、歐之間天然氣過境國的獨佔地位。²³¹之後烏克蘭方面在媒體上公開要求天然氣降價的反應明顯少了許多，在同 Gazprom 或俄羅斯政府的天然氣提案上一直未有進展，在 2011 年即將結束前唯一的進展是在 12 月 5 日 Gazprom 同意烏方以俄盧布支付天然氣費用。²³²2012 年 1 月 11 日烏克蘭能源部長 Boyko 表示政府預計 2012 年維持先前的減少天然氣購買量計劃(270 億立方米，當時俄羅斯以 \$416/mcm 的費率向烏克蘭出售天然氣，幾乎等同於西歐國家費率)，1 月 23 日 Miller 則立場不變，表示烏方堅持

²²⁶ Osbon, Andrew, "Yulia Tymoshenko arrested," *The Telegraph*, <http://www.telegraph.co.uk/news/worldnews/europe/ukraine/8684321/Yulia-Tymoshenko-arrested.html> (6 June 2012).

²²⁷ "Russia-Ukraine gas tensions resurface," *EurActiv*, <http://www.euractiv.com/europes-east/russia-ukraine-gas-tensions-resu-news-507218> (10 June 2012).

²²⁸ "Russia, Ukraine in new gas dispute," *The Voice of Russia*, <http://english.ruvr.ru/2011/08/31/55471696.html> (10 June 2012).

²²⁹ Kudashkina, Ykaterina, "Russia-Ukraine: honeymoon is over," *The Voice of Russia*, <http://english.ruvr.ru/2011/08/14/54577711.html> (6 June 2012).

²³⁰ Gazprom 執行長 Miller 提出 Gazprom 合併 Naftogaz 作為天然氣降價條件："Ukraine seeks cheaper Russian gas," *The Voice of Russia*, <http://english.ruvr.ru/2011/09/02/55566582.html> (6 June 2012)；另一個俄方提出的交換條件是烏克蘭加入俄、白、哈關稅同盟，請參考：Kharlamov, Ilya, "Russia tackles transit dependence," *The Voice of Russia*, <http://english.ruvr.ru/2011/09/08/55877748.html> (6 June 2012).

²³¹ Siletsky, Igor, "Putin says Nord Stream ends transit countries' dictatorship," *The Voice of Russia*, <http://english.ruvr.ru/2011/09/06/55752211.html> (6 June 2012).

²³² "Ukraine to pay for Russian gas in roubles," *The Voice of Russia*, <http://english.ruvr.ru/2011/12/05/61614430.html> (6 June 2012).

將依合約對烏方開罰，3月18日 Yanukovych 接受 Rossiya 24 TV 訪談表示：依現行錯誤且不合理的天然氣費率計算，烏克蘭無力支付俄羅斯天然氣費用，根據 Naftogaz 公布在 2012 年烏克蘭以 \$417-\$418/mcm 的費率支付天然氣費用，烏克蘭總理 Azarov 表示合理的價格應為 \$200/mcm，而 Gazprom 仍舊表示沒有任何重新修訂價格的理由。²³³至最近 6 月 7 日，Gazprom 執行長 Miller 同意先支付 20 億美元過境費予 Naftogaz，以便 Naftogaz 能預先購買足夠天然氣以供應 2012 年至 2013 年冬季期間歐洲市場之需。²³⁴

然而，在烏克蘭府方與俄羅斯曠日持久的天然氣談判中，始終不願出讓 Naftogaz 以交換俄羅斯降低天然氣價格的目標，在 2012 年 2 月，Gazprom 指控烏克蘭非法移轉 400 億立方米輸往歐洲之天然氣，其他歐洲消費國家也感受到了天然氣短缺，Gazprom 執行長 Miller 表示：這對 Gazprom 產生了財務及名聲上的損失，²³⁵但 Naftogaz 否認這項指控，但意外地，俄羅斯府方並沒有如先前授意 Gazprom 展開更激烈的制裁手段，俄羅斯總統 Putin 表示：將以公司及商業程序解決(此次爭端)。²³⁶另外，同樣在 2 月，出現了烏克蘭加入關稅同盟、以交換比照俄羅國內價格的廉價天然氣「想法」。²³⁷到了 6 月份，俄羅斯又再對烏方發出警告，6 月 26 日 Gazprom 執行長 Miller、Naftogaz 執行長 Evgeny Bakulin(Евгений Бакулин)與烏克蘭能源部長 Boyko 進行天然氣談判，Miller 要求俄羅斯天然氣輸進烏克蘭地下儲存設施之資源必須透明化，以免再次發生 2 月份地下天然氣無故移轉、雙方互相指責事件，6 月 29 日，Gazprom 執行長 Miller 在莫斯科接受媒訪問題，對烏克蘭能源部長 Boyko 於 1 月份作出將減少 2013 年對 Gazprom 購買天然氣總量(由合約訂立的 520 億立方米減少至 270 億立方米)作出回應，²³⁸表示將 Gazprom 不排除對烏克蘭進行提告並求償，²³⁹暗示著 2013 年初將再重演俄、烏天然氣大戰，但在 South Stream 完工接納後，烏克蘭對 Gazprom 及俄羅斯政府的管線斷氣威脅，可能將不如過往如此有效，

²³³ "Gas Price for Ukraine Wrong and Unfair – Yanukovych," *RIA Novosti*, <http://en.rian.ru/world/20120318/172240418.html> (11 June 2012).

²³⁴ "UPDATE 1-Gazprom to advance Ukraine \$2 bln for gas transit," *Reuters*, <http://www.reuters.com/article/2012/06/07/gazprom-ukraine-idUSL5E8H769L20120607> (10 June 2012).

²³⁵ "Gazprom Accuses Ukraine of Gas Siphoning," *RIA Novosti*, <http://en.rian.ru/world/20120222/171461422.html> (11 July 2012).

²³⁶ *Ibid.*

²³⁷ "Naryshkin: Low-price gas for Ukraine if it joins Customs Union," *KyivPost*, <http://www.kyivpost.com/content/business/naryshkin-low-price-gas-for-ukraine-if-it-joins-cu.html> (11 July 2012).

²³⁸ "Ukraine wants to buy 27 bcm of gas from Gazprom in 2013," *KyivPost*, <http://www.kyivpost.com/content/ukraine/ukraine-wants-to-buy-27-bcm-of-gas-from-gazprom-in.html?flavour=full> (11 July 2012).

²³⁹ "Gazprom May Sue Over 2012 Ukraine Contract Violation," *RIA Novosti*, <http://en.rian.ru/business/20120629/174314637.html> (11 July 2012).

因為烏克蘭已失去了管線運輸佔有率優勢。²⁴⁰

第三節 小結

Gazprom 與烏克蘭政府天然氣議價關係，隨俄、烏政府間關係的變化而有不一樣的議價結果產出，在 Yushchenko 及 Yanukovych 主政時期可看出雙方議價的不同變化。

在親西方政府 Yushchenko 主政時期，烏克蘭政府與俄羅斯外交關係較為緊張，當時 Yushchenko 與 NATO、歐盟國家互動頻繁，在這樣的國際政治背景下，Gazprom 以國際天然氣價格升高、提高公司潛在收益的出發點，提出調高天然氣價格的要求，但以 Gazprom 的議價籌碼來說，雖然 Gazprom 的資產規模及為烏克蘭帶來可觀的過境費收入，但烏克蘭卻擁有更加強而有利的籌碼——過境管線。不論對 Gazprom 或是其他天然氣跨國企業來說，過境國掐住過境管線管理權等於掌握所有一切談判優勢，在這樣的情況下，面對掌握 Gazprom 對外 80% 天然氣運輸的烏克蘭，對於 Gazprom 提高天然氣的要求無甚回應，反拋出其他國際政治議題作為威脅回應，例如：黑海艦隊基地租借期延長、烏克蘭以武器交換天然氣債務，反而是變相要求俄羅斯政府代替 Gazprom 發言談判天然氣議題，將 Gazprom 初始的商業利益要求，升級為政府間外交談判。而面對烏克蘭政府的回應，俄羅斯政府對談判過程的介入程度是逐步的，一開始是 Gazprom 公司經理人向烏克蘭政府發言，到最後雙邊公開互動的情形，幾乎變成俄羅斯政府代替 Gazprom 除向烏克蘭作商業談判，超出了單一的企業與在地國關係，加入了更多複雜的政治變數，對烏克蘭政府的交涉方向反而不利，談判對象由 Gazprom 變為俄羅斯政府無益是增加了談判成功的難度，到了 2009 年的天然氣糾紛維持了 13 天的斷氣，更達到了衝突的高峰。

從 2006 年及 2009 年天然氣協議中，可看出如 Tymoshenko 所評價，在天然氣供應合約上，是愈趨國際市場商業公平原則，有一定的制定天然氣價格公式，但愈是穩定的訂價原則對仍在面臨能源經濟轉型階段的烏克蘭反而不利，尤其在 2008 年全球性的經濟衰退後，烏克蘭的財政赤字及通膨指數到達了另一個高點，以國際市場價格付費反而是烏克蘭人民無可反轉的經濟負擔，此外讓 Gazprom 利用所謂的公平原則參與了烏克蘭境內的天然氣直接銷售權，讓 Naftogaz 原來獨佔烏克蘭消費市場的情況不在，讓 Gazprom 從 2006 年透過中介商 RosUkrEnergO 至 2009 年直接侵蝕烏克蘭國內天然氣銷售份額；在 2009 年 Tymoshenko 與俄羅斯政府所簽訂的天然氣過境協議上，反而沒有將烏克蘭的收費制定原則走向國際市場標準，反而以較利於 Gazprom 的原則為標準。

在 2010 年親俄的 Yanukovych 上任後，給予國際俄、烏天然氣議題談判改善的期待，在 Yanukovych 上任一個月後，雙邊簽訂了一系列的經濟及能源合作投資計

²⁴⁰劉乾，「俄羅斯多管齊下施壓俄烏天然氣談判」，俄新網，

<http://big5.rusnews.cn/xinwentoushi/20120223/43345587.html> (11 July 2012).

劃，但和先前親西方派的 Yushchenko 所不同的是，在天然氣議題上反而是雙邊政府互動情況較多，Gazprom 與 Naftogaz 的商業角色參與變成次要，而當時烏克蘭也釋出善意在一些政治議題上作出讓步，例如：同意延長俄羅斯黑海艦隊基地租借期、討論四國關稅同盟等，而俄羅斯政府也以降低天然氣出口關稅的方式(並不要求 Gazprom 減低價格)，變相提供了烏方 30%天然氣價格折扣，將原來超過\$300/mcm 天然氣價格壓低至\$250/mcm 以下，彷彿回到了 Kuchma 時期的俄、烏天然氣關係操作模式—烏克蘭政治讓步以交換俄羅斯天然氣利多，但這樣的兩國良好關係僅維持了2個多月，在2010年5月 Putin 提出要求合併 Naftogaz，再次表露在2006年 Gazprom 想進一步掌控烏克蘭境內管線的願望時，俄、烏天然氣關係開始漸呈緊張狀態，對烏克蘭來說，無論是俄羅斯政府或是 Gazprom，一旦掌握了烏克蘭管線，等於烏克蘭政府在未來將無任何有力的談判能力。

在2010年下半年起，烏克蘭一直積極以各種提出重新修訂天然氣價格與過境費率的要求，提出 Naftogaz 倒閉使2009年天然氣供應合約因締約者消失而自動失效的情況，而俄羅斯政府皆以烏方交出過境管線、Gazprom 合併 Naftogaz 作為唯一的回應，至2011年 Tymoshenko 以賣國被捕入獄後，Yanukovich 政府又開始以國內民意作出重新議價的要求，但同年 Nord Stream 管線完工，俄羅斯輸往西歐市場的管線選擇增多，烏克蘭唯一的議價資本—歐洲80%天然氣運輸管線控制權的優勢逐漸消失，這使得烏克蘭與俄羅斯的天然氣談判中一直處於挨打的局面，在未來可見的情況下，烏克蘭在天然氣交易中唯一可獲利的過境費率也會漸漸消失，烏克蘭在面對替代能源少、國內天然氣價格過度補貼的情況下，烏克蘭出口最大宗的能源集中產業—冶金及工業加工出口的衝擊只會愈來愈大，而 Gazprom 在母國政府的政治干涉之下，其商業利益永處於不敗之地。

第四章 個案研究：白俄羅斯

白俄羅斯在後冷戰時期被定義為俄羅斯的政治扈從角色，雙邊一直維持良好的政、經關係，為傳統上友好的斯拉夫兄弟之邦。在政治上，雙方朝《關稅同盟》(Customs Union)、發行統一貨幣及《俄白聯盟》(Union State of Russia and Belarus)的目標上前進；在經濟上，俄羅斯對白俄羅斯長期提供低於其他前蘇聯國家的天然氣與石油價格，一直以來被視作親俄的白俄羅斯總統 Alexandr Lukashenko(Александр Лукашенко)得以在治下長期維持一定經濟穩定與獲得俄羅斯政治支持的證明，同時這也是俄羅斯希望以多項經濟與能源補貼政策，換取白俄羅斯在政治意識型態上的支持，成為俄羅斯反西方陣營的忠誠盟友的方式。另外，白俄羅斯並不是自然資源豐富的國家，但它卻是能源消耗大國，人均能源消耗量甚至超過烏克蘭，每年進口的石油及天然氣約 90% 來自俄羅斯，加上出口以能源集中產業為主，因白俄羅斯境內天然氣管線負責運送 Gazprom 輸往西歐消費國 20% 天然氣，是除烏克蘭之外，握有最主要 Gazprom 天然氣過境路線的國家，因此也讓俄羅斯付出天然氣貼補政策，換取白俄羅斯作為友善的天然氣合作夥伴關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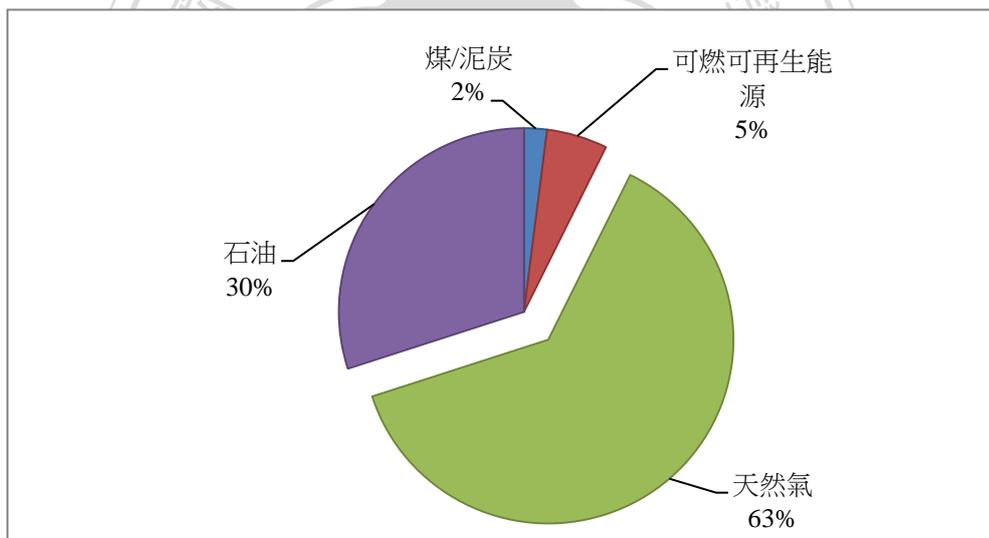
然而，自 2000 年 Vladimir Putin(Владимир Путин)就任俄羅斯總統後，俄、白關係發生明顯轉變，總統 Putin 奉行經濟至上的外交策略，不願在經濟上提供過多讓步以取得白俄的政治支持俄羅斯在政治及經濟上開始對白俄羅斯採行「胡蘿蔔與鞭子齊施」策略，特別俄羅斯加重了對白俄羅斯「鞭子的力道」，近年來頻頻提出調高對白俄羅斯的天然氣供應價格、交出國營天然氣管線公司 Beltransgaz 股份的要求，到了 2006 與 2007 年之交，Gazprom 切斷白俄羅斯天然氣供應，同年發生俄羅斯要求提高對白俄石油出口稅率，讓兩國能源衝突達到頂點，白俄羅斯在別無選擇的情況下選擇簽署對俄羅斯讓步的天然氣合約。但事實上，對於近來俄、白天然氣關係轉變是政治與經濟錯綜下的結果，對照俄、烏天然氣關係的處理有著相似與不同之處，本文將先從兩國天然氣關係背景脈絡瞭解起，再分析雙邊談判過程與結果中 Gazprom 對白俄羅斯之影響。

第一節 俄白天然氣關係背景

一、白俄羅斯天然氣產業發展

白俄羅斯人口約 9,700 萬人，每年 GDP 約 603.02 億美元，2007 年能源消耗量約 28.05 百萬噸油當量(million tonnes of oil equivalent, Mtoe)，其中 23.76 Mtoe 能源為進口。每年天然氣消耗量約 200 至 210 億立方米，幾乎全來自俄羅斯 Gazprom 的進口，國內天然氣生產量則非常低，約一年 23 億立方米，低於 1990 年的生產水準 29 億立方米。另外，天然氣是白俄羅斯的主要能源消耗種類，在 2007 年白俄羅斯主要使用能源種類中，天然氣佔 62.7%(請見圖 4-1)，而掌握全國電力生產的 Belenergo(Белэнерго)，於 2006 年佔全國天然氣能源消耗 97%。²⁴¹

圖 4-1 2007 年白俄羅斯能源消耗種類比例



資源來源：“Belarus Country Profile,” EBRD, <http://www.ebrd.com/downloads/legal/irc/countries/belarus.pdf> (25 June 2012).

白俄羅斯主要處理能源產業的政府機關是能源部和經濟部，能源部主要是負責為滿足國家能源需求和確保國家能源供應安全；經濟部則是負責制訂相關經濟規範。民間所有天然氣、電力和熱能稅率都由經濟部下的價格政策部門(Price Policy Department)依不同類型的消費者訂立不同的規範。經濟部會與民間能源產業公司協

²⁴¹ “Belarus Country Profile,” EBRD, <http://www.ebrd.com/downloads/legal/irc/countries/belarus.pdf> (25 June 2012).

調稅率(主要能源企業由能源部掌控)。²⁴²

白俄羅斯天然氣產業主要由兩個公司所掌控，Beltransgaz(Белтрансгаз)和 Beltopgaz(Белтопгаз)。Beltransgaz 擁有高壓運輸、分配及儲存設備，並負責相關系統之建造及維護；Beltopgaz 主要負責天然氣分配及國內天然氣銷售。每年，Gazprom 將天然氣賣給 Beltransgaz，Beltransgaz 再賣給 Beltopgaz，透過 Beltopgaz 所有國內區域性子公司把天然氣賣給各產業終端用戶。

2003 年 Beltransgaz 通過國會立法轉為聯合股份公司，但大部份仍為政府官股，2007 年因政府間協議，同意分階段至 2010 年由 Gazprom 收購 Beltransgaz 一半股權。而 Beltopgaz 仍維持 100% 官股企業，由能源部掌控、經濟部監督，它的天然氣業務由地方區域型公司所組成，管理及營運 3.5 萬公里中、低壓運輸管線，而 Gazprom 曾表示有意購入 Beltopgaz 部份資產。²⁴³

白俄羅斯管線網絡主要由兩大管線系統組成：北極光管線(Northern Lights，Сияние севера)和亞馬爾-歐洲管線(Yamal-Europe，Ямал — Европа)。Northern Lights 管線在蘇聯時期建造完成，於白俄羅斯獨立時成為白俄政府資產，由 Beltransgaz 擁有及營運，管線由俄國城市托爾若克(Torzhok，Торжок)起始，經白俄輸往波蘭、波羅的海三國及俄國加里寧格勒(Kaliningrad)，總長約 7,377 公里，其中 2,500 公里用作俄羅斯天然氣運往歐洲之過境線，並擁有 6 座加壓站。²⁴⁵而白俄境內 Yamal-Europe 管線屬亞馬爾 1 號線(Yamal-1)由 Gazprom 所擁有，從 Yamal 半島經托爾若克、白俄至波蘭、德國荷蘭和比利時，境內管線長總長 575 公里，5 座加壓站。俄國有意再建造亞馬爾 2 號線(Yamal-2)管線，預計 1 年可運載 330 億立方米，但在 2004 年俄、白天然氣糾紛及與波蘭政府發生不合後被無限期延遲。Gazprom 支付白俄羅斯加壓站土地長期租用合約，而根據 2007 年俄、白天然氣協議，外國管線所佔土地也須支付租賃費用。²⁴⁷

Nothern Lights 和 Yamal-Europe 管線每年輸氣容量分別為 510 億立方米及 330 億立方米，Yamal 歐洲管線為單純的過境管線，而 Northern Lights 除過境外還能供應白俄羅斯內需天然氣。在 2006 年，白俄羅斯天然氣總接收量為 650 億立方米，208 億立方米為內需、440 億立方米為運往歐洲市場之用(295 億立方米經由 Yamal-Europe、145 億立方米經 Northern Lights)。²⁴⁹

在白俄羅斯，天然氣輸氣及配氣系統無第三方使用權(Third Party Access)，也缺乏相關立法，所以白俄羅斯天然氣產業無市場機制可供其他商業團體進入。此外，白俄羅斯也無輸氣及配氣稅率之區別，一般民間用戶之天然氣稅率由政府決定，由經濟部決定各產業消費天然氣稅率。換而言之，政府每年會和 Beltopgaz 和其子公

²⁴² Ibid.

²⁴³ Ibid.

²⁴⁵ Белтрансгаз, www.btg.by (12 Июля 2012).

²⁴⁷ “Belarus Country Profile,” EBRD, <http://www.ebrd.com/downloads/legal/irc/countries/belarus.pdf> (25 June 2012).

²⁴⁹ Ibid.

司協商、決議民間用戶天然氣收費標準，而經濟部決定其他部門之天然氣價格(包括 Beltransgaz 對 Beltopgaz 及特定消費者之天然氣直接售價)，以及運輸稅率。此外，除了民間用戶，政府會對一些天然氣用戶提供價格折扣、延遲付款或是債務重組，像 Beltopgaz 會被政府授權可延遲付款。²⁵⁰

在天然氣部門營運上，Beltopgaz 主要負責國內天然氣供應與需求之平衡、天然氣發展計劃及中、低壓配氣網絡之維運。Beltransgaz 則負責高壓運輸系統及天然氣儲存設備之維運。而在白俄羅斯的產業立法架構下，天然氣責任供應商(supplier of last resort)是不存在的，所有的天然氣設備全為國家所有。²⁵¹

白俄羅斯是個非常依賴天然氣進口的國家，雖然能源天然氣化的好處是能帶來生態清潔和能源有效性，但也帶來龐大的供應成本及供應中斷的危機。對白俄羅斯來說，能源改革的最重要任務是停止天然氣消費成長，特別是提高電力部門的能源效率。

二、1994-2003 年俄白天然氣關係

1991 年蘇聯解體後，俄羅斯與白俄羅斯簽訂了所謂的「歸零選擇」(zero option) 條款，因此白俄羅斯放棄了所有境外前蘇時期資產作為取消對俄外債的交換條件，其中也包括了對 Gazprom 的天然氣債務。到了 1993 年 8 月，白俄羅斯天然氣債務達到 1 億美元，Gazprom 切斷天然氣供應，雖然白俄在收到 IMF 借貸的情況下支付了欠款，但這只是雙方此後週期性天然氣糾紛的開始。²⁵²

與 CIS 國家的政經關係一直是俄羅斯政府所著重的外交重點，天然氣關係也是，在 1993 年 9 月，俄羅斯政府作出將掌握白俄羅斯天然氣管線意圖的第一步，俄方提議雙方簽署移轉 Beltransgaz 給 Gazprom 合約，合約中列明白俄須將 Beltransgaz 所有資產讓渡給 Gazprom 99 年使用權，以確保俄羅斯天然氣過境白俄羅斯的出口安全，²⁵³而俄方以增加未來對白俄羅斯的天然氣供應量作為交換：1995 年 210 億立方米，2000 年 260 億立方米，2010 年 330 億立方米。因俄方所提的供應量已超過白俄羅斯內需，所以外界猜測中間有私下協議，准許白俄羅斯再出口多餘天然氣至他國。然而最後因白俄羅斯國會沒有通過 Beltransgaz 讓渡協議而作罷，但此後，Gazprom 對控制 Beltransgaz 的意圖沒有放棄過。²⁵⁵

在 1990 年代，俄、白雙邊的天然氣議題一直離不開關稅同盟談判，到了 1994 年底，白俄天然氣債務達到了 4.28 億美元，但在 1995 年新年期間沒有發生 Gazprom

²⁵⁰ Ibid.

²⁵¹ Ibid.

²⁵² Konończuk, Wojciech, "Belarusian-Russian Energy Conflict:

The Game Is Not Over," *Fundacji Batorego*,

<http://www.batory.org.pl/doc/belarusian-russian-energy-conflict.pdf> (6 July 2012).

²⁵³ Ibid.

²⁵⁵ Ibid.

斷氣威脅，推斷有幾項可能：

1. 雙邊和天然氣相關問題仍在談判階段，在 1995 年 1 月時，Lukashenko 和當時的俄國總統 Boris Yeltsin(Борис Ельцин)簽訂《關稅同盟合約》，其中規定對白俄羅斯天然氣售價將比照俄羅斯國內標準。²⁵⁶
2. 雙邊就 Yamal-Europe 天然氣管線建造進行談判，Gazprom 不願在天然氣議題上擾亂此一進程。
3. 當時俄羅斯國內民族主義高漲，要求與其他 CIS 國家結盟，特別是白俄羅斯，加上即將來臨的 1996 年國內大選，Yeltsin 希望營造與白俄羅斯的良好關係、贏得民族主義者支持。

1996 年 2 月，俄、白簽訂另一「歸零選擇」協議，取消所有白俄羅斯能源債及其他國家借款，白俄以重要軍事讓步作為交換，包括：俄羅斯可以繼續無條件將軍隊駐紮在白俄境內，而白俄羅斯放棄核子彈移出境內時產生的輻射污染賠償，以及放棄索求車諾比事件(Chernobyl accident, Авария на Чернобыльской АЭС)對白俄產生的輻射清除費用。²⁵⁷

Lukashenko 在國內討論最新「歸零協議」時，Gazprom 對白俄羅斯政府發出電報，重新要求白俄羅斯清償天然氣債務，否則立即停止天然氣供應。最後「歸零協議」在 1996 年 4 月總統大選前的《主權國家聯盟》(Union of Sovereign States, Союз Суверенных Государств)談判中被加入議題項目中，但協議內容流於學術性質，且沒有訂出實施時程表，只能流於雙方天然氣關係的參考用途，但 Lukashenko 稱此為俄方提供優惠天然氣價格的保證，²⁵⁸推斷 Lukashenko 指的是 1996 年 2 月的「歸零協議」保證白俄能以俄羅斯國內價格購買天然氣。

而為何 Gazprom 會接受如此不符商業利益的條約？然事實上，與白俄羅斯維持緊密關係，是符合企業本身對外與國內商業目標的，分析如下：

1. 保持與白俄羅斯的良好關係，等於協助 Yeltsin 增加國內民族主義者選票、贏得競選連任的重要籌碼。
2. 同年 Yamal 管線開始建造，與白俄羅斯保持良好關係有助於確保天然氣輸往歐洲的安全性。
3. 提供對白俄羅斯的天然氣利多也有鼓勵烏克蘭加入《主權國家聯盟》的意味在，同時也能解決過境問題。

²⁵⁶ Markus, Ustina, "Energy Crisis Spurs Ukraine and Belarus to Seek Help Abroad," *Transition*, Vol. 2, No. 9 (1996), p. 15.

²⁵⁷ World Bank, *Belarus: Prices, Markets, and Enterprise Reform* (Washington, D.C.: The World Bank, 1997), p. 28.

²⁵⁸ Ibid.

此外，Gazprom 也宣稱因「歸零協議」而得到財務上的補償：白俄羅斯給予 Gazprom 期票(promissory note)作為清償約 9,167 億美元債務，公司將這些期票賣給財政部以交換 6.5 億美元免稅額及 2 億美元現金。而最後，白俄羅斯仍無法支付期票，而這也讓俄羅斯政府在未來處理 Gazprom 稅務問題上更加複雜化。²⁶¹

在 1996 年，Gazprom 與俄羅斯政府關係出現變化，主要是因政府為取得 IMF 條件貸款而被要求取消對 Gazprom 的「免稅穩定基金」(tax-free stabilization fund)。²⁶²

在 1996 年下半年，俄羅斯政府開始對反政府企業展開徵稅行動，同時 Gazprom 也對國內及國外債務進行清償動作，對白俄羅斯也不例外，在 12 月時 Gazprom 減少對白俄羅斯天然氣出口量的一半，作出與政府不同調的商業政策。

在 1997 年及 1998 年，Gazprom 財稅徵收問題加上俄羅斯金融危機的影響下，讓俄、白泛政治化的天然氣關係受到動搖，原因分析如下：

1. Yelstin 已成功獲得連任，維持與 CIS 國家良好關係已不必要。
2. 因 Yelstin 已不把俄、白雙邊政府關係看得如此重要，帶動俄羅斯民間石油及天然氣產業也不看好未來俄、白能源整合之可能，不願對白俄羅斯能源產業作過多投資，例如當時 Gazprom 總裁 Dmitry Medvedev(Дмитрий Медведев，2008-2012 年間擔任俄羅斯總統)曾發表過俄白同盟不可能發生的言論。²⁶³
3. 商業利益才是最重要的動因，俄羅斯政府在要求 Gazprom 繳清稅額的同時，俄羅斯政府沒有足夠的立場去要求 Gazprom 犧牲商業收益，以換取俄羅斯的地緣政治優勢。

在 1997 年 3 月，俄羅斯政府對 Gazprom 執行長 Rem Vyakhirev(Рем Вяхирев)追繳聯邦稅收 12 億美金，Gazprom 以加強回收 CIS 天然氣債務作為回應，光在 1997 年就對白俄羅斯實施了三次減量手段：1997 年 7 月減少 50%、1998 年 4 月 30%、1998 年 6 月 40%。²⁶⁴

在 1997 年 6 月，Gazprom 承諾繳出 25 億美元稅額，而 Gazprom 與政府改革派又生出了其他問題，時任副總理的 Boris Nemtsov(Борис Немцов)於 4 月份要求重新

²⁶¹ Konończuk, Wojciech, "Belarusian-Russian Energy Conflict:

The Game Is Not Over," *Fundacji Batorego*,

<http://www.batory.org.pl/doc/belarusian-russian-energy-conflict.pdf> (6 July 2012).

²⁶² 根據統計，僅 1993 年的免稅基金就讓 Gazprom 免去了 5 億美元稅額，請見：Rutland, Peter, "Russia's Natural Gas Leviathan," *Transition*, Vol. 2, No. 9 (1996), p.12.

²⁶³ Bruce, Chloë, "Fraternal Friction or Fraternal Fiction? The Gas Factor in Russian-Belarusian Relations," *Oxford Institute for Energy Studies*,

<http://www.oxfordenergy.org/wpcms/wp-content/uploads/2010/11/NG8-FraternalFrictionOrFraternalfictionTheGasFactorInRussianBelarusianRelations-ChloeBruce-2005.pdf> (12 July 2012).

²⁶⁴ Ibid.

審查政府信託協議(trust agreement)，這份協議讓 Vyakhirev 可以個人身份控制政府在 Gazprom 所有股份的 35%(政府當時對 Gazprom 總持股為 40%)。²⁶⁵

到了 1998 年，Gazprom 與俄國政府關係更形緊張，政府稅務警察凍結 Gazprom 子公司資產，要求 Gazprom 盡快繳清稅賦，而 Gazprom 以政府支持增加國內市場收入為由作為回應，並切斷在彼得堡及烏拉爾地區積欠天然氣費用之用戶天然氣供應，這也是首次俄羅斯國內發生的嚴重天然氣斷氣事件，也是 Gazprom 首次違抗總統命令不得切斷國內天然氣供應的事件。

Gazprom 與政府關係緊張也反映在對白俄羅斯的天然氣供應問題上，為了支持 Gazprom 債務回收，總理 Sergei Kirienko 於 1998 年 6 月訪問明斯克，但無實質結果。

1998 年，Gazprom 希望白俄羅斯能以現金支付 70%的天然氣費用，但比照 1997 年白俄羅斯僅以現金支付了 8%費用，其他以實物償付，白俄政府對此表示不滿並表示難以償付，²⁶⁶在 5 月時，雙方又簽署新的供應協議，規定白俄羅斯 26%費用以現金償付，但 Gazprom 與白俄關係仍不見好轉，在 6 月份白俄羅斯天然氣債務達到了 2.7 億美元，Gazprom 再次減少了對白俄輸氣量。

另外，在天然氣供應上，白俄的天然氣使用並不完全收到 Gazprom 的斷氣威脅，因為除 Gazprom 外另有其他獨立天然氣公司對白俄銷售天然氣，像 ITERA，自 1994 年被 Gazprom 授權可出口天然氣至其他 CIS 國家，在 1998 年 Gazprom 與白俄頻頻發生斷氣糾紛時，提供白俄 11 億立方米天然氣，並逐年增加當中，可見兩者間並不存在競爭關係，而兩家公司彼此間的合作關係就難以得知了。

在政治層面上，1997 至 1998 年俄、白之間仍持續《關稅同盟》談判，俄國政治菁英也對合併 Beltransgaz 議題上表示不贊同，認為合併對俄方的經濟損失弊多於利，然而這並不讓 Lukashenko 停止在天然氣利益上的要求，他批評 Gazprom 的作為非兄弟之邦行為，並要求俄國政府積欠白羅斯 4.1 億美元俄國軍隊駐紮境內基地費用，Gazprom 則回應：我們並不是慈善機構。

在 1998 年底，俄羅斯總理 Yevgeny Primakov(Евгений Примаков)和白俄總理 Sergey Ling(Сергей Линг)擬出了天然氣債務償付計劃，這與 Primakov 重申《同盟》重要性的同時，在這項草擬協議中，白俄羅斯將從特定銀行得到 2 億美元貸款以償付 Gazprom 天然氣債務，而 Gazprom 再以回收的債款繳交國庫作為納稅之用，而俄羅斯國防部會再以此項收入投入軍事開支上，而其中主要是作為購買白俄商品上，如此，白俄政府將再回收 2 億美元資金以償還銀行債務。剩餘的 3.5 億美元天然氣債務處理上，Gazprom 同意 5,000 萬美元讓白俄羅斯以實物支付，1,000 萬美元以現金支付，2,000 萬美元以國家債券形式支付。²⁶⁸這對白俄來說算是外交上的勝利，白俄贏得了比先前 Gazprom 與俄羅斯政府開出的嚴格條件要優惠許多的清償條例，這

²⁶⁵ Ibid.

²⁶⁶ Konończuk, Wojciech, "Belarusian-Russian Energy Conflict:

The Game Is Not Over," *Fundacji Batorego*,

<http://www.batory.org.pl/doc/belarusian-russian-energy-conflict.pdf> (6 July 2012).

²⁶⁸ Ibid.

代表著白俄將天然氣議題與政治讓步結合談判運用的成功。

在 1997 及 1998 年，Gazprom 在俄羅斯政府的認可下，依企業經濟利益為優先、減少母國政府干預、意圖與其他 CIS 國家天然氣關係正常化，展開逐步調升天然氣費率至歐洲市場標準的行動，²⁷⁰對白俄羅斯也是。1999 年白俄政府再次拿發展良好政治關係為由、要求天然氣收費比照俄羅斯國內標準，Gazprom 同意減低售價由 \$40/mcm 至 \$32/mcm，但為了盡可能降低售價，白俄政府選擇與俄羅斯政府作直接溝通，希望把售價降至 \$30/mcm，²⁷²比同是過境國的烏克蘭與摩爾多瓦少了 2 倍有餘，正當 Beltransgaz 表明與俄國政府交涉降價成功後，Gazprom 仍持續對白俄施加壓力，在 2 月份時減少了 12% 供應量，由此可看出 Gazprom 決策與政府外交方針的不一致，在 1999 年 7 月時任 Gazprom 執行長的 Vyakhirev 在接受媒體專訪時表示，與白俄羅斯的天然氣關係太過政治化，²⁷⁴同年 9 月 Putin 當時以總理身份訪問白俄時表示同意取消 7,000 萬美元天然氣債務，²⁷⁶但債務計算基準不明，然而在同一个月份，Yamal 管線開始經白俄輸送到歐洲市場，可看得出俄方有意繞境烏克蘭、減少烏克蘭控制管線的意圖，這讓 Lukashenko 政府增加了天然氣議價籌碼，而同時也提出了減少過境費率作為交換條件。

另值得一提的是，當時 Gazprom 在國內的政治意向有從 Yeltsin 轉向莫斯科市長 Yury Luzhkov(Юрий Лужков)的傾向，這意味著 Gazprom 將動用其龐大的資金援助反克里姆林宮的政治角色，另外當時一直有傳言 Viktor Chernomyrdin(Виктор Черномырдин)可能會回鍋擔任 Gazprom 執行長、將對克里姆林宮不友善的 Vyakhirev 換掉，但後來的政府動作是將董事會政府成員由 4 位增加到 5 位，實際影響力改變不大，但可看得出政府對 Vyakhirev 及其後續決策動作的警告意味。

而 1999 年俄、白之間天然氣關係復政治化，又與年底雙邊重啟《關稅同盟》、俄國國會及總統大選同時撞期，當時俄、白雙邊良友發展仍是俄國國內民意之所向，當時俄羅斯民調有 72% 受訪者支持俄、白同盟。²⁷⁷

2000 年 Putin 上任後讓俄、白關係相較之前 Yeltsin 時期較不熟絡，雖然 Putin 提倡 CIS 整合，但 Putin 較 Yeltsin 務實，並公開表示俄、白同盟的實踐還需要多年的時間，²⁷⁸指出雙邊需實行更加嚴格的商業條款，在就職演說中還強調需對政治上與俄國較親近的國家回收天然氣債務。

在 2000 年 4 月，白俄羅斯債務達到了 2.6 億美元，Gazprom 對白俄羅斯天然氣供應減少了 40%，並警告在未來幾個月會再減少更多供應量，雙邊天然氣關係一度

²⁷⁰ Ibid.

²⁷² Ibid.

²⁷⁴ Ibid.

²⁷⁶ Ibid.

²⁷⁷ Sakwa, Richard & Mark Webber, "The Commonwealth of Independent States: Stagnation and Survival," *Europe-Asia Studies*, Vol. 51(1999), p. 232.

²⁷⁸ Donaldson, Robert H. and Joseph L. Noguee, *The Foreign Policy of Russia: Changing Systems, Enduring Interests* (Armonk, NY: M.E. Sharpe, 1998), p. 211.

緊張起來，到了同年 10 月，俄羅斯被烏克蘭天然氣偷盜行為激怒，並宣布將建造經白俄羅斯的繞境管線。²⁷⁹即便白俄過去的債務清償紀錄不良，但相較於與烏克蘭劣化的外交關係，讓俄國寧願選擇與白俄在天然氣事務上加深合作，以對烏克蘭施壓，表達俄國仍有其他管線選擇籌碼，而這項管線建造費用估計高達 10 億美元。

2000 年 11 月，Gazprom 同意恢復對白俄羅斯天然氣供應，下一年度仍維持 \$30/mcm 費率收費，而白俄羅斯以提供優惠低於烏克蘭及摩爾多瓦三倍過境費率作為交換。

在 2001 年，俄國內部政治情勢發生改變，Putin 意圖重掌 Gazprom，5 月時指派彼得堡幫成員 Alexey Miller(Алексей Миллер)作為 Gazprom 執行長，Beltransgaz 在當年度也及時付出債款，在 2004 天然氣糾紛發生前俄白天然氣關係算是處於和平狀態。而 2004 年糾紛的種子可以追溯至 2002 年 4 月，當時俄、白簽署兩份政府間協議，一份為天然氣供應合約，同意由 Gazprom 依俄羅斯國內費率提供連續 5 年廉價天然氣；另一份為 Beltransgaz 私有化、釋出 50% 股份作為交換條件的合約。²⁸⁰ 當時也和一些政治變化同期，在 2001 年 8 月，Putin 和 Lukashenko 正展開俄、白同盟議題交涉，媒體報導 Putin 不如 Yeltsin 願意提供白俄較優條件，他提供白俄兩種同盟整合選項：一種是類似歐盟的整合方式，共享政治架構但要求合理的商貿關係(即取消能源補貼)；另一種是讓白俄以聯邦「州」(область)的型式加入俄羅斯，並須遵守俄羅斯聯邦法。²⁸¹這對 Lukashenko 來說，交出白俄羅斯主權及現有權力地位，是難以接受的，Putin 也指出，白俄的經濟規模僅相當於俄羅斯經濟 3%，在同月又提出 2004 年俄、白統一貨幣的想法，而 Lukashenko 則表示這是更加侮辱主權的提議。²⁸²另一方面，Gazprom 與白俄羅斯關係惡化，主要有兩個原因：

1. 白俄仍未交出 Beltransgaz 一半股份。
2. 白俄遲遲不願以較高費率支付天然氣費用。

根據《生意人日報》(Kommersant)報導，自 2002 年 4 月起 Beltransgaz 仍以 \$19-20/mcm 的費率支付天然氣費用，而 Gazprom 僅提供 102 億立方米，原承諾總量為 185 億立方米，其餘由 ITERA 以 \$28/mcm 費率提供給白俄。²⁸³然而不久後，ITERA 將價格調高至 \$36/mcm，由於不願支付突然調漲的天然氣價格，使白俄

²⁷⁹ Konończuk, Wojciech, "Belarusian-Russian Energy Conflict: The Game Is Not Over," *Fundacji Batorego*, <http://www.batory.org.pl/doc/belarusian-russian-energy-conflict.pdf> (6 July 2012).

²⁸⁰ Ibid.

²⁸¹ Ibid.

²⁸² Lelyveld, Michael, "Ukraine: Kyiv May Gain from Russia's Row with Belarus," *RFE/RL*, <http://qa.rferl.org/content/article/1100606.html> (4 July 2012).

²⁸³ Grib, Natalia & Sapozhnikov, Petr, "Alexander Lukashenko Poisoned with Gas," *Charter 97*, <http://charter97.org/eng/news/2003/09/05/traviat> (7 August 2012).

Gazprom 天然氣消耗量比預期多了 15-20%，Gazprom 對此警告白俄停止未經授權的天然氣使用行為，但被忽視，到了 2002 年 11 月 1 日 Gazprom 減少對白俄供應量的一半，同時要求立即償付天然氣債務及實現 Beltransgaz 私有化，Lukashenko 後在莫斯科進行訪問，對克里姆林宮提出警告，將摒棄俄、白同盟的理念，並提起未來將進行「經濟冷戰」(cold economic war)，指責俄國利用能源依賴行經濟勒索及政治侵略。²⁸⁴

數日後，白俄總理 Gennady Novitsky (Геннадий Новицкий) 抵達莫斯科意圖安撫兩國不安情勢，他為 Lukashenko 的發言道歉，並承諾清償天然氣債務及進行著手私有化 Beltransgaz 事宜。2002 年 11 月 25 日白俄國會通過了 Beltransgaz 進行私有化法案，並同意以 \$40/mcm 支付 ITERA 公司 11 及 12 月份共 12.3 億立方米天然氣費用。但即便如此，白俄政府對 Beltransgaz 的動作十分緩慢，2003 年 4 月時，白俄政府雖進行了 Beltransgaz 私有化，但股東依然為白俄羅斯人，不久後白俄政府宣布 Gazprom 評估 Beltransgaz 的資產只有 5 至 6 億美元，遠低於白俄羅斯政府評估的 50 至 60 億美元，此舉讓 Gazprom 發出警告：若白俄羅斯政府不同意股份收購價格，自 2004 年 1 月起對白俄羅斯天然氣售價將由 \$30/mcm 調高至 \$50/mcm。在 2003 全年，Gazprom 僅提供白俄 102 億立方米，其餘由 TransNafta(15 億立方米)、ITERA(63 億立方米)以平均 \$42/mcm 的費率補足白俄天然氣需求量。由於獨立天然氣供應商售價偏高，白俄政府希望 Gazprom 能增加供應量的願望，但因 Beltransgaz 收購價格上發生意見不合，使得白俄在增加 Gazprom 輸氣量、降低售價的談判目標上遭遇困境。²⁸⁵

第二節 俄白天然氣議價分析

一、2004 年俄白天然氣糾紛

(一) 議價過程

在 2003 年底，Gazprom 要求提高天然氣價格，否則將停止天然氣供應，由於白俄羅斯拒絕 Gazprom 所提出的 2004 年度天然氣供應協議，Gazprom 也自 2004 年 1 月 1 日停止了對白俄羅斯的天然氣供應，標誌著過去 Yeltsin 時期俄、白間和平的天然氣談判關係成為歷史，俄白間的天然氣談判在 Putin 時期變得更加經濟利益導向與實際。

在 2004 年 1 月 1 日 Gazprom 停止往 Northern Lights 管線輸氣後，但 Gazprom 允許其他天然氣獨立供應商，包括 ITERA、SIBUR 和 TransNafta，以平均 \$46.68/mcm

²⁸⁴ Konończuk, Wojciech, "Belarusian-Russian Energy Conflict: The Game Is Not Over," *Fundacji Batorego*, <http://www.batory.org.pl/doc/belarusian-russian-energy-conflict.pdf> (6 July 2012).

²⁸⁵ Ibid.

的價格和白俄締結短期天然氣供應合約，同時 Gazprom 表示，若白俄同意依 Gazprom 議定價格收購 Beltransgaz 將恢復正常供氣。2 月 18 日，所有短期天然氣供應合約即將過期，且所有獨立供應商拒絕與白俄締結新約，當時白俄 95% 的天然氣火力發電廠面臨天然氣儲量不足的情況下，白俄政府仍不同意簽署 \$50/mcm 價格的供應合約；而 Beltransgaz，相反地，選擇通知 Gazprom 白俄的斷氣窘境，但沒獲得任何回應，在 2 月 18 日莫斯科時間下午 6:00，Gazprom 切斷了 Yamal-Europe 管線供應，但在 Beltransgaz 和 TransNafta 簽訂新的短期供應合約時，19 日午夜 12:00 前又恢復了 Yamal-Europe 管線供應至 3 月 3 日。²⁸⁶當時只在 2004 年 5 月 ITERA 和 TransNafta 的政府同意出口天然氣份額即將額滿、與白俄羅斯最後一份短期供應契約到期時，白俄羅斯在未授權的情況下，冒險移轉原本應全數供應西歐市場的 Yamal-Europe 管線天然氣(佔歐洲出口量 16%)，Gazprom 不久後也切斷此一供應線，之後不到一天的時間之內，Beltransgaz 和 TransNafta 又重新簽署了短期供應契約。

直到 2004 年 6 月，Gazprom 和白俄羅斯簽訂 2004 年下半年天然氣供應合約，合約中列明：²⁸⁷

1. Gazprom 以 \$46.68/mcm 的費率供應 102 億立方米天然氣。
2. Northern Lights 管線過境費率由 \$0.53/mcm/100km 調高至 \$0.75/mcm/100km；Yamal-Europe 管線為由 \$0.36/mcm/100km 調高至 \$0.46/mcm/100km。

(二) OBM 分析

依議價目標(表 4-1)及議價過程中所應用的籌碼，白俄羅斯政府可用的議價資源可說非常的少，雖佔 Gazprom 輸歐天然氣過境量約 20%，但天然氣輸氣目標國並不足以發揮太大的影響力，像烏克蘭過境管線斷氣會影響德國甚至整個歐盟介入糾紛，讓烏克蘭提升議價能力。

另一方面，在白俄羅斯議價資源匱乏的情況下，俄羅斯與 Gazprom 也沒有馬上祭出衝突升高的手段，可能的原因之一是，白俄羅斯的過境國地位對 Gazprom 所產生的影響力不大，俄方並不急於解決與白俄羅斯的糾紛；可能原因之二是，俄、白兩國政府間關係素來良好，俄羅斯除天然氣議題外對白俄羅斯有其他更重要的政治目標，致使俄方對白俄羅斯採取延宕策略。在議價結果上，俄羅斯也不急於馬上取得 Beltransgaz 股份及回收白俄羅斯債務，但與白俄羅斯折衷，取得了 \$46.68/mcm 的天然氣供應價格。

²⁸⁶ Stern, Jonathan P., *Russian and CIS Gas markets and their impact on Europe*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p. 98.

²⁸⁷ Bruce, Chloë, "Fraternal Friction or Fraternal Fiction? The Gas Factor in Russian-Belarusian Relations," *Oxford Institute for Energy Studies*, <http://www.oxfordenergy.org/wpcms/wp-content/uploads/2010/11/NG8-FraternalFrictionOrFraternalfictionTheGasFactorInRussianBelarusianRelations-ChloeBruce-2005.pdf> (12 July 2012).

表 4-1 2004 年俄、白天然氣糾紛各主要行為者及其議價目標

主要行為者	議價目標
Putin 及俄羅斯政府	保障國家天然氣利益，調高白俄羅斯天然氣價格至\$50/mcm，收購 Beltransgaz 股份(以總資產 5-6 億美元為基準)
Lukashenko 及白俄羅斯政府	要求維持天然氣關係不變
Gazprom	與俄羅斯政府利益一致

資料來源：筆者自行整理

而在合約簽訂後，俄、白關係突然轉好，俄羅斯提供白俄 2 億美元貸款以補償天然氣價格上升所帶來的經濟壓力問題，同時 Gazprom 還提高了過境白俄羅斯的天然氣總量，此外，雙方還同意解決 Beltransgaz 資產計算問題，指定勤業眾信(Deloitte & Touche)於 2004 年底前趕在天然氣合約到期前完成對 Beltransgaz 資產的重新評估，但在評估報告提出前，白俄羅斯和 Gazprom 已先完成和前一年度條件相同的《2005 年天然氣供應協議》。

在 2004 年俄、白天然氣糾紛中，歐洲消費國只有感受到輕微的天然氣供應減少，並沒有作出任何介入行動：德國從烏克蘭接收到 90% 天然氣量，加上國內仍有充足的儲備天然氣，因此無甚影響；波蘭方面的媒體報導則較德國嚴重，是是唯一對 Gazprom 作出呼籲恢復供氣的國家；對立陶宛及加里寧格勒的天然氣運送在衝突發生時期，則由之前未使用的拉脫維亞境內里加-帕內韋日斯管線(Riga-Panevezys)進行輸送及供應，使立陶宛受到較小的影響。²⁸⁸然而，此一事件讓 Gazprom 作為「長期穩定的能源供應者」受到了歐洲消費國的質疑，但若歐洲各國對 2004 年俄、白天然氣糾紛的回應更具一致性、令 Gazprom 早點認知到商譽受損的後果，可能就不會發生 2006 年 Gazprom 對烏克蘭的斷氣事件。

2004 年的衝突讓俄、白間的天然氣談判高下立見。Gazprom 在取得 Beltransgaz 主導權的議價過程展現了有力的談判手段，因為白俄羅斯在現實層面上只能向俄羅斯購買天然氣，而無其他替代方案，此外，白俄羅斯的經濟體制不健全，在支付俄羅斯更高天然氣價格的同時，卻無法即時改變國內過度的天然氣價格補貼，同時冒著可能的政治不穩定狀況，尤其 Gazprom 堅持要白俄以現金支付天然氣費用時。

若白俄羅斯早在解體之初，實行嚴格的能源效率提升政策、重組能源集中產業的經濟型態，白俄羅斯或許就有能力支付較高的天然氣費率，同時保有境內天然氣管線權力，不必將 Beltransgaz 股份出售給 Gazprom。

但從另一個角度上看，白俄羅斯面臨天然氣依賴的不可逆未來，必須接受 Gazprom 提高天然氣價格和收購 Beltransgaz 股份的要求，在不得不接受的情況下，白俄羅斯還是得到了低於其他 CIS 及歐盟國家許多的天然氣價格，並同時也成功提

²⁸⁸ “Gazprom image at risk,” *HighBeam Research*, <http://www.highbeam.com/doc/1G1-114088722.html> (5 July 2012).

高了 Beltransgaz 的收購價格。

二、2007 年俄白天然氣糾紛

(一) 議價過程

在 2005 及 2006 年天然氣協議的談判中，Gazprom 試圖調高天然氣價格至 \$50/mcm，而白俄則要求調高過境費率至 \$1.04/mcm/100km，但後來 2005 及 2006 年的價格皆維持 2004 年簽訂內容，但這只是 Gazprom 對白俄羅斯下一波議價衝突前的間歇期，當時 Gazprom 與烏克蘭天然氣談判衝突正在升高當中，無意與白俄羅斯在一議題上炒作。到了 2006 年下半年，Gazprom 與烏克蘭衝突告一段落後，開始將重心轉向與白俄羅斯的談判——Beltransgaz 收購與天然氣價格升高的目標上。²⁸⁹

2006 年 7 月，白俄羅斯政府、Gazprom 授權荷蘭銀行 (Algemene Bank Nederland, Amsterdam-Rotterdam Bank, ABN AMRO Bank) 作 Beltransgaz 資產評估報告，並進行三方會談決定最後結果。²⁹⁰ 最後經過幾輪談判，在 12 月 26 日 Gazprom 執行長 Miller 表示接受白俄羅斯所提 Beltransgaz 總資產為 50 億美元的版本，雖然 Gazprom 過去認為最高可能資產為 33 億美元，但同意以 25 億美元的代價買下了 Beltransgaz 一半股份，並認為 Gazprom 從未給予 CIS 國家如此優惠的收購條款。²⁹¹

同年，CIS 各國相繼被 Gazprom 提出調高天然氣售價，白俄羅斯僅能維持優惠的 \$46.68/mcm 費率至 2007 年 1 月，之後白俄羅斯被要求提高至 \$200/mcm。²⁹² 在後續的天然氣談判中，Gazprom 將價格由 \$200/mcm、\$170/mcm、\$110/mcm 調至 \$105/mcm，白俄羅斯政府則提出此舉有違《關稅同盟合約》規定，認為白俄羅斯天然氣購買價應比照俄羅斯國內標準，但俄羅斯提出兩點反駁 Lukashenko 的主張：1、《關稅同盟合約》尚未簽訂，故白俄羅斯要求天然氣價格比照，2、2006 年 11 月俄羅斯國內已通過至 2011 年前天然氣售價比照歐洲標準，這讓白俄羅斯的天然氣售價調高有了依據。

在 2006 年底，白俄羅斯拒絕簽署 2007 年供應合約，並稱在供應合約定案前

²⁸⁹ Yafimava, Katja, "The June 2010 Russian-Belarusian Gas Transit Dispute: a surprise that was to be expected," *The Oxford Institute for Energy Studies*,

<http://www.oxfordenergy.org/wpcms/wp-content/uploads/2010/11/NG43-TheJune2010RussianBelarusianGasTransitDisputeASurpriseThatWasToBeExpected-KatjaYafimava-2010.pdf> (6 July 2012).

²⁹⁰ "Belarus, Gazprom, ABN Amro plan to discuss Beltransgaz valuation," *HighBeam Business*,

<http://business.highbeam.com/407705/article-1G1-148020217/belarus-gazprom-abn-amro-plan-discuss-belt-ransgaz-valuation> (26 June 2012).

²⁹¹ "Gazprom says that it has agreed to Belarus' valuation of Beltransgaz," *NAVINY.BY*,

http://naviny.by/rubrics/english/2006/12/26/ic_news_259_264480 (26 June 2012).

²⁹² "Russia sets 2007 gas price for Belarus at \$200 per 1,000 cu m," *RIA Novosti*,

<http://en.rian.ru/russia/20061103/55362782.html> (25 June 2012).

過境合約也不會簽署，同時威脅提高過境費率由\$0.75/mcm/100km 至 \$1.6/mcm/100km，另外，白俄羅斯也對外聲明，Gazprom 預計 2007 年過境白俄羅斯運至西歐市場的 440 億立方米天然氣，因缺乏過境合約的情況下將不會被運送。Gazprom 認為，白俄羅斯此舉很明顯地是為 Gazprom 將來可能停止天然氣供應後，為私自移轉管線天然氣作準備，Gazprom 對白俄羅斯作出警告，任何未依供應合約規定的私自移轉行為非法舉動，並通知自 2007 年 1 月 1 日早上 10:00 起將停止供應，並對歐洲消費國作出承諾將盡最大努力防止天然氣供應量下滑，並與烏克蘭能源部商討將原經白俄羅斯 100 億立方米天然氣移轉至烏克蘭管線輸送的可能性。最後在 2006 年 12 月 31 日午夜 12:00 前兩分鐘，白俄羅斯政府和 Gazprom 達成 5 年期天然氣協議，內容要點如下：²⁹³

1. 白俄羅斯天然氣購買價格 2007 年為\$100/mcm，並同意逐步提高售價至 2011 年到達歐洲市場獲利標準(2008 年為歐洲價格 67%、2009 年 80%、2010 年 90%)
2. 白俄境內 Northern Lights 管線過境費率由\$0.75/mcm/100km 調高至 \$1.45/mcm/100km。
3. Gazprom 對白俄羅斯天然氣出口量在 2007 年為 212 億立方米，並加上 6 億立方米作為技術性運輸需要。
4. Gazprom 還同意白俄羅斯得以延遲償付 45% 上半年天然氣費用，清償期限為 7 月 23 日。

白俄羅斯總理 Sergey Sidorsky(Сергей Сидорский)在莫斯科的聯合記者會上表示：白俄羅斯作出了對 Gazprom 艱難的讓步。白俄羅斯每年向 Gazprom 購買約 210 億立方米天然氣，價格的提升表示 2007 的天然氣費用將從 10 億美元提高至 21 億美元。²⁹⁴

再看到 Beltransgaz 私有化解決方案上，Gazprom 與白俄政府另簽署了政府間協議，同意 Gazprom 以總價 25 億美元分期以現金收購 Beltransgaz 一半股份，於 2007 年 6 月簽署分階段購買 Beltransgaz 股份合約，其中規定：2007 年 Gazprom 取得 Beltransgaz 12.5% 股份、2008 年取得 25%，直至 2010 年 2 月清償所有收購費用後取得 50% 股份。²⁹⁵此外，俄方還要求 Beltransgaz 需逐年調高國內天然氣售價以確保

²⁹³ “Talks on gas supply to Belarus finalized,” *Gazprom Press Center*, <http://www.gazprom.com/press/news/2007/january/article88188/> (25 June 2012).

²⁹⁴ “Belarus, Russia Sign Last-Minute Gas Deal,” *Radio Free Europe/Radio Liberty*, <http://www.rferl.org/content/article/1073763.html> (19 June 2012).

²⁹⁵ Yafimava, Katja, “The June 2010 Russian-Belarusian Gas Transit Dispute: a surprise that was to be expected,” *The Oxford Institute for Energy Studies*, <http://www.oxfordenergy.org/wpcms/wp-content/uploads/2010/11/NG43-TheJune2010RussianBelarusianGasTransitDisputeASurpriseThatWasToBeExpected-KatjaYafimava-2010.pdf> (6 July 2012).

Gazprom 關係企業獲利之可能，但無列出明確實施時程及辦法。²⁹⁶

不久後，Gazprom 董事會成員兼財務長 **Andrey Kruglov**(Андрей Круглов)表示，Gazprom 有意取得 Beltransgaz 主導權，俄羅斯駐白俄大使 **Alexander Surikov**(Александр Суриков)也表示 Gazprom 有意進一步增加 Beltransgaz 持股比例。作為另一半合資企業持有者，Gazprom 在 Beltransgaz 董事會及理事會各有 4 名代表，與白俄代表各佔一半，而 Gazprom 副執行長 **Valery Golubev**(Валерий Голубев)則取代之前白俄副總理 **Vladimir Semashko**(Владимир Семашко)出任董事會主席。但當時董事會出現一些分歧意見，認為企業決策應該要雙邊代表共同授意才能通過，這個問題到了 2010 年 6 月的過境衝突更加擴大，因雙邊就調高白俄境內天然氣售價而爭執不休。²⁹⁷

(二) OBM 分析

從議價目標(表 4-2)及議價結來看，雖各自沒有得到既定的原始目標，俄羅斯與白俄羅斯各退一步，犧牲部份利益。此次可看出俄羅斯政府及 Gazprom 對白俄羅斯談判的「絕對利益」愈來愈明顯，就是收購 Beltransgaz 股份、掌控白俄羅斯市場及管線；取得 Beltransgaz，使得 Gazprom 及俄羅斯政府除了取得白俄羅斯的經濟命脈外(白俄羅斯出口大多為能源集中產業)，還掌握了白俄羅斯的民生及部份能源安全，在未來的天然氣議價，或是未來與白俄羅斯在其他領域上的糾紛，都是可資運用的一項有利籌碼，讓俄羅斯立於不敗之地；俄羅斯在此次談判中並無在收購價格上並無堅守強硬立場，因為在可接受的範圍內、及早達到「絕對利益」目標是俄方所樂見的。

表 4-2 2007 年俄、白天然氣糾紛各主要行為者及其議價目標

主要行為者	議價目標
Putin 及俄羅斯政府	保障國家天然氣利益，調高白俄羅斯天然氣價格至\$200/mcm，收購 Beltransgaz 一半股份價格為 16.5 億美元
Lukashenko 及白俄羅斯政府	要求天然氣價格比照俄羅斯國內，否則過境費率升高至\$1.6/mcm/100km，Gazprom 收購 Beltransgaz 一半股份價格為 25 億美元
Gazprom	與俄羅斯政府利益一致

資料來源：筆者自行整理

事實上，白俄羅斯是在別無選擇的情況下接受了 Gazprom 的條件，與 2004 年天然氣衝突情況不同的是，當時白俄羅斯可選擇與其他獨立天然氣供應商簽訂短期供應合約，但到了 2006 年，俄羅斯國內通過 Gazprom 壟斷法案，成為了對白俄羅

²⁹⁶ Ibid.

²⁹⁷ Ibid.

斯唯一的天然氣供應商。

但在某種程度上來說，白俄羅斯仍得到了很好的供應條件—雖然白俄羅斯天然氣購買價格翻漲兩倍，但仍低於其他 CIS 國家；另外，過境 Northern Lights 管線的俄羅斯天然氣輸氣量增多，由 145 億立方米增至 157 億立方米，增加了白俄的天然氣過境費收入；俄羅斯在取得 Beltransgaz 資產後，也開始加大對白俄天然氣管線投資。

而白俄羅斯在當年天然氣合約也受到了一些影響，白俄羅斯喪失了境內天然氣管線權力，在白俄羅斯經濟及能源改革無法跟上 Gazprom 提高天然氣價所帶來的財務負擔的情況下，未來 Gazprom 再以價格為交換條件收購剩餘 Beltransgaz 股份是可預見的。從 Gazprom 方面來看，2007 年天然氣協議是有利的，主要是因為取得了 Beltransgaz 控制權，這也推翻了各界先前對 Gazprom 調高天然氣價格是出自政治動因的言論。然而 2007 年的供應合約並未實際解決俄、白天然氣爭端，分析要點如下：

1. 只有 2007 年的價格被明確訂立出來，但 2008-2010 年價格只含糊地列出以歐洲費率加上各年折扣作為定價原則，但合約中並未說明以歐洲哪一區域、哪一時間點作為費率定價標準。
2. 雙方對於未來天然氣定價與過境費率調整並無共識。白俄副總理 Semashko 表示合約中過境費率會參考定價作調整，但 Gazprom 執行長 Miller 則表示過境費率將維持 5 年不變。²⁹⁸
3. 合約細節內容並未公開，且在白俄副總理 Semashko 表示過境費率會隨天然氣價格調漲後，Gazprom 官方並未提及任何有關天然氣價格及過境費率增加機制。

2007 年 5 年天然氣供應合約並沒有完全解決俄、白所有天然氣問題，在 2007 年上半年，白俄只依合約進口價支付 55% 的天然氣費用，白俄副總理 Semashko 稱合約允許白俄以 \$55/mcm 的費率支付天然氣費用至在 2007 年 6 月止，並從 7 月開始以 \$100/mcm 費率計算天然氣費用，並開始償付上半年差額，而 Gazprom 則表示，合約只訂立 7 月 23 日前白俄需清償所有天然氣債務。²⁹⁹

此外，民間開始對俄羅斯承諾白俄的穩定貸款遲遲未來的問題開始不安，加上合約簽訂之後，白俄羅斯天然氣購買價格及債務一直節節升高，至 8 月 3 日已累積至 4.56 億美元左右，Gazprom 表示原訂應於 7 月 23 日清償但至今仍未收到白俄羅斯方面的欠款，並提出自 8 月 3 日起減少原對白俄羅斯供應量 45% 作為懲罰，這代表白俄羅斯每天的天然氣進口將減少 2,100 萬立方米，同時 Gazprom 保障會經由其他管線維持對西歐市場天然氣供應正常，³⁰⁰然在還未實踐此一威脅承諾時，白俄羅

²⁹⁸ Ibid.

²⁹⁹ Ibid.

³⁰⁰ “Belarus Hit by 45 Percent Cut in Russian Gas Supplies,” *Voice of America*,

<http://www.voanews.com/content/a-13-2007-08-01-voa32-66784427/565255.html> (19 June 2012).

斯在不到 4 天的時間內清償了 2007 年度的天然氣債務。³⁰¹2007 年下半年，白俄依 \$100/mcm 的費率按月支付天然氣費用。

2007 年底雙方開始商討 2008 年度天然氣議題，依據前一年度供應合約規定，2008 年以歐洲市場價格 65% 作為定價基準，價格約落在 \$108/mcm~\$165/mcm 之間，最後雙方同意第一季度價格為 \$119.6/mcm，後三個季度為 \$127.9/mcm，2008 年平均價格為 \$125/mcm，2008 年雙邊就天然氣議題的討論上甚為平靜。³⁰²

2008 年由於石油價格升、降落差過大，2009 年 3 月俄、白元首會晤，口頭協議 2009 年上半年以市場平均價格之 80% 作為定價購買 Gazprom 天然氣，之後下半年恢復每季重新定價方式計算，避免讓白俄羅斯接受價格突升突降的壓力。但雙邊元首只流於口頭承諾，並無簽署任何文件協議，讓 Gazprom 依舊以每季定價方式向白俄羅斯收取天然氣費用，而白俄羅斯不顧先前文件協議，依然以年度平均價格 \$150/mcm 費率支付天然氣費用，到了 2009 年 8 月以前，白俄積欠債務達到了 2.8 億美元，雖然於同年 11 月及 12 月將欠款還清，但由於白俄羅斯違約未購買合約上規定購買天然氣量(合約上規定 215 億立方米，當年度僅進口 176 億立方米)，與當年度 Gazprom 選擇對烏克蘭修改條約不開罰的作法有所差異，表示將對白俄羅斯開罰，³⁰³但實際上卻未真正執行懲罰條款，此外還同意依歐洲市場價格再對白俄提供 20-30% 折扣。

三、2010 年俄白天然氣糾紛

(一) 議價過程

2010 年 1 月，白俄羅斯開始要求 Gazprom 提供 2010 年度天然氣價格由合約議定 10% 加深至 25-30%，以維持年度平均價為 \$150/mcm，而很明顯地，在 3 月時 Gazprom 財務長 Kruglov 表示對白俄羅斯折扣維持 10%，換算價格為 \$171.5/mcm，並指出白俄天然氣債務已累積至 9.45 億美元，到年底可能達到 1.37 億左右。³⁰⁴2010 年 4 月，針對 2007 年簽訂於 2011 年即將過期之天然氣協議，白俄政府向 Gazprom 提出未來天然氣關係框架草案，白俄的主要訴求為一俄、白在 2014-2015 年同時到

³⁰¹ Yafimava, Katja, "The June 2010 Russian-Belarusian Gas Transit Dispute: a surprise that was to be expected," *The Oxford Institute for Energy Studies*,

<http://www.oxfordenergy.org/wpcms/wp-content/uploads/2010/11/NG43-TheJune2010RussianBelarusianGasTransitDisputeASurpriseThatWasToBeExpected-KatjaYafimava-2010.pdf> (6 July 2012).

³⁰² Ibid.

³⁰³ Bruce, Chloë, "Fraternal Friction or Fraternal Fiction? The Gas Factor in Russian-Belarusian Relations," *Oxford Institute for Energy Studies*,

<http://www.oxfordenergy.org/wpcms/wp-content/uploads/2010/11/NG8-FraternalFrictionOrFraternalfictionTheGasFactorInRussianBelarusianRelations-ChloeBruce-2005.pdf> (12 July 2012).

³⁰⁴ Ibid.

達歐洲天然氣市場標準，理由為 2007 年之協議基於俄國政府當時通過國內天然氣費率於 2011 年開始比照歐洲行情徵收費用，同樣要求白俄於 2011 年比照歐洲市場費率支付 Gazprom 天然氣費用，但由於 2008 年受到金融海嘯影響，俄國政府延遲國內天然氣費率達到歐洲標準之時程(至 2014-2015 年)，白俄羅斯之費率應比照辦理。但白俄此一訴求無法打動 Gazprom 及俄國政府，Lukashenko 提出將釋出更多 Beltransgaz 股份予 Gazprom 收購，若白俄能得到與俄國國內同等天然氣定價費率。³⁰⁵而 Gazprom 發言人 Sergei Kupriyanov(Сергей Куприянов)則回應表示，Gazprom 只會在白俄債務清償後才會考慮這個方案之可行性，俄羅斯副總理 Igor Sechin(Игорь Сечин)更對 Lukashenko 的股份釋出提案反應更加冷漠，他表示 Gazprom 已用超出市場行情的價碼買下了 Beltransgaz 一半股份，且這項投資案不具商業合理性。³⁰⁶

2010 年 6 月，白俄副總理 Semashko 再次重申，俄國應延長白俄支付歐洲市場天然氣價格期限至 2014-2015 年，以便和俄國市場標準同步，因 2007 年的合約也是依俄國市場標準所訂立。同月，Lukashenko 在無任何隨行官員陪同的情況下訪問莫斯科，與俄國總統、總理會面討論天然氣議題，但無任何進展，幾天後電視上出現俄國總統 Medvedev 和 Miller 會面的消息，而當時白俄面臨 5 天內須支付天然氣債務的困境。

儘管白俄依約須在 2010 年第 1 季以 \$169.22/mcm、第 2 季以 \$184.79/mcm 之費率支付天然氣費用，但依然片面決定以 \$150/mcm 費率計算支付給 Gazprom，如此又增加了天然氣債務。2010 年 6 月 8 日 Gazprom 發言人 Kupriyanov 預估 2010 年白俄羅斯年度平均天然氣費率為 \$187/mcm。³⁰⁷若白俄持續以 \$150/mcm 費率支付天然氣費用，估計 2010 年底白俄債務將累積到 5-6 億美元。雖然白俄自 2010 年 1 月份已開始累積債務，但 Gazprom 到 3 月才首次對此「無賴」行為表態，到 4 月又再次提出警告，到了 6 月份，債務達到 1.92 億美元。³⁰⁸

6 月 15 日，俄羅斯總統 Medvedev 與 Gazprom 執行長 Miller 會晤，俄羅斯總統 Medvedev 對白俄天然氣債務問題發表意見，他認為白俄總統 Lukashenko 所指艱難的財務困境的理由不夠充份，並給予白俄 5 天時間清償 2 億美元債務，否則將施展其他(制裁)手段。³⁰⁹6 月 18 日，白俄副能源部部長 Edouard Tovpenets(Эдуард Товпенец)表示，Gazprom 要求白俄清償 1.92 億美元的債務，但 Gazprom 本身也積欠白俄超過 2 億美元過境費用。³¹⁰對此，俄國第一副總理兼 Gazprom 董事會主席

³⁰⁵ Ibid.

³⁰⁶ Ibid.

³⁰⁷ Ibid.

³⁰⁸ Ibid.

³⁰⁹ “Gazprom cuts supplies to Belarus further,” *CNN World*,

http://articles.cnn.com/2010-06-23/world/russia.belarus.gas_1_russian-gas-gas-flows-belarus-president-alexander-lukashenko?_s=PM:WORLD (12 July 2012).

³¹⁰ “Belarus cuts Russia gas transit,” *ABC News*,

Viktor Zubkov(Виктор Зубков)回應，白俄無法提供 Gazprom 欠債證據，之後在 6 月 19 日 Gazprom 與白俄政府在聖彼得堡舉行天然氣債務談判，但因清償問題意見不合談判失敗，即便白俄政府表示願意用實物或其他相關設備支付債務。

6 月 21 日，俄羅斯總統 Medvedev 和 Gazprom 執行長 Miller 復會，在 Medvedev 的同意下，Miller 提案對照目前累積債務、逐漸減少對白俄羅斯之天然氣供應量。³¹¹此外，Medvedev 也在當天回應白俄以實物償付債務的提議，表示 Gazprom 只接受現金支付，並說道：派、奶油、起司或鬆餅都不被接受為清償物品。在會面結束不久後，Miller 宣布減少對白俄 15% 供應量，並可能增加至 85%。³¹³同日 6 月 21 日上午 10:00 Gazprom 立即進行減量供應，白俄則回應因缺乏資金、需兩個星期借款以清償債務，³¹⁴Gazprom 得悉後，表示將不會等待兩個星期令其籌備款項，強硬表示將擴大減少比例以至債務清償。³¹⁵另一方面，白俄羅斯也要求 Gazprom 支付 2.17 億美元過境費用，以利白方有能力償付天然氣債務。隨後，Gazprom 發言人 Kupriyanov 證實過境費積欠問題確實存在，但積欠原因是白俄羅斯拒絕簽署(2010 年)天然氣合約，令 Gazprom 無文件依據支付過境費、致使積欠問題產生。³¹⁶白俄羅斯能源部副部長 Tovpenets 否認此一說辭，並稱過境合約已經由 Beltransgaz 副執行長 Dmitry Anjuk(Дмитрий Аннюк)和 Gazprom 白俄代表簽署同意通過，³¹⁷並強調 Gazprom 不得擅自減量 85%，因據合約規定，白俄發生清償問題最多只能減量 15%。依此主張，白俄能源部向歐洲執委會發信警告，因未來可能之供應減量問題，可能發生技術性天然氣過境量減少問題。³¹⁸同天，歐盟能源專員 Günther Oettinger 在 6 月 21 日減少供量不久後，也收到了俄羅斯副總理 Sechin 的來函，表示將發生(白俄

<http://www.abc.net.au/news/2010-06-22/belarus-cuts-russia-gas-transit/877126> (12 July 2012).

³¹¹ “Meeting with Chairman of Gazprom’s Management Committee Alexei Miller,” *President of Russia*, <http://eng.kremlin.ru/news/468> (12 July 2012).

³¹³ Shiryayevskaya, Anna, “Gazprom cuts gas supplies to Belarus as debt talks fail to reach agreement,” *Bloomberg*,

<http://www.bloomberg.com/news/2010-06-18/gazprom-gives-belarus-three-days-to-pay-bill-or-face-cut-in-gas-supplies.html> (12 July 2012).

³¹⁴ “Belarus ‘to pay for Russian gas debt’ within two weeks,” *BBC News*, <http://www.bbc.co.uk/news/10369300> (12 July 2012).

³¹⁵ “Gazprom says will not wait 2 weeks for Minsk to pay off gas debt,” *RIA Novosti*, <http://en.rian.ru/business/20100621/159517793.html> (12 July 2012).

³¹⁶ “Gazprom has accused Belarus of Russian origin in debt for gas transit,” *IDASQ*, <http://idasq.com/2010-06-21-gazprom-has-accused-belarus-of-russian-origin-in-debt-for-gas-transit.html> (12 July 2012).

³¹⁷ “Russia’s Gazprom starts cutting gas supplies to Belarus over debt – Miller (Update),” *RIA Novosti*, <http://en.beta.rian.ru/russia/20100621/159507836.html> (12 July 2012).

³¹⁸ “Belarus warns Europe of possible gas transit disruptions,” *RIA Novosti*, <http://en.rian.ru/world/20100621/159518515.html> (12 July 2012).

管線)供應干擾並提供風險評估。³¹⁹

6月22日，Gazprom再減少15%供應量，當日，白俄政府支付了5月份2.6億美元費用(依合約規定季度費率\$169/mcm計算)，並向Gazprom發出由白俄副總理Semashko簽署信函，威脅將從過境管線中移轉天然氣以滿足國內需求，³²⁰時值白俄總統Lukashenko與俄羅斯外長Sergey Lavrov(Сергей Лавров)會面期間，Lukashenko也在會面時表示，白俄將停止天然氣輸往歐洲，直至Gazprom支付2009年11月至2010年5月期間過境費用2.6億美元為止，此外，還強調Gazprom一直以來並沒有支付過境費用，且高過白俄對Gazprom債務，並拒絕互相抵消債務提案。同天，Gazprom對白俄羅斯府方指控似顯得有點猝不及防，Gazprom發言人表示白俄的指控是非法的，並強調將盡一切努力防止對歐洲市場天然氣供應量減少，³²¹同時提高過境烏克蘭之對歐輸氣量，將與烏克蘭能源部長Boyko確認Naftogaz具備執行此一方案之細節，但也表示，Gazprom尚未要求烏方增加對歐輸氣量。6月22日同日，白俄羅斯能源部發言人Ludmila Zenkovich(Людмила Зенькович)重申，白俄兩條過境管線Northern Lights和Yamal-Europe仍保持滿載狀態。同日下午，白俄羅斯能源部副部長Mikhail Mikhadiuk(Михаил Михадюк)表示部內依總統命令、研議停止輸氣事宜，晚間，一位不具名的白俄官員向Interfax表示，過境白俄之輸送量已依照俄方供應減少而下滑，但白俄對此並無發出官方消息證實。³²²之後，媒體報導歐洲議會(European Parliament)主席Jerzy Buzek對外宣布，波蘭、德國、立陶宛正承受天然氣減量之苦，但遭到俄國能源部部長Sergey Shmatko(Сергей Шматко)否認，³²³Buzek還提議派出監察小組觀測過境流量，俄羅斯能源部長Shmatko對此回應，正與歐盟能源委員會商討部署流量觀測監察小組之可能性，且雙邊已同意派出監察小組調查天然氣非法移轉事件。另外，歐洲能源憲章秘書處(Energy Charter Secretariat，以下稱ECT)秘書長Andre Mernier發出聲明，表達對天然氣糾紛的關切，稱此一商業事

³¹⁹ “Gas supply disruption in Belarus: extracts from the EC midday press briefing,” *European Commission News*, <http://ec.europa.eu/avservices/services/showShotlist.do?out=PDF&lg=En&filmRef=70962> (12 July 2012).

³²⁰ “Russia-Belarus Gas Dispute,” *HighBeam Business*, <http://business.highbeam.com/436283/article-1G1-230884347/interfax-russia-amp-cis-oil-and-gas-weekly> (12 July 2012).

³²¹ “Belarus ‘to suspend Russian gas transit to Europe’,” *BBC News*, <http://www.bbc.co.uk/news/10375853> (12 July 2012).

³²² “Belarus reduced gas transit to Europe proportionally to amount it is not receiving from Russia,” *KyivPost*, <http://www.kyivpost.com/content/russia-and-former-soviet-union/belarus-cuts-gas-transit-to-europe-proportionally-.html> (12 July 2012).

³²³ “Belarus gas dispute affecting EU-parliament chief,” *Reuters*, <http://www.reuters.com/article/2010/06/22/belarus-gas-idUSLDE65L2B520100622> (12 July 2012).

件有違 ECT(天然氣)過境輸送不受干擾原則。³²⁴

隔日 6 月 23 日, Gazprom 宣布自上午 10:00 始再減少 30% 對白俄天然氣供應量(共減少 60%), Gazprom 執行長 Miller 表示對歐過境輸送將不受影響, 當日下午 2:30 歐洲能源委員會(European Energy Commission)專員 Marlene Holzner 表示, 波蘭、立陶宛收到正常天然氣供應量(表示德國也未受到影響), 但立陶宛國營天然氣公司 Lietuvos Dujos 則表示, 自中午 12:00 起開始感受到供應量變動, 立陶宛及俄國加里寧格勒(Kalinigrad)接收到的天然氣量縮減 30%,³²⁵ Lietuvos Dujos 執行長 Viktoras Valentukevicius 則另外發表聲明, 若(來自俄方的)天然氣供應不足以滿足立陶宛消費量, 公司將相應減少對加里寧格勒的天然氣供應。³²⁶

6 月 23 日下午 4:00, 白俄支付 1.87 億美元予 Gazprom, 隔日 6 月 24 日, Gazprom 表示收到此筆款項, 並於當日上午 10:00 恢復正常天然氣供應, 而基於白俄羅斯已償付天然氣費用, 白俄羅斯副總理 Semashko 要求 Gazprom 於莫斯科當地時間 6 月 24 日上午 11:00 支付白俄羅斯 2.6 億美元過境費用, 否則將片面停止天然氣輸送。³²⁷ 隔日 6 月 25 日, 白俄羅斯副總理 Semashko 延長期限至莫斯科時間下午 2:00, 並補充道, 過境量將依欠債比例減少, 與昨日主張「完全切斷」輸氣不同, 白俄羅斯總統 Lukashenko 在接受 Euronews 訪問, 表示歐洲消費國應把供氣減少的怒氣發在俄羅斯頭上。³²⁸ 對此, Gazprom 隨後支付了 2.28 億美元(依 \$1.45/mcm/100km 費率計算), 白俄羅斯副總理 Semashko 回應仍有 0.32 億美元未付清, 且依 2007 年合約, 2009 年過境費率為 \$1.74/mcm/100km, 2010 年為 \$1.88/mcm/100km, 而非 \$1.45/mcm/100km, 白俄僅把已支付之 2.28 億美元視為部份清償。Gazprom 發言人 Kupriyanov 則承認, 白俄所稱 2009 及 2010 年過境費率之部份合理性, 因此計算原則必須在白俄國內天然氣價格上升的條件下才能成立(2009 年增加白俄國內售價 \$10.45/mcm、2010 年 \$11.07/mcm), 這是當初為了 Gazprom 加入 Beltransgaz 股份後, 能確保 Beltransgaz 持續營利之條款。Kupriyanov 還表示, 由於白俄未執行國內天然氣價格上升, 因此

³²⁴ “Statement by the Energy Charter Secretary General concerning the current Russia-Belarus gas dispute,” *Energy Charter Secretariat*, http://www.encharter.org/index.php?id=21&id_article=209&L=0 (12 July 2012).

³²⁵ “Gas supply to Lithuania via territory of Belarus has been reduced,” *Lietuvos Dujos press-release*, <http://www.dujos.lt/index.php/mediaservice/press-releases/gas-supply-to-lithuania-via-territory-of-belarus-has-been-reduced/38264> (12 July 2012).

³²⁶ “Russia-Belarus Gas Dispute,” *HighBeam Business*, <http://business.highbeam.com/436283/article-1G1-230884347/interfax-russia-amp-cis-oil-and-gas-weekly> (12 July 2012).

³²⁷ Schwirtz, Michael, “Europe Blames Belarus for Cut in Gas Flows,” *The New York Times*, <http://www.nytimes.com/2010/06/24/world/europe/24belarus.html> (12 July 2012)..

³²⁸ “Lukashenko: ‘Russia is casting covetous eyes on our public sector’,” *Euronews*, <http://prod-euronews.euronews.net/2010/06/25/lukashenko-russia-is-casting-covetous-eyes-on-our-public-sector> (12 July 2012).

2010 年過境費率提高之補充條款也無法簽署。³²⁹

對此，Gazprom 執行長 Miller 向俄國總理 Putin 報告，白俄要求高於合約所訂之過境費率，Putin 回應 Gazprom 應依合約支付費用，若任一方想改變合約內容，應進行雙邊協議。同天，白俄總統對外表示，在天然氣及石油輸送停止前，Gazprom 還有兩天的時間能清償剩餘的 0.32 億美元欠款。³³⁰

從這次的天然氣談判你來我往的情況看來，讓白俄羅斯政府發表了以下發後似乎意圖緩和總統 Lukashenko 的激烈言辭—白俄副總理 Semashko 要求總統 Lukashenko 應給予兩星期紛糾解決緩衝期，並補充 Gazprom 代表將於 6 月 28 日抵達明斯克進行過境費支付談判，預計 6 月 30 日結束，而 Gazprom 副執行長 Golubev 預計參與並簽署 2007 年天然氣合約補充條款。³³¹ Beltransgaz 執行長 Majorov 表示 Gazprom 代表不必前來明斯克，因談判將以遠距方式溝通進行。³³³ 6 月 30 日，Semashko 表示補充條款將於 7 月 1 日簽署，俄羅斯同意 2010 年費率為 \$1.88/mcm/100km。

7 月 2 日上午，Beltransgaz 執行長 Vladimir Mayorov (Владимир Майоров) 宣布，補充條款規定 2010 年過境費率為 \$1.88/mcm/100km，並已完成簽署。³³⁴ 當日下午，Gazprom 召開記者會，確認簽署完成消息，並表示 2010 年過境費率增加是相應於白俄政府提高 Beltransgaz 於白俄境內天然氣售價至 \$11.09/mcm 而來，³³⁵ 此外，雙方簽署協議，白俄政府對 Beltransgaz 所課稅額須用運用在 2011 至 2012 年度《白俄能源部創新基金》(the Innovation Fund of the Republic Energy Ministry) 上，且不得高於白俄國內現行政策所訂最低稅額徵收比例，《白俄能源部創新基金》被計劃用來投資

³²⁹ “Belarus with New Threat to Stop Russian Gas,” *Novinite*,
http://www.novinite.com/view_news.php?id=117508 (12 July 2012).

³³⁰ Shiryayevskaya, Anna and Clark, Torrey, “Gazprom Dismisses Lukashenko Threat, Says ‘Gas War’ With Belarus Has Ended,” *Bloomberg*,
<http://mobile.bloomberg.com/news/2010-06-25/gazprom-dismisses-lukashenko-threat-says-gas-war-with-belarus-has-ended> (12 July 2012).

³³¹ “Minsk expects Russian delegation to settle gas transit price dispute,” *HighBeam Business*,
<http://business.highbeam.com/407705/article-1G1-231145289/minsk-expects-russian-delegation-settle-gas-transit> (12 July 2012).

³³³ “Gazprom, Beltransgaz to sign supplement to transit agreement – source,” *HighBeam Business*,
<http://business.highbeam.com/407705/article-1G1-230441437/gazprom-beltransgaz-sign-supplement-transit-agreement> (10 July 2012).

³³⁴ “Minsk, Moscow to sign gas transit fees deal by Thursday – Belarus official,” *RIA Novosti*,
<http://en.rian.ru/exsoviet/20100628/159607467.html> (12 July 2012).

³³⁵ “Подписаны Протокол об отчислениях ОАО «Белтрансгаз» в Инновационный фонд и Дополнение к контракту на поставку и транзит газа,” *Газпром*,
<http://www.gazprom.ru/press/news/2010/july/article100645/> (12 Июля 2012).

白俄地下天然氣儲存設備的建造上，³³⁶但 Gazprom 記者會上並無說明白俄所獲過境費收入在 2011 年的運用細節，然而卻提及，此協議規範 2010 年 Beltransgaz 對俄方徵收之過境費率，可依白俄國內天然氣價格上升而協議調高。³³⁷然而，先前白俄堅持 Gazprom 尚欠 0.32 億美元過境費之事，卻無任何追縱報導，也無從得知 Gazprom 是否償付餘款。

2010 年 6 月俄、白天然氣糾紛的產生應被視為白俄無法解決經濟惡化的結果。白俄羅斯一直無法妥善解決 2008 年帶來的財務與經濟危機，並因俄羅斯於 2010 年 1 月開始徵收 100% 石油與石油加工產品出口稅而陷入更深的財務黑洞，2010 年天然氣價格調升讓政府承受格外的壓力，此外，白俄羅斯無法在延遲天然氣價格比照歐洲標準的行為給予 Gazprom 滿意的解釋，讓白俄羅斯面臨 2011 年更高的天然氣費率。

面臨國內經濟壓力及議價條件不利的情況下，長期以來，白俄羅斯一直試圖以取消 2010 年 7 月 1 日即將生效的《俄白哈關稅同盟》條約中有關石油及石油加工品出口稅徵收條款，以期改善國內財政狀況，白俄副總理 Semashko 也呼應總統 Lukashenko 的立場，認為關稅同盟中不應存在如此不合理的徵稅條件，³³⁸然而 2010 年 3 月，俄國總理 Putin 表示，只有在 2012 年俄、白、哈成立共同經濟區(Common Economic Space)後，才會取消彼此間石油及石油加工品出口稅。³³⁹對此，白俄羅斯僅有條件的參與《俄白哈關稅同盟談判》，並杯葛關稅同盟簽署。雖然在 2010 年 6 月 30 日，白俄國會批准《關稅同盟》法規，但之後並無任何官方單位發布確認此項消息，³⁴⁰然而，在俄、白天然氣合約簽訂不久的 7 月 3 日(白俄羅斯獨立紀念日同天)，白俄總統宣布批准《關稅同盟》法規，³⁴²7 月 5 日三方簽署《俄白哈關稅同盟合約》。³⁴³

2010 年 10 月，因考量到 2011 年 Gazprom 將不提供白俄任何天然氣價格折扣，白俄將以 \$220/mcm 的價格購買天然氣(相較 2010 年的價格為 \$185/mcm)。白俄府方又開始對俄羅斯展開新的天然氣協商要求，2010 年 11 月白俄總理 Sidorsky 表示，

³³⁶ "Protocol on contributions by Beltransgaz to Belarusian Innovation Fund and Addendum to gas supply and transit contract signed," *Gazprom Press Center*,

<http://www.gazprom.com/press/news/2010/july/article100656> (2 July 2012).

³³⁷ Ibid.

³³⁸ "Russia, Belarus agree on oil supplies, transit," *RIA Novosti*,

<http://en.rian.ru/russia/20100127/157698737.html> (12 July 2012).

³³⁹ "Топливо дружбы," *ВЗГЛЯД*, <http://vz.ru/economy/2010/3/16/384288.html> (12 Июля 2012).

³⁴⁰ "Belarusian parliament has ratified the Customs Union code," *RIA Novosti*,

<http://en.rian.ru/world/20100630/159643363.html> (12 July 2012).

³⁴² "Belarus officially confirms ratifying Customs Union Code," *RIA Novosti*,

<http://en.rian.ru/news/20100703/159676731.html> (12 July 2012).

³⁴³ "Russia, Belarus, Kazakhstan sign Customs Union agreement (Update 1)," *RIA Novosti*,

<http://en.rian.ru/world/20100705/159693245.html> (12 July 2012).

希望 2011 年俄羅斯對所有前蘇聯國家之天然氣價格保持不變。³⁴⁴俄總理 Putin 則表示 2011 年費率將以現行合約為準，此外，Putin 還表示俄國將在 2015 年 1 月 1 日起實踐國天然氣價格調整至平等、可獲利性，並指示 Gazprom 草擬符合雙方共同利益與《關稅同盟》義務的 2012-2015 年俄、白天然氣合約。在 12 月 24 日，Gazprom 副執行長 Golubev 向媒體表示，自 2011 年 1 月 1 日始，對白俄天然氣價格將不提供任何折扣。在雙方簽訂 2011 年天然氣合約時，白俄羅斯選擇歐洲國家中天然氣價格最低的波蘭作為比照標準(\$230/mcm)。³⁴⁵最後因價格降價談判失敗，Lukashenko 於 11 月 12 日對媒體表示，將減少對 Gazprom 購買之天然氣總量，轉而向其他國家購買(卡達或挪威)，並威脅性的表示俄國天然氣價格高於其他天然氣出口國，*俄國正在失去他的天然氣市場*。³⁴⁶但在 2011 年 2 月，俄白天然氣關係似有轉機，白俄副總理 Semashko 拋出與 Gazprom 執行長 Miller 進行 2012 年天然氣定價談判進展良好的言論，並指出自 2012 年 1 月 1 日起將會降低天然氣價格。³⁴⁷

在府會與俄國進行天然氣降價談判時，Lukashenko 另一方面則積極往減少對俄羅斯天然氣之依賴而努力，發展液化天然氣項目，早在 2010 年 6 月俄、白之間發生天然氣衝突時，白俄開始建立液化天然氣廠，³⁴⁸將液化天然氣列為能源發展策略重點，參與立陶宛、波蘭液化天然氣開採投資，³⁴⁹到了 2011 年 7 月更向烏克蘭提議在烏克蘭黑海沿岸建立液化天然氣接收站。³⁵⁰

2011 年 9 月，Gazprom 對外表示，由於 2007 年 5 年天然氣協議即將到期，年底將和白俄重新訂立 2012 年度天然氣協議，同時認為，Beltransgaz 另外一半官股股份應釋出由 Gazprom 購買，讓 Beltransgaz 成為 100% Gazprom 子公司，估計併購價格為 25 億美元。³⁵¹11 月 25 日，白俄面臨貨幣貶值 65%、通貨膨脹、財政赤字等經

³⁴⁴ “Belarus expects Russia to keep gas prices unchanged in 2011 - premier,” *RIA Novosti*, <http://en.rian.ru/world/20101128/161533733.html> (12 July 2012).

³⁴⁵ “Deputy Gazprom CEO: No changing gas price for Belarus in 2011,” *KyivPost*, <http://www.kyivpost.com/content/russia-and-former-soviet-union/deputy-gazprom-ceo-no-changing-gas-price-for-belar.html#.T-RK3Bce6So> (22 June 2012).

³⁴⁶ “Belarus to buy less Russian oil and gas in 2011 says Lukashenko,” *RIA Novosti*, <http://en.rian.ru/russia/20101112/161306393.html> (25 June 2012).

³⁴⁷ “Russia can reduce gas prices for Belarus in 2012, Semashko says,” *BELTA*, http://news.belta.by/en/main_news?id=611658 (25 June 2012).

³⁴⁸ “Belarus to build LNG plant,” *Export. By*, <http://www.export.by/en/?act=news&mode=view&id=20799> (25 June 2012).

³⁴⁹ “Belarus intends to diversify gas imports to cut dependence on Russia,” *RIANOVOSTI*, <http://en.rian.ru/exsoviet/20100825/160338089.html> (25 June 2012).

³⁵⁰ “Белоруссия ищет выход к морю: Минск может помочь Украине строить СПГ-терминал,” *Коммерсантъ-Украина*, <http://www.kommersant.ua/doc/1681100> (25 June 2012).

³⁵¹ “UPDATE 1-Gazprom aims for Belarus gas deal in December,” *Reuters*, <http://www.reuters.com/article/2011/09/01/gazprom-belarus-gas-idUSL5E7K114H20110901> (25 June 2012).

濟困境，讓白俄必須解決棘手的外債問題，而此次 Lukashenko 一改以往對俄羅斯的強硬態度，與俄方簽訂了《2012-2014 年俄白天然氣合約》，要點如下：³⁵²

1. Gazprom 以 25 億美元的代價收購 Beltransgaz 的另一半股份。
2. Gazprom 同意基於《俄白哈關稅同盟》架構下，對白俄售價將比照俄羅斯國內售價，2012 年第一季對白俄羅斯售價下調至\$164/mcm(比 2011 年第三季度價格要少了 40%，而談判當時歐洲平均售價為\$400/mcm)，一般預測認為，若白俄未答應出售 Beltransgaz 所有股份，白俄售價應調高為\$330-400/mcm 之間。2013 及 2014 年價格以俄國售價、天然氣運輸成本、天然氣儲存設備成本、Gazprom 市場行情售價成本決定。
3. 2012 年白俄羅斯從 Gazprom 購買天然氣量為 225 億立方米，2013 及 2014 年原則上各別為 230 億立方米，但保留未來調整之可能性。
4. 2012 年過境 Beltransgaz 所擁有之管線費率將調整為\$2/mcm/100km，2013 及 2014 年過境費率將每月調整一次。Yamal-Europe 管線過境費率則是每月調整一次。
5. 2012 年白俄國內天然氣售價調漲幅度為\$15.95/mcm，2013-2031 年間將視通膨率調整，自 2032 年白俄國內售價調整幅度將由白俄政府立法規範之，其售價上揚幅度不得低於 Beltransgaz 所增加之成本及投資費用，以符合企業經濟效益回收變動率，且不得低於\$11.09/mcm。

(二) OBM 分析

對照先前 2004 及 2007 年兩次俄、白議價情況，此次白俄羅斯的議價立場較前兩次強硬，可能的原因為 Nord Stream 及 South Stream 管線即將開通，白俄羅斯將無法再以管線作為威脅；另外，在俄羅斯的步步進逼下，白俄羅斯意識到未來將失去唯一最有力的天然氣議價籌碼，Beltransgaz 及境內天然氣管線，於是選擇在最後對俄羅斯進行最後一搏，得到比烏克蘭更加有彈性的天然氣供應合約，對比 2010 年原始議價目標(表 4-3)，2012 年第一季度白俄羅斯得到比原先預訂較低的天然氣價格(\$164/mcm)，獲得俄羅斯承諾白俄羅斯價格可比照其國內標準，並在購買量上予白俄羅斯調整空間。

整體而言，白俄羅斯犧牲長期「絕對利益」—Beltransgaz 管線控制權，但在其他議題上獲得較公平供氣與過境合約，獲得了短期「相對利益」—天然氣降價；俄羅斯方面則是犧牲「相對利益」，提供白俄羅斯廉價天然氣，但獲得了在白俄羅斯天然氣產業垂直整合的目標。

2012).

³⁵² “Russia and Belarus define new terms and conditions for gas supply and transmission. Gazprom takes full ownership of Beltransgaz,” *Gazprom Press Center*, <http://www.gazprom.com/press/news/2011/november/article124286/> (25 June 2012).

表 4-3 2010 年俄、白天然氣糾紛各主要行為者及其議價目標

主要行為者	議價目標
Putin 及俄羅斯政府	保障國家天然氣利益，調高白俄羅斯天然氣價格，要求白俄清償俄羅斯債務
Lukashenko 及白俄羅斯政府	要求天然氣價格維持不變(\$150/mcm)
Gazprom	與俄羅斯政府利益一致

資料來源：筆者自行整理

第三節 小結

Gazprom 與白俄羅斯的天然氣衝突在俄、白政府有政治齟齬未除的情況下，估計未來仍有再啟的可能，Gazprom 對白俄羅斯不管是斷氣威脅、價格提高、債務清償等天然氣議價處理上，有以下特徵：

1. 分階段減少天然氣供應
2. 給予對手較多議價與反應時間
3. 彈性調整天然氣合約標準，例如：價格與費用支付時程
4. 在公開談判上大多以政府官員代表 Gazprom 與白俄斯對話
5. 圍繞在關稅同盟與石油進口稅議題上
6. 歐洲消費國幾無反應、採不干涉態度

2004 年俄、白天然氣糾紛，Gazprom 並沒有對白俄羅斯採取完全天然氣供應斷絕的手段，而是分階段、逐步減少供應，同時開放俄羅斯幾個獨立供應商以較高的價格持續短期供應白俄羅斯天然氣，最後天然氣價格提升幅度在白俄羅斯可承受程度。2007 年合約訂立天然氣價格支付是以每季為基礎，但 2009 年 Gazprom 允許白俄羅斯延遲半年支付天然氣費用，同時並無對白俄羅斯積欠債務發出切斷天然氣供應之威脅，之後俄、白元首以非正式口頭同意以當年天然氣均價付清天然氣費用，並同意白俄羅斯不必因購入低於合約規定之天然氣總量而擬付「無條件償付」罰款。在價格方面，2009 年白俄羅斯要求為歐洲價格 30% 折扣，得到俄方同意(原依約折扣為 20%)。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2010 年的糾紛中，Gazprom 不只對白俄羅斯偏離合約內容，也放任自己不完全遵守合約條款，Gazprom 在 2009 年 11 月至 2010 年 5 月期間並沒有支付白俄羅斯過境費用，當時 Gazprom 希望以 \$1.45/mcm/100km 的費率支付，而不是白俄羅斯要求的 \$1.74/mcm/100km 和 \$1.88/mcm/100km(依約若白俄國內天然氣價格提高可向 Gazprom 要求過境費調漲)，依當時白俄羅斯總統 Lukashenko 對媒體的發言表示，Gazprom 對白俄的過境費欠債，甚至還高過白俄對 Gazprom 的天然氣

債務，Gazprom 主動對白俄挑起天然氣糾紛是不符合商業邏輯的。

2009 年白俄羅斯面臨貨幣貶值、石油加工品出口減少等經濟壓力，天然氣費率調高所造成的鉅額債務讓國家財務陷入困境，為了能立即紓困財政壓力，白俄羅斯試圖取得天然氣價格與過境費用中的讓步，包括要求白俄羅斯購買價格比照俄羅斯國內標準，但不成功。2010 年 6 月的天然氣糾紛，白俄不只是要求 Gazprom 償還過境費用，還要求改進彼此間現行的供氣商業條款，因為白俄羅斯明白出賣 Beltransgaz 一半股份已經讓己身議價能力大減，而唯一能讓白俄羅斯能提升議價能力的 Northern Lights 和 Yamal 歐洲管線將會在 2012 年 Nord Stream 開始運作時大大喪失作用，因此，白俄羅斯必須把握在 2012 年前取得對己有利的價格及過境費率條件。

而從俄羅斯的角度上作分析，俄方對白俄羅斯的態度有一次比一次更趨強硬的作法，不管在給予對手談判反應時間及條款修訂空間上，都愈來愈嚴格，這很可能在白俄羅斯在許多國際事務上與俄羅斯表現不同調的情況有關，例如不支持阿布哈茲(Abkhazia)和南奧塞梯(South Ossetia)獨立，對吉爾吉斯總統提供政治庇護以及杯葛俄羅斯領頭的《關稅同盟》，但這些都不能單純地把 2010 年的俄、白天然氣糾紛視作政治鬥爭的產物，但能推測政治因素或許是讓俄羅斯無法像先前對白俄羅斯採取較寬鬆的天然氣制裁。

另外，評估 Gazprom 在三次俄、白糾紛中的表現，筆者認為並不是那麼完全的商業利益導向。雖然 Gazprom 和俄羅斯政府在歷次的談判中要求調高天然氣價格和 Beltransgaz 在白俄的天然氣售價(考量到 Gazprom 是 Beltransgaz 股東，必須維持 Beltransgaz 獲利水準)，在雙方互相支付差不多相同的債務時，Gazprom 在俄方挑起的衝突談判中所獲得的利潤並不明顯，雖然可以解釋衝突談判是為了長遠的商業利益以及白俄羅斯的債務回收，但若 Gazprom 冒著過境管線被截斷的風險、執意要求白俄羅斯依約償付天然氣債務，在議價籌碼皆指向對 Gazprom 有利的情況下，是很有可能起作用的。整體看下來，Gazprom 對白俄羅斯挑起糾紛在短期上來看是弊多於利的決策，但長遠看來，Gazprom 得到了長期的經濟利益，將白俄羅斯的天然氣命脈 Beltransgaz 成為其旗下關係企業，完成了在白俄羅斯市場的「垂直整合」成為「穩定的歐洲能源供應商」；另一面來說，Gazprom 與俄羅斯政府的利多就是白俄羅斯的損失，未來白俄羅斯除的國內民生能源安全及能源加工產業須仰俄羅斯鼻息。

第五章 結論

從 Gazprom 與白俄羅斯與烏克蘭的天然氣談判案例中，沒有出現 Vernon 傳統議價衰減模型的結果——也就是 Gazprom 對在地國的議價能力與談判能力會減弱，在地國會對 Gazprom 進行資產及其他商業條件上的剝削等情況；相反地，在 Gazprom 與俄羅斯政府商業與外交目標一致的情況下，Gazprom 獲得俄羅斯政府的背後援助、取得了母國各方面資源，甚至幾度讓俄羅斯政府代替 Gazprom 的角色，向兼具被投資國與過境過角色的烏克蘭與白俄羅斯進行天然氣談判，最後讓產生從各方面角度審視上，皆較利於俄羅斯政府與 Gazprom 達到「絕對利益」之目標。

雖然各方學者與媒體評論分析對談判結果中 Gazprom 對烏克蘭、白俄羅斯所造成的影響並無一致定論，但都認為 Gazprom 配合克里姆林宮意志，對在地國產生了政治及經濟面上明顯的影響——俄羅斯政府利用 Gazprom 對在地國產生立即的經濟壓力，讓在地國作出政治讓步及釋出長遠的經濟利益，讓俄羅斯政府及 Gazprom 兩方皆得利。

在烏克蘭案例中，Gazprom 獲得了烏克蘭天然氣工業用戶市場壟斷地位及調高天然氣價格的目的，而俄羅斯政府卻沒有得到烏克蘭全面的政治讓步，例如形同交出天然氣主權的 Naftogaz，讓 Gazprom——即俄羅斯取得烏克蘭的能源自主，或是要求烏克蘭加入《關稅同盟》等，但得到了烏克蘭同意延長俄羅斯黑海艦隊駐紮期限，且停止了在外交上太過明顯的「傾西」走向，特別是在 2006 年俄、烏天然氣糾紛發生後，就鮮少聽聞烏克蘭有加入歐盟及 NATO 的意圖及行動，俄羅斯政府在某種程度上算獲得了烏克蘭部份的政治退讓，但在與 CIS 國的天然氣談判比較之下，Gazprom 與俄羅斯政府對烏克蘭的談判上遭遇到較大的挫折：一方面，由於烏克蘭總統的不支持及烏克蘭國會的極力反對，讓 Gazprom 一直無法併購 Naftogaz，讓 Gazprom 取得烏克蘭國內天然氣市場的壟斷地位；另一方面，在天然氣價格及過境費率談判中，雖然烏克蘭 2010 年總統易主，換成傳統上較親俄的 Yanukovich 主政，但俄羅斯政府及 Gazprom 並不如預期地在天然氣議題上釋出較大的利多，俄方堅決死守天然氣價格必須調高的立場，讓烏克蘭祭出 Tymoshenko 貪污入獄，造成國內反 Tymoshenko 民意，塑造出政府不得不順民意向俄方訴求 2009 年底與天然氣合約無效、需重新訂立天然氣合約，以國內民意要求對手讓步的策略就目前觀察，並沒有讓俄羅斯作出讓步的傾向，俄羅斯府方甚至還進一步提出讓 Gazprom 染指烏克蘭能源命脈、併購 Naftogaz 的想法，但烏克蘭在《歐洲能源憲章》的保護下，Gazprom 過去一直不敢提出併購想法，不過歐洲各方並無對此作出強烈反應，令人憂心俄羅斯是否會趁歐盟陷入經濟危機之際、烏克蘭的歐盟保護傘減弱之時，開始進一步成功的侵入烏克蘭的能源根據，但目前來看，Yanukovich 政府仍在要求天然氣售價降價及調高過境管線費率的目標上努力。³⁵³

³⁵³ “Ukraine Fails to Get Russian Gas Deal,” *The Moscow Times*,

<http://www.themoscowtimes.com/mobile/article/ukraine-fails-to-get-russian-gas-deal/462079.html> (6

在白俄羅斯的案例中，相較烏克蘭的議價結果，白俄羅斯受到的政治與經濟影響較大，更嚴重的是白俄羅斯喪失了管線權力。2007年 Gazprom 收購 Beltransgaz 一半股份，並要求白俄羅斯調高白俄國內天然氣價格，以確保「Gazprom 關係企業」未來獲利之可能性，到了 2011 年底，Gazprom 取得了另一半 Beltransgaz 股份，代表著 Gazprom 已實際擁有白俄羅斯全境天然氣管線資產，象徵著白俄羅斯喪失管線權力，將國家能源安全之生殺大權完全操控在 Gazprom—也就是俄羅斯政府的手上，讓白俄羅斯在國際政治上對俄羅斯的附庸地位更加無可反轉，白俄羅斯未來的外交政策走向需完全以俄羅斯馬首是瞻。

比較烏克蘭與白俄羅斯案例在議價過程中的差異，有以下幾點異同：

1. 在雙方談判陷入「危機狀態」時，Gazprom 給予白俄羅斯議價回應時間較長，給予烏克蘭較短的危機處理與回應時間。
2. 在與白俄羅斯天然氣議價過程中，Gazprom 的角色幾乎由俄羅斯政府所取代；烏克蘭在 2010 年親俄政權上台前，俄方較常以 Gazprom 經理人直接對烏克蘭作談判。
3. 在烏克蘭的案例中，通常是雙方衝突升高到一定的程度的情況下，俄羅斯政府才會選擇介入天然氣談判時，同時新的天然氣供應合約會盡快定案；但在 2007 年白俄羅斯過境管線終點國家不如烏克蘭管線終點國，對俄羅斯有較大的箝制作用。白俄羅斯只負責波海、波蘭及一部份德國天然氣供應；烏克蘭斷氣則有牽一髮而動全身的效果，幾乎驚動整個歐盟不得不積極介入雙方天然氣糾紛處理過程。
4. 烏克蘭與白俄羅斯在歷次的天然氣議價談判中，雖有取得短期「相對利益」但卻逐漸失去「絕對利益」之議價優勢之情形。白俄羅斯因出售 Beltransgaz，讓白俄本身將失去對 Gazprom 與俄羅斯政府最有利的反制工具；而烏克蘭在《歐洲能源憲章》的保護下，雖未失去境內管線控制，但 Nord Stream 及 South Stream 完工讓俄羅斯有更多的議價籌碼，烏克蘭的 Naftogaz 管線將漸漸不再是俄羅斯與 Gazprom 感興趣的議價標的。
5. 不管是在哪一場糾紛中，俄羅斯皆採「直接手段」參與議價過程，可能的原因推測為俄羅斯認為其已在議價籌碼上佔上風，加入他方行為者只會擾亂議價進行與結果產出；唯烏克蘭有較明顯利用「間接手段」，拉入他方勢力—「歐盟」，以減弱俄羅斯議價能力的情況；白俄羅斯則否，推測原因為白俄羅斯在外交上的孤立政策所致。由此可見得，若在母國籌碼大過在地國的情況下，在地國是否能有效運用「間接手段」拉入「管線目標國」或是其他國際多邊組織干涉議價過程是十分重要的。

綜合以上比較發現，可列出國營跨國公司對在地國議價關係中，得以決定議價結果與跨國公司影響力的重要籌碼：

1. 境內管線控制權。
2. 母國對在地國的政治籌碼與影響力。
3. 在地國的跨國公司能源供應的依賴程度。
4. 跨國公司在在地國的垂直整合情況，例如對主要下游子公司的股份持有比例。
5. 管線目標國與母國、在地國關係。
6. 糾紛發生時間在冬季對在地國較有利，對冬季極依賴天然氣供熱系統的歐洲國家會站在支持在地國的立場要求母國讓步。

但實際上還需要更多的國營天然氣跨國公司實証資料加以補充之。另外，在烏克蘭與白俄羅斯的案例中，本文對兩層議價過程中「俄羅斯與在地國政府關係」對「Gazprom 對在地國政府談判」之影響，有幾點發現：

1. 若在地國政府與俄羅斯政府關係佳
 - (1) 在談判初始階段，常見俄羅斯政府官員代表 Gazprom 經理人參與天然氣議價，俄羅斯政府官員態度也較積極，談判過程也愈長，推測顯示其中的利益分配可能愈複雜。例如：2010 年後俄、烏天然氣談判，雖兩國關係轉好，談判過程也無重大衝突發生，但談判無進展。
 - (2) 俄羅斯府方未能完全考量 Gazprom 利益，使得 Gazprom 未必能在議價結果中達成相對較佳之議價目標，例如：2004 年俄、白天然氣談判，俄羅斯政府代表 Gazprom 參與談判，在談判立場上有利於俄方的情況下，俄方有意延長談判時程，且並無完全斷絕其他俄羅斯天然氣供應商與白俄間的天然氣買賣，沒有施行最有效率的「商業制裁手段」，盡快停止 Gazprom 在白俄市場的商業損失。
2. 若在地國與俄羅斯政府關係交惡
 - (1) 在談判初始階段，Gazprom 通常直接出面與在地國進行天然氣談判，衝突程度也較高，而在俄羅斯府方只會在衝突升高至一定階段才會介入，介入後不久常直接施展制裁手段。例如：2006 年俄、烏天然氣糾紛，多以 Gazprom 經理人直接向烏克蘭政府作交涉，俄羅斯官員才在後期採介入動作；另外，在 2007 及 2010 年俄、白天然氣糾紛中，雙邊政府關係因許多國際議題立場不一致交惡，也以 Gazprom 出面與白俄羅斯發言的情況較多。
 - (2) 在談判未果的情況下，在地國比較傾向使出激烈(斷氣)手段，迫使第三方勢力——天然氣消費國介入，反不利俄方對在地國談判，同時打擊消費國對 Gazprom 作為「穩定天然氣供應商」之信心。例如：2006 年及 2009 年俄、烏天然氣談判，烏克蘭對俄方採強硬態度、不願作任何讓步，最後使歐盟不得不作積極介入角色，同時對俄方發出譴責，尤其 2009 年歐

盟更組成監控小組觀測俄、烏境內天然氣管線流量；2010年俄、白天然氣糾紛中，歐盟也提議派出流量觀測小組。

目前學界對於母國介入跨國公司對在地國談判可能產生之影響及相關性，並沒有提出太多實証案例，但從本文案例中可以發現，母國之議價目標與跨國公司一致，加上母國之議價能力大於在地國時，議價結果會對在地國產生較不利影響，與 Vivoda 針對石油跨國公司的實証結果相同，尤其在白俄羅斯的例子更為明顯，白俄羅斯在缺乏議價籌碼的情況下，又因在外交上長期採親俄策略，遇天然氣糾紛時無法拉入管線目標國加入談判牽制俄羅斯，因此在歷次議價結果上皆落下風。另外，若俄羅斯政府與在地國關係良好，俄羅斯政府介入愈甚，Gazprom 不一定能獲得較接近原議價目標之議價結果，例如：2004年俄白天然氣糾紛，Gazprom 無法成功將天然氣價格提高至\$50/mcm，核心之 Beltransgaz 股份收購議題擱置；相對地，若俄羅斯與在地國關係不佳，在地國偏向使用激烈手段，反能得到較小的政治或經濟上之損失，例如：2006年俄烏天然氣糾紛，烏克蘭拉入西方國家斡旋，將俄方原要求之天然氣價格升幅壓低。但未來應用 OBM 分析母國、在地國與跨國公司三者彼此間的互動及跨國公司對在地國產生之影響，還需要更進一步的實証研究補充之。

從全球化的角度看來，Gazprom 並不完全地為在地國產生了一定的正面影響力，但 Gazprom 確實參與了「全球化轉型」，先在地緣上鄰近的烏克蘭與白俄羅斯兩國發展天然氣產業的「垂直整合」策略，以提升企業未來的獲利前景與穩定性，為 Gazprom 的獲利考量與俄羅斯政府的政治目標交織而成的綜合結果，不能單純地將 Gazprom 稱作為「俄羅斯政府的外交工具」；實際上，以跨國公司為主體的角度來看，「克里姆林宮」也是 Gazprom 影響在地國政府的「產業政策干涉工具」，透過克里姆林宮，Gazprom 獲得了與在地國天然氣談判中的「絕對利益」。然而，Gazprom 的表現也不如「全球主義者」所主張「跨國公司打破了民族國家限制」，事實上，Gazprom 挾帶著「母國」的力量「越過國家邊界進行資本擴張」，彷彿重現 1960-1970 年代的美國跨國企業在中、南美洲的商業擴張活動，似乎意味著後共國營企業在參與全球化轉型中必須經歷的「西方資本主義經驗複製過程」？但這需交由更長遠的歷史來判斷，但可以確定的是，Gazprom 在脫出「民族國家」—「俄羅斯」的掌握還有一段很長的時間，後共國家國營企業參與全球化的情況還有待進一步觀察。

參考文獻

一、中文資料

(一)書籍

- Adda, Jacques 著，何竟等譯，**經濟全球化**（臺北市：知書房，2000）。
- Gilpin, Robert 著，楊宇光等譯，**國際關係的政治經濟分析**（臺北縣：桂冠，2005）。
- Held, David 等著，沈宗瑞等譯，**全球化趨勢與衝擊：全球化對政治、經濟與文化的衝擊**（臺北縣：韋伯國際文化，2001）。
- Hirst, Paul 等著，朱道凱譯，**全球化迷思**（臺北市：群學，2002）。
- Krugman, Paul R.等著，林柏生等譯，**國際經濟學：國際貿易**（臺北市：臺灣培生教育，2005）。
- Nash, Kate 著，林庭瑤譯，**全球化、政治與權力：政治社學的分析**（臺北縣：韋伯文化，2004）。
- Rugman, Alan 著，常志霄等譯，**全球化的終結：對全球化及其對商業影響的全新激進的分析**（上海市：三聯，2001）。
- Spero, Joan Edelman 著，楊鈞池等譯，**國際政治經濟學**（臺北市：五南，1994）。
- 大前研一著，李宛蓉譯，**民族國家的終結：區域經濟的興起**（臺北縣：立緒文化，1996）。
- 戴鴻超，**現代國際政治經濟學—富強新論**（臺北市：三民，1995）。

(二)期刊論文

- 王資峰，「**跨國公司工業主權在東道國的綜合效應分析—跨國公司在東道國的社會影響及當地政府的對策**」，**探索**，第5期（2008），頁98-103。
- 呂紅岩，「**國家與跨國公司的關係**」，**工會論壇**，第14卷第6期（2008），頁159。
- 熊光清，「**經濟全球化對國際關係的影響**」，**學術探索**，第5期（2007），頁29-33。

(三)書籍中論文

- 江啟臣，「**全球化**」，張亞中主編，**國際關係總論**（臺北市：揚智，2003），頁271-293。

(四)網路資料

- 「**烏克蘭俄羅斯能源合作新模式：烏用武器換天然氣**」，**中國國際廣播電臺國際線上**，<<http://big5.cri.cn/gate/big5/gb.cri.cn/8606/2005/11/28/1425@798998.htm>>，檢視日期：2012年7月12日。
- 「**烏克蘭將請普京調解烏與俄天然氣價格糾紛問題**」，**新華網**，<<http://big5.cri.cn/gate/big5/gb.cri.cn/8606/2005/12/27/1745@837434.htm>>，檢視

日期：2012 年 7 月 12 日。

劉乾，「俄羅斯多管齊下施壓俄烏天然氣談判」，[俄新網](http://big5.rusnews.cn/xinwentoushi/20120223/43345587.html)，

<<http://big5.rusnews.cn/xinwentoushi/20120223/43345587.html>>，檢視日期：2012 年 7 月 12 日。

二、英文資料

(一)書籍

Bayard, Thomas O. and Kimberly Ann Elliott, *Reciprocity and Retaliation in U.S. Trade Policy* (Washington D.C.: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1994).

Behrman, Jack N., *National interests and the multinational enterprise tensions: among the North Atlantic countries* (New Jersey: Prentice-Hall, 1970).

Bergsten, Fred, C., et al. eds., *American Multinationals and American Interests* (Washington: Brookings Institution, 1978).

Cohn, Theodore H., *Global Political Economy: Theory and Practice* (New York: Pearson Education, 2005).

Donaldson, Robert H. and Joseph L. Noguee, *The Foreign Policy of Russia: Changing Systems, Enduring Interests* (Armonk, NY: M.E. Sharpe, 1998), p.211.

Evans, Peter, *Dependent Development: The Alliance of Multinational, State, and Local Capital in Brazil*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9).

Fieldhouse, David Kenneth, *Unilever overseas: the anatomy of a multinational 1895-1965* (London: Hoover Institution Press, 1978).

Fukuyama, Francis, *The end of history and the last man* (New York: Free Press, 1992).

Guisinger, Stephen E. and Associates, *Investment incentives and performance requirements: patterns of international trade, production, and investment* (New York : Praeger, 1985).

Hymer, Stephen Herbert, *The International Operations of National Firms: A Study of Direct Foreign Investment* (Cambridge: MIT Press, 1976).

Krasner, Stephen D., *Structural Conflict: the Third World against Global Liberalism*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5).

Mittelman, James H., *The globalization syndrome: transformation and resistance*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0).

Miliband, Ralph, *The state in capitalist society* (New York: Basic Books, 1969).

Muthoo, A., *Bargaining Theory with Application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9).

Pirani, Simon, *Russian and CIS gas markets and their impact on Europe*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Rivedal, Rune, *Russian Energy Aggression 2000-2008: Multiple Case Study of Russian*

- Energy Aggression during Vladimir Putin's Presidency* (Saarbrücken: VDM Verlag Dr. Müller, 2010).
- Rosen, Daniel, *Behind the Open Door: Foreign Enterprises in the Chinese Marketplace* (Washington, D.C.: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2001).
- Rosner, Kevin, *Gazprom and the Russian State* (London: GMB Publishing, 2006).
- Smith, Keith C., *Russian Energy Politics in the Baltics, Poland, and Ukraine: A New Stealth Imperialism?* (Washington, D. C.: The 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2004).
- Stern, Jonathan P., *Russian and CIS Gas markets and their impact on Europe*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 Stern, Jonathan P., *The Future of Russian Gas and Gazprom*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 Vernon, Raymond, *In the Hurricane's Eye*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 Vernon, Raymond, *Sovereignty at Bay: The Multinational Spread of U.S. Enterprises* (New York: Basic Books, 1971).
- Vernon, Raymond, *The Economic and Political Consequences of Multinational Enterprise: An Anthology* (Boston: Division of Research, Graduate School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Harvard University, 1972).
- Vivoda, Vlado, *The Return of the Obsolescing Bargain and the Decline of Big Oil: A Study of Bargaining in the Contemporary Oil Industry* (Saarbrücken: VDM Verlag, 2008).
- Wilkins, Mira & Hill, F.E., *American Business Abroad: Ford on Six Continents* (Detroit: Wayne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64).
- World Bank, *Belarus: Prices, Markets, and Enterprise Reform* (Washington, D.C.: The World Bank, 1997).
- Yafimava, Katja, *Post-Soviet Russian-Belarusian Relationships: The Role of Gas Transit Pipelines* (Stuttgart: ibidem Verlag, 2007).

(二)期刊論文

- Andreff, Wladimir, "The new multinational corporations from transition countries," *Economic Systems*, Vol. 26, Issue 4 (2002), pp. 371-379.
- Bradley, D. G., "Managing against expropriation," *Harvard Business Review*, Vol. 55, Issue 4 (1977), pp. 75-83.
- Dacin, M Tina, Ventresca, Marc J, and Beal, Brent D., "The embeddedness of organizations: Dialogue & directions," *Journal of Management*, Vol. 25, No. 3 (1999), pp. 317-356.
- D'Anieri, Paul, "Democracy Unfulfilled: the Establishment of Electoral Authoritarianism

- in Ukraine,” *Journal of Ukrainian Studies* 26, No. 1 (2001), pp. 13-35.
- Endermick, P., “Multinational enterprises and partial privatization of state owned enterprises,” *International Business Review*, Vol. 3, Issue 4 (1994), pp.135-147.
- Fagre, N., and Wells, L. T. Jr., “Bargaining power of multinationals and host governments,”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 Vol. 13 (1982), pp. 9-24.
- Frieden, Jeffrey A., “Invested Interests: The Politics of National Economic Policies in a World of Global Finance,”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45, Issue 4 (1991), pp. 425-453.
- Gomes-Casseres, B., “Ownership structure of foreign subsidiaries: Theory and evidence,” *Journal of Economic Behavior & Organizations*, Vol. 11, Issue 1 (1989), pp. 1-25.
- Hansen, Wendy L., and Neil J. Mitchell, “Disaggregating and Explaining Corporate Political Activity: Domestic and Foreign Corporations in National Politics,”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94, Issue 4 (2000), pp. 891-903.
- Hawkins, R. G., Mintz, N., and Provissiero, M., “Government takeovers of U.S. foreign affiliates,”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 Vol. 7, No. 1 (1976), pp. 3-16.
- Held, David et al., “Globalization,” *Global Governance*, Vol. 5, No. 4 (1999), pp. 483-496.
- Henisz, Witold, J., “The Institutional Environment for Multinational Investment,” *The Journal of Law, Economics and Organization*, Vol. 16, No. 2 (2000), pp. 334-364.
- Hillman, Arye L., and Heinrich W. Ursprung, “Domestic Politics, Foreign Interests, and International Trade Policy,”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 78, Issue 4 (1988), pp. 729-745.
- Kalotay, Kalman, “Russian transnationals and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paradigms,” *Research in International Business and Finance*, Vol. 22, Issue 2 (2008), pp. 85-107.
- Kazantsev, Andrey, “The Crisis of Gazprom as the Crisis of Russia’s “Energy Super-State” Policy towards Europe and the Former Soviet Union,” *Caucasian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 4, No.3 (2010), pp. 271-284.
- Killing, J. P., “How to make a global joint venture work,” *Harvard Business Review*, Vol. 60, Issue 3 (1982), pp. 120-127.
- Kimberly, John A., “Organizational Size and the Structure Perspective: A Review, Critique, and Proposal,” *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 Vol. 21, Issue 4 (1976), pp. 571-597.
- Kuzmin, B., Vorobeva, L., Vorobeva, O., “Corporate Governance and Gazprom: Problems and Prospects,” *Problems of Economic Transition*, Vol. 50, No. 5 (2007), pp. 87-103.
- Kim, W. C., “The effects of competition and corporate political responsiveness on multinational bargaining power,”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Vol. 9, No. 3 (1988), pp. 289-295.
- Kwok, Chuck C Y and Tadesse, Solomon, “The MNC as an agent of change for

- host-country institutions: FDI and corruptio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 Vol. 37, No. 6 (2006), pp. 767-785.
- Lecraw, D. J., “Bargaining power, ownership and probability of subsidiaries of transnational corporations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 Vol. 15, No. 1 (1984), pp. 27-43.
- Lijphart, Arend, “Comparative Politics and the Comparative Method,”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65, No. 3 (1971), pp. 682-693.
- Markus, Ustina, “Energy Crisis Spurs Ukraine and Belarus to Seek Help Abroad,” *Transition*, Vol. 2, No. 9 (1996), p. 15.
- Markusen, James R., “The Boundaries of Multinational Enterprises and the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Trade,”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Vol. 9, No. 2 (1995), pp. 169-189.
- Mason, Malcolm, “Conflicting Claims to German External Assets,” *Georgetown Law Review*, Vol. 38, Issue 1 (1950), pp. 171-99.
- McGillivray, Fiona, and Alastair Smith, “Trust and Cooperation through Agent Specific Punishment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54, Issue 4 (2000), pp. 809-824.
- Moon, Chul W. and Lado, Augustine A., “MNC-Host Government Bargaining Power Relationship: A Critique and Extension Within the Resource-Based View,” *Journal of Management*, Vol. 26, No. 1 (2000), pp. 85-117.
- Nye, Joseph S. Jr., “Multinational Corporations in World Politics,” *Foreign Affairs*, Vol. 53, Issue 1 (1974), pp. 153-175.
- Nygren, Bertil, “Putin Plays the Energy Card: Putin’s Use of Natural Gas to Reintegrate the CIS Region,” *Problems of Post-Communism*, Vol. 55, No.4 (2008), pp. 3-15.
- Oneal, John R., “The Affinity of Foreign Investors for Authoritarian Regimes,” *Political Research Quarterly*, Vol. 47, No.3 (1994), pp. 565-588.
- Poynter, T. A., “Government intervention in less developed countries: The experiences of multinational companies,”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 Vol. 13, No. 1 (1982), pp. 9-25.
- Ramamurti, Ravi, “The obsolescing 'bargaining model'? MNC-host developing country relations revisited,”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 Vol. 32, No. 1 (2001), pp. 23-39.
- Rodrik, Dani, “Democracies Pay Higher Wages,”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Vol. 114, Issue 3 (1999), pp. 707-738.
- Rondinelli, Dennis A. and Black, Sylvia Sloan, “Multinational strategic alliances and acquisitions in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 Partnerships in privatization,” *The Academy of Management Perspectives*, Vol. 14, No. 4 (2000), pp. 85-98.
- Root, F. R. and Ahmed, A. Ahmed, “The Influence of Policy Instruments on Manufacturing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Journal of*

-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 Vol. 9, No. 3 (1978), pp. 81-93.
- Rutland, Peter, "Russia's Natural Gas Leviathan," *Transition*, Vol. 2, No. 9 (1996), p.12.
- Sakwa, Richard & Mark Webber, "The Commonwealth of Independent States: Stagnation and Survival," *Europe-Asia Studies*, Vol. 51(1999), p. 232.
- Stevens, Paul, "Pipelines or Pipe Dreams? Lessons from the History of Arab Transit Pipelines," *Middle East Journal*, Vol. 32, No. 2 (2000), pp. 224-241.
- "The gentle art of lobbying in China Foreign companies are learning to influence the government Series: Asia," *The Economist*, Vol. 358, Issue 8209 (2001), p. 43.
- Thomas, Jonathan, and Tim Worrall,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and the Risk of Expropriation,"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Vol. 61, Issue 206 (1994), pp. 81-108.
- Tsebelis, George, "Decision Making in Political Systems: Veto Players in Presidentialism, Parliamentarism, Multicameralism and Multipartyism," *British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Vol. 25, No. 3 (1995), pp. 289-325.
- Tullberg, Jan, "Illusions of Corporate Power: Revisiting the Relative Powers of Corporations and Governments," *Journal of Business Ethics*, Vol. 52, Issue 4 (2004), pp. 325-333.
- Uhlenbruck, Klaus and De Castro, Julio O., "Foreign acquisitions in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 Outcomes of privatization in transitional economies,"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Vol. 43, Issue 3 (2000), p381-402.
- Vachani, Sushu, "Enhancing the Obsolescing Bargain Theory: A Longitudinal Study of Foreign Ownership of U.S. and European Multinationals",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 Vol. 26, No. 1 (1995), pp. 159-180.
- Vivoda, Vlado, "Bargaining Model for the International Oil Industry," *Business and Politics*, Vol. 13, Issue 4 (2011), Article 3.
- Wei, Shang-Jin, "How Taxing Is Corruption on International Investors?"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Vol.82, No. 1 (2000), pp. 1-11.

(三)書籍中論文

- Babai, Don., "The World Bank and the IMF: Rolling back the State or Backing its Role?" in Vernon, Raymond ed., *The Promise of Privatization* (New York: The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1988), pp. 254-285.
- Bergsten, "Coming Investment Wars," in Bergsten, Fred, C., et al. eds., *American Multinationals and American Interests* (Washington: Brookings Institution, 1978), pp. 139-143.
- Hall, G. R. & Johnson, R.E., "Transfers of United States Aerospace to Japan," in Vernon, Raymond ed., *The Technology Factor in International Trade*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70), pp. 325-358.
- Hennart, Jean-François, "Theories of the Multinational Enterprise," in Rugman, Alan M.

et al. eds., *The Oxford Handbook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pp. 127-149.

Kobrin, Stephen. J., "Sovereignty@Bay: Globalization, Multinational enterprise, and the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System," in Rugman, Alan M. et al. eds., *The Oxford Handbook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pp. 181-205.

Rickards, Robert C., "Putin's New Strategic Policy Tools: Gazprom and Rosneft," in Nichol, Ulric R. ed., *Focus on Politics and Economics of Russia and Eastern Europe* (New York: Nova Science Publishers, 2007).

(四)學位論文

Cracco, E. F., "The nature and perception of political risk for the international corporation: An exploratory analysis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Brazil," Unpublished Ph. D. dissertation, Michigan State University (1972).

Kelly, O. Cillian, "The Russian State and Gazprom: A Study in the Politics of Russia's Natural Gas," Master's thesis,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School of History, University College Cork (2010).

Kaloudis, Stergos Carl Thornton, "Gazprom and Russia: The Economic Rationality of Russian Foreign Energy Policy," Ph. D. dissertation, Department of Politics, School of Arts and Sciences, The Catholic University of America (2009).

Natsvlishvili, Ana, "Favorities of Nature but Orphans of Justice—Multinational Corporations In Resource Rich Yet Poor Countries: Human Rights Perspective," Master's thesis, Legal Studies Department, Central European University (2008), p. 18.

Valeriu, Negru, "Russian Gas: the Most Efficient Instrument of Russian Foreign Policy towards Ukraine?" Master's thesis, Department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European Studies, Central European University (2009).

Zabanova, Yana, "Energy as a Contested Domain: Explaining Russia's Policy towar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in the Energy Sector," Master's thesis, Department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European Studies, Central European University (2007).

(五)網路資料

Åslund, Anders, "Problems with Economic Transformation in Ukraine," *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
<http://carnegieendowment.org/1999/06/23/problems-with-economic-transformation-in-ukraine/1vw0> (12 July 2012).

Åslund, Anders, "Russia Energy and the European Union: Perspectives on Gazprom," *Peterso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 <http://www.piie.com/publications/papers/aslund0508.pdf> (29 June 2012).
- Battat, Joseph, Dilek Aykut, "Southern Multinationals A Growing Phenomenon," *IFC Org*,
[http://www.ifc.org/ifcext/fias.nsf/AttachmentsByTitle/South_south_FDI/\\$FILE/FIAS+++South+South+FDI.pdf](http://www.ifc.org/ifcext/fias.nsf/AttachmentsByTitle/South_south_FDI/$FILE/FIAS+++South+South+FDI.pdf) (20 January 2011).
- "Belarus cuts Russia gas transit," *ABC News*,
<http://www.abc.net.au/news/2010-06-22/belarus-cuts-russia-gas-transit/877126> (12 July 2012).
- "Belarus expects Russia to keep gas prices unchanged in 2011 - premier," *RIA Novosti*,
<http://en.rian.ru/world/20101128/161533733.html> (12 July 2012).
- "Belarus gas dispute affecting EU-parliament chief," *Reuters*,
<http://www.reuters.com/article/2010/06/22/belarus-gas-idUSLDE65L2B520100622>
(12 July 2012).
- "Belarusian parliament has ratified the Customs Union code," *RIA Novosti*,
<http://en.rian.ru/world/20100630/159643363.html> (12 July 2012).
- "Belarus officially confirms ratifying Customs Union Code," *RIA Novosti*,
<http://en.rian.ru/news/20100703/159676731.html> (12 July 2012).
- "Belarus reduced gas transit to Europe proportionally to amount it is not receiving from Russia," *KyivPost*,
<http://www.kyivpost.com/content/russia-and-former-soviet-union/belarus-cuts-gas-transit-to-europe-proportionally-.html> (12 July 2012).
- "Belarus 'to pay for Russian gas debt' within two weeks," *BBC News*,
<http://www.bbc.co.uk/news/10369300> (12 July 2012).
- "Belarus 'to suspend Russian gas transit to Europe'," *BBC News*,
<http://www.bbc.co.uk/news/10375853> (12 July 2012).
- "Belarus warns Europe of possible gas transit disruptions," *RIA NOVOSTI*,
<http://en.rian.ru/world/20100621/159518515.html> (12 July 2012).
- "Belarus with New Threat to Stop Russian Gas," *Novinite*,
http://www.novinite.com/view_news.php?id=117508 (12 July 2012).
- Belton, Catherine, "Mobster Casts Shadow on Gazprom Partner," *The St. Petersburg Times*, http://www.sptimes.ru/index.php?action_id=2&story_id=11688 (14 January 2011).
- Belton, Catherine, "U.S. TO INVESTIGATE GAZPROM'S ROSUKRENERGO," *The St. Petersburg Times*, http://www.sptimes.ru/index.php?action_id=2&story_id=17425
(2 January 2011).
- Bonner, Raymond, "Ukraine Stagers on the Path to the Free Market," *The New York Times*,
<http://www.nytimes.com/1997/04/09/world/ukraine-stagers-on-path-to-the-free-mar>

- ket.html?pagewanted=all&src=pm (7 August 2012).
- Bourguignon, Francois and Sepulveda, Claudia, “Privatization in development : some lessons from experience,” *World Bank*,
http://econ.worldbank.org/external/default/main?pagePK=64165259&theSitePK=469372&piPK=64165421&menuPK=64166093&entityID=000158349_20091116131648&cid=decresearch (26 April 2012).
- “BP Statistical Review of World Energy June 2011,” *BP*,
<http://www.bp.com/statisticalreview> (13 April 2012).
- Bruce, Chloë, “Fraternal Friction or Fraternal Fiction? The Gas Factor in Russian-Belarusian Relations,” *Oxford Institute for Energy Studies*,
<http://www.oxfordenergy.org/wpcms/wp-content/uploads/2010/11/NG8-FraternalFrictionOrFraternalfictionTheGasFactorInRussianBelarusianRelations-ChloeBruce-2005.pdf> (12 July 2012).
- “Development of Energy Efficiency Indicators in Russia,” *International Energy Agency*,
http://www.iea.org/papers/2011/Russia_En_Eff_Ind.pdf (13 April 2012).
- “DIRECTIVE 2003/55/EC OF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AND OF THE COUNCIL of 26 June 2003: concerning common rules for the internal market in natural gas and repealing Directive 98/30/EC,” *Official Journal of the European Union*,
<http://eur-lex.europa.eu/LexUriServ/LexUriServ.do?uri=OJ:L:2003:176:0057:0057:EN:PDF> (7 August 2012).
- “FT Global 500,” *Financial Times*,
<http://www.ft.com/intl/cms/s/2/1516dd24-9d3a-11e0-997d-00144feabdc0.html#axzz1rhZ8F4ct> (11 April 2012).
- East European Gas Analysis*, <http://www.eegas.com/index.htm> (16 July 2012).
- Eden, Lorraine, Lenway, Stefanie and Schuler, Douglas A., “From the Obsolescing Bargain to the Political Bargaining Model,” *Vox Professori*,
<http://www.voxprof.com/eden/Publications/Eden-Lenway-Schuler-FINAL-GBS.pdf> (12 July 2012).
- “Energy Strategy of Ukraine Till 2030,” *ESBS*,
<http://www.esbs.kiev.ua/en/energy-sector-cooperation-and-reforms/ukraine-s-energy-strategy-to-2030> (7 August 2012).
- “Fortune 500,” *CNN*, http://money.cnn.com/magazines/fortune/global500/2011/full_list/ (18 April 2012).
- “FREE TRADE AGREEMENT BETWEEN UKRAINE, BELARUS, KAZAKHSTAN AND RUSSIAN FEDERATION: AGREEMENT on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Common Economic Zone,” *World Bank*,
http://wits.worldbank.org/GPTAD/PDF/archive/Common_Economic_Zone.pdf (7 August 2012).
- “Gas supply disruption in Belarus: extracts from the EC midday press briefing,”

- European Commission News*,
<http://ec.europa.eu/avservices/services/showShotlist.do?out=PDF&lg=En&filmRef=70962> (12 July 2012).
- “Gas supply to Lithuania via territory of Belarus has been reduced,” *Lietuvos Dujos press-release*,
<http://www.dujos.lt/index.php/mediaservice/press-releases/gas-supply-to-lithuania-via-territory-of-belarus-has-been-reduced/38264> (12 July 2012).
- “Gazprom and Naftogaz pact threatens Ukraine sovereignty in energy sector,” *SteelGuru*,
http://www.steelguru.com/russian_news/Gazprom_and_Naftogaz_pact_threatens_Ukraine_sovereignty_in_energy_sector/146685.html (21 January 2011).
- “Gazprom annual report 2008,” *Gazprom*,
<http://old.gazprom.ru/report2008/en/index.html> (13 January 2011).
- “Gazprom annual report 2009,” *Gazprom*,
<http://www.gazprom.com/f/posts/21/014436/annual-report-2009.pdf> (13 January 2011).
- “Gazprom, Beltransgaz to sign supplement to transit agreement – source,” *HighBeam Business*,
<http://business.highbeam.com/407705/article-1G1-230441437/gazprom-beltransgaz-sign-supplement-transit-agreement> (10 July 2012).
- “Gazprom cuts supplies to Belarus further,” *CNN World*,
http://articles.cnn.com/2010-06-23/world/russia.belarus.gas_1_russian-gas-gas-flow-s-belarus-president-alexander-lukashenko?_s=PM:WORLD (12 July 2012).
- “Gazprom has accused Belarus of Russian origin in debt for gas transit,” *IDASQ*,
<http://idasq.com/2010-06-21-gazprom-has-accused-belarus-of-russian-origin-in-debt-for-gas-transit.html> (12 July 2012).
- “Gazprom image at risk,” *HighBeam Research*,
<http://www.highbeam.com/doc/1G1-114088722.html> (5 July 2012).
- “Gazprom’s management committee approves shifting over to implementation of investment phase by international consortium for Ukrainian gas transmission system 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Gazprom Press Release*,
<http://www.gazprom.com/press/news/2004/august/article62847> (12 May 2012).
- “Gazprom says will not wait 2 weeks for Minsk to pay off gas debt,” *RIA NOVOSTI*,
<http://en.rian.ru/business/20100621/159517793.html> (12 July 2012).
- “Gazprom to buy 30 bln cu m of gas from Turkmenistan in 2006,” *RIANOVOSTI*,
<http://en.rian.ru/russia/20051229/42778226.html> (12 July 2012).
- “Gazprom To Raise Ukraine Gas Price,” *Radio Free Europe Radio Liberty*,
<http://www.rferl.org/content/article/1063827.html> (1 June 2012).
- Gel, Bernard A., Jim Nichol, and Steven Woehrel, “Russia’s Cutoff of Natural Gas to

- Ukraine: Context and Implication,” *CRS Report for Congress Received through the CRS Web*, <http://www.usembassy.it/pdf/other/RS22378.pdf> (23 January 2011).
- Ghaleb, Alexander, “Natural Gas as an Instrument of Russian State Power,” *Strategic Studies Institute, United State Army War College*, <http://www.strategicstudiesinstitute.army.mil/pubs/display.cfm?PubID=1088> (29 June 2012).
- Grib, Natalia & Sapozhnikov, Petr, “Alexander Lukashenko Poisoned with Gas,” *Charter 97*, <http://charter97.org/eng/news/2003/09/05/traviat> (7 August 2012).
- Harbison, J. R. and Pekar, P, Jr., “Cross-border alliances in the age of collaboration,” *Booz-Allen & Hamilton Inc.*, http://www.boozallen.com/media/file/cross_border_alliances.pdf (24 April 2012).
- Hurst, Cindy, “The Militarization of Gazprom,” *U.S. Foreign Military Studies Office*, <http://fmso.leavenworth.army.mil/documents/Militarization-of-Gazprom.pdf> (5 July 2012).
- “Investigation the Costs of Opacity: Deterre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PriceWaterhouseCoopers*, <http://www.pwc.com/> (22 March 2012).
- Jessup, David, “Dollars and Democracy,” *New Economy Information Service*, <http://www.newecon.org> (22 March 2012).
- Joint UNDP/World Bank Energy Sector Management Assistance Programme (ESMAP), “Cross-Border Oil and Gas Pipelines: Problems and Prospects,” *World Bank*, <http://siteresources.worldbank.org/INTOGMC/Resources/crossborderoilandgaspipelines.pdf> (15 May 2012).
- Konończuk, Wojciech, “Belarusian-Russian Energy Conflict: The Game Is Not Over,” *Fundacji Batorego*, <http://www.batory.org.pl/doc/belarusian-russian-energy-conflict.pdf> (6 July 2012).
- Kupchinsky, Roman, “Gazprom’s European Web,” *UA-energy.org*, http://old.ua-energy.org/uploads/library/analitics/FULL_GazpromsWeb.pdf (22 January 2011).
- Kupchinsky, Roman, “The Role of Russian Organized Crime in the Gas War of January 2009,” *The Jamestown Foundation*, [http://www.jamestown.org/single/?no_cache=1&tx_ttnews\[tt_news\]=34416](http://www.jamestown.org/single/?no_cache=1&tx_ttnews[tt_news]=34416) (23 January 2011).
- Lelyveld, Michael, “Ukraine: Kyiv May Gain from Russia’s Row with Belarus,” *RFE/RL*, <http://qa.rferl.org/content/article/1100606.html> (4 July 2012).
- “Lukashenko: ‘Russia is casting covetous eyes on our public sector’,” *Eruonews*, <http://prod-euronews.euronews.net/2010/06/25/lukashenko-russia-is-casting-covetous-eyes-on-our-public-sector> (12 July 2012).
- Maksymiuk, Jan, “Russia/Ukraine: The Gas Impasse,” *Radio Free Europe/Radio Liberty*,

- <http://www.rferl.org/content/article/1063355.html> (22 January 2011).
- “Meeting with Chairman of Gazprom’s Management Committee Alexei Miller,” *President of Russia*, <http://eng.kremlin.ru/news/468> (12 July 2012).
- “Merger of Naftohaz and Gazprom to curb Ukraine’s sovereignty, Oleksandr Pashaver,” *Western Information Agency*, <http://zik.com.ua/en/news/2010/05/05/227510> (5 January 2011).
- “Minsk expects Russian delegation to settle gas transit price dispute,” *Highbeam Business*, <http://business.highbeam.com/407705/article-1G1-231145289/minsk-expects-russia-n-delegation-settle-gas-transit> (12 July 2012).
- “Minsk, Moscow to sign gas transit fees deal by Thursday – Belarus official,” *RIA Novosti*, <http://en.rian.ru/exsoviet/20100628/159607467.html> (12 July 2012).
- Morbee, Joris and Proost, Stef, “Russian Gas Imports in Europe: How Does Gazprom Reliability Change the Game?” *Katholieke Universiteit Leuven*, <https://lirias.kuleuven.be/bitstream/123456789/160888/6/DPS0802> (4 July 2012).
- Mortished, Carl, “Gazprom to raise its own private army to protect oil installations,” *The Times*, http://business.timesonline.co.uk/tol/business/industry_sectors/natural_resources/article2029023.ece (18 January 2011).
- Mossessian, George, “Ukraine’s Energy Policy under Kuchma and Dependence on Russia,” *UCDAVIS*, http://www.math.ucdavis.edu/~gmoos/hosted/Ukraine_paper.pdf (16 July 2012).
- “Naftohaz Ukrainy pays entire debt to Gazprom,” *New Europe*, <http://www.neweurope.eu/article/naftohaz-ukrainy-pays-entire-debt-gazprom> (6 May 2012).
- Nichol, Jim, Woehrel, Steven, and Gelb, Bernard A., “Russia’s Cutoff of Natural Gas to Ukraine: Context and Implications,” *CRS Report for Congress*, <http://www.policyarchive.org/handle/10207/bitstreams/4324.pdf> (18 July 2012).
- “NJSC Naftogaz of Ukraine is indignant at OJSC Gazprom’s statements,” *Naftogaz Ukrainy*, <http://www.naftogaz.com/www/2/nakweben.nsf/> (10 June 2012).
- “OAO Gazprom IFRS Consolidated Financial Statements 31 December 2003,” *Gazprom*, <http://www.gazprom.com/f/posts/48/297688/2-1final.pdf> (6 July 2012).
- Onyeukwu, Humphrey, “Obsolescence Bargaining in Transit Pipelines: What Options Exit for Securing Resource Supply,” *SelectedWorks*, http://works.bepress.com/cgi/viewcontent.cgi?article=1001&context=humphrey_onyeukwu (4 July 2012).
- Paillard, Christophe-Alexandre, “Gazprom, the Fastest Way to Energy Suicide,” *IFRI*, <http://www.google.com.tw/url?sa=t&rct=j&q=gazprom+game+theory&source=web>

- &cd=22&ved=0CFcQFjABOBQ&url=http%3A%2F%2Fwww.ifri.org%2Fdownloads%2Fifri_Gazprom_paillard_anglais_mars2007.pdf&ei=Mxv0T4-cF6f0mAXOh8WIBQ&usg=AFQjCNHbSLreCMCRRVAMWPM9MbY_dumv6A (4 July 2012).
- Pfeifer, Sylvia and Peston, Robert, "Centrica plans stake in £3bn gas project," *The Telegraph*,
<http://www.telegraph.co.uk/finance/2892678/Centrica-plans-stake-in-3bn-gas-project.html> (12 May 2012).
- Pirani, Simon, Stern, Jonathan and Yafimava, Katja, "The Russo-Ukrainian gas dispute of January 2009: a comprehensive assessment," *Oxford Institute for Energy Studies*,
<http://www.oxfordenergy.org/wpcms/wp-content/uploads/2010/11/NG27-TheRussoUkrainianGasDisputeofJanuary2009AComprehensiveAssessment-JonathanSternSimonPiraniKatjaYafimava-2009.pdf> (6 July 2012).
- "Russia, Belarus agree on oil supplies, transit," *RIA Novosti*,
<http://en.rian.ru/russia/20100127/157698737.html> (12 July 2012).
- "Russia-Belarus Gas Dispute," *HighBeam Business*,
<http://business.highbeam.com/436283/article-1G1-230884347/interfax-russia-amp-cis-oil-and-gas-weekly> (12 July 2012).
- "Russia, Belarus, Kazakhstan sign Customs Union agreement (Update 1)," *RIA Novosti*,
<http://en.rian.ru/world/20100705/159693245.html> (12 July 2012).
- "Russia frees crime boss wanted by U.S.," *Reuters*,
<http://www.reuters.com/article/idUSTRE56Q0JT20090727> (12 January 2011).
- "Russia gas price to remain \$95 in 2006 – Ukraine's PM," *America-Russia.net*,
<http://www.america-russia.net/eng/news/126305247> (12 July 2012).
- "Russian gas supplies to EU could be cut in Ukraine row," *The Telegraph*,
<http://www.telegraph.co.uk/news/worldnews/europe/russia/3548189/Russian-gas-supplies-to-EU-could-be-cut-in-Ukraine-row.html> (12 July 2012).
- "Russia's Gazprom starts cutting gas supplies to Belarus over debt – Miller (Update)," *RIA Novosti*, <http://en.beta.rian.ru/russia/20100621/159507836.html> (12 July 2012).
RussiaProfile.org, <http://www.russiaprofile.org> (24 January 2011).
- "Russia and Ukraine agree on gas, naval base," *EurActive*,
<http://www.euractiv.com/energy/russia-ukraine-agree-gas-naval-b-news-469921> (6 August 2012).
- "Salvador Allende's Speech to the UN on 4 Dec. 1972," *Marxists.org*,
<http://www.marxists.org/archive/allende/1972/december/04.htm> (6 January 2011).
- Schwartz, Michael, "Europe Blames Belarus for Cut in Gas Flows," *The New York Times*,
<http://www.nytimes.com/2010/06/24/world/europe/24belarus.html> (12 July 2012).
- Shiryayevskaya, Anna and Clark, Torrey, "Gazprom Dismisses Lukashenko Threat, Says 'Gas War' With Belarus Has Ended," *Bloomberg*,

- <http://mobile.bloomberg.com/news/2010-06-25/gazprom-dismisses-lukashenko-threat-at-says-gas-war-with-belarus-has-ended> (12 July 2012).
- Shiryayevskaya, Anna, "Gazprom cuts gas supplies to Belarus as debt talks fail to reach agreement," *Bloomberg*,
<http://www.bloomberg.com/news/2010-06-18/gazprom-gives-belarus-three-days-to-pay-bill-or-face-cut-in-gas-supplies.html> (12 July 2012).
- "Strat for: Ukraine's place in Russia's evolving foreign policy," *KyivPost*,
http://www.kyivpost.com/news/opinion/op_ed/detail/94191/ (13 January 2011).
- "Statement by the Energy Charter Secretary General concerning the current Russia-Belarus gas dispute," *Energy Charter Secretariat*,
http://www.encharter.org/index.php?id=21&id_article=209&L=0 (12 July 2012).
- Stern, Jonathan and Yafimava, Katja, "The 2007 Russia-Belarus Gas Agreement," *Oxford Institute for Energy Studies*,
<http://www.oxfordenergy.org/wpcms/wp-content/uploads/2011/01/Jan2007-The2007Russia-BelarusGasAgreement-KatjaYafimavaandJonathanStern-.pdf> (6 July 2012).
- Stern, Jonathan, "The Russian-Ukrainian gas crisis of January 2006," *AVIM*,
<http://www.avim.org.tr/icerik/energy-gas.pdf> (5 June 2012).
- Stevens, Paul, "Transit Troubles: Pipelines as a Source of Conflict," *Chatham House Report*,
http://kms2.isn.ethz.ch/serviceengine/Files/EINIRAS/99212/ipublicationdocument_singledocument/1fc60364-5826-4f4a-8234-e83dccdb62c4/en/13571_r0309_pipelines.pdf (4 July 2012).
- Tancau, Ramona, "Statoil shared Russian corruption worries with US ambassador," *The Foreigner*,
<http://theforeigner.no/pages/news/statoil-shared-russian-corruption-worries-with-us-ambassador> (13 January 2011).
- Todor, Kondakov, "Energy Geopolitics of the Ukraine," *Global Politician*,
<http://www.globalpolitician.com/22001-ukraine> (20 January 2011).
- Tsintsiruk, Andriy, and David Deese, "Sustainable Economic Growth in Ukraine: Challenges and Opportunities during the Post-Soviet Transition," *U.S.-Ukraine Business Council*,
<http://www.usubc.org/reports/SustainableEconomicGrowthinUkraine%20Tsintsiruk.pdf> (23 January 2011).
- "Tymoshenko accused of ordering the killing of political opponents," *Macedonian Intl News Agency*, <http://macedoniaonline.eu/content/view/20985/53> (29 May 2012).
- "Ukraine closed last transit pipeline to Europe," *Ukrainefacts*,
<http://www.naftogaz.com/www/2/nakweben.nsf/> (10 June 2012).
- "Ukraine Fails to Get Russian Gas Deal," *The Moscow Times*,

- <http://www.themoscowtimes.com/mobile/article/ukraine-fails-to-get-russian-gas-deal/462079.html> (6 August 2012).
- “Ukrainian government 'dismissed' by parliament over Russian gas contract,” *Gas Matters*, <http://www.gasstrategies.com/publications/gas-matters-today/56651> (12 July 2012).
- UTCAD, <http://www.unctad.org> (24 January 2011).
- “Uzbekistan to raise natural gas prices for Tajikistan,” *RIA Novosti*, <http://en.rian.ru/world/20051024/41874873.html> (12 July 2012).
- Vavilov, Semyon, “Trade & FDI in Petroleum Exporting Countries: Complements or Substitutes?” *SSRN eLibrary*, <http://ssrn.com/abstract=868989> (23 January 2011).
- Weaver, C., “Strategic Perspective: Gazprom and Naftogaz,” *Eurasia Press*, <http://www.oilandgaseurasia.com/articles/p/117/article/1186> (25 January 2011).
- Woehrel, Steven, “Ukraine: Current Issues and U.S. Policy,” *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 <http://www.secure-endpoints.com/public/afs/sipb/contrib/wikileaks-crs/wikileaks-crs-reports/RL33460.pdf> (19 January 2011).
- Wolcott, Don, and Michael J. Economides, “Gazprom – Gas Company or Russia’s Battering Ram?” *Global Politician*, <http://www.globalpolitician.com/26108-russia> (19 January 2011).
- “WTO urges Russia, Ukraine to pay market price for gas,” *TechZone360.com*, <http://www.techzone360.com/news/2006/jan/1251761.htm> (12 July 2012).
- Yafimava, Katja, “The June 2010 Russian-Belarusian Gas Transit Dispute: a surprise that was to be expected,” *The Oxford Institute for Energy Studies*, <http://www.oxfordenergy.org/wpcms/wp-content/uploads/2010/11/NG43-TheJune2010RussianBelarusianGasTransitDisputeASurpriseThatWasToBeExpected-KatjaYafimava-2010.pdf> (6 July 2012).

三、俄文資料

(一)期刊論文

- Гриб, Наталья, ““Газпром” дал партнерам цену,” *Коммерсант*, № 1 (2011), с. 9
- Милов, В., “Может ли Россия стать энергетической сверхдержавой?” *Вопросы Экономики*, № 9 (2006), сс. 21-30.

(二)網路資料

- Белтрансгаз*, www.btg.by (12 Июля2012).
- Газпром*, <http://www.gazprom.ru> (12 Июля2012).
- Держкомстат України*, <http://www.ukrstat.gov.ua> (12 Июля2012).
- Еременко, Алла, “Новый год под «Газпромом» отменяется?” *Зеркало недели. Украина*,

- http://zn.ua/POLITICS/novyuy_god_pod_gazpromom_otmenyaetsya-55158.html (10 June 2012).
- Зыгарь, Михаил и Панюшкин, Валерий, «Газпром. Новое Русское Оружие»,
READER,
<http://readr.ru/mihail-zigar-i-dr-gazprom-novoe-russkoe-orughie.html?page=1&submit=%D0%BE%D0%BA> (5 Июля 2012).
- Федеральная служба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й статистики*,
<http://www.gks.ru/wps/wcm/connect/rosstat/rosstatsite/main>
- Национальный статистический комитет Республики Беларусь*,
<http://www.belstat.gov.by/index.htm> (12 Июля 2012).
- Национальное Бюро Статистики Республики Молдова*, <http://www.statistica.md>
- Немцов, Б. и Милов, В., «Путин и «Газпром», *Владимир Милов персональный сайт*,
<http://www.milov.info/cp/wp-content/uploads/2008/09/putin-i-gazprom.pdf> (11
Апреля 2012).
- “Подписаны Протокол об отчислениях ОАО «Белтрансгаз» в Инновационный фонд
и Дополнение к контракту на поставку и транзит газа,” *Газпром*,
<http://www.gazprom.ru/press/news/2010/july/article100645/> (12 Июля 2012).
- Президента России*, <http://archive.kremlin.ru> (12 Июля 2012).
- “Текст соглашения между "Нафтогазом" і "Газпромом",” *Украинская правда*,
<http://www.pravda.com.ua/rus/articles/4b1aeb82d0ef/> (5 June 2012).
- “Топливо дружбы,” *ВЗГЛЯД*, <http://vz.ru/economy/2010/3/16/384288.html> (12 Июля
2012).